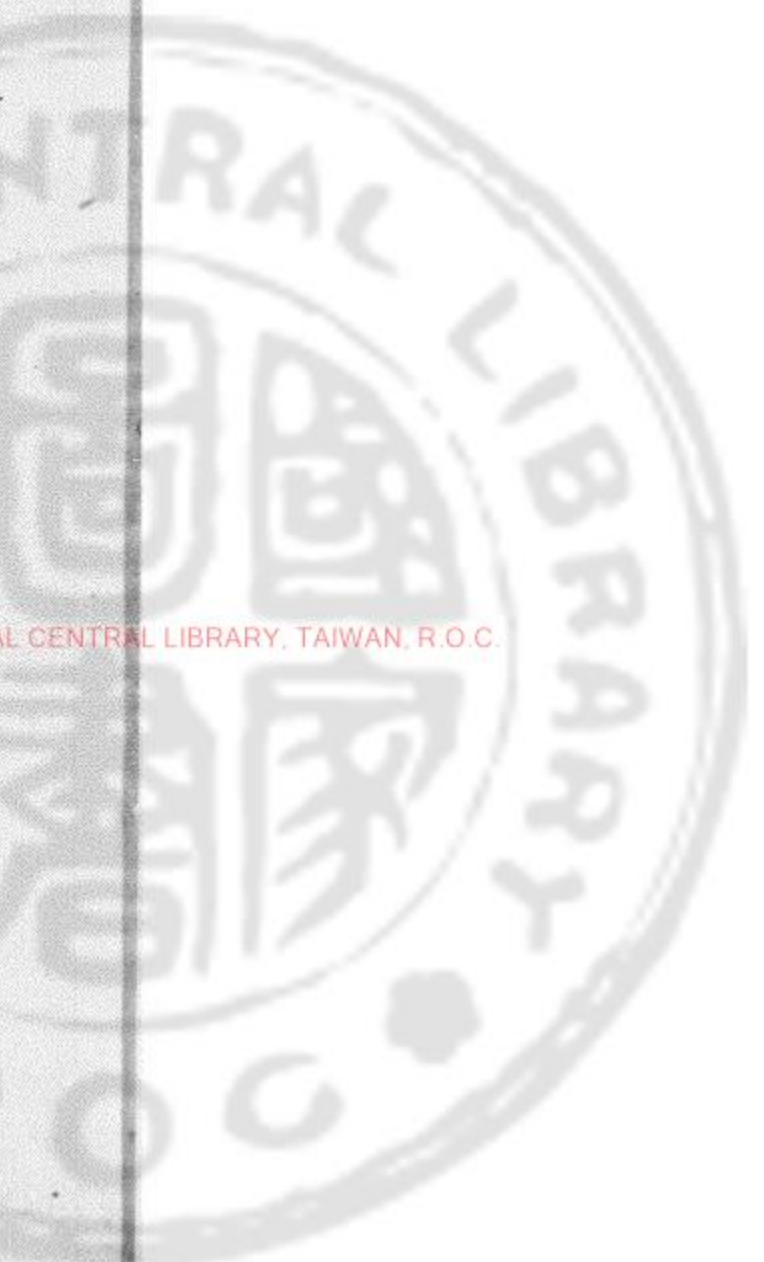


王仲任論衡自宋已無善本慶厯間楊文昌合校諸本改補一萬一
千二百餘字始為完書乾道乙亥洪文惠又刊之會稽至元間劉氏
又重刊之正德中版尚存南雍今俱不可得見矣世所通行者通
津州堂刊本為最古而卷一脫去四百餘字其後程崇諸本
皆沿其訛吾鄉抱經學士曾見校宋本著其訛於集中予
得此本於名都琉璃廠肆雖鈔胥滌州而從宋槧本傳
銘卷一俄空之文俱在洵可寶也書三卷誌以示激見同治四
年六月六日朱學勳識



論衡目錄

凡三十卷
八十五篇

第一卷

逢遇第一

命祿第三

第二卷

幸遇第五

無形第七

吉驗第九

第三卷

累害第二

氣壽第四

命義第六

率性第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充



偶會第十

骨相第十一

初稟第十二

本性第十三

物勢第十四

怪奇第十五

第四卷

書虛第十六

變虛第十一

第五卷

異虛第十八

感虛第十九

第六卷

福虛第二十

禍虛第二十一

龍虛第二十二

雷虛第二十三

第七卷

道虛第二十四

語增第二十五

第八卷

儒增第二十六

藝增第二十七

第九卷

問孔第二十八

第十卷

非韓第二十九

刺孟第三十

第十一卷

譏天第三十一

說日第三十二

卷任第三十三

第十二卷

程材第三十四

量知第三十五

謝短第三十六

第十三卷

效力第三十七

別通第三十八

超奇第三十九

第十四卷

狀留第四十

寒温第四十一

謹告第四十二

第十五卷

變動第四十三

招致第四十四

明霄第四十五

順鼓第四十六

第十六卷

亂龍第四十七

遭虎第四十八

商蟲第四十九

講瑞第五十

第十七卷

指瑞第五十一

是應第五十二

治期第五十三

第十八卷

自然第五十四

感類第五十五

齊世第五十六

第十九卷

宣漢第五十七

恢國第五十八

驗符第五十九

第二十卷

須頌第六十

佚文第六十一

論死第六十二

第二十一卷

死偽第六十三

第二十二卷

紀妖第六十四

訂鬼第六十五

第二十三卷

言毒第六十六

薄葬第六十七

四諱第六十八

調時第六十九

第二十四卷

譏日第七十

卜筮第七十一

辨崇第七十二

難歲第七十三

第二十五卷

誥術第七十四

解險第七十五

祀義第七十六

祭意第七十七

第二十六卷

實知第七十八

知實第七十九

第二十七卷

定賢第八十

第二十八卷

正說第八十一

書解第八十二

第二十九卷

案書第八十三

對作第八十四

第三十卷

自紀第八十五

論衡目錄

論衡卷第一

王充

逢遇篇

累害篇

命祿篇

氣壽篇

逢遇篇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或高才潔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濁操遇在衆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進。進在遇，退在不遇，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故遇或抱滂行尊於桀之朝，不遇或持潔節卑於



堯之廷所以遇不遇非一也或時賢而輔惡或以大才從於小才或俱大才道有清濁或無道德而以技合或無技能而以色幸伍負帛喜宜讀作伯詒字俱事夫差帛喜尊重伍負誅死此異操而同主也或操同而主異亦有遇不遇伊尹箕子是也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為相箕子為奴伊尹遇成湯箕子遇商紂也夫以賢事賢君君欲為治臣以賢才輔之趨舍偶合其遇固宜以賢事惡君君不欲為治臣以忠行佐之操志乖忤不遇固宜或以賢聖之臣遭欲為治之君而終有不遇孔子孟軻是也孔子絕糧陳蔡孟軻困於齊

梁非時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淺不能用大才也夫能御驥馱者必王良也能臣禹稷臯陶者必堯舜也御百里之車而以調千里之足必有推衡折軛之患有接其臣之才而以御大臣之知必有閉心塞意之變故至言棄損聖賢距逆非憎聖賢不甘至言也聖賢務子至言難行也夫以大才干小才小才不能受不遇固宜以大才之臣遇大才之主乃有遇不遇虞舜許由太公伯夷是也虞舜許由俱聖人也並主唐世俱面於堯虞舜紹帝統許由入山林太公伯夷俱賢也並出周國皆見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餓死夫賢

聖道同志合趨齊虞舜太公行耦許由伯夷操違者
生非其世出非其時也道雖同同中有異志雖合合
中有離何則道有精麤志有清濁也許由王者之輔
也生於帝者之時伯夷帝者之佐也出於王者之世並
懷道德俱發仁義主行道德不清不留主為仁義
尚不止此其所以不遇也堯溷舜濁武王誅殘太
討暴同濁皆麤舉措鈞齊此其所以為遇者也故
舜王天下臯陶佐政北人無擇深隱不見禹王天下
伯益輔治伯成子高委位而耕非臯陶才愈無擇伯
益能出子高也然而臯陶伯益進用無擇子高退隱

進用行耦退隱操違也退隱勢異身雖屈不願進人主
不須其言廢之意亦不恨是兩不相慕也商鞅三說秦
孝公前二說不聽後一說用者前二帝王之論後一霸
者之議也夫持帝王之論說霸者之主雖精見距更調
霸說雖麤見受何則精遇孝公所不得麤遇孝公所欲
行也故說者不在善在所說者善之才不待賢在所事
者賢之馬圈之說無方而野人說之子貢之說有義野
人不聽吹籟工為善聲因越王不喜更為野聲越王大
說故為善於不欲得善之主雖善不見愛為不善於欲
得不善之主雖不善不見憎此以曲伎合合則遇不合

則不遇或無伎妾以女姦巧合上志亦有以遇者竊簪之
臣雞鳴之客是竊簪之臣親於子反雞鳴之客幸於孟
嘗子反好偷臣孟嘗愛偽客也以有補於人君人君賴
之其遇固宜或無補益爲上所好籍孺鄧通是也籍孺
幸於孝惠鄧通愛於孝文無細簡之才微薄之能偶以
形佳骨蘭皮媚色稱夫好客人所好也其遇固宜或以
醜面惡色稱媚於上嫫母無鹽是也嫫母進於黃帝無
鹽納於齊王故賢不肖可豫知遇難先圖何則人主好
惡無常人臣所進無豫偶合爲是適可爲上進者未必
貴退者未必愚合幸得進不幸失之世俗之議曰賢人

可遇不遇亦自其咎也生不希世准主觀鑒治內調能
定說審司際會能進有補贍主何不遇之有今則不然
作無益之能納無補之說以夏進鑪以冬奏扇爲所不
欲得之事獻所不欲聞之語其不遇禍幸矣何福祐之
有乎進能有益納說有補人之所知也或以不補而得
祐或以有益而獲罪且夏時鑪以灸濕冬時扇以扇火
世可希主不可准也說可轉能不可易也世主好文已
爲文則遇主好武已則不遇主好辯有口則遇主不好
辯已則不遇文王不好武武主不好文辯主不好行行
主不好辯文與言尚可暴習行與能不可卒成學不宿

習無以明名名不素著無以遇主倉猝之業須臾之名
日力不足不預聞何以准主而納其說進身而託其能
哉昔周人有仕數不遇年老白首泣涕於塗者人或問
之何為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
也人曰仕柰何不一遇也對曰吾年少之時學為文文
德成就始欲仕宦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後主又用武
吾更為武武節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
年又老是以未嘗一遇仕宦有時不可求也夫希世准
主尚不可為況節高志妙不為利動性定質成不為主
顧者乎且夫遇也能不預設說不宿具邂逅逢喜遭觸
上意故謂之遇如准推主調說以取尊貴是名為揣不
名曰遇春種穀生秋刈穀收求物得物作事事成不名
為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為遇猶拾遺於塗撫棄
於野若夫授地生鬼助神輔禽息之精陰慶鮑叔之鬼
默舉若是者乃遇耳今俗人既不能定遇不遇之論又
就而譽之因不遇而毀之是據見效案成事不能量操
審才能也

累害篇

凡人仕宦有稽留不進行節有毀傷不全罪過有累積
不除聲名有闇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也又知非昏策

非昧也逢遭外禍累害之也非唯人行凡物皆然生動之類咸被累害累害自外不由其內夫不本累害所從生起而徒歸責於被累害者智不明闇塞於理者也物以春生人保之以秋成人必不能保之卒然牛馬踐根刀鎌割莖生者不育至秋不成不成之類遇害不遂不得生也夫鼠涉飯中捐而不食捐飯之味與彼不污者鈞以鼠為害棄而不御君子之累害與彼不育之物不御之飯同一實也俱由外來故為累害脩身正行不能來福戰栗戒慎不能避禍禍福之至幸不幸也故曰得非已力故謂之福來不由我故謂之禍不由我者謂之

何由由鄉里與朝廷也夫鄉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累生於鄉里害發於朝廷古今才洪行淑之人遇此多矣何謂三累三害凡人操行不能慎擇友友同心恩篤異心踈薄踈薄怨恨毀傷其行一累也人才高下不能鈞同同時並進高者得榮下者慙恚毀傷其行二累也人之交遊不能常歡歡則相親忿則踈遠踈遠怨恨毀傷其行三累也位少人衆仕者爭退進者爭位見將相毀增加傳致將昧不明然納其言一害也將吏異好清濁殊操清吏增郁郁之白舉涓涓之言濁吏懷恚恨徐求其過因纖微之謗被以罪罰二害也將或幸佐吏之身

納信其言佐吏非清節必拔人越次迕失其意毀之過
度清正之仕抗行伸志遂為所憎毀傷於將三害也夫
未進也身被三累已用也身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
自免顏回曾參不能全身也動百行作萬事嫉妬之人
隨而雲起枳棘鉤掛容體逢蠱蠱之黨啄螫懷操豈徒六
哉六者章世世曾不見夫不原士之操行有三累仕宦
有三害身完全者謂之潔被毀謗者謂之辱官升進者
謂之善位廢退者謂之惡完全升進幸也而稱之毀謗
廢退不遇也而訾之用心若此必為三累三害也論者
既不知累害者行賢潔也以塗搏泥以黑點繒孰有知
之清受塵白取垢青蠅所汙常在練素處顛者危勢豐
者虧頽墜之類常在懸垂屈平潔白邑犬群吠吠所怪
也非俊疑傑固庸能也偉士生以俊傑之才為生續招致
群吠之聲夫如見豈宜更勉奴下循不肖哉不肖奴下
非所勉也豈宜更偶俗全身彌弭謗哉偶俗全身則鄉原
也鄉原之人行全無闕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也此又孔子
之所罪孟軻之所愆也古賢美極無以衛身故循性行以
俟累害者果賢潔之人也極累害之謗而賢潔之實見焉
立賢潔之跡毀謗之塵安得不生絃者思折伯牙之指御
者願摧王良之手何則欲專良善之名惡彼之勝已也是

故魏女色豔鄭袖鼻之朝吳忠貞無忌逐之戚施彌妬遽除多佞是故濕堂不灑塵卑屋不蔽風風衝之物不得育水湍之岸不得峭如是牖里陳蔡可得知而沉江蹈河也以軼才取容媚於俗求全功力於將不遭鄧析之禍取子胥之誅幸矣孟賁之尸人不刃者氣絕也死灰百斛人不沃者光滅也動身章智顯光氣於世奮志教黨立卓異於俗固常通人所讒嫉也以方心偶俗之累求益反損蓋孔子所以憂心孟軻所以惆悵也德鴻者招謗偽士者多口以休熾之聲彌口古之患求無危傾之害遠矣臧倉之毀未嘗絕也公伯寮之遯未嘗滅也垤成丘山汙為江河

矣夫如是市虎之訛投杼之誤不足怪則玉變為石珠化為礫不足詭也何則昧心冥冥之知使之然也文王所以為糞土而惡來所以為金玉也非紂憎聖而好惡也心知惑蔽惑不能審則微子十去比干五剖未足痛也故三監讒聖人周公奔楚後母毀孝子伯奇放流當時周世孰有不惑乎後鴟鴞作而黍離興諷詠之者乃悲傷之故無雷風之變周公之惡不滅當夏不隕霜鄒衍之罪不除德不能感天誠不能動變君子篤信審已也安能遏累害於人聖賢不治名害至不免辟形章墨短掩匿白長不理身究不

弭流言受垢取毀不求潔字故惡見而善不彰行缺而跡不顯邪偽之人治身以巧俗脩詐以偶衆猶漆盤盃之工穿墻不見弄丸劍之倡手指不知也世不見短故共稱之將不聞惡故顯用之夫如是世俗之所謂賢潔者未必非惡所謂邪污者未必非善也或曰言有招患行有召耻所在常由小人夫小人性患耻者也含邪而生懷偽而遊沐浴累害之中何招召之有故夫火生者不傷濕水居者無溺患火不苦熱水不痛寒氣性自然焉招之君子也以忠言招患以高行招耻何世不然然而太山之惡君子不得名毛髮之善小人不得有也以玷污言之清受塵而白取垢以毀謗言之貞良見妬高竒見噪以遇罪言之忠言招患高行招耻以不純言之玉有瑕而珠有毀焦陳留君九名稱兗州行字跡潔無纖芥之毀及其當為從事刺史焦康絀而不用夫未進也被三累已用也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顏回曾參不能全身也何則失知純譽之人非真賢也公侯已下玉石雜糅賢士之行善惡相苞夫采玉者破石拔玉選士者棄惡取善夫如是累害之人負世以行指擊之者從何往哉

命祿篇

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聖賢及下愚凡有首目之類含血之屬莫不有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矣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矣故命貴從賤地自達命賤從富位自危故夫富貴若有神助貧賤若有鬼禍命貴之人俱學獨達並仕獨遷命富之人俱求獨得並為獨成貧賤反此難達難遷難成獲過受罪疾病亡遺失其富貴貧賤矣是故才高行厚未可保其必富貴智寡德薄未可信其必貧賤

或時才高行厚命惡廢而不進知寡德薄命善興而超踰故夫臨事知遇操行清濁性與才也仕宦貴賤治產貧富命與時也命則不可勉時則不可力知者歸之於天故坦蕩恬忽雖其貧賤使富貴若鑿溝伐薪加勉力之趨致彊健之勢鑿不休則溝深斧不止則薪多無命之人皆得所願安得貧賤凶危之患哉然則或時溝未通而遇湛薪未多而遇虎仕宦不貴治產不富鑿溝遇湛伐薪逢虎之類也有才不得施有智不得行或施而功不立或行而事不成雖才知如孔子猶無成立之功世俗見人節行高則曰賢哲

如此何不貴見人謀慮深則曰辯慧如此何不富貴
富有命福祿不在賢哲與辯慧故曰富不可以籌筭
得貴不可以才能成智慮深而無財才能高而無官
懷銀紉紫未必稷卨之才積金累玉未必陶朱之智
或時下愚而千金頑魯而興城故官御同才其貴殊
命治生鈞知其富異祿祿命有貧富知不能豐殺性
命有貴賤才不能進退成王之才不如周公相公之
知不若管仲然成相受尊命而周管稟卑秩也案古
人君希有不學於人臣知溥希有不為父師然而人
君猶以無能處主位人臣猶以鴻才為廝役故貴賤

在命不在智愚貧富在祿不在頑慧世之論事者以
才高當為將相能下者宜為農商見智能之士官位
不至怪而訾之曰是必毀於行操行操之士亦怪毀
之曰是必乏於才知殊不知才知行操雖高官位祿
有命才智之人以吉盛時舉事而福至人謂才智明
審凶衰禍來謂愚闇不知吉凶之命盛衰之祿也白
圭子貢轉貨致富積累金玉人謂術善學明主父偃
辱賤於齊排擯不用赴闕舉疏遂用於漢官至齊相
趙人徐樂亦上書與偃章會上善其言徵拜為郎人
謂偃之才樂之慧非也儒者明說一經習之京師明

如匡穉圭深如趙子都初階甲乙之科遷轉至郎博
士人謂經明才高所得非也而談若范曄之干秦明
封為應侯蔡澤之說范曄拜為客卿人謂曄澤美善
所致非也皆命祿貴富善至之時也孔子曰死生有
命富貴在天魯平公欲見孟子嬖人臧倉毀孟子而
止孟子曰天也孔子聖人孟子賢者誨人安道不失
是非稱言命者有命審也淮南書曰仁鄙在時不在
行利害在命不在智賈生曰天不可與斯道不可與
謀遲速有命焉識其時高祖擊黥布為流矢所中疾
甚呂后迎良醫醫曰可治高祖罵之曰吾以布衣提

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
韓信與帝論兵謂高祖曰陛下所謂天授非智力所
得揚子雲曰遇不遇命也太史公曰富貴不違貧賤
貧賤不違富貴是謂從富貴為貧賤從貧賤為富貴
也夫富貴不欲為貧賤貧賤自至貧賤不求為富貴
富貴自得也春夏囚死秋冬王相非能為之也日朝
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代王自代入為文帝
周亞夫以庶子為條侯此時代王非太子亞夫非適
嗣逢時遇會卓然卒至命貧以力勤致富富至而死
命賤以才能取貴貴至而免才力而致富貴命祿不

能奉持猶器之盈量手之持重也器受一升以一升則平受之如過一升則滿溢也手舉一鈞以一鈞則平舉之過一鈞則躓仆矣前世明是非歸之於命也命審然也信命者則可幽居俟時不須勞精苦形求索之也猶珠玉之在山澤天命難知人不耐審雖有厚命猶不自信故必求之也如自知雖逃富避貴終不得離故曰力勝貧慎勝禍勉力勤事以致富砥才明操以取貴廢時失務欲望富貴不可得也雖云有命當須索之如信命不求謂當自至可不假而自得不作而自成不行而自至夫命富之人筋力自彊命貴之人才智自高若千里之馬頭目蹄足自相副也有求而不得者矣未必不求而得之者也精學不求貴貴自至矣力作不求富富自到矣富貴之福不可求致貧賤之禍不可苟除也由此言之有富貴之命不求自得信命者曰自知吉不待求也天命吉厚不求自得天命凶厚求之無益夫物不求而自生則人亦有不求貴而貴者矣人情有不教而自善者有教而終不善者矣天性猶命也越王翳逃山中至誠不願自冀得代越人燠其穴遂不得免彊立為君而天命當然雖逃避之終不得離故夫不求自得之貴歟

氣壽篇

凡人稟命有二品一曰所當觸值之命二曰彊弱壽夭之命所當觸值謂兵燒壓溺也彊壽弱夭謂稟氣渥薄也兵燒壓溺遭以所稟為命未必有審期也若夫彊弱夭壽以百為數不至百者氣自不足也夫稟氣渥則其體彊體彊則其命長氣薄則其體弱體弱則命短命短則多病壽短始生而死未產而傷稟之薄弱也渥彊之人不卒其壽若夫無所遭遇虛屈困劣短氣而死此稟之薄用之竭也此與始生而死未產而傷一命也皆由稟氣不足不自到於百也人之稟氣或充實而堅強或虛劣而軟弱充實堅強其年壽虛劣軟弱失棄其身天地生物物有不遂父母生子子有不就物有為實枯死而墮人有為兒天命而傷使實不枯亦至滿歲使兒不傷亦至百年然為實兒而死枯者稟氣薄則雖形體完其虛劣氣少不能充也兒生號啼之聲鴻朗高陽者壽嘶唱濕下者夭何則稟壽夭之命以氣多少為主性也婦人䟽字者子活數乳者子死何則䟽而氣渥子堅彊數而氣薄子軟弱也懷子而前已產子死則謂所懷不活名之曰懷其意以為已產之子死故感傷之子失其性矣

論大壽以
之曰實
大過矣其
所得說而
心休者耶

所產子死所懷子凶者字乳亟數氣薄不能成也雖
成人形體則易感傷獨先疾病病獨不治百歲之命
是其正也不能滿百者雖非正猶為命也譬猶人形
一丈正形也名男子為丈夫尊公姬為丈人不滿丈
者失其正也雖失其正猶乃為形也夫形不可以不
滿丈之故謂之非形猶命不可以不滿百之故謂之
非命也非天有長短之命而人各有稟受也由此言
之人受氣命於天卒與不卒同也語曰圖王不成其
弊可以霸霸者王之弊也霸本當至於王猶壽當至
於百也不能成王退而為霸不能至百消而為天王

霸同一葉優劣異名壽夭或一氣長短殊數何以知
不滿百為天者百歲之命也以其形體小大長短同
一等也百歲之身五十之體無以異也身體不異血
氣不殊鳥獸與人異形故其年壽與人殊數何以明
人年以百為壽也世間有矣儒者說曰太平之時人
民侗長百歲左右氣和之所生也堯典曰朕在位七
十載求禪得舜舜徵三十歲在位堯退而老八歲而
終至殂落九十八歲朱在位之時必已成人今計數
百有餘矣又曰舜生三十徵用三十在位五十載陟
方乃死適百歲矣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

爾三焉文王九十七而薨武王九十三而崩周公武王之弟也兄弟相差不過十年武王崩周公居攝七年復政退老出入百歲矣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之時尚為太保出入百有餘歲矣聖人稟和氣故年命得正數氣和為治平故太平之世多長壽人百歲之壽蓋人年之正數也猶物至秋而死物命之正期也物先秋後秋則亦如人死或增百歲或減百也先秋後秋為期增百減百為數物或出地而死猶人始生而天也物或踰秋不死亦如人年多度百至於三百也傳稱老子二百餘歲邵公百八十高宗享國百

年周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四十歲矣

論衡卷第一

論衡卷第二

幸偶篇

命義篇

無形篇

率性篇

吉驗篇

幸偶篇

凡人操行有賢有愚及遭禍福有幸有不幸舉事
有是有非及觸賞罰有偶有不偶並時遭兵隱者
不中同日被霜蔽者不傷中傷未必惡隱蔽未必

王充

公 雄

善隱蔽幸中傷不幸俱欲納忠或賞或罰並欲有益或信或疑賞而信者未必真罰而疑者未必偽賞信者偶罰疑不偶也孔子門徒七十有餘顏回蚤夭孔子曰不幸短命死矣短命稱不幸則知長命者幸也短命者不幸也服聖賢之道講仁義之業宜蒙福祐伯牛有疾亦復顏回之類俱不幸也螻蟻行於地人舉足而涉之足所履螻蟻若死足所不蹈全活不傷火燔野草車轆所致火所不燔俗或喜之名曰幸草夫足所不蹈火所不及未必善也舉火行有適然也由是以論癰疽之發亦

實也氣結關積聚為癰潰為疽創流血出膿豈癰疽所發身之善穴哉營衛之行遇不通也蜘蛛結網蜚蟲過之或脫或獲獐者張羅百獸群擾或得或失漁者罾江湖之魚或存或亡或奸盜大辟而不知或罰贖小罪而發覺災氣加人亦此類也不幸遭觸而死幸者免脫而生不幸者不徼幸也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則夫順道而觸者為不幸矣立巖墻之下為壞所壓蹈坵岸之上為崩所墜輕遇無端故為不幸魯城門久朽欲頽孔子過之趨而疾行左右曰久矣孔子曰惡其久也孔

子戒慎已甚如過遭壞可謂不幸也故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又曰君子處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佞幸之徒閱藉孺之輩無德薄才以色稱媚不冝愛而受寵不當親而得附非道理之冝故太史公為之作傳耶人反道而受恩寵與此同科故合其名謂之佞幸無德受恩無過遇禍同一實也俱稟元氣或獨為人或為禽獸並為人或貴或賤或貧或富富或累金貧或乞食貴至封侯賤至奴僕非天稟施有左右也人物受性有厚薄也俱行道德禍福不均並為

仁義利害不同晉文脩文德徐偃行仁義文公以賞賜偃王以破滅魯人為父報仇安行不走追者捨之牛缺為盜所奪和意不恐盜還殺之文德與仁義同不走與不恐等然文公魯人得福偃王牛缺得禍者文公魯人幸而偃王牛缺不幸也韓昭侯醉卧而寒典冠加之以衣覺而問之知典冠愛已也以越職之故加之以罪衛之驂乘者見御者之過從後呼車有救危之義不被其罪夫驂乘之呼車典冠之加衣同一意也加衣恐主之寒呼車恐君之危仁惠之情俱發於心然而於韓有罪於

衛為忠騃乘偶與冠不偶也非唯人行物亦有之
長數仞之竹大連抱之木工技之人裁而用之或
成器而見舉持或遺材而遭廢棄非工伎之人有
愛憎也刀斧如有偶然也蒸穀為飯釀飯為酒酒
之成也甘苦異味飲之熟也剛柔殊和非庖厨酒
人有意異也手指之調有偶適也調飯也殊筥而
居甘酒也異器而處蟲蛆一器酒棄不飲鼠涉一
筐飯捐不食夫百草之類皆有補益遭醫人采掇
成為良藥或遺枯澤為火所爍等之金也或為劍
戟或為鋒銛同之木也或梁於宮或柱於橋俱之火

也或燠脂燭

以此句脫起云

至老少並隔止

共計三百七十五字

國命勝人命壽命朕祿合人有言才三下接數萬之中
貴賤之法俱見於體故壽命脩短皆稟於天骨法善
惡皆見於體命當天折雖稟異行終不得長祿當貧
賤雖有善性終不得遂項羽且死顧謂其徒曰吾敗
乃命非用兵之過此言實也實者項羽用兵過於高
祖高祖之起有天命焉國命吉於眾星列宿吉凶國有
禍眾星推移人有盛衰人之有吉凶猶歲之有豐耗命有

衛為忠騃乘偶與冠不偶也非唯人行物亦有之
長數仞之竹大連抱之木工技之人裁而用之或
成器而見舉持或遺材而遭廢棄非工伎之人有
愛憎也刃斧如有偶然也蒸穀為飯釀飯為酒酒
之成也甘苦異味飲之熟也剛柔殊和非庖厨酒
人有意異也手指之調有偶適也調飯也殊筥而
居甘酒也異器而處蟲墮一器酒棄不飲鼠涉一
筐飯捐不食夫百草之類皆有補益遭醫人采掇
成為良藥或遺枯澤為火所爍等之金也或為劍
戟或為鋒銛同之木也或梁於宮或柱於橋俱之火

數萬數之中必有長命未當死之人遭時衰微兵革
並起不得終其壽人命有長短時有盛衰衰則疾病被

災蒙禍之驗

也宋陳鄭同日並災四國之民必有祿
盛宋為衰之人然而俱災國禍陵之也故

國命勝人命壽命勝祿命人有壽夭之相亦有貧富
貴賤之法俱見於體故壽命脩短皆稟於天骨法善
惡皆見於體命當夭折雖稟異行終不得長祿當貧
賤雖有善性終不得遂項羽且死顧謂其徒曰吾敗
乃命非用兵之過此言實也實者項羽用兵過於高
祖高祖之起有天命焉國命吉於衆星列宿吉凶國有
禍衆星推移人有盛衰人之有吉凶猶歲之有豐耗命有

衰盛物有貴賤

曰一貴一賤一壽之間一衰

一盛物之貴賤不在豐耗人之衰盛不在賢愚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而不曰死生在天富貴有命者何則死生者無象在天以性為主稟得堅彊之性則氣渥厚而體堅彊堅彊則壽命長壽命長則不夫死稟性軟弱者氣少泊而性羸窳羸窳則壽命短短則蚤死故言有命命則性也至於富貴所稟猶性所稟之氣得衆星之精衆星在天天有其象得富貴象則富貴得貧賤象則貧賤故曰在天在天如何天有百官有衆星天施氣而衆星布精天所施氣衆星之氣在其中

矣人稟氣而生含氣而長得貴則貴得賤則賤貴或秩有高下富或貧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小大之所授也故天有百官天有衆星地有萬民五帝三王之精天有玉梁造父人亦有之稟受其氣故巧於御傳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謂本稟之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隨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施欲而凶禍到故曰隨命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逢遭於外而得凶禍故曰遭命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氣之時已得吉凶矣夫性與命異或性善而命凶或性惡而命吉操行善惡者性也

禍福吉凶者命也或行善而得禍是性善而命凶或
行惡而得福是性惡而命吉也性自有善惡命自有
吉凶使命吉之人雖不行善未必無福凶命之人雖
勉操行未必無禍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性善
乃能求之命善乃能得之性善命凶求之不能得也
行惡者禍隨而至而盜跖莊蹻橫行天下聚黨數千
攻奪人物斷斬人身無道甚矣宜遇其禍乃以壽終
夫如是隨命之說安所驗乎遭命者行善於內遭凶
於外也若顏淵伯牛之徒一有如何遭凶顏淵伯
牛行善者也當得隨命福祐隨至何故遭凶顏淵困

於學以才自殺伯牛空居而遭惡疾及屈平伍員之
徒盡忠輔上竭王臣之節而楚放其身吳烹其尸行
善當得隨命之福乃觸遭命之禍何哉言隨命則無
遭命言遭命則無隨命儒者三命之說竟何所定且
命在初生骨表著見今言隨操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
本也則富貴貧賤皆在初稟之時不在長大之後隨
操行而至也正命者至百而死隨命者五十而死遭
命者初稟氣時遭凶惡也謂姪娘之時遭得惡也或
遭雷雨之變長大夭死此謂三命亦有三性有正有
隨有遭正者稟五常之性也隨者隨父母之性遭者

遭得惡物象之故也故妊婦食兔子生缺脣月令曰
是月也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者生子不備必有大凶
瘖聾跛盲氣遭胎傷故受性狂悖羊舌似我初生之
時聲似豺狼長大性惡被禍而死在母身時遭受此
性丹朱商均之類是也性命在本故禮有胎教之法
子在身時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非正色目不視
非正聲耳不聽及長置以賢師良傳教君臣父子之
不肖在此時矣受氣時母不謹慎心志慮邪則子長
大狂悖不善形體醜惡素女對黃帝陳五女之法非
徒傷父母之身乃又賊男女之性人有命有祿有遭

遇有幸偶命者貧富貴賤也祿者盛衰興廢也以命
當富貴遭當盛之祿常安不危以命當貧賤遇當衰
之祿則禍殃乃至常若不樂遭者遭逢非常之變若
成湯囚夏臺文王厄牖里矣以聖明之德而有囚厄
之變可謂遭矣變雖甚大命善祿盛變不為害故稱
遭逢之禍晏子所遭可謂大矣直兵指胷白刃加頸
蹈死亡之地當劔戟之鋒執死得生還命善祿盛遭
逢之禍不能害也歷陽之都長平之坑其中必有命
善祿盛之人一宿同填而有遭逢之禍大命善祿盛
不能卻也譬猶水火相更也水盛勝火火盛勝水遇

其王而用也雖有善命盛祿不遇知己之三不得效
驗幸者謂所遭觸得善惡也獲罪得脫幸也無罪見
拘不幸也執拘未久蒙令得出命善祿盛天災之禍
不能傷也偶也謂事君也以道事君君善其言遂用
其身偶也行與主乖退而遠不偶也退遠未久上官
錄召命善祿盛不偶之害不能留也故夫遭遇幸偶
或與命祿并或與命離遭遇幸偶遂以成完遭遇不
幸偶遂以貶傷是與命并者也中不遂成善轉為惡
若是與命祿離者也故人之在世有吉凶之性命有
盛衰之禍福重以遭遇幸偶之逢獲從生死而卒其

善惡之行得其胸中之志希矣

無形篇

人稟元氣於天各受壽夭之命以立長短之形猶陶
者用土為筮廉治者用銅為梓杆矣形器已成不可
小大人體已定不可增減用氣為性性成命——
定體氣與形骸相抱生死與期節相須形不可變化
命不可減加以陶冶言之人命短長可得論也或難
曰陶者用埴為筮廉筮廉壹成遂至毀敗不可復變
若夫治者用銅為梓杆梓杆雖已成器猶可復爍梓
可得為尊尊不可為筮人稟氣於天雖各受壽夭之

命立以形體如得善道神藥形可變化命可加增曰
冶者變更成器須先以火燔爍乃可大小短長人冀
延年欲比於銅器宜有若鑪炭之化乃易形形易壽
亦可增人何由變易其形便如火爍銅器乎禮曰水
潦降不獻魚鼈何則雨水暴下蟲蛇變化化為魚鼈
離本真暫變之蟲臣子謹慎故不敢獻人願身之變冀
若蟲蛇之化乎夫蟲蛇未化者不若不化者蟲蛇未
化人不食也化為魚鼈人則食之有字食則壽命乃短
非所冀也歲月推移氣變物類蝦蟇為鶉雀為蜃蛤
人願身之變冀若鶉與蜃蛤魚鼈之類也人設捕蜃
蛤得者食之雖身之不化壽命不得長非所冀也魯
公牛哀寢疾七日變而成虎鯨殛羽山化為黃能音能
反來願身變者冀牛哀之為虎鯨之為能乎則夫虎
能之壽不能過人天地之性人最為貴變人之形更
為禽獸非所冀也凡可冀者以老翁變為嬰兒其次
白髮復黑齒落復生身氣丁彊超乘不衰乃可貴也
徒變其形壽命不延其何益我且物之變隨氣若應
政治有所象為非天所欲壽長之故變易其形也又
非得神草珍藥食之而變化也人恒服藥固壽能增
加本性益其身年也遭時變化非天之正氣人所受

之真性也天地不變日月不易星辰不沒正也人受正氣故體不變時或男化為女女化為男由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也應政為變為政變非常性也漢興老父授張良書已化為石是以石之精為漢興之瑞也猶河精為人持璧與秦使者秦亡之徵也蠶食桑老績而為蠶爾又化而為娥娥有兩翼變去蠶形蠶化為復育復育轉而為蟬蟬生兩翼不類蠶螬凡諸命蠕蜚之類多變其形易其體至人獨不變者稟得正也生為嬰兒長為丈夫老為父翁從生至死未嘗變更者天性然也天性不變者不可令復變變者不可

之壽不若不變者人欲變其形輒增益其年可也如徒變其形而年不增則蟬之類也何謂人願之龍之為蟲一存一亡一短一長龍之為性也變化斯須輒復非常由此言之人物也受不變之形不可變更年不可增減傳稱高宗有桑穀之異悔過反政享福百年是虛也傳言宋景公出三善言熒惑卻三舍延年二十一載是又虛也又言秦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是又虛也稱赤松王喬好道為仙度世不死是又虛也假令人生立形謂之甲終老至死常守甲形如好道為仙未有使甲變為乙者也夫形不可變更

年不可減增何則形氣性天也形為春氣為夏人以氣為壽形隨氣而動氣性不均則於體不同牛壽半馬馬壽半人然則牛馬之形與人異矣稟牛馬之形當自得牛馬之壽牛馬之不變為人則年壽亦短於人世稱高宗之徒不言其身形變異而徒言其增延年壽故有信矣形之血氣也猶囊之貯粟米也一石囊之高大亦適一石如損益粟米囊亦增減人以氣為壽氣猶粟米形猶囊也增減其壽亦當增減其身形安得如故如以人形與囊異氣與粟米殊更以苞瓜喻之苞瓜之汁猶人之血也其肌猶肉也試令人

損益苞瓜之汁令其形如故耐為之乎人不耐損益苞瓜之汁天安耐增減人之年人年不可增減高宗之徒誰益之者而云增加如言高宗之徒形體變易其年亦增乃可信也今言年增不言其體變未可信也何則人稟氣於天氣成而形立則命相須以至終死形不可變化年亦不可增加以何驗之人生能行死則僵仆死則氣滅形消而懷稟生人形不可得變其年安可增人生至老身變者髮與膚也人少則髮黑老則髮白白久則黃髮之變形所術也人少則膚白老則膚黑黑久則黯若有垢矣髮黃而膚為垢故禮曰

黃者無疆髮變異故人老壽遲死骨肉不可變更壽極則死矣五行之物可變改者唯土也埏以為馬變以為人是謂未入陶竈更火者也如使成器入竈更火牢堅不可復變今人以為天地所陶冶矣形已成定何可復更也圖仙人之形體生毛臂變為翼行於雲則年增矣千歲不死此虛圖也世有虛語亦有虛圖假使之然蟬娥之類非真正人也海外三十五國有毛民羽民羽則翼矣毛羽之民土形所出非言為道身生毛羽也禹益見西王母不言有毛羽不死之民亦在外國不言有毛羽毛羽之民不言不死不死之民不言毛羽毛羽未可以效不死仙人之有翼安足以驗長壽乎

率性篇

論人之性定有善有惡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惡者故可教告率勉使之為善凡人君父審觀臣子之性善則養育勸率無令近惡近惡則輔保禁防令漸於善

善漸於惡惡化於善成為性行

召公戒成口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

初生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於善終以善初生意於

惡終以惡詩曰彼姝者子何以與之傳言譬猶練絲

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其猶絲也其有

所漸化為善惡猶藍丹之染練絲使之為青赤也青赤
一成真色無異是故揚子哭歧道墨子哭練絲也蓋
傷離本不可復變也人之性善可變為惡惡可變為
善猶此類也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練自
黑彼蓬之性不直紗之質不黑麻扶緇染使之直黑
夫人之性猶蓬紗也在所漸染而善惡變矣王良造
父稱為善御不能使不良為良也如徒能御良其不
良者不能馴服此則馭工庸師服馴技能何奇而世
稱之故曰王良登車馬不罷駑堯舜為政民無狂愚
傳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

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聖主之民如彼惡主
之民如此竟在化不在性也聞伯夷之風者貧夫廉
而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而鄙夫寬
徒聞風名猶或變節況親接形面相敦告乎孔門弟子
七十之徒皆任卿相之用被服聖教文才雕琢知能
十倍教訓之而漸漬之力也未入孔子之門時問巷常庸
無奇其尤甚不者唯子路也世稱子路無恒之壽人未
入孔門時戴雞佩豚勇猛無禮聞誦讀之聲搖雞奮
豚揚脣吻之音聒賢聖之耳惡至甚矣孔子引而教
之漸漬磨礪聞導牖進猛氣消損驕節屈折卒能政
事序在四科斯蓋變性使惡為善之明效也夫肥沃

堯堯土地之本性也肥而沃者性美樹稼豐茂堯堯而
堯堯者性惡深耕細鋤厚加糞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
其樹稼與彼肥沃者相似類也地之高下亦如此焉
以鑿鍾鑿地以埤增下則其下與高者齊如復增鑿
鍾則夫下者不徒齊者也反更為高而其高者反為
下使人之性有善有惡彼地有高有下勉致其教令
之善則特善者同之矣善以化溼釀其教令變更為
善善則且更宜反過於往善猶下地增加鑿鍾更崇
於高地也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賜本不受天之富命所
加貨財積聚為世富人者得貨殖之術也夫得其術

雖不受命猶自益饒富性惡之人亦不稟天善性得
聖人之教志行變化世稱利劍有千金之價棠谿魚
腸之屬龍泉太阿之輩其本鋌山中之恒鐵也冶工
鍛鍊成為鈺利豈利劍之鍛與鍊乃異質哉工良師
巧鍊一數至也試取東下直一金之劍更熟鍛鍊足
其火齊其鈺猶千金之劍也夫鐵石天然尚為鍛鍊
者變易故質况人含五常之性賢聖未之熟鍛鍊耳
奚患性之不善哉古貴良醫者能知篤劇之病所從
生起而以針藥治而已之如徒知病之名而坐觀之
何以為奇夫人有不善則乃性命之疾也無其教治

而欲令變更豈不難哉夫道有真偽真者固自與天相應偽者人加知巧亦與真者無以異也何以驗之禹貢曰璆琳琅玕者此則土地所生真玉珠也然而道人消爍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別兼魚蚌之珠與禹貢璆琳皆真玉珠也然而隨侯以藥作珠精耀如真道士之教至知巧之意加也陽遂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鍊五石鑄以為器磨礪生光仰以嚮日則火來至比真取火之道也今妄以刀劍之鈎月摩拭朗白仰以嚮日亦得火焉夫鈎月非陽遂也所以耐取火者摩拭之所致也今夫性惡之

人使與性善者同類乎可率勉之令其為善使之異類乎亦可令與道人之所鑄玉隨侯之所作珠人之所摩刀劍鈎月焉教導以學漸漬以德亦將日有仁義之操黃帝與炎帝爭為天子教熊羆貔虎以戰于阪泉之野三戰得志炎帝敗績堯以天下讓舜鯀為諸侯欲得三公而堯不聽怒其猛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可以為城舉尾以為旌奮心盛氣阻戰為彊夫禽獸與人殊形猶可命戰況人同類乎推此以論百獸率舞潭魚出聽六馬仰秣不復疑矣異類以殊為同同類以鈎為異所由不在於物在於人也凡含血氣者教之所以異化也三

苗之民或賢或不肖堯舜齊之恩教加也楚越之人處
莊嶽之間經歷歲月變為舒緩風俗移也故曰齊舒緩秦
慢易楚促急燕薊投以莊嶽言之四國之民更相出入
久居單處性必變易夫性惡者心比木石木石猶為人
用況非木石在君子之迹庶幾可見有癡狂之疾歌啼
於路不曉東西不睹燥濕不覺疾病不知飢飽性已毀
傷不可如何前無所觀卻無所畏也是故王法不廢學
校之官不除獄理之吏欲令凡衆見禮義之教學校勉
其前法禁防其後使丹朱之志亦將可勉何以驗之三
軍之士非能制也勇將率勉視死如歸且闔廬嘗試其
士於五湖之側皆加刃於肩血流至地句踐亦試其士
於寢宮之庭赴火死者不可勝數夫刃火非人性之所
貪也二主激率念不顧生是故軍之法輕刺血孟賁勇
也聞軍令懼是故叔孫通制定禮儀拔劍爭功之臣奉
禮拜伏初驕倨而後遜順教威德變易性也不患性惡
患其不服聖教自遇而以生禍也豆麥之種與稻粱殊
然食能去飢小人君子稟性異類乎譬諸五穀皆為用
實不異而效殊者稟氣有厚泊故性有善惡也殘則授
不仁之氣泊而怒則稟勇渥也仁泊則戾而少愈勇渥
則猛而無義而又和氣不足喜怒失時計慮輕愚妄行

之人罪故為惡人受五常含五臟皆具於身稟之泊少故其操行不及善人猶或厚或泊也非厚與泊殊其釀也麴孽多少使之然也是故酒之泊厚同一麴孽人之善惡共一元氣氣有少多故性有賢愚西門豹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緩帶弦以自促急之與緩俱失中和然而韋弦附身成為完具之人能納韋弦之教補接不足則豹安于之名可得參也貧劣宅屋不具墻壁宇達人指訾之如財貨富愈起屋築墻以自蔽鄣為之具宅人弗復非魏之行田百畝鄴獨二百西門豹灌以漳水成為膏腴則畝收一鍾夫人之質猶鄴田道教猶漳水也

患不能化不患人性之難率也雒陽城中之道無水水上激上洛中之水日夜馳流水工之功也由此言之迫近君子而仁義之道數加於身孟母之徙宅蓋得其驗人間之水汚濁在野外者清潔俱為一水源從天涯或濁或清所在之勢使之然也南越王趙他本漢賢人也化南夷之俗皆畔王制椎髻箕坐好之若性陸賈說以漢德懼以聖威蹶然起坐心覺改悔奉制稱蕃其於椎髻箕坐也惡之若性前則若彼後則若此由此言之亦在於教不獨在性也

告驗篇

凡人稟貴命於天必有吉驗見於地見於地故有天
命也驗見非一或以人物或以貞祥或以光氣傳言
黃帝姓二十月而生生而神靈弱而能言長大率諸
侯諸侯歸之教熊羆戰以伐炎帝炎帝敗績性與人
異故在母之身留多十月命當為帝故能教物物為
之使堯體就之如日望之若雲洪水滔天地龍為害
堯使禹治水驅地龍水治東流地龍潛處有殊竒之
骨故有詭異之驗有神靈之命故有驗物之效天命
當貴故從唐侯入嗣帝后之位舜未逢堯鯀在側陋
瞽瞍與象謀欲殺之使之宗廩火燔其下令之後井

土掩其上舜得下廩不被火災穿井旁出不觸土害
一有故字堯聞徵用試之於職官治職脩事無廢亂使入大
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虵不噬逢烈風疾雨行不迷惑
夫人欲殺之不能害之毒螫之野禽蟲不能傷卒受
帝命踐天子祚后稷之時獲大人跡或言衣帝嚳之
服坐息帝嚳之處姪身怪而棄之隘巷牛馬不敢踐
之寘之冰上鳥以翼覆之慶集其身母知其神怪乃
收養之長大佐堯位至司馬烏孫王號昆莫匈奴攻
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嚙肉往食之單于怪之
以為神而收長及壯使兵數有功單于乃復以其父

之民予昆莫命令長守於西城夫后稷不當棄故牛馬不踐鳥以羽翼覆愛其身昆莫不當死故烏嚙肉就而食之北夷橐離國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婢對曰有氣大如雞子從天而下我故有娠後產子捐於猪溷中猪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置馬欄中欲使馬藉殺之馬復以口氣噓之不死王疑以為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東明令牧牛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掩淲水以弓擊水魚鼈浮為橋東明得渡魚鼈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餘故北夷有夫餘國焉東明之母初妊時見氣從天下及生棄之猪馬以氣吁之而生之長大王欲殺之以弓擊水魚鼈為橋天命不當死故有猪馬之救命當都王夫餘故有魚鼈為橋之助也伊尹且生之時其母夢人謂已曰曰出水疾東走毋顧明旦視曰出水即東走十里顧其鄉皆為水矣伊尹命不當沒故其母感夢而走推此以論歷陽之都其策命若伊尹之類必有先時感動在他地之效齊襄公之難桓公為公子與子糾爭立管仲輔子糾鮑叔佐桓公管仲與桓公爭引弓射之中其帶鈞夫人身長七尺帶鈞其要鈞挂於帶在身所掩不過一寸之內既微小難中

又滑澤銛靡鋒刃中鉤者莫不蹉跌管仲射之正中其鉤中矢觸因落不跌中膏肉命當富貴有神靈之助故有射鉤不中之驗楚共王有五子子招子圉子干子皙棄疾五人皆有寵共王無適立乃望祭山川請神決之乃與巴姬埋璧於太室之庭令五子齊而入拜康王跨之子圉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棄疾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故共王死招為康王至子失之圍為靈王及身而弑子干為王十有餘日子皙不立又俱誅死皆絕無後棄疾後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其王日之長短與拜去璧遠近相應也夫璧在地

中五子不知相隨入拜遠近不同壓紐若神將教蹠之矣晉屠岸賈作難誅趙盾之子朔死其妻有遺腹子及岸賈聞之索於宮母置兒於袴中祝曰趙氏宗滅乎若當啼即不滅若無聲及索之而終不啼遂脫得活程嬰齊負之匿於山中至景公時韓厥言於景公景公乃與韓厥共立趙孤續趙氏祀是為文子當趙孤之無聲若有掩其口者矣由此言之趙文子立命也高皇帝母曰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蛟龍在上及生而有美一有美字性好用酒嘗從王媪武負一有美字酒飲醉止卧媪負見其身常有神怪

每留飲醉酒售數倍後行澤中手斬大蛇一姬當道而哭云赤帝子殺吾子此驗既著聞矣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高祖之氣也與呂后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求之見其上常有氣直氣往求輒得其處後與項羽約先入秦關王之高祖先至項羽怨恨范增曰吾令人望其氣氣皆為龍成五采此皆天子之氣也急擊之高祖往謝項羽羽與亞父謀殺高祖使項莊拔劍起舞項伯知之因與項莊俱起每劍加高祖之上者伯輒以身覆高祖之身劍遂不得下殺勢不得成會有張良樊噲之救卒得免脫遂王天下初姪身有蛟龍之神既生酒舍見雲氣之怪夜行斬蛇蛇姬悲哭始皇呂后望見光氣項羽謀殺項伯為蔽謀遂不成遭得良噲蓋富貴之驗氣見而物應人助輔援也竇太后弟名曰廣國年四五歲家貧為人所掠賣其家不知其所在傳賣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人入山作炭暮寒卧炭下百餘人炭崩盡壓死廣國獨得脫自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聞竇皇后新立家在清河觀津乃上書自陳竇太后言於景帝召見問其故果是乃厚賜之文帝立拜廣國為章武侯夫積炭崩百餘人皆死廣

國獨脫命當富貴非徒得活又封為侯虞子大陳留
東莞人也其生時以夜適免母身母見其上若一足
練狀經上天明以問人人皆曰吉貴氣與天通長大
仕宦位至司徒公廣文伯河東蒲坂人也其生亦以
夜半時適生有人從門呼其父名父出應之不見人
有一木杖植其門側好善異於衆其父持杖入門以
示人人占曰吉文伯長大學宦位至廣漢太守文伯
當富貴故父得賜杖其占者若曰杖當子力矣光武
帝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生於濟陽宮後殿第二內
中皇考為濟陽令時夜無火室內自明皇考怪之即

召功曹吏充蘭使出問卜工蘭與馬下卒蘇永俱之卜
王長孫所長孫卜謂永蘭曰此吉事也母多言是歲
有禾生景天備火中三本一莖九穗長於禾一二尺
蓋嘉禾也元帝之初有鳳皇下濟陽宮一有故今濟陽
宮有鳳皇廬始與李父等俱起到柴界中遇賊兵惶
惑走濟陽舊廬比到見光若火正赤在舊廬道南光
耀憧憧上屬天有頃不見王莽時謁者蘇伯阿能望
氣使過春陵城郭鬱鬱葱葱及光武到河北與伯阿
見問曰卿前過春陵何用知其氣佳也伯阿對曰見
其鬱鬱葱葱耳蓋天命當興聖王當出前後氣驗照

察明著繼體守文因據前基稟天光氣驗不足言創
業龍興由微賤起於顛沛若高祖光武者曷嘗無天
人神怪光顯之驗乎

論衡卷第二



論衡卷第三

王充

偶會篇

骨相篇

初稟篇

本性篇

物勢篇

怪奇篇

偶會篇

命吉凶之主也自然之道適偶之數非有他氣旁物
厭勝感動使之然也世謂子胥伏劍屈原自沉子蘭
宰嚭誣讒吳楚之君寃殺之也偶二子命當絕子蘭
宰嚭適為讒而懷王夫差適信姦也君適不明臣適
為讒二子之命偶自不長二偶三合似若有之其實

自然非他為也夏殷之朝適窮桀紂之惡適稔商周
之數適起湯武之德適豐關龍逢殺箕子比干囚死
當桀紂惡盛之時亦二子命訖之期也任伊尹之言
納呂望之議湯武且興之會亦二臣當用之際也人
臣命有吉凶賢不肖之主與之相逢文王時當昌呂
望命當貴高宗治當平傳說德當遂非文王高宗為
二臣生呂望傳說為兩君出也君明臣賢光曜相察
上脩下治度數相得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
曰天祝予孔子自傷之辭非實然之道也孔子命不王
二子壽不長也不王不長所稟不同度數並放適相

應也二龍之祆當效周厲適闔擯褒姒當喪周國幽
王稟性偶惡非二龍使厲王發孽褒姒令幽王愚惑
也遭逢會遇自相得也僮謡之語當驗鬪雞之變適
生鸛鶴之占當應魯昭之惡適成非僮謡致鬪競鸛
鶴招君惡也期數自至人行偶合也堯命當禪舜丹
朱為無道虞統當傳夏商均行不軌非舜禹當得天下
能使二子惡也美惡是非適相逢也火星與昴星出入昴星
低時火星出昴星見時火星伏非火之性厭服昴也
時偶不並度轉乖也正月建寅斗魁破申非寅建使
申破也轉運之衡偶自應也父歿而子嗣姑死而婦

代非子婦代代使父姑終歿也老少年次自相承也
世謂秋氣擊殺穀草穀草不任凋傷而死此言失實夫
物以春生夏長秋而熟老適自枯死陰氣適盛與之
會遇何以驗之物有秋不死者生性未極也人生百歲
而終物生一歲而死死謂陰氣殺之人終觸何氣而
亡論者猶或謂鬼喪之夫人終鬼來物死寒至皆適
遭也人終見鬼或見鬼而不死物死觸寒或觸寒而不枯
壞屋所墜崩崖所墜非屋精崖氣殺此人也屋老崖
沮命凶之人遭屋適覆月毀於天螺消於淵風從虎
雲從龍同類通氣性相感動若夫物事相遭吉凶同

時偶適相遇非氣感也殺人者罪至大辟殺者罪重
死者命當盡也故害氣下降囚命先中聖至德施厚
祿先逢是故德令降於殿堂命長之囚出於牢中天
非為囚未當死使聖王出德令也聖王適下赦拘囚
適當免死猶人以夜卧晝起矣夜月光盡不可以作
人力亦倦欲壹休息晝日光明人卧亦覺力亦復足
非天以日作之以夜息之也作與日相應息與夜相
得也鴈鵠集於會稽去避碣石之寒來遭民田之畢
蹈履民田啄食草糧糧盡食索春雨適作避熱北去
復之碣石象耕靈陵亦如此焉傳曰舜葬蒼梧象為

之耕禹葬會稽鳥為之佃失事之實虛妄之言也丈夫有短壽之相娶必得早寡之妻早寡之妻嫁亦遇夭折之夫也世曰男女早死者夫賊妻妻害夫非相賊害命自然也使火燃以水沃之可謂水賊火火適自滅水適自覆兩名各自敗不為相賊今男女之早夭非水沃火之比適自滅覆之類也賊父之子妨兄之弟與此同召同宅而處氣相加凌羸瘠消單至於死亡何謂相賊或客死千里之外兵燒厭溺氣不相犯相賊如何王莽姑姊正君許嫁二夫死當適趙而王薨氣未相加遙賊三家何其痛也黃公取鄭巫之女卜

謂女相貴故次公位至丞相其實不然次公當貴行與女會女亦自尊故入次公門偶適然自相遭遇時也無祿之人商而無盈農而無播非其性賊貨而命妨榮也命貧居無利之貨祿惡殖不滋之榮也世謂宅有吉凶徒有歲月實事則不然天道難知假令有命凶之人當衰之家治宅遭得不吉之地移徙適觸歲月之忌一家犯忌口以十數坐而死者必祿衰命泊之人也推此以論仕宦進退遷徙可復見也時適當退君用讒口時適當起賢人為已故仕且得官也君子輔善且失位也小人毀奇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

孔子稱命魯人臧倉讒孟子平公孟子言天道未當行與讒相遇天未與已惡人用口故孔子稱命不然公伯寮孟子言天不尤臧倉誠知時命當自然也推此以論人君治道功化可復言也命當貴時適平期當亂祿遭衰治亂成敗之時與人興衰吉凶適相遇因此論聖賢迭起猶此類也聖主龍興於倉卒良輔超拔於際會世謂韓信張良輔助漢王故秦滅漢興高祖得王夫高祖命當自王信良之輩時當自興兩相遭遇若故相求是故高祖起於豐沛豐沛子弟相多富貴非天以子弟助高祖也命相小大適相應也趙簡子廢太子伯魯立庶子無恤無恤遭賢命亦當君趙也世謂伯魯不肖不如無恤伯魯命當賤知慮多汎亂也韓生仕至太傅世謂賴倪寬實謂不然太傅當貴遭與倪寬遇也趙武藏於袴中終日不啼非或掩其口闕其聲也命時當生睡卧遭出也故軍功之侯必斬兵死之頭富家之商必奪貧室之財削土免侯罷退令相罪法明白祿秩適極故厲氣所中必加命短之人凶歲所著必饑虛耗之家矣

骨相篇

人曰命難知命甚易知知之何用用之骨體人命稟

於天則有表候於體察表候以知命猶察斗斛以知容
矣表候者骨法之謂也傳言黃帝龍顏顛頊戴午帝
嚳駢齒堯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湯臂再肘文
王四乳武王望陽周公背僕臯陶馬口孔子反羽斯
十二聖者皆在帝王之位或輔主憂世世所共聞儒
所共說在經傳者較著可信若夫短書俗記竹帛胤
文非儒者所見衆多非一蒼頡四目為黃帝史晉公
子重耳化脇為諸侯霸蘇秦骨鼻為六國相張儀化
脇亦相秦魏項羽重瞳云虞舜之後與高祖分王天
下陳平貧而飲食不足貌體佼好而衆人怪之曰平
何食而肥及韓信為滕公所鑿免於鉄質亦以面狀
有異面狀肥佼亦一相也高祖隆準龍顏美鬚左股
有七十二黑子單父呂公善相見高祖狀貌奇之因
以其女妻高祖呂后是也卒生孝惠王魯元公主高
祖為泗上亭長當去歸之田與呂后及兩子居田有
一老公過請飲因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
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曰
皆貴老公去高祖從外來呂后言於高祖高祖追及
老公止使自相老公曰卿者夫人嬰兒相皆似君君
相貴不可言也後高祖得天下如老公言推此以況

一室之人皆有富貴之相矣類同氣鈞性體法相固自相似異氣殊類亦兩相遇富貴之男娶得富貴之妻女亦得富貴之男夫二相不鈞而相遇則有立死若未相適有豫亡之禍也王莽姑正君許嫁至期當行時夫輒死如此者再乃獻之趙王趙王未取又薨清河南宮大有與正君父穉君善者遇相君曰貴為天下母是時宣帝世元帝為太子穉君乃因魏郡都尉納之太子太子幸之生子君上宣帝崩太子立正君為皇后君上為太子元帝崩太子立是為成帝正君為皇太后竟為天下母夫正君之相當為天下母而前所許

二家及趙王為無天下父之相故未行而二夫死趙王薨是則二夫趙王無帝王大命而正君不當與三家相遇之驗也丞相黃次公故為陽夏游徼與善相者同車俱行見一婦人年十七八相者指之曰此婦人當大富貴為封侯者夫人次公止車審視之相者曰今此婦人不富貴卜書不用也次公問之乃其旁里人巫家子也即娶以為妻其後次公果大富貴位至丞相封為列侯夫次公富貴婦人當配之故果相遇遂俱富貴使次公命賤不得婦人為偶不宜為夫婦之時則有二夫趙王之禍夫舉家皆有富貴之命然

後乃任富貴之事。骨法形體有不應者，則必別離死亡，不得久享介福。故富貴之家，役使奴僮，育養牛馬，必有與眾不同者矣。僮奴則有不死亡之相，牛馬則有數字乳之性，田則有種孳速熟之穀，商則有居善疾售之貨。是故知命之人，見富貴於貧賤，賤於富貴，案骨節之法，察皮膚之理，以審人之性命，無不應者。趙簡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莫吉，至翟婢之子，無恤，而以為貴，無恤最賢。又有貴相，簡子後廢太子而立無恤，卒為諸侯。襄子是矣。相工相黥布，當先刑而乃王，後竟被刑，乃封王。衛青父鄭季與楊信公主家僮衛媪通生青，在建章宮時，鉗徒相之曰：貴至封侯。青曰：人奴之道，得不笞罵足矣，安敢望封侯。其後青為軍吏，戰數有功，超封增官，遂為大將軍，封為萬戶侯。周亞夫未封侯之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入將相，持霸國，東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侯矣，有如父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有縱理，入口曰：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有罪，文帝擇絳侯子賢者推亞夫，迺封絳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入邊，乃以亞夫為

將軍至景帝之時亞夫為丞相後以疾免其子為亞夫買工官尚方甲盾五百被可以為葬者取庸苦之不與錢庸知其盜買官器怨而上告其子景帝下吏責問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當鄧通之幸文帝也貴在公卿之上賞賜億萬與上齊體相工相之曰當貧賤餓死文帝崩景帝立通有盜鑄錢之罪景帝考驗通亡寄死人家不名一錢韓太傅為諸生時一有日借相二五十錢與之俱入壁雍之中相壁雍弟子誰當貴者相工指倪寬曰彼生當貴秩至三公韓生謝遣相工通刺倪寬結膠漆之交盡筋力之敬徙舍從

寬深自附納之寬嘗甚病韓生養視如僕狀恩深踰於骨肉後名聞於天下倪寬位至御史大夫州郡丞旨召請擢用舉在本朝遂至太傅夫鉗徒許負及相鄧通倪寬之工可謂知命之工矣故知命之工察骨體之證睹富貴貧賤猶人見盤盂之器知所設用也善器必用貴人惡器必施賤者尊鼎不在陪廁之側匏瓜不在堂殿之上明矣富貴之骨不遇貧賤之苦貧賤之相不遭富貴之樂亦猶此也器之盛物有斗石之量猶人爵有高下之差也器過其量物溢棄遺爵過其差死亡不存論命者如此之於器以察骨體之

法則命在於身形定矣非徒富貴貧賤有骨體也而操行清濁亦有法理貴賤貧富命也操行清濁性也非徒命有骨法性亦有骨法惟知命有明相莫知性有骨法此見命之表證不見性之符驗也范蠡去越自齊遺大夫種書曰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犬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榮樂子何不去大夫種不能去稱病不朝賜劍而死大梁人尉繚說秦始皇以并天下之計始皇從其冊與之亢禮衣服飲食與之齊同繚曰秦王為人隆準長目鵞膺豺聲少恩虎視狼心居約易以下人得志亦輕視

人我布衣也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須得志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交游乃亡去故范蠡尉繚見性行之證而以定處來事之實實有其效如其法相由此言之性命繫於形體明矣以尺書所載世所共見准況古今不聞者必衆多非一皆有其實稟氣於天立形於地察在地之形以知在天之命莫不得其實也有傳孔子相澹臺子羽唐舉占蔡澤不驗之文此失之不審何隱匿微妙之表也相或在內或在外或在形體或在聲氣察外者遺其內在形體者亡其聲氣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鄭東門鄭人或問子

貢曰東門有人其頭似堯其項若臯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僂僂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如喪家狗然哉然哉夫孔子之相鄭人失其實鄭人不明法術淺也孔子之失子羽唐舉惑於蔡澤猶鄭人相孔子不能具見形狀之實也以貌取人失於子羽以言取人失於寧子也

初稟篇

人生性命當富貴者初稟自然之氣養育長大富貴之命效矣文王得赤雀武王得白魚赤鳥儒者論之

以為雀則文王受命奠鳥則武王受命文武受命於天天用雀與魚鳥命授之也天用赤雀命文王文王不受天復用魚鳥命武王也若此者謂本無命於天脩已行善善行聞天天乃授以帝王之命也故雀與魚鳥天使為王之命也王所奉以行誅者如實論之非命也命謂初所稟得而生也人生受性則受命矣性命俱稟同時並得非先稟性後乃受命也何以明之棄事堯為司馬居稷官故為后稷曾孫公劉居邠後徙居邠後孫古公亶甫三子太伯仲雍季歷季歷生文王昌昌在襁褓之中聖瑞見矣故古公曰我世當

有興者其在昌乎於是太伯知之乃辭之吳文身斷髮以讓王季文王受命謂此時也天命在人本矣太王古公見之早也此猶為未文王在母身之中已受命也王者一受命內以為性外以為體體者面輔骨法生而稟之吏秩百石以上王侯以下即將大夫以至元士外及刺史太守居祿秩之吏稟富貴之命生而有表見於面故許負姑布子卿輒見其驗仕者隨秩遷轉遷轉之人或至公卿命祿尊貴位望高大王者尊貴之率高大之最也生有高大之命其時身有尊貴之奇古公知之見四乳之怪也夫四乳聖人證也在母身中稟天聖命豈長大之後脩行道德四乳乃生以四乳論望羊亦知為胎之時已受之矣劉媪息於大澤夢與神遇遂生高祖此時已受命也光武生於濟陽宮夜半無火內中光明軍下卒蘇永謂公曹史充蘭曰此吉事也母多言此時已受命獨謂文王武王得赤雀魚鳥乃受命非也上天壹命王者乃興不復更命也得富貴大命自起王矣何以驗之富家之翁貲累千金生有富骨治生積貨至於年老成為富翁矣夫王者天下之也稟命定於身中猶鳥之別雄雌於卵殼之中也卵殼而雌雄生日月至

而骨節彊彊則雄自率將雌雄非生長之後或教使為雄然後乃敢將雌此氣性剛彊自為之矣夫王者天下之雄也其命當王王命定於懷妊猶富貴骨生有鳥雄卵成也非唯人鳥也萬物皆然草木生於實核出土為莖葉稍生莖葉成為長短巨細皆由實核王者長巨之最也朱草之莖如鍼紫芝之莖如豆成為瑞矣王者稟氣而生亦猶此也或曰王者生稟天命及其將王天復命之猶公卿以下詔書封拜乃敢即位赤雀魚鳥上天封拜之命也天道人事有相命使之義自然無為天之道也命文以赤雀武以白魚

是有為也管仲與鮑叔分財取多鮑叔不與管仲不求內有以相知視彼猶我取之不疑聖人起王猶管之取財也朋友彼我無有授與之義上天自然有命使之驗是則天道有為朋友自然也當漢祖斬大蛇之時誰使斬者豈有天道先至而乃敢斬之哉勇氣奮發性自然也夫斬大蛇誅秦殺項同一實也周之文武受命伐殷亦一義也高祖不受命使之將獨謂文武受雀魚之命誤矣難曰康王之誥曰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如無命史經何為言天乃大命文王所謂大命者非天乃命文王也聖人

動作天命之意也與天合同若天使之矣書方激勸
康叔勉使為善故言文王行道上聞於天天乃大命
之也詩曰乃眷西顧此惟予度與此同義天無頭面
眷顧如何人有顧睨以人倣天事易見故曰眷顧天乃
大命文王眷顧之義實天不命也何以驗之夫大人
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
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如必須天
有命乃以從事安得先天而後天乎以其不待天命直
以心發故有先天後天之勤言合天時故有不違奉
天之文論語曰大哉堯之為君唯天為大唯堯則之王
者則天不違奉天之義也推自然之性與天合同是
則所謂大命文王也自文王意文王自為非天驅赤
雀使告文王云當為王乃敢起也然則文王赤雀及
武王白魚非天之命昌熾祐也吉人舉事無不利者
人徒不召而至瑞物不招而來黯然諧合若或使之
出門聞告顧睨見善自然道也文王當興赤雀適來
魚躍鳥飛武王偶見非天使雀至白魚來也吉物動
飛而聖遇也白魚入于王舟王陽曰偶適也光祿大
夫劉琨前為弘農太守虎渡河光武皇帝曰偶適自
然非或使之也故夫王陽之言適光武之曰偶可謂

合於自然也

本性篇

情性者人治之本禮樂所由生也故原情性之極禮為之防樂為之節性有卑謙辭讓故制禮以適其宜情有好惡喜怒哀樂故作樂以通其敬禮所以制樂所為作者情與性也昔儒舊生著作篇章莫不論說莫能實定周人世碩以為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一有無性惡養而致之則惡長如此則一有情字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密子賤漆彫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

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為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謂人生於天地皆稟善性長大與物交接者一有欲字縱悖亂不善日以生矣若孟子之言人幼小之時無有不善也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為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眾庶長大為亂不變故云也羊舌食我初生之時叔姬視之及堂聞其啼聲而還曰其聲豺狼之聲也野心無親非是莫滅羊舌氏遂不肯見及長一有與字祁勝為亂食我與焉國人殺食我羊舌氏由是滅矣紂之惡在孩子之時食我之亂見始生之聲孩子始

生未與物接誰令悖者丹朱生於唐宮商均生於虞
室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所與接者必多善矣二帝之旁
必多賢也然而丹朱傲商均虐並失帝統歷世為戒
且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而眸子瞭心濁而眸子眊
人生目輒眊瞭眊瞭稟之於天不同氣也非幼小之
時瞭長大與人接乃更眊也性本自然善惡有質孟子
之言情性未為實也然而性善之論亦有所緣或仁
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
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皆知
水土物器形性不同而莫知善惡稟之異也

一有告
子曰字

一歲嬰兒無爭奪之心長大之後或漸利色狂心悖
行由此生也告子與孟子同時其論性無善惡之分
譬之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夫水無分於東
西猶人無分於善惡也夫告子之言謂人之性與水
同也使性若水可以水喻性猶金之為金木之為木
也人善因善惡亦因惡初稟天然之姿受純壹之質
故生而兆見善惡可察無分於善惡可推移者謂中
人也不善不惡須教成者也故孔子曰中人以上可
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告子之以決水
喻者徒謂中人不指極善極惡也孔子曰性相近也

習相遠也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焉習善而為善習惡而為惡也至於極善極惡非復在習故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性有善不善聖化賢教不能復移易也孔子道德之祖諸子之中最卓者也而曰上智下愚不移故知告子之言未得實也夫告子之言亦有緣也詩曰彼姝之子何以與之其傳曰譬猶練絲染之籃則青染之朱則赤夫決水使之東西猶染絲令之青赤也丹朱商均已染於唐虞之化矣然而丹朱傲而商均虐者至惡之質不受藍朱變也孫卿有反孟子作性惡之篇以為人性惡其善者偽也性惡者以為人生皆得惡性也偽者長大之後勉使為善也若孫卿之言人幼小無有善也稷為兒以種樹為戲孔子能行以俎豆為弄石生而堅蘭生而香稟善氣長大就成故種樹之戲為唐司馬俎豆之弄為周聖師稟蘭石之性故有堅香之驗夫孫卿之言未為得實然而性惡之言有緣也一歲嬰兒無推讓之心見食號欲食之睹好啼欲玩之長大之後禁情割欲勉厲為善矣劉子政非之曰如此則天無氣也陰陽善惡不相當則人之為善安從生陸賈曰天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之謂道夫陸賈

知人禮義為性人亦能察已所以受命性善者不待
察而自善性惡者雖能察之猶背禮畔義義挹於善
不能為也故貪者能言廉亂者能言治盜跖非人之
竊也莊蹻刺人之濫也明能察已口能論賢性惡不為
何益於善陸賈之言未能得實董仲舒覽孫孟之書作
情性之說曰天之大經一陰一陽人之大經一情一性
性生於陽情生於陰陰氣鄙陽氣仁曰性善者是見其
陽也謂惡者是見其陰者也若仲舒之言謂孟子見其
陽孫卿見其陰也處二家各有見可也不處人情性情
性有善有惡末也夫人情性同生於陰陽其生於陰陽
有渥有泊玉生於石有純有駁情性於陰陽安能純
善仲舒之言未能得實劉子政曰性生而然者也在於
身而不發情接於物而然者也出形於外形外則謂之
陽不發者則謂之陰夫子政之言謂性在身而不發
情接於物形出於外故謂之陽性不發不與物接故
謂之陰夫如子政之言乃謂情為陽性為陰也不據
本所生起苟以形出與不發見定陰陽也必以形出為
陽性亦與物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惻隱不忍
不忍仁之氣也卑謙辭讓性之發也有與接會故惻
隱卑謙形出於外謂性在內不與物接恐非其實不

論性之善惡徒議外內陰陽理難以知且從子政之言以性為陰情為陽夫人稟情竟有善惡不也自孟子以下至劉子政鴻儒博生聞見多矣然而論情性竟無定是唯世碩儒公孫尼子之徒頗得其正由此言之事易知道難論也鄧文茂記繁如榮華恢諧劇談甘如飴蜜未必得實實者人性有善有惡猶人才有高有下也高不可下下不可高謂性無善惡是謂人才無高下也稟性受命同一實也命有貴賤性有善惡謂性無善惡是謂人命無貴賤也九州田土之性善惡不均故有黃赤黑之別上中下之羗水潦不同故有清濁之流東西南北之趨人稟天地之性懷五常之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或重或輕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余固以孟軻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孫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揚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若反經合道則可以為教盡性之理則未也

物勢篇

儒者論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氣人偶自生也猶夫婦合氣子則自生也夫婦合氣非當時欲

得生子情欲動而合合而生子矣且夫婦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然則人生於天地也猶魚之於淵蟻虱之於人也因氣而生種類相產萬物生天地之間皆一實也傳曰天地不故生人人偶自生若此論事者何故云天地為鑪萬物為銅陰陽為火造化為工乎案陶冶者之火爍銅燔器故為之也而云天地不故生人人偶自生耳可謂陶冶者不故為器而器偶自成乎夫比不應事未可謂喻文不稱實未可謂是也曰是喻人稟氣不能純一若爍銅之下形燔器之得火也非謂天地生人與陶冶同也與喻人皆引人事人事有體不可斷絕以目視頭頭不得動以手相足足不得不搖目與頭同形手與足同體今夫陶冶者初埏埴作器必模範為形故作之也燃炭生火必調和鑪竈故為之也及銅爍不能皆成器燔不能盡善不能故生也夫天不能故生人則其生萬物亦不能故也天地合氣物偶自生矣夫耕耘播種故為之也及其成與不熟偶自然也何以驗之如天故生萬物當令其相親愛不當令之相賊害也或曰五行之氣天生萬物以萬物含五行之氣五行之氣更相賊害曰天自當以一行之氣生萬物令之相親愛不

當令五行之氣反使相賊害也或曰欲為之用故令相賊害賊害相成也故天用五行之氣生萬物人用萬物作萬事不能相制不能相使不相賊害不成為用金不賊木木不成用火不爍金金不成器故諸物相賊相利含血之蟲相勝服相齧噬相啖食者皆五行氣使之然也曰天生萬物欲令相為用不得不相賊害也則生虎狼蝮蛇及蜂蠆之蟲皆賊害人天又欲使人為之用邪且一人之身含五行之氣故一人之行有五常之操五常五常之道也五藏在內五行氣俱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懷五行之氣輒相賊害一人之身曾懷五藏自相賊也一人之操行義之心自相害也且五行之氣相賊害含血之蟲相勝服其驗何在曰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勝土故犬與牛羊為虎所服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已火也其禽蛇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馬也水勝火故豕食蛇火為水所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曰審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亦有不相勝之効午馬也子鼠也酉雞也卯兔也水勝火鼠何不逐馬金勝木雞何不啄兔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土勝水牛羊何不殺豕巳蛇也申猴

也火勝金蛇何不食獼猴獼猴者畏鼠也嚙獼猴者
犬也鼠水獼猴金也水不勝金獼猴何故畏鼠也戌
土也申猴也土不勝金猴何故畏犬東方木也其星
倉龍也西方金也其星白虎也南方火也其星朱鳥
也北方水也其星玄武也天有四星之精降生四獸
之體含血之蟲以四獸為長四獸含五行之氣最較
著案龍虎交不相賊鳥龜會不相害以四獸驗之以
十二辰之禽效之五行之蟲以氣性相刻則尤不相
應凡萬物相刻賊含血之蟲則相服至於相啖食者
自以齒牙頓利筋力優劣動作巧便氣勢勇桀若人

之在世勢不與適力不均等自相勝服以力相服則
以刃相賊矣夫人以刃相賊猶物以齒角爪牙相觸
刺也力強角利勢烈牙長則能勝氣微爪短誅膽小
距頓則服畏也人有勇怯故戰有勝負勝者未必受
金氣負者未必得木精也孔子畏陽虎卻行流汗陽
虎未必色白孔子未必面青也鷹之擊鳩雀鷓之啄
鵠鴈未必鷹鷓生於南方而鳩雀鵠鴈產於西方也
自是筋力勇怯相勝服也一堂之上必有論者一鄉之
中必有訟者訟必有曲直論必有是非非而曲者為
負是而直者為勝亦或辯口利舌辭喻橫出為勝或

詘弱綴跲蹇不比者為負以舌論訟猶以劍戟鬪也利劍長戟手足健疾者勝頓刃短矛手足緩留者負夫物之相勝或以勸力或以氣勢或以巧便小有氣勢口足有便則能以小而制大大無骨力角翼不勁則以大而服小鵠食蝟皮博勞食蛇蝟蛇不便也蚊虻之力不如牛馬牛馬困於蚊虻蚊虻乃有勢也鹿之角足以觸犬獼猴之手足以搏鼠然而鹿制於犬獼猴服於鼠角爪不利也故十年之牛為牧豎所驅長仞之象為越僮所鉤無便故也故夫得其便也則以小能勝大無其便也則以彊服於羸也

竒怪篇

儒者稱聖人之生不因人氣更稟精於天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姁高母吞燕卵而生高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跡而生后稷故周姓曰姬詩曰不坼不副是生后稷說者又曰禹高逆生闔母背而出后稷順生不坼不副不感動母體故曰不坼不副逆生者子孫逆死順生者子孫順亡故桀紂誅死紂王奪邑言之有頭足故人信其說明事以驗證故人然其文讖書又言堯母慶都野出赤龍感已遂生堯高祖本紀言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

冥太公往視見蛟龍於上已而有身遂生高祖其言
神驗文又明著世儒學者莫謂不然如實論之虛妄
言也彼詩言不埤不副言其不感動母體可也言其
闔母背而出妄也夫蟬之生復育也闔背而出天之
生聖子與復育同道乎兔吮毫而懷子及其子生從
口而出案禹母吞薏苡禹母嚙鷲卵與兔吮毫同實也
禹高之母生宜皆從口不當闔背夫如是闔背之說
竟虛妄也世間血刃死者多未必其先祖初爲人者
生時逆也秦失天下闔樂斬胡亥項羽誅子嬰秦之
先祖伯翳豈逆生乎如是爲順逆之說以驗三家之
祖誤矣且夫薏苡草也燕卵鳥也大人跡土也三者
皆形非氣也安能生人說聖者以爲稟天精微之氣
故其爲有殊絕之知令三家之生以草以鳥以土可
謂精微乎天地之性唯人爲貴則物賤矣今貴人之
氣更稟賤物之精安能精微乎夫令雉雀施氣於鴈
鵠終不成子者何也鳩雀之身小鴈鵠之形大也今
燕之身不過五寸薏苡之莖不過數尺二女吞其卵
實安能成七尺之形乎爍一鼎之銅以灌一錢之形
不能成一鼎明矣今謂大人天神故其跡巨跡之
人一鼎之爍銅也姜原之身一錢之形也使大人施

氣於姜原姜原之身小安能盡得其精不能盡得其精則后稷不能成人堯高祖審龍之子子性類父龍能乘雲堯與高祖亦宜能焉萬物生於土各似本種不類土者生不出於土土徒養育之也母之懷子猶土之育物也堯高祖之母受龍之施猶土受物之播也物生自類本種夫二帝宜似龍也且夫含血之類相與為牝牡牝牡之會皆見同類之物精感欲動乃能授施若夫牡馬見雌牛雄雀見牝雞不相與合者異類故也今龍與人異類何能感於人而施氣或曰夏之衰二龍鬪於庭吐漿於地龍亡漿在櫝而藏之至周幽王

發出龍漿化為玄龜入于後宮與處女交遂生褒姒玄龜與人異類何以感於處女而施氣乎夫玄龜所交非正故褒姒為禍周國以亡以非類妄交則有非道妄亂之子今堯高祖之母不以道接會何故二帝賢聖與褒姒異乎或曰趙簡子病五日不知人覺言我之帝所有熊來帝命我射之中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後問當道之鬼鬼曰熊羆晉二卿之先祖也熊羆物也與人異類何以施類於人而為二卿祖夫簡子所射熊羆二卿祖當亡簡子當昌之秋也簡子見之若寢夢矣空虛之象不必有實假令有之或時

熊羆先化為人乃生二卿魯公牛哀病化為虎人化
為獸亦如獸為人玄龜入後宮殆先化為人天地之
間異類之物相與交接未之有也天人同道好惡均
心人不好異類則天亦不與通人雖生於天猶蟣虱
生於人也人不好蟣虱天無故欲生於人何則異類殊
性情欲不相得也天地夫婦也天施氣於地以生物
人轉相生精微為聖皆因父氣不更稟取如更稟者
為聖高后稷不聖如聖人皆當更稟十二聖不皆然
也黃帝帝嚳帝顓頊帝舜之母何所受氣文王武王
周公孔子之母何所感吞此或時見三家之姓曰妣氏
子氏姬氏則因依放空生怪說猶見鼎湖之地而著黃
帝升天之說矣失道之意還反其字蒼頡作書與事
相連姜原履大人跡跡者基也姓當為其下土乃為
女旁巨非基跡之字不合本事疑非實也以周姬況
夏殷亦知子之與妣非燕子意以也或時禹契后稷
之母適欲懷妊遭吞薏苡燕卵履大人跡也世好奇
怪古今同情不見奇怪謂德不異故因以為姓世間
誠信因以為然聖人重疑因不復定世士淺論因不
復辨儒生是古因生其說彼詩言不坼不副者言后
稷之生不感動母身也儒生穿鑿因造禹契逆生之

說感於龍夢與神遇猶此率也堯高祖之母適欲懷妊
遭逢雷龍載雲雨而行人見其形遂謂之然夢與神
遇得聖子之象也夢見鬼合之非夢與神遇乎安得其
實野出感龍及蛟龍居上或堯高祖受富貴之命龍為
吉物遭如其上吉祥之瑞受命之證也光武皇帝產於
濟陽宮鳳皇集於地嘉禾生於屋聖人之生奇鳥吉物
之為瑞應必以奇吉之物見而子生謂之物之子是則
光武皇帝嘉禾之精鳳凰之氣歟案帝繫之篇及三代
世表禹鯀之子也高稷皆帝嚳之子其母皆帝嚳之妃
也及堯亦嚳之子帝王之妃何為適草野古時雖質
禮已設制帝王之妃何為浴於水夫如是言聖人更
稟氣於天母有感吞者虛妄之言也實者聖人自有
種世族仁如文武各有類孔子吹律自知殷後項羽
重瞳自知虞舜苗裔也五帝三王皆祖黃帝黃帝聖人本
稟貴命故其子孫皆為帝王帝王之生必有怪奇不
見於物則效於夢矣

論衡卷第三

論衡卷第四

王充

書虛篇

變虛篇

書虛篇

世信虛妄之書以為載於竹帛上者皆賢聖所傳無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諷而讀之睹真是之傳與虛妄之書相違則并謂短書不可信用夫幽冥之實尚可知沈隱之情尚可定顯文露書是非易見籠總并傳非實事用精不專無思於事也夫世間傳書諸子之語多欲立竒造異作驚目之論以駭世俗之人為譎詭之書以著殊異之名傳書言延陵季子出游見

路有遺金當夏五月有披裘而薪者季子呼薪者曰
取彼地金來薪者投鎌於地瞑目拂手而言曰何子
居之高視之下儀貌之壯語言之野也吾當夏五月
披裘而薪豈取金者哉季子謝之請問姓字薪者曰
子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名遂去不顧世以為然殆
虛言也夫季子恥吳之亂吳欲共立以為主終不肯
受去之延陵終身不還廉讓之行終始若一許由讓
天下不嫌貪封侯伯夷委國饑死不嫌貪刀鉤廉讓
之行大可以況小小難以況大季子能讓吳位何嫌
貪地遺金季子使於上國道過徐徐君好其寶劍未

之即予還而徐君死解劍帶冢樹而去廉讓之心恥

負其前志也季子不負死者棄

其寶劍何嫌一叱生人取金於地季子

未去吳乎公子也已去吳乎延陵君也公子與君出
有前後車有附從不能空行於塗明矣既不恥取金何
難使左右而煩披裘者世稱柳下惠之行言其能以
幽冥自脩潔也賢者同操故千歲交志置季子於冥
昧之處尚不取金況以白日前後備具取金於路非
季子之操也或時季子實見遺金憐披裘薪者欲以
益之或時言取彼地金欲以予薪者不自取也世俗
傳言則言季子取遺金也傳書或言顏淵與孔子俱

上魯大山孔子東南望吳昌門外有繫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昌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正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以精神不能若孔子彊力自極精華竭盡故早夭死世俗聞之皆以為然如實論之殆虛言也案論語之文不見此言考六經之傳亦無此語夫顏淵能見千里之外與聖人同孔子諸子何諱不言蓋人目之所見不過十里過此不見非所明察遠也傳曰太山之高巍然去之百里不見蝨螺遠也案魯去吳千有餘里使離朱望之終不能見況使顏淵何能審之如才庶幾者明目異於人則世宜稱亞聖不宜言離朱人目之視也物大者易察小者難審使顏淵處昌門之外望太山之形終不能見況從太山之上察白馬之色色不能見明矣非顏淵不能見孔子亦不能見也何以驗之耳目之用均也目不能見百里則耳亦不能聞也陸賈曰離婁之明不能察帷薄之內師曠之聰不能聞百里之外昌門之與太山非直帷薄之內百里之外也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脉而死舉鼎用力力由筋脉筋脉不堪絕傷而死道理宜也今顏淵用

目望遠望遠目睛不任且盲眇髮白齒落非其致也
髮白齒落用精於學勤力不休氣力竭盡故至於死
伯竒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伯竒用憂而顏
淵用睛暫望倉卒安能致此儒書言舜葬於蒼梧禹
葬於會稽者巡狩年老道死邊土聖人以天下為家
不別遠近不殊內外故遂止葬夫言舜禹實也言其
巡狩虛也舜之與堯俱帝者也共五千里之境同四
海之內二帝之道相因不殊堯典之篇舜巡狩東至
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恒山以為四嶽者四
方之中諸侯之來並會嶽下幽深遠近無不見者聖
人舉事求其宜適也禹王如舜事無所改巡狩所至
以復如舜舜至蒼梧禹到會稽非其實也實舜禹之
時鴻水未治堯傳於舜舜受為帝與禹分部行治鴻
水堯崩之後舜老亦以傳於禹禹南治水死於蒼梧
禹東治水死於會稽賢聖家天下故因葬焉吳君高
說會稽本山名夏禹巡守會計於此山因以名郡故
曰會稽夫言因山名郡可也言禹巡狩會計於此山
虛也巡狩本不至會稽安得會計於此山且聽君高
之說誠會稽為會計禹到南方何所會計如禹始東
死於會稽舜亦巡狩至於蒼梧安所會計百王治定

則出巡巡則輒會計是則四方之山皆會計也百王
太平升封太山太山之上封可見者七十有二紛綸
湮滅者不可勝數如審帝王巡狩則輒會計會計之
地如太山封者四方宜多夫郡國成名猶萬物之名
不可說也獨為會稽立歟周時舊名吳越也為吳越
立名從何往哉六國立名狀當如何天下郡國且百餘
縣邑出萬鄉亭聚里皆有號名賢聖之才莫能說君
高能說會稽不能辨定方名會計之說未可姓也巡
狩考正法度禹時吳為裸國斷髮文身考之無用會
計如何傳書言舜葬於蒼梧象為之耕禹葬會稽鳥
為之田蓋以聖德所致天使鳥獸報祐之也世莫不
然者實之殆虛言也夫舜禹之德不能過堯堯葬於
冀州或言葬於崇山冀州鳥獸不耕而鳥獸獨為舜
禹耕何天恩之偏駁也或曰舜禹治水不得寧處故
舜死於蒼梧禹死於會稽勤苦有功故天報之遠離
中國故天痛之夫天報舜禹使鳥田象耕何益舜禹
天欲報舜禹宜使蒼梧會稽常祭祀之使鳥獸田耕不
能使人祭祭加舜禹之墓田施人民之家天之報祐聖人
何其拙也且無益哉由此言之鳥田象耕報祐舜禹非
其實也實者蒼梧多象之地會稽衆鳥所居禹貢曰彭

蟲既渚陽鳥攸居天地之情鳥獸之行也象自蹈土鳥
自食苹土蹶草盡若耕田狀壤靡泥易人隨種之世
俗則謂為舜禹田海陵麋田若象耕狀何嘗帝王葬海
陵者邪傳書言吳王夫差殺伍子胥煮之於鑊乃以
鷓夷橐投之於江子胥恚恨驅水為濤以溺殺人今
時會稽丹徒大江錢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廟蓋欲慰
其恨心止其猛濤也夫言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實
也言其恨恚驅水為濤者虛也屈原懷恨自投湘江
湘江不為濤申徒狄蹈河而死河水不為濤世人必
曰屈原申徒狄不能勇猛力怒不如子胥夫衛殖子
路而漢烹彭越子胥勇猛不過子路彭越然二士不
能發怒於鼎鑊之中以烹湯菹汁潘從旁子胥亦自
先入鑊乃入江在鑊中之時其神安居豈怯於鑊湯
勇於江水哉何其怒氣前後不相副也且投於江中何
江也有丹徒大江有錢唐浙江有吳通陵江或言投
於丹徒大江無濤欲言投於錢唐浙江浙江山陰江
上虞江皆有濤三江有濤豈分橐中之體散置三江
中乎人若恨恚也仇讎未死子孫遺在可也今吳國
已滅夫差無類吳為會稽立置太守子胥之神復何
怨苦為濤不止欲何求索吳越在時分會稽郡越治

山陰吳都今吳餘暨以南屬越錢唐以北屬吳錢唐之江兩國界也山陰上虞在越界中子胥入吳之江為濤當自上吳界中何為入越之地怨恚吳王發怒越江違失道理無神之驗也且夫水難驅而人易從也生任筋力死用精魂子胥之生不能從生人營衛其身自令身死筋力消絕精魂飛散安能為濤使子胥之類數百千人乘舡渡江不能越水一子胥之身煮湯鑊之中骨肉糜爛成為羹茹何能有害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趙簡子殺其臣莊子義其後杜伯射宣王莊子義害簡子事理似然猶為虛言今子胥不能自體為杜伯子義之事以報吳王而驅水往來豈報讎之義有知之驗哉俗語不實成為丹青丹青之文賢聖惑焉夫地之有百川也猶人之有血脉也血脉流行汎揚動靜自有節度百川亦然其朝夕往來猶人之呼吸氣出入也天地之性上古有之經曰江漢朝宗于海唐虞之前也其發海中之時漾馳而已入三江之中殆小淺狹水激沸起故騰為濤廣陵曲江有濤文人賦之大江浩洋曲江有濤竟以隘狹也吳殺其身為濤廣陵子胥之神竟無知也溪谷之深流者安洋淺多沙石激揚為瀨夫濤瀨一也謂子胥為濤誰居

溪谷為瀨者乎案濤入三江岸沸踊中央無聲必以子胥為濤子胥之身聚岸灌也濤之起也隨月盛衰小大滿損不齊同如子胥為濤子胥之怒以月為節也三江時風揚疾之波亦溺殺人子胥之神復為風也秦始皇渡湘水遭風問湘山何祠左右對曰堯之女舜之妻也始皇太怒使刑徒三千人斬湘山之樹而履之夫謂子胥之神為濤猶謂二女之精為風也傳書言孔子嘗泗水之葬泗水為之却流此言孔子之德能使水却不湍其墓也世人信之是故儒者稱論皆言孔子之後當封以泗水却流為證如原省之

殆虛言也夫孔子死孰與其生生能操行慎道應天死操行絕天祐至德故五帝三王招致瑞應皆以生存不以死亡孔子生時推排不容故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生時無祐死反有報乎孔子之死五帝三王之死也五帝三王無祐孔子之死獨有天報是孔子之魂聖五帝之精不能神也泗水無知為孔子却流天神使之然則孔子生時天神不使人尊敬如泗水却流天欲封孔子之後孔子生時功德應天天不封其身乃欲封其後乎是蓋水偶自却流江河之流有回復之處百川之行或易道更路與却

流無以異則泗水却流不為神怪也傳書稱魏公子之德仁惠下士兼及鳥獸方與客飲有鷓擊鳩鳩走巡於公子案下鷓追擊殺於公子之前公子恥之即使人多設羅得鷓數十枚責讓以擊鳩之罪擊鳩之鷓低頭不敢仰視公子乃殺之世稱之曰魏公子為鳩報仇此虛言也夫鷓物也情心不同音語不通聖人不能使鳥獸為義理之行公子何人能使鷓低頭自責鳥為鷓者以千萬數向擊鳩去安可復得能低頭自責是聖鳥也曉公子之言則知公子之行矣知公子之行則不擊鳩於其前人猶不能改過鳥與人異

謂之能悔世俗之語失物類之實也或時公子實捕鷓鷓得人持其頭變折其頸疾痛低垂不能仰視緣公子惠義之人則因褒稱言鷓服過蓋言語之次空生虛妄之美功名之下常有非實之加傳書言齊相公妻姑姊妹七人此言虛也夫亂骨肉犯親戚無上下之序者禽獸之性則亂不知倫理案桓公九合諸侯正天下道之以德將之以威以故諸侯服從莫敢不率非內亂懷鳥獸之性者所能為也夫率諸侯朝事王室恥上無勢而下無禮也外恥禮之不存內何犯禮而自壞外內不相副則功無成而威不立矣世稱

桀紂之惡不言淫於親戚實論者謂於桀紂惡徼於
亡秦亡秦泊於王莽無淫亂之言相公妻姑姊妹七人
是惡於桀紂而過重於秦莽也春秋采毫毛之美貶
纖芥之惡相公惡大不貶何哉魯文姜齊襄公之妹
也襄公通焉春秋經曰莊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
于郕春秋何尤於襄公而書其奸何宥於相公隱而
不譏如經失之傳家左丘明公羊穀梁何諱不言案
相公之過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有五公子爭立
齊亂公薨三月乃赴世聞內嬖六人嫡庶無別則言
亂於姑姊妹七人矣傳書言齊相公負婦人而朝諸

侯此言相公之淫亂無禮甚也夫相公大朝之時負
婦人於背其游宴之時何以加此方脩士禮崇厲肅
敬負婦人於背何以能率諸侯朝事王室葵丘之會
相公驕矜當時諸侯畔者九國睚眦不得一有所九國
畔去況負婦人淫亂之行何以肯留或曰管仲告諸
侯吾君背有疽創不得婦人瘡不衰愈諸侯信管仲
故無畔者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孔子當時諸侯
十人以上必知方術治疽不用婦人管仲為君諱也
諸侯知苟為君朝而欺已必恚怒而畔去何以能久
統會諸侯成功於霸或曰相公實無道任賢相管仲

故能霸天下夫無道之人與狂無異信讒遠賢反害
仁義安能任管仲能養人令之成事桀殺關龍逢紂殺
王子比干無道之君莫能用賢使管仲賢桓公不能用
管仲故知桓公無亂行也有賢明之君故有貞良之臣
臣賢君明之驗奈何謂之有亂難曰衛靈公無道之
君時知賢臣管仲為輔何明桓公不為亂也夫靈公
無道任用三臣僅以不喪非有功行也桓公尊九九
之人拔甯戚於車下責苞茅不貢運兵攻楚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千世一出之主也而云負婦人於背虛
矣說尚書者曰周公居攝帶天子之綬戴天子之冠

負宸南面而朝諸侯戶牖之間曰宸南面之坐位也
負宸南面卿坐宸在後也桓公朝諸侯之時或南面
坐婦人立於後也世俗傳云則曰負婦人於背矣此
則夔一足宋丁公鑿井得一人之語也唐虞時夔為
大夫性知音樂調聲悲善當時人曰調樂如夔一足
矣世俗傳言夔一足案秩宗官缺帝舜博求衆稱伯
夷伯夷稽首讓子夔龍秩宗卿官漢之宗正也斷足足
非其理也且一足之人何用行也夏后孔甲田于東
冀一作莫山天雨晦冥入于民家主人方乳或曰后來
之子必貴或曰不勝之子必賤孔甲曰為余子孰能

賤之遂載以歸折撩斧斬其足卒為守者孔甲之欲貴
之子有餘力矣斷足無宜故為守者今夔一足無因
趨步坐調音樂可也秩宗之官不宜一足猶守者斷
足不可貴也孔甲不得貴之子伯夷不得讓於夔焉
宋丁公者宋人也未鑿井時常有寄汲計之日去一
人作自鑿井後不復寄汲計之日得一人之作故曰
宋丁公鑿井得一人俗傳言曰丁公鑿井得一人於
井中夫人生於人非生於土也穿土鑿井無為得人
推此以論負婦人之語猶此類也負婦人而坐則云
婦人在背知婦人在背非道則生管仲以婦人治疽
之言矣使桓公用婦人徹胤服婦人於背女氣瘡可
去以婦人治疽方朝諸侯桓公重衣婦人襲裳女氣
分隔負之何益桓公思士作庭燎而夜坐以思致士
反以白日負婦人見諸侯乎傳書言聶政為嚴翁仲
刺殺韓王此虛也夫聶政之時韓列侯也列侯之三
年聶政刺韓相俠累十二年列侯卒與聶政殺俠累相
去十七年而言聶政刺殺韓王短書小傳竟虛不可
信也傳書又言燕太子丹使刺客荊軻刺秦王不得
誅死後高漸麗復以擊筑見秦王秦王說之知燕太
子之客乃冒其眼使之擊筑漸麗乃置鉉於筑中以

為重當擊筑秦王膝進不能自禁漸麗以筑擊秦王
顛秦王病傷三月而死夫言高漸麗以筑擊秦王實
也言中秦王病傷三月而死虛也夫秦王者秦始皇
帝也始皇二十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始皇始皇殺
軻明矣二十一年使將軍王翦攻燕得太子首二十
五年遂伐燕而虜燕王嘉後不審何年高漸麗以筑
擊始皇不中誅漸麗當二十七年游天下到會稽至
琅邪北至勞盛山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到沙丘平
臺始皇崩夫讖書言始皇還到沙丘而亡傳書又言
病筑瘡三月而死於秦一始皇之身世或言死於沙
丘或言死於秦其死言怕病瘡傳書之言多失其實
世俗之人不能定也

變虛篇

傳書曰宋景公之時熒惑守心公懼召子韋而問之
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
禍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
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
誰為也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民饑必死
為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治也其誰以我為君者乎
是寡人命固盡也子母復言子韋退走北面再拜曰

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耳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
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命二十一年公曰奚
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有三賞星必三徙三徙行七
星星當一年三七二十一故君命延二十一歲臣請
伏於殿下以伺之星必不徙臣請死可是夕也火星
果徙三舍如子韋之言則延年審得二十一歲矣星
徙審則延命延命明則景公為善天祐之也則夫世
間人能為景公之行者則必得景公祐矣此言虛也
何則皇天遷怒使熒惑本景公身有惡而守心則雖
聽子韋言猶無益也使其不為景公則雖不聽子韋
之言亦無損也齊景公時有彗星使人禳之晏子曰
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闇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
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
之穢禳之何益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
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回德方國將至何
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
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
止齊君欲禳彗星之凶猶子韋欲移熒惑之禍也宋
君不聽猶晏子不肯從也則齊君為子韋晏子為宋
君也同變共禍一事二人天猶賢宋君使熒惑徙三

舍延二十一年，慧不多一作。晏子使慧消而增其壽，何天祐善偏駁不齊一也。人君有善行，善行動於心，善言出於意，同由共本，一氣不異。宋景公出三善言，則其先三善言之前，必有善行也。有善行必有善政，政善則嘉瑞臻，福祥至，熒惑之星無為守心也。使景公有失誤之行，以致惡政，惡政發則妖異見，熒惑之守心，桑穀之生朝，高宗消桑穀之變，以政不以言。景公卻熒惑之異，亦宜以行。景公有惡行，故熒惑守心，不改政修行，坐出三善言，安能動天。天安肯應，何以效之。使景公出三惡言，能使熒惑守心乎。夫三惡言不能

使熒惑食心，三善言安能使熒惑退徙。三舍以三善言獲二十一年，如有百善言，得千歲之壽乎。非天祐善之意，應誠為福之實也。子韋之言天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夫天體也，與地無異，諸有體者耳，咸附於首，體與耳殊，未之有也。天之去人高數萬里，使耳附天，聽數萬里之語，弗能聞也。人坐樓臺之上，察地之蝼蟻，尚不見其體，安能聞其聲。何則，蝼蟻之體細不若人形，大聲音孔氣不能達也。今天之崇高，非直樓臺，人體比於天，非若蝼蟻於人也。謂天非若蝼蟻於人也，謂天聞人言，隨善惡為吉凶。

誤矣。四夷入諸夏，因譯而通。同形均氣，語不相曉。雖五帝三王，不能去譯。獨曉四夷，況天與人異體。音與人殊乎？人不曉天所為，天安能知人所行？使天體乎耳？高不能聞人言，使天氣乎？氣若雲煙，安能聽人辭說？災變之家曰：人在天地之間，猶魚在水中矣。其能以行動天地，猶魚鼓而振水也。魚動而水蕩，氣變此非實事也。假使真然，不能至天。魚長一尺，動於水中，振旁側之水，不過數尺。大若不過與人同，所振蕩者不過百步。而一里之外，澹然澄靜，離之遠也。令人操行變氣，遠近宜與魚等。氣應而變，宜與水均。以七尺之

細形，形中之微氣，不過與一鼎之蒸汽同。從下地上變，皇天何其高也。且景公賢者也，賢者操行上不及聖，下不過惡人。世間聖人莫不堯舜，惡人莫不桀紂。堯舜操行多善，無移熒惑之效。桀紂之政多惡，有反景公脫禍之驗。景公出三善言，延年二十一歲。是則堯舜宜獲千歲，桀紂宜為殤子。今則不然，各隨年壽也。且子韋之言曰：熒惑，天使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若民者，天使熒惑加禍於景公也。如何可移於將相若歲與國民乎？天之有熒惑也，猶王者之有方伯也。

諸侯有當死之罪使方伯圍守其國國君問罪於臣
臣明罪在君雖然可移於臣子與人民設國君計其
言令其臣歸罪於國方伯聞之肯聽其言釋國君之
罪更移以付國人乎方伯不聽者自國君之罪非國
人之辜也方伯不聽自國君之罪熒惑安肯移禍於
國人若此子韋之言妄也曰景公聽乎言庸何能動
天使諸侯不聽其臣言引過自予方伯聞其言釋其
罪委之去乎方伯不釋諸侯之罪熒惑安肯徙去三
舍夫聽與不聽皆無福善星徙之實未可信用天人
同道好惡不殊人道不然則知天無驗矣宋衛陳鄭

之俱災也氣變見天梓慎知之請於子產有以除之
子產不聽天道當然人事不能卻也使子產聽梓慎
四國能無災乎堯遭鴻水時臣必有梓慎子韋之知
矣然而不卻除者堯與子產同心也案子韋之言曰
熒惑天使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審如此言禍不可
除星不可卻也若夫寒温失和風雨不時政事之家
謂之失誤所致可以善政賢行變而復也若熒惑守
心若必死猶亡禍安可除修政改行安能卻之善政
賢行尚不能卻出虛華之三言謂星卻而禍除增壽
延年享長久之福誤矣觀子韋之言景公言熒惑之

禍非寒暑風雨之類身死命終之祥也國且亡身且死祲氣見於天容色陽於面而有容色雖善操行不能滅死徵已見也在體之色不可以言行滅在天之妖安可以治除乎人病且死色見於面人或謂之曰此必死之徵也雖然可移於五鄰若移於奴役當死之人正言不可容色肯為善言之故滅而當死之命肯為之長乎氣不可滅命不可長然則熒惑安可卻景公之年安可增乎由此言之熒惑守心未知所為故景公不死也且言星徙三舍者何謂也星三徙於一舍乎一徙歷於三舍也案子韋之言曰君有君人之

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若此星竟徙三舍也夫景公一坐有三善言星徙三舍如有十善言星徙十舍乎熒惑守心為善言卻如景公復出三惡言熒惑食心乎為善言卻為惡言進無善無惡熒惑安居不行動乎或時熒惑守心為旱災不為君薨子韋不知以為死禍信俗至誠之感熒惑之處星必偶自當去景公自不死世則謂子韋之言審景公之誠感天矣亦或時子韋知星行度適自去自以著己之知明君臣推讓之所致見星之數七因言星七舍復得二十一年因以星舍計年之數是與齊太卜無以異

也齊景公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晏子
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道何能對曰能動地
地固可動乎晏子嘿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鉤
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
見公臣非能動地地固將自動夫子韋言星徙猶太
卜言地動也地固且自動太卜言已能動之星固將
自徙子韋言君能徙之使晏子不言鉤星在房心則
太卜之姦對不覺宋無晏子之知臣故子韋之一言
遂爲其是案子韋書錄序奉亦言子韋曰君出三善言
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舍不言三或時星當自
去子韋以爲驗實動離舍世增言三既空增三舍之
數又虛生二十一年之壽也

論衡卷第四

論衡卷第五

異虛篇

異虛篇

王充

感虛篇

殷高宗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高宗召其相而問之相曰吾雖知之弗能言也問祖己祖己曰夫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朝亡乎高宗恐駭側身而行道思索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義興滅國繼絕世舉佚民桑穀亡三年之後諸侯以譯來朝者六國遂享百年之福高宗賢君也而感桑穀生而問祖己行祖己之言修政改行桑穀之妖亡諸侯朝而年長

久脩善之義篤故瑞應之福渥此虛言也祖己之言朝當亡哉夫朝之當亡猶人當死人欲死怪出國欲亡期盡人死命終死不復生亡不復存祖己之言政何益於不亡高祖之脩行何益於除禍夫家人見凶脩善不能得吉高宗見妖改政安能除禍除禍且不能況能招致六國延期至百年乎故人之死生在於命之夭壽不在行之善惡國之存亡在期之長短不在於政之得失案祖己之占桑穀為亡之妖亡象已見雖脩孝行其何益哉何以效之魯昭公之時鸛鵒來巢師已採文成之世童謠之語有鸛鵒之言見今

有來巢之驗則占謂之凶其後昭公為季氏所逐出於齊國果空虛都有虛驗故野鳥來巢師已處之禍意如古使昭公聞師己之言脩行政政為善居高宗之操終不能消何則鸛鵒之謠已兆出奔之禍已成也鸛鵒之兆已出於文成之世矣根生葉安得不茂源發流安得不廣此尚為近未足以言之夏將衰也二龍戰於庭吐漿而去夏王積而藏之夏亡傳於殷殷亡傳於周皆莫之發至幽王之時發而視之漿流于庭化為玄龜走入後宮與婦人交遂生褒姒褒姒歸周厲王惑亂國遂滅亡幽厲王之去夏世以為千數歲

二龍戰時幽厲褒姒等未爲人也問亡之妖已出久矣妖出禍安得不就瑞見福安得不至若二龍戰時言曰余褒之二君也是則褒姒當生之驗也龍稱褒褒姒不得生生則厲王不得不惡惡則國不得不亡徵已見雖五聖十賢相與卻之終不能消善惡同實善祥出國必興惡祥見朝必亡謂惡異可以善行除是謂善瑞可以惡政滅也河源出於崑崙其流播於九河使堯禹卻以善政終不能還者水勢當然人事不能禁也河源不可禁二龍不可除則桑穀不可卻也王命之當興也猶春氣之當爲夏也其當亡也

猶秋氣之當爲冬也見春之微葉知夏有莖葉觀秋之零實知冬之枯萃桑穀之生其猶春葉秋實也必然猶驗之今詳修政改行何能除之夫以周亡之祥見於夏時又何以知桑穀之生不爲紂亡出乎或時祖已言之信野草之占失遠近之實高宗問祖已之後側身行道六國諸侯偶朝而至高宗之命自長未終則謂起桑穀之問改政脩行享百年之福矣夫桑穀之生殆爲紂出亦或時吉而不凶故殷朝不亡高宗壽長祖已信野草之占謂之當亡之徵漢孝武皇帝之時獲白麟戴兩角而共觝使謁者終軍議之軍

曰夫野獸而共一角象天下合同為一也麒麟野獸也桑穀野草也俱為野物獸草何別終軍謂獸為吉祖已謂野草為凶高宗祭成湯之廟有蜚雉升鼎而雉祖已以為遠人將有來者說尚書家謂雉凶議駁不同且從祖已之言雉來吉也雉伏於野草之中草覆野鳥之形若民人處草廬之中可謂其人吉而廬凶乎民人入都不謂之凶野草生朝何故不吉雉則民人之類如謂含血者吉長狄來至是吉也何故謂之凶如以從夷狄來者不吉介葛盧來朝是凶也如以草木者為凶朱草蓂莢出是不吉也朱草蓂莢皆草

也宜生於野而生於朝是為不吉何故謂之瑞一野之物來至或出吉凶異議朱草蓂莢善草故為吉則是以善惡為吉凶不以都野為好醜也周時天下太平越嘗獻雉於周公高宗得知而吉雉亦草野之物何以為吉如以雉所分有似於土則麇亦仍有似君子公孫術得白鹿占何以凶然則雉之吉凶未可知則夫桑穀之善惡未可驗也桑穀或善物象遠方之士將皆立於高宗之廟故高宗獲吉福享長久也說災異之家以為天有災異者所以譴告王者信也夫王者有過異見於國不改災見草木不改災見於五穀

不改災至身左氏春秋傳曰國之將亡鮮不五稔災見於五穀五穀安得孰不孰將亡之徵災亦有且亡五穀不孰之應夫不孰或為災或為福禍福之實未可知桑穀之言安可審論說之家著於書記者皆云天雨穀者凶書傳曰蒼頡作書天雨穀鬼夜哭此方凶惡之應和者天何用成穀之道從天降而和且猶謂之善況所成之穀從雨下乎極論訂之何以為凶夫陰陽和則穀稼成不則被災害陰陽和者穀之道也何以謂之凶絲成帛縷成布賜人絲縷猶為重厚況遺人以成帛與織布乎夫絲縷猶陰陽帛布猶成

穀也賜人帛不謂之惡天與之穀何故謂之凶夫則穀吉凶未可定桑穀之言未可知也使暢草生於周之時天下太平人來獻暢草暢草亦草野之物也與彼桑穀何異如以夷狄獻之則為吉使暢草生於周家肯謂之善乎夫暢草可以燻釀芬香暢達者將登灌暢降神設自生於周朝與嘉禾朱草蓂莢之類不殊矣然則桑亦食蠶蠶為絲絲為帛帛為衣衣以入宗廟為朝服與暢無異何以謂之凶衛獻公太子至靈臺地遶左輪御者曰太子下拜吾聞國君之子地遶輪輪左者速得國太子遂不下反乎舍御人見太

子太子曰吾聞為人子者盡和順於君不行私欲共
嚴承令不逆君安今吾得國是君失安也見國之利
而忘君安非子道也得國而拜其非君欲廢子道者不
孝逆君欲則不忠而欲我行之殆吾欲國之危明也投
殿將死其御止之不能禁遂伏劍而死夫蛇繞左輪
審為太子速得國太子宜不死獻公宜疾薨今獻公
不死太子伏劍御者之占俗之虛言也或時蛇為太
子將死之妖御者信俗之占故失吉凶之實夫桑穀
之生與蛇繞左輪相似類也蛇至實凶御者以為吉
桑穀實吉祖己以為凶禹南濟於江有黃龍負舟舟

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嘻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
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
龍猶蠃蚘也龍去而亡案古今龍至皆為吉而禹獨
謂黃龍凶者見其負舟舟中之人恐也夫以桑穀比
於龍吉凶雖及蓋相似野草生於朝尚為不吉殆有
若黃龍負舟之異故為吉而殷朝不亡晉文公將與
楚成王戰於城濮彗星出楚楚操其柄以問咎犯咎
犯對曰以彗鬪到之者勝文公夢與成王搏成王在
上監其腦問咎犯咎犯曰君得天而成王伏其罪戰
必大勝文公從之大破楚師嚮令文公問庸臣必曰

不勝何則彗星無吉搏在上無凶也夫桑穀之占占
為凶猶晉當彗末搏在下為不吉也然而吉者殆有
若對彗見天之詭故高宗長久殷朝不亡使文公不
問咎犯咎犯不明其吉戰以大勝世人將曰文公以
至賢之德破楚之無道天雖見妖即有凶夢猶滅妖
消凶以獲福殷無咎犯之異知而有祖已信常之占
故桑穀之文傳世不絕轉禍為福之言到今不實

感虛篇

儒者傳書言堯之時十日並出萬物焦枯堯上射十日九
日去一日常出此言虛也夫人之射也不過百步矢
力盡矣日之行也行天星度天之去人以萬里數堯
上射之安能得日使堯之時天地相近不過百步則
堯射日夫能及之過百步不能得也假使堯時天地
相近堯射得之猶不能傷日傷日何肯去何則日火
也使在地之火附一把炬人從旁射之雖中安能滅
之地火不為見射而滅天火何為見射而去此欲言
堯以精誠射之精誠所加金石為虧蓋誠無堅則亦
無遠矣夫水與火各一性也能射火而滅之則當射
水而除之洪水之時流濫中國為民大害堯何不推
精誠射而除之堯能射日使火不為害不能射河使

水不為言夫射水不能卻水則知射日之語虛非實也或曰日氣也射雖不及精誠滅之夫天亦遠使其為氣則與日月同使其為躰則與金石等以堯之精誠滅日虧金石上射日則能穿天乎世稱桀紂之惡射天而毆地譽高宗之德政消桑穀今堯不能以德滅十日而必射之是德不若高宗惡與桀紂同也安能以精誠獲天之應也傳書言武王伐紂渡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瞋目而麾之曰余在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霽波罷此言虛也武王渡孟津時士衆

喜樂前歌後舞天人同應人喜天怒非實宜也前歌後舞未必其實麾風而止之迹近為虛夫風者氣也論者以為天地之號令也武王誅紂是乎天當安靜以祐之如誅紂非乎而天風者怒也武王不奉天令求索已過瞋目言曰余在天下誰敢害吾者重天怒增已之惡也風何肯止父母怒子不改過瞋目大言父母肯賞之乎如風天所為禍氣自然是亦無知不為瞋目麾之故止夫風猶雨也使武王瞋目以旄麾雨而止之乎武王不能止雨則亦不能止風或時武王適麾之風偶自止世褒武王之德則謂武王能止

風矣傳書言魯襄公與韓戰戰酣日暮公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此言虛也凡人能以精誠感動天專心一意委務積神精通于天天為變動然尚未可謂然襄公志在戰為日暮一麾安能令日反使聖人麾日日終不反襄公何人而使日反乎鴻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有風雨夫星與日月同精日月不從星星輒復變明日月行有常度不得從星之好惡也安得從襄公之所欲星之在天也為日月舍猶地有郵亭為長吏解也二十八舍有分度一舍十度或增或減言日反三舍乃三十度也日日行一度一麾之間反三十日時所在度也如謂舍為度三度亦三日行也一麾之間今日却三日也宋景公推誠出三善言熒惑徙三舍實論者猶謂之虛襄公爭鬪惡日之暮以此一戈麾無誠心善言日為之反殆非其意哉且日火也聖人麾火終不能卻襄公麾日安能使反或時戰時日正卯戰迷謂日之暮麾之轉左曲道日若卻世好神怪因謂之反不道所謂也傳書言荆軻為燕太子謀刺秦王白虹貫日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此言精感天天為變動也夫言白虹貫日太白蝕昴實也言荆

軻之謀衛先生之畫感動皇天故白虹貫日太白蝕
昂者虛也夫以筋撞鍾以筭擊鼓不能鳴者所用撞
擊之者小也今人之形不過七尺以七尺形中精神
欲有所為雖積銳意猶筋撞鍾筭擊鼓也安能動天
精非不誠所用動者小也且所欲害者人也人不動
天反動乎問曰人之害氣能相動乎曰不能豫讓欲
害趙襄子襄子心動貫高欲慕高祖高祖亦心動二
子懷精故兩主振感日禍變且至身自有怪非過人
所能動也何以驗之時或遭狂人於途以刃如已狂
人未必念害已身也然而已身先時已有妖怪矣由

此段是卷之四

此言之妖怪之至禍變自凶之象非欲害已者之所
為也且凶之人卜得惡兆筮得凶卦出門見不吉占
危睹禍氣禍氣見於面猶白虹太白見於天也變見
於天妖出於人上下適然自相應也傳書言燕太子丹
朝於秦不得去從秦王求歸秦王執留之與之誓曰
使日再中天雨粟令烏白頭馬生角厨門木象生肉
足乃得歸當此之時天地祐之日為再中天雨粟烏
白頭馬生角厨門木象生肉足秦王以為聖乃歸之
此言虛也燕太子丹何人而能動天聖人之拘不能
動天太子丹賢者也何能致此夫天能祐太子生諸

瑞以免其身則能和秦王之意以解其難見拘一事而易生瑞五事而難舍一事之易為五事之難何天之不憚勞也湯困夏臺文王拘羑里孔子厄陳蔡三聖之困天不能祐使拘之者睹祐知聖出而尊厚之或曰拘三聖者不與三誓三聖心不願故祐聖之瑞無因而至天之祐人猶借人以物器矣人不求索則弗與也曰太子願天下瑞之時豈有語言乎心願而已然湯閉於夏臺文王拘於羑里時心亦願出孔子厄陳蔡心願食天何不令夏臺羑里關鑰毀敗湯文涉出而粟陳蔡孔子食飽乎太史公曰世稱太子丹之

今天雨粟馬生角大抵皆虛言也太史公書漢世實事之人而云虛言近非實也傳書言杞梁氏之妻嚮城而哭城為之崩此言杞梁從軍不還其妻痛之嚮城而哭至誠悲痛精氣動城故城為之崩也夫言嚮城而哭者實也城為之崩者虛也夫人哭悲莫過雍門子雍門子哭對孟嘗君孟嘗君為之於邑蓋哭之精誠故對嚮之者悽愴感動也夫雍門子能動孟嘗之心不能感孟嘗衣者衣不知惻但不以人心相關通也今城土也土猶衣也無心腹之藏安能為悲哭感動而崩使至誠之聲能動城土則其對林木哭能折草破

木乎嚮水火而泣能涌水滅火乎夫草木水火與土無異然杞梁之妻不能崩城明矣或時城適自崩杞梁妻適哭下世好虛不原其實故崩城之名至今不滅傳書言鄒衍無罪見拘於燕當夏五月仰天而歎天為隕霜此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無以異也言其無罪見拘當夏仰天而歎實也言天為之雨霜虛也夫萬人舉口並解吁嗟猶未能感天鄒衍一人寃而壹歎安能下霜鄒衍之寃不過曾子伯竒曾子見疑而吟伯竒被逐而歌疑與拘同吟歌與歎等曾子伯竒不能致寒鄒衍何人獨能雨霜被逐之寃尚未足言申生伏劍子胥刎頸實孝而賜死誠忠而被誅且臨死時皆有聲辭聲辭出口與仰天歎無異天不為二子感動獨為鄒衍動豈天痛見拘不悲流血哉伯竒寃痛相似而感動不同也夫爇一炬火爨一釜水終日不能熱也倚一尺冰置庖厨中終夜不能寒也何則微小之感不能動大巨也今鄒衍之歎不過如一炬尺冰而皇天巨大不徒鑊水庖厨之醜類也一仰天歎天為隕霜何天之易感霜之易降也夫哀與樂同喜與怒均衍興怨痛使天下霜使衍蒙非望之貴仰天而笑能以冬時使天熱乎變復之家曰人君秋賞則

溫夏罰則寒寒不累時則霜不降溫不兼日則冰不
釋一夫寃而一歎天輒下霜何氣之易變時之易轉
也寒溫自有時不合變復之家且從變復之說或時
燕王好用刑寒氣應至而衍囚拘而歎歎時霜適自
下世見適歎而霜下則謂鄒衍歎之致也傳書言師
曠奏白雪之曲而神物下降風雨暴至平公因之癘
病晉國赤地或言師曠清角之曲一奏之有雲從西
北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墜廊
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乎廊室晉國大旱赤地三
年平公癘病夫白雪與清角或同曲而異名其禍敗
同一實也傳書之家載以為是世俗觀見信以為然
原省其實殆虛言也夫清角何音之聲而致此清角
木音也故致風而如木為風雨與風俱三尺之木數
絃之聲感動天地何其神也此復一哭崩城一歎下
霜之類也師曠能鼓清角必有所受非能質性生出
之也其初受學之時宿昔習弄非直一再奏也審如
傳書之言師曠學清角時風雨當至也傳書言瓠芭
鼓瑟淵魚出聽師曠鼓琴六馬仰秣或言師曠鼓清
角一奏之有玄鶴二八自南方來集於廊門之危再
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

聲聲吁于天平公大悅坐者皆喜尚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此雖奇怪然尚可信何則鳥獸好悲聲耳與人耳同也禽獸見人欲食亦欲食之聞人之樂何為不樂然而魚聽仰秣玄鶴延頸百獸率舞蓋且其實風雨之至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癘病殆虛言也或時奏清角時天偶風雨風雨之後晉國適旱平公好樂喜笑過度偶發癘病傳書之家信以為然世人觀見遂以為實實者樂聲不能致此何以驗之風雨暴至是陰陽亂也樂能亂陰陽則亦能調陰陽也王者何須脩身正行擴施善政使鼓調陰陽之曲和氣自至太平自立矣傳書言湯遭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自責以六過天乃雨或言五年禱辭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

天以一人之不敏使

上帝鬼神傷民

之命於是剪其髮麗其手自以為牲用祈福於上帝上帝甚說時雨乃至言湯以身禱於桑林自責若言剪髮麗手自以為牲用祈福於帝者實也言雨至為湯自責以身禱之故殆虛言也孔子疾病子路請禱孔子曰有諸子路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孔子曰丘之禱久矣聖人脩身正行素禱之日久天地鬼神知其無罪故曰禱久矣易曰大人與天地合

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叙與鬼神合其吉凶
此言聖人與天地鬼神同德行也即須禱以得福是
不同也湯與孔子俱聖人也皆素禱之日久孔子不
使子路禱以治病湯何能以禱得雨孔子素禱身猶
疾病湯亦素禱歲猶大旱然則天地之有水旱猶人
之有疾病也疾病不可以自責除水旱不可以禱謝
去明矣湯之致旱以過乎是不與天地同德也今不
以過致旱乎自責禱謝亦無益也人形長七尺形中
有五常有瘳一作瘳熱之病深自剋責猶不能愈況以
廣大之天自有水旱之變湯用七尺之形形中之誠
自責禱謝安能得雨邪人在層臺之上人從層臺下
叩頭求請臺上之物臺上之人聞其言則憐而與之
如不聞其言雖至誠區區終無得也夫天去人非徒
層臺之高也湯雖自責天安能聞知而與之雨乎夫
旱火變也湛水異也堯遭洪水可謂湛矣堯不自責
以身禱祈必舜禹治之知水變必須治也除湛不以
禱祈除旱亦宜如之由此言之湯之禱祈不能得雨
或時旱久時當自雨湯以旱久亦適自責世人見雨
之下隨湯自責而至則謂湯以禱祈得雨矣傳書言
倉頡作書天雨粟鬼夜哭此言文章興而亂漸見故

其妖變致天雨粟鬼夜哭也夫言天雨粟鬼夜哭實也言其應倉頡作書虛也夫河出圖洛出書聖帝明王之瑞應也圖書文章與倉頡所作字畫何以異天地爲圖書倉頡作文字業與天地同指與鬼神合何非何惡而致雨粟神哭之怪使天地鬼神惡人有書則其出圖書非也天不惡人有書作書何非而致此怪或時倉頡適作書天適雨粟鬼偶夜哭而雨粟鬼神哭自有所爲世見應書而至則謂作書生亂敗之象應事而動也天雨穀論者謂之從天而下變而生如以雲雨論之雨穀之變不足怪也何以驗之夫雲雨出於丘山降散則爲雨矣人見其從上而墜則謂之天雨水也夏日則雨水冬日天寒則雨凝而爲雪皆由雲氣發於丘山不從天上降集於地明矣夫穀之雨猶復雲布之亦從地起因與疾風俱飄參於天集於地人見其從天落也則謂之天雨穀建武三十一年中陳留雨穀穀下蔽地紫視穀形若茨而黑有似於稗實也此或時夷狄之地生出此穀夷狄不粒食此穀生於草野之中成熟垂委於地遭疾風暴起吹揚與之俱飛風衰穀集墜於中國中國見之謂之雨穀何以效之野火燔山澤山澤之中草木皆燒其葉爲灰疾風暴起吹揚之參

天而飛風衰葉下集於道路夫天雨穀者草木葉燒
飛而集之類也而世以爲雨穀作傳書者以變怪天主
施氣地主產物有葉實可啄食者皆地所生非天所爲
也今穀非氣所生須土以成雖云怪變怪變因類生
地之初更從天集生天之物可從地出乎地之有萬物
猶天之有列星也星不更生於地穀何獨生於天乎傳
書又言伯益作井龍登玄雲神棲崑崙言龍井有害
故龍神爲變也夫言龍登玄雲實也言神棲崑崙又
言爲作井之故龍登神去虛也夫作井而飲耕田而食
同一實也伯益作井致有變動始爲耕耘者何故無變
神農之橈木爲耒教民耕耨民始食穀穀始播種耕土
以爲田鑿地以爲井井出水以救渴田出穀以拯饑
天地鬼神所欲爲也龍何故登玄雲神何故棲崑崙
夫龍之登玄雲古今有之非始益作井而乃登也方
今盛夏雷雨時至龍多登雲雲一有風興字龍相應龍乘雲
雨而行物類相致非有爲也堯時五十之民擊壤於
塗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
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堯時已有井
矣唐虞之時秦龍御龍龍常在朝夏末政衰龍乃隱
伏非益鑿井龍登雲也所謂神者何神也百神皆是

百神何故惡人為井使神與人同則亦宜有飲之有
飲之欲憎井而去非其實也夫益殆不鑿井龍不為鑿
井登雲神不棲於崑崙傳書意妄造生之也傳書言
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憂之晉伯宗以輦者之
言令景公素縞而哭之河水為之流通此虛言也夫
山崩壅河猶人之有癰腫血脉不通也治癰腫者可
復以素服哭泣之聲治乎堯之時洪水滔天懷山襄
陵帝堯吁嗟博求賢者水變甚於河壅堯憂深於景
公不聞以素縞哭泣之聲能厭勝之堯無賢人若輦者
之術乎將洪水變大不可以聲服除也如素縞而哭
恸過自責也堯禹之治水以力役不自責梁山堯時山
也所壅之河堯時河也山崩河壅天雨水踊二者之變
無以殊也堯禹治洪水以力役輦者治壅河用自責變
同而治異人鈞而應殊殆非賢聖變復之實也凡變復
之道所以能相感動者以物類也有寒則復之以溫
溫復解之以寒故以龍致雨以刑逐暑皆緣五行之
氣用相感勝之山崩壅河素縞哭之於道何意乎此
或時河壅之時山初崩土積聚水未盛三日之後水
盛土散稍壞沮矣壞沮水流竟注東去遭伯宗得輦者之
言因素縞而哭哭之因流流時謂之河變起此而復

其實非也何以驗之使山怕自崩乎素縞哭無益也
使其天變應之宜改政治素縞而哭何政所改而天
變復乎傳書言曾子之孝與母同氣曾子出薪於野
有客至而欲去曾母曰願留參方到即以右手搯其
左臂曾子即馳至問母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來欲
左臂立痛去吾搯臂以呼汝耳蓋以至孝與父母同氣體有疾
病精神輒感曰此虛也夫孝悌之至通於神明乃謂
德化至天地俗人緣此而說言孝悌之至精氣相動
如曾母臂痛曾子臂亦輒痛曾母病乎曾子亦病曾
母死曾子輒死乎攷事曾母先死曾子不死矣此精
氣能小相動不能大相感也世稱申喜夜聞其母歌
心動開關問歌者為誰果其母蓋聞母聲聲音相感
心悲意動開關而問蓋其實也今曾母在家曾子在
野不聞號呼之聲母小搯臂安能動子疑世人頌成
聞曾子之孝天下少雙則為空生母搯臂之說也世
稱南陽卓公為緱氏令蝗不入界蓋以賢明至誠災
蟲不入其縣也此又虛也夫賢明至誠之化通於同
類能相知心然後慕服蝗蟲閩蛇之類也何知何見而能
知卓公之化使賢者處深野之中閩蛇能不入其舍
乎閩蛇不能避賢者之舍蝗蟲何能不入卓公之縣

如謂蝗蟲變與閏虵異夫寒溫亦災變也使一郡皆
寒賢者長一縣一縣之界能獨溫乎夫寒溫不能避
賢者之縣蝗蟲何能不入卓公之界夫如是蝗蟲適不
入界卓公賢名稱偶於世世則謂之能卻蝗蟲矣何
以驗之夫蝗之集於野非能普傳盡蔽地也往往積
聚多少有處非所積之地則盜跖所居所少之野則
伯夷所處也集過有多少不能盡蔽覆也夫集地有
多少則其過縣有留去矣多少不可以驗善惡有無
安可以明賢不肖也蓋時蝗自過不謂賢人界不入
明矣

論衡卷第六

王充

福虛篇

禍虛篇

龍虛篇

雷虛篇

福虛篇

世論行善者福至為惡者禍來福禍之應皆天也人為之天應之陽恩人君賞其行陰惠天地報其德無貴賤賢愚莫謂不然徒見行事有其文傳又見善人時遇福故遂信之謂之實然斯言或時賢聖欲勸人為善著必然之語以明德報或福時適遇者以為然如實論之安得福祐乎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

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問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廢法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人聞之也譴而行誅乎則庖宰監食者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吾恐左右見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而蛭出及以患心腹之積皆愈故天之親德也可謂不察乎曰此虛言也案惠王之吞蛭不肖之主也有不肖之行天不祐也何則惠王不忍譴蛭恐庖厨監食法皆誅也一國之君專擅賞罰而赦人君所為也

惠王通譴菹中何故有蛭庖厨監食皆當伏法然能終不以飲食行誅於人赦而不罪惠莫大焉庖厨罪覺而不誅自新而改後惠王赦細而活微身安不病今則不然強食害己之物使監食之臣不聞其過失御下之威無禦非之心不肖一也使庖厨監食失甘苦之和若塵土落於菹中大如蟣虱非意所能覽非目所能見原心定罪不明其過可謂惠矣今蛭廣有分數長有寸度在寒菹中眇目之人猶將見之臣不畏敬擇濯不謹罪過至重惠王不譴不肖二也菹中不當有蛭不食投地如恐左右之見懷屏隱匿之處

足以使蛭不見何必食之如不可食之物誤在菹中
可復隱匿而強食之不肖三也有不肖之行而天祐
之是天報祐不肖人也不忍譴蛭世謂之賢賢者操
行多若吞蛭之類吞蛭天除其病是則賢者常無病
也賢者德薄未足以言聖人純道操行少非為推不
忍之行以容人之過必衆多矣然而武王不豫孔子
疾病天之祐人何不實也或時惠王吞蛭蛭偶自出
食生物者無有不死腹中熱也初吞蛭時未死而腹
中熱蛭動作故腹中痛須臾蛭死腹中痛亦止蛭之
性食血惠王心腹之積殆積血也故食血之蟲死而

積血之病愈猶狸之性食鼠人有鼠病吞狸自愈物
類相勝方藥相使也食蛭蟲而病愈安得怪乎食生
物無不死死死無不出之後蛭出安得祐乎令尹見惠
王有不忍之德知蛭入腹中必當死出臣因再拜賀
病不為傷著已知身之德以喜惠王之心是與子韋
之言星徙太卜之言地動無以異也宋人有好善行
者三世不解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
此吉祥也以享鬼神即以犢祭一年其父無故而盲
牛又生白犢其父又使其子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
以享鬼神復以犢祭一年其子無故而盲其後楚攻

宋圍其城當此之時易子而食之拑骸而炊之此獨以父子俱盲之故得毋乘城軍罷圍解父子俱視此修善積行神報之效也曰此虛言也夫宋人父子修善如此神報之何必使之先盲後視哉不盲常視不能護乎此神不能護不盲之人則亦不能以盲護人矣使宋楚之君合戰頓兵流血僵尸戰夫禽獲死亡不還以盲之故得脫不行可謂神報之矣今宋楚相攻兩軍未合華元子反結言而退三軍之衆並全而歸兵矢之刃無頓用者雖有乘城之役無死亡之患為善人報者為乘城之間乎使時不盲亦猶不死盲與不盲俱得脫免神使之盲何益於善當宋國之糧之時也盲人之家豈獨富哉俱與乘城之家易子拑骸反以窮厄獨盲無見則神報祐人失善惡之實也宋人父子前偶自以風寒發盲圍解之後盲偶自愈世見父子修善又用二白犢祭宋楚相攻獨不乘城圍解之後父子皆視則謂修善之報獲鬼神之祐矣楚相孫叔敖為兒之時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對其母泣母問其故對曰我聞見兩頭蛇死向者出見兩頭蛇恐去母死是以泣也其母曰今蛇何在對曰我恐後人見之即殺而埋之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必

報之汝必不死天必報汝叔敖竟不死遂為楚相埋
一蛇獲二祐天報善明矣曰此虛言矣夫見兩頭蛇
輒死者俗言也有陰德天報之福者俗議也叔敖信
俗言而埋蛇其母信俗議而必報是謂死生無命在
一蛇之死齊孟嘗君田文以五月五日生其父田嬰讓其
母曰何故舉之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何也嬰曰五
月子長與戶同殺其父母曰人命在天乎在戶乎如
在天君何憂也如在戶則宜高其戶耳誰而及之者
後文長與一戶同而嬰不死是則五月舉子之忌無
效驗也夫惡見兩頭蛇猶五月舉子也五月舉子其
父不死則知見兩頭蛇者無殃禍也由此言之見兩
頭蛇自不死非埋之故也埋一蛇獲二福如埋十蛇
得幾祐乎埋蛇惡人復見叔敖賢也賢者之行豈徒
埋蛇一事哉前埋蛇之時多所行矣稟天善性動有
賢行賢行之人宜見吉物無為乃見殺人之地豈叔
敖未見蛇之時有惡天欲殺之見其埋蛇除其過天活
之哉石生而堅蘭生而香如謂叔敖之賢在埋蛇之
時非生而稟之也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役纏子
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佑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
上帝賜之九十年纏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桀紂不夫

死堯舜桀紂猶為尚遠退近難以秦穆公晉文公夫
謚者行之迹也迹生時行以為死謚穆者誤亂之名
文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行天賜之年有德惠之操
天奪其命乎案穆公之霸不過晉文文之謚美於穆
公天不加晉文以命獨賜穆公以年是天報誤亂與
穆公同也天下善人寡惡人衆善人順道惡人違天
然天惡人之命不短善人之年不長天不命善人常
享一百載之壽惡人為殤子惡死何哉

禍虛篇

世謂受福祐者既以為行善所致又謂被禍害者為
惡所得以為有沉惡伏過天地罰之鬼神報之天地
所罰小大猶發鬼神所報遠近猶至傳曰子夏喪其
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哭子夏曰天乎予之無罪也
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
間退而君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
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異聞爾罪二也喪爾子喪
爾明爾罪三也而曰汝何無罪歟子夏投其杖而拜
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以久矣夫子夏
喪其明曾子責以罪子夏投杖拜曾子之言蓋以天
實罰過故目失其明已實有之故拜受其過始聞暫

見皆以為然熟考論之虛妄言也夫失明猶失聽也
失明則盲失聽則聾病聾不謂之有過失明謂之有
罪惑也蓋耳目之病猶心腹之有病也耳目失明聽
謂之有罪心腹有病可謂有過乎伯牛有疾孔子自
哺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原孔
子言謂伯牛不幸故傷之也如伯牛以過致疾天報
以惡與子夏同孔子宜陳其過若曾子謂子夏之狀
今乃言命命非過也且天之罰人猶人君罪下也所
罰服罪人君赦之子夏服過拜以自悔天德至明宜
愈其盲如非天罪子夏失明亦無三罪且喪明之病
孰與被厲之病喪明有三罪被厲有十過乎顏淵早
夭子路菹醢早死天下極禍也以喪明言之顏淵子
路有百罪也由此言之曾子之言誤矣然子夏之喪
明喪其子也子者人情所通親者人所力報也喪親
民無聞喪子失其明北思損於親而愛增於子也增
則哭泣無數數哭中風目失明矣曾子因俗之議以
著子夏三罪子夏亦緣俗議因以失明故拜受其過
曾子子夏未離於俗故孔子門叙行未在上第也秦
襄王賜白起劔白起伏劔將自刎曰我有何罪於天
乎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我

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白起知己前罪服更後罰也夫白起知己所以罪不知趙卒所以坑如天審罰有過之人趙降卒何辜于天如以用兵妄傷殺則四十萬衆必有不亡不亡之人何故以莫善行無罪境坑之卒不得以善蒙天之祐白起何故獨以其罪伏天之誅由此言之白起之言過矣秦二世使使者詔殺蒙恬蒙恬喟然嘆曰我何過於天無罪而死良久徐曰恬罪故當死矣夫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徑萬里此其中不能毋絕地脉此乃恬之罪也即吞藥自殺太史公非之曰夫秦初滅諸侯天下心未定夷

傷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救百姓之急養老矜孤修衆庶之和阿意興功此其子弟過誅不亦宜乎何與乃罪地脉也夫蒙恬之言既非而太史公非之亦未是何則蒙恬絕脉罪至當死地養萬物何過於人而蒙恬絕其脉知己有絕地脉之罪不知地脉所以絕之過自非如此與不自非何以異太史公為非恬之為名將不能以彊諫故致此禍夫當諫不諫故致受死亡之戮身任李陵坐下蠶室如太史公之言所任非其人故殘身之戮天命而至也非蒙恬以不彊諫故致此禍則已下蠶室有非者矣已無非

則其非蒙恬非也作伯夷之傳列善惡之行云七十
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
卒夭死天之報施善人如何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
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獨
遵何哉若此言之顏回不當早夭盜跖不當全活也
不怪顏淵不當夭而獨謂蒙恬當死過矣漢將李廣
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常不在其
中而諸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然以胡軍攻取侯者
數十人而廣不為侯後人然終無尺土之功以得見
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
念豈常有恨者乎廣曰吾為隴西太守羗常反吾誘
而降之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之獨此
矣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
也李廣然之聞者信之夫不侯猶不王者也不侯何
恨不王何負乎孔子不王論者不謂之有負李廣不
侯王朔謂之有恨然則王朔之言失論之實矣論者
以為人之封侯自有天命天命之符見於骨體大將
軍衛青在建章宮時鉗徒相之曰貴至封侯後竟以
功封萬戶侯衛青未有功而鉗徒見其當封之證由
此言之封侯有命非人操行所能得也鉗徒之言實

而有效王朔之言虛而無驗也多橫恣而不離禍順道而違福王朔之說白起自非蒙恬自咎之類也倉卒之世以財利相劫殺者衆同車共舡千里為商至闕迥之地殺其人而并取其財尸捐不收骨暴不葬在水為魚鼈之食在土為螻蟻之糧惰窳之人不力農勉商以積穀貨遭歲饑饉腹餓不飽椎人若畜割而食之無君子小人並為魚肉人所不能知吏所不能覺十人以上萬人以下計一聚之中生者百一死者十九可謂無道至痛甚矣皆得陽達富厚安樂天不責其無仁義之心道相并殺非其無力作而倉卒以人為食加以渥禍使之天命章其陰罪明示世人使知不可為非之驗何哉王朔之言未必審然傳書李斯妬同才幽殺韓非於秦後被車裂之罪商鞅欺舊交擒魏公子卬後受誅死之禍彼欲言其賊賢欺交故受患禍之報也夫韓非何過而為李斯所幽公子卬何罪而為商鞅所擒車裂誅死賊賢欺交幽死見擒何以致之如韓非公子卬有惡天使李斯商鞅報之則李斯商鞅為天奉誅宜蒙其責不當受其禍如韓非公子卬無惡非天所罰李斯商鞅不得幽擒論者說曰韓非公子卬有陰惡伏罪人不聞見天獨知之

故受戮殃夫諸有罪之人非賊賢則逆道如賊賢則被所賊者何負如逆道則被所行之道何非凡人窮達禍福之至大之則命小之則時太公窮賤遭周文而得封竈戚隱阮逢齊桓而見官非窮賤隱阮有非而得封見官有是也窮達有時遭遇有命也太公竈戚賢者也尚可謂有非聖人純道者也虞舜為父弟所害幾死再三有遇唐堯堯禪舜不為帝嘗見害未有非立為帝未有是前時未到後則命時至也案古人君臣困窮後得達通未必初有惡天禍其前卒有善神祐其後也一身之行一行之操結髮終死前後無異然一成一敗一進一退一窮一通一全一壞遭遇適然命時當也

龍虛篇

盛夏之時雷電擊折破樹木發壞室屋俗謂天取龍謂龍藏於樹木之中匿於屋室之間也雷電擊折樹木發壞室室則龍見於外龍見雷取以升天世無愚智賢不肖皆謂之然如考實之虛妄言也夫天之取龍何意邪如以龍神為天使猶賢臣為君使也反報有時無為取也如以龍遁逃不還非神之行天亦無用為也如龍之性當在天在天上者固當生子無為復

在地如龍有升降降龍生子於地子長大天取之則世
名雷電為天怒取龍之子無為怒也且龍之所居常
在水澤之中不在木中屋間何以知之叔向之母曰深
山大澤實生龍地傳曰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
深蛟龍生焉傳又言禹渡於丘黃龍負舡荆次非渡淮
兩龍繞舟東海之上有葛丘訢葛或魯勇而有力出過神
淵使御者飲馬馬飲因沒訢怒拔劍入淵追馬見兩
蛟方食其馬手劍擊殺兩蛟由是言之蛟與龍常在淵
水之中不在木中屋間明矣在淵水之中則魚鼈之
類魚鼈之類何為上天天之取龍何用為哉如以天

神乘龍而行神恍惚無形出入無間無為乘龍也如
仙人騎龍天為仙者取龍則仙人含天精氣形輕飛
騰若鴻鵠之狀無為騎龍也世稱黃帝騎龍升天此
言蓋虛猶今謂天取龍也且世謂龍升天者必謂神
龍不神不升天升天神之效也天地之性人為貴則
龍賤矣貴者不神賤者反神乎如龍之性有神與不
神神者升天不神者不能龜虵亦有神與不神神龜
神虵復升天乎且龍稟何氣而獨神天有倉龍白虎
朱鳥玄武之象也有龜之物四星之精降生四
獸虎鳥與龜不神龍何故獨神也人為保蟲之長龍

為鱗蟲之長俱為物長謂龍升天人復升天乎龍與人同獨謂能升天者謂龍神也世或謂聖人神而先知猶謂神龍能升天也因謂聖人先知之明論龍之才謂龍升天故其宜也天地之間恍惚無形寒暑風雨之氣乃為神今龍有形有形則行行則食食則物之性也天地之性有形體之類能行食之物不得為神何以言之龍有體也傳言鱗蟲三百龍為之長龍為鱗蟲之長安得無體何以言之孔子曰龍食於清游於清龜食於清游於濁魚食於濁游於清丘上不及龍下不為魚中止其龜與山海經言四海之外有乘龍蛇之人世俗畫龍之象馬首蛇尾曰此言之馬蛇之類也慎子曰蜚龍乘雲騰蛇游霧雲罷雨霽與蟪蟻同矣韓子曰龍之為蟲也鳴可狎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尺一或嬰之必殺人矣比之為蟪蟻又言蟲可狎而騎蛇馬之類明矣傳曰紂作象箸而箕子泣泣之者痛其極也夫有象箸必有玉杯玉杯所盈象箸所挾則必龍肝豹胎夫龍肝可食其龍難得難得則愁下愁下則禍生故從而痛之如龍神其身不可得殺其肝何可得食禽獸肝胎非一稱龍肝豹胎者人得食而知其味美也春秋之時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

蟲莫智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智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智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颺叔宋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舜而錫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豢川豢夷氏是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龍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烹之既而使求懼而不得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低伏鬱湮不育由此言之龍可畜又可食也可食之物不能神矣世無其官又無董父后劉之人故潛藏伏匿出見希疏出又乘雲與人殊路人謂之神如存其官而有其人則龍牛之類也何神之有以山海經言之以慎子韓子證之以俗世之畫驗之以箕子之泣訂之以蔡墨之對論之知龍不能神不能升天天不以雷

雷取龍明矣世俗言龍神而升天者妄矣世俗之言亦有緣也短書言龍無尺木無以升天又曰升天又言尺木謂龍從木中升天也彼短書之家世俗之人也見雷電發時龍隨而起當雷電樹木擊手之時龍適與雷電俱在樹木之側雷電去龍隨而上故謂從樹木之中升天也實者雷龍同類感氣相致故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又言虎嘯谷風至龍興景雲起龍與雲相招虎與風相致故董仲舒雩祭之法設土龍以為感也夫盛夏太陽用事雲雨千之太陽火也雲雨水也火激薄則鳴而為雷龍聞雷聲則起起而雲至雲至而龍乘之雲雨感龍龍亦起雲而升天天極雷高雲消復降人見其乘雲則謂升天見天為雷電則為天取龍世儒讀易文見傳言皆知龍者雲之類拘俗人之議不能通其說又見短書為證故遂謂天取龍天不取龍龍不升天當菑丘訖之殺兩蛟也手把其尾拽而出之至淵之外雷電擊之蛟則龍之類也蛟龍見而雲雨至雲雨至則雷電擊如以天實取龍龍為天用何以死蛟為取之且魚在水中亦隨雲雨蜚而乘雲雨非升天也龍魚之類也其乘雷電猶魚之飛也魚隨雲雨不謂之神龍乘雷電獨謂之神世俗之言失

其實也物在世間各有所乘水虵乘霧龍乘雲鳥乘氣見龍乘雲獨謂之神失龍之實誣龍之能也然則龍之所以為神者以能屈申其體存亡其形屈伸其體存亡其形未足以為神也豫讓吞炭漆身為厲人不識其形子貢滅鬚為婦人人不知其狀龍變體自匿人亦不能覺變化藏匿者巧也物性亦有自然往往知往乾鵠知來鸚武能言三怪比龍性變化也如以巧為神豫讓子貢神也孔子曰游者可為網飛者可為矰至於龍也吾不知其乘風雲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夫龍乘雲而上雲消而下物類可察上下可知而云孔子不知以孔子之聖尚不知龍況俗人智淺好奇之性無實可之心謂之龍神而升天不足怪也

雷虛篇

盛夏之時雷電迅疾擊折樹木壞敗室屋時犯殺人世俗以為擊折樹木壞敗室屋者天取龍其犯殺人也謂之陰過飲食人以不潔淨天怒擊而殺之隆隆之聲天怒之音若人之响吁矣世無愚智莫謂不然推人道以論之虛妄之言也夫雷之發動一氣一聲也折木壞屋亦犯殺人犯殺人時亦折木壞屋獨謂折木壞屋者天取龍犯殺人罰陰過與取龍吉凶不

同並時共聲非道也論者以為隆隆者天怒訥吁之聲也此便於罰過不宜於取龍罰過天怒可也取龍龍何過而怒之如龍神天取之不宜怒如龍有過與人同罪龍殺而已天為取也殺人怒可也取龍龍何過而怒之殺人不取殺龍取之人龍之罪何別而其殺之何異然則取龍之說既不可聽罰過之言復不可從何以效之案雷之聲迅疾之時人仆死於地隆隆之聲臨人首上故得殺人審隆隆者天怒乎怒用口之怒氣殺人也口之怒氣安能殺人人為雷所殺詢其身體若燔灼之狀也如天用口怒口怒生火乎且口着乎體口之動與體俱當擊折之時聲着于地其衰也聲着于天夫如是聲着地之時口至地體亦宜然當雷迅疾之時仰視天不見天之下不見天之下則夫隆隆之聲者非天怒也天之怒與人無異人怒身近人則聲疾遠人則聲微今天聲近其體遠非怒之實也且雷聲迅疾之時聲東西或南北如天怒體動口東西南北仰視天亦宜東西南北或曰天已東西南北矣雲雨冥晦人不能見耳夫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共雷易曰震驚百里雷電之地雷雨晦冥百里之外無雨之處宜見天之東西南北也口着於天天

宜隨口口一移普天皆移非獨雷雨之地天隨口動也且所謂怒者誰也天神邪蒼蒼之天也如謂天神怒無聲如謂蒼蒼之天天者體不怒怒用口且天地相與夫婦也其非民父母也子有過父怒笞之致死而母不哭乎今天怒殺人地宜哭之獨聞天之怒不聞地之哭如地不能哭則天亦不能怒且天怒則有喜人有陰過亦有陰善有陰過天怒殺之如有陰善天亦宜以善賞之隆隆之聲謂天之怒如天之喜亦哂然而笑人有喜怒故謂天喜怒推人以知天知天本於人如人不怒則亦無緣謂天怒也緣人以知天宜盡人之性人性怒則咆哮喜則歌笑比聞天之怒希聞天之喜比見天之罰希見天之賞豈天怒不喜貪於罰希於賞哉何怒罰有效喜賞無驗也且雷之擊也折木壞屋時犯殺人以為天怒時或徒雷無所折敗亦不殺人天空怒乎人君不空喜怒喜怒必有賞罰無所罰而空怒是天妄也妄則失威非天行也政事之家以寒溫之氣為喜怒之候一有人君喜即天溫怒則天寒雷電之日天必寒也高祖之先劉媪曾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此時雷電晦冥天方施氣宜喜之時也何怒而雷加用擊于新者為怒不擊折者為喜

則夫隆隆之聲不宜同音人怒喜異聲天怒喜同音
與人乖異則人何緣謂之天怒且飲食人以不潔淨
小過也以至尊之身親罰小過非尊者之宜也尊不
親罰過故王不親誅罪天尊於王親罰小過是天德
劣於王也且天之用心猶人之用意人君罪惡初聞
之時怒以非之及其誅之哀以憐之故論語曰如得
其情則哀憐而勿喜紂至惡也武王將誅哀而憐之故
尚書曰予推率夷憐爾人君誅惡憐而殺之天之罰
過怒而擊之是天少恩而人多惡也說雨者以為天
施氣天施氣氣渥為雨故雨潤萬物名曰澍人不喜

不施恩天不說不降雨謂雷天怒雨者天喜也雷起
常與雨俱如論之言天怒且喜也人君賞罰不同日
天之怒喜不殊時天人相違賞罰乖也且怒喜其刑
亂也惡人為亂怒罰其過罰之以亂非天行也冬雷
人謂之陽氣洩春雷謂之陽氣發夏雷不謂陽氣盛
謂之天怒竟虛言也人在天地之間物也物亦物也
物之飲食天不能知人之飲食天獨知之萬物於天
皆子也父母於子思德一也豈為貴賢加意賤愚不
察乎何其察人之明省物之問也犬豕食人腐臭食
之天不殺也如以人貴而獨禁之則鼠豕人飲食人

不知誤而食之天不殺也如天能原鼠則亦能原人
人誤以不潔淨飲食人人不知而食之耳豈故舉腐
臭以予之哉如故予之人亦不肯得吕后斷戚夫人手
去其眼置於廁中以為人豕呼人示之人皆傷心惠
帝見之病卧不起吕后故為天不罰也人誤不知天
輒殺之不能原誤反而責故天治悖也夫人食不淨
之物口不知大其滂也如食已知之名曰腸滂戚夫
人入廁身體辱之與滂何以別腸之與體何以異為腸
不為體傷滂不病辱非天意也且人聞人食不清之物
心平如故觀戚夫人者莫不傷心人傷天意悲矣天悲
戚夫人則怨吕后案吕后之崩未必遇雷也道士劉春
熒惑楚王英使食不清春死未必遇雷也建初四年夏
六月雷擊殺會稽斬車日食羊五頭皆死夫羊何陰過
而雷殺之舟人滂溪上流人飲下流舟人不雷死天
神之處天猶王者之居地王者居重關之內則天之
神宜在隱匿之中王者居宮室之內則天亦有太微
紫官軒轅文昌之坐王者與人相遠不知人之陰惡
天神在四宮之內何能見人闇過王者聞人過以人
知天知人惡亦宜因鬼使天問過於鬼神則其誅之
宜使鬼神如使鬼神則天怒鬼神也非天也且王斷刑

以秋天之殺用夏此王者用刑違天時奉天而行其
誅殺也宜法象上天天殺用夏王誅以秋天人相違
非奉天之義也或論曰飲食不潔淨天之大惡也殺大
惡不須時王者大惡謀反大逆無道也天之大惡飲
食人不潔清天之所惡小大不均等也如小大同王
者宜法天制飲食人不潔清之法為死刑也聖王有天
下制刑不備此法聖王闕略有遺失也或論曰鬼神
治陰王者治陽陰過闇昧人不能覺故使鬼神主之
曰陰過非一也何不盡殺案一過非治陰之義也天
怒不旋日人怨不旋踵人有陰過或時有用冬未必
曾用夏也以冬過誤不輒擊殺遠至於夏非不旋日
之意也圖畫之工圖雷之狀累累如連鼓之形又圖
一人若力士之容謂之雷公使之左手弘連鼓右手
推椎若擊之狀其意以為雷聲隆隆者連鼓相扣擊
之意也其魄然若破裂者椎所擊之聲也其殺人也
引連鼓相推并擊之矣世又信之莫謂不然如復原
之虛妄之象也夫雷非聲則氣也聲與氣安可推引
而為連鼓之形乎如審可推引則是物也相扣而音
鳴者非鼓即鍾也夫隆隆之聲鼓與鍾邪如審是也
鍾鼓而不空懸須有筍虛然後能安然後能鳴今鍾鼓

無所懸着雷公之足無所蹈履安得而為雷或曰如此固為神如必有所懸着足有所履然後而為雷是與人等也何以為神曰神者恍惚無形出入無門上下無根故謂之神今雷公有形雷聲有器安得為神如無形不得為之圖象如有形不得謂之神謂之神龍升天實事者謂之不然以人時或見龍之形也以其形見故體畫升龍之服也以其可畫故有不神之實難曰人亦見鬼之形鬼復神乎曰人時見鬼有見雷公者乎鬼名曰神其行蹈地與人相似雷公頭不懸於天足不蹈於地安能為雷公飛者皆有翼物無翼而飛謂仙人畫仙人之形為之作翼如雷公與仙人同宜復着翼使雷公不飛圖雷家言其飛非也使實飛不為着翼又非也夫如是圖雷之家畫雷之狀皆虛妄也且說雷之家謂雷天怒咆哮也圖雷之家謂之雷公怒引連鼓也審如說雷之家則圖雷之家非審如圖雷之家則說雷之家誤二家相違也并而是之無是非之分無是非之分故無是非之實無以定疑論故虛妄之論勝也禮曰刻尊為雷之形一出入一屈一伸為相校軫則鳴校軫之狀校軫或鬱律喂壘之作校較類也此象類之矣氣相校軫分裂則隆隆之聲校軫

之音也。魄然若裂者，氣射之聲也。氣射中人，人則死矣。實說雷者，太陽之激氣也。何以明之？正月陽動，故正月始雷。五月陽盛，故五月雷迅。秋冬陽衰，故秋冬雷潛。盛夏之時，太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分爭，則相校。軫校，軫則激射。激射為毒，中人輒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壞。人在木下，屋間，偶中而死矣。何以驗之？試以一斗水灌冶鑄之火，氣激裂。若雷之音矣。或近之，必灼人體。天地為鑪，火為陽氣，為火猛矣。雲雨為水多矣。分爭激射，安得不迅中傷人身，安得不死。當冶工之消鐵也，以土為形，燥則鐵下，不則躍溢而射。射中人身，則皮膚灼剝。陽氣之熱，非直消鐵之烈也。陰氣激之，非直土形之濕也。激氣中人，非直灼剝之痛也。夫雷火也，火氣刺人人，不得無迹。如灸處，狀似文字，人見之，謂天記書其過，以示百姓，是復虛妄也。使人盡有過，天用雷殺人，殺人當彰其惡，以懲其後。明者，其文字不當闇昧。圖出於河，書出於洛，河圖洛書，天地所為人讀，知之。今雷死之書，今天所為也。何故難知？如以一人皮不可書。魯惠公夫人仲子宋武公女也，生而有文在掌，曰為魯夫人。文明可知，故仲子歸魯。雷書不著，故難以懲後。夫如是，火刺之跡非

天所刻畫也或頗有而增其語或無有而空生其言
虛妄之俗好造怪竒何以驗之雷者火也以人中雷
而死即詢其身中頭則鬚髮燒焦中身則皮膚灼燬
臨其尸上聞火之臭一驗也道術之家以為雷燒石
色赤投於井中石焦井寒激聲大鳴若雷之狀二驗
也人傷於寒寒氣入腹腹中素溫溫寒分爭激氣雷鳴
三驗也當雷之時電光時見火若火之耀四驗也當
雷之擊時或燔人室屋及地草木五驗也夫論雷之
為火有五驗言雷為天怒無一效然則雷為天怒虛
妄之言難曰論語云迅雷風烈必變禮記曰有疾風
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懼天怒畏
罰及已也如雷不為天怒其擊為罰過則君子何為
為雷變動朝服而正坐子曰天之與人猶父子有不
安之變子安能忽故天變已亦宜變順天時示已不
違也人聞犬聲於外莫不驚駭竦身側耳以審聽之
况聞天變異常之聲軒轅迅疾之音乎論語所指禮
記所謂皆君子也君子重慎自知無過如日月之蝕
無陰闇食人以不潔清之事內省不懼何畏於雷如
不畏雷則其變動不足以效天怒何則不為已也如
審畏雷亦不足以效罰陰過何則雷之所擊多無過

之人君子恐偶遇之故恐懼變動夫如是君子變動不能明雷為天怒而反著雷之妄擊也妄擊不罰過故人畏之如審罰有過之人乃當懼耳君子之人無為恐也宋王問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衆矣而群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罰不善善者胡為畏王欲群臣之畏也不若毋辨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若此群臣畏矣宋王行其言群臣畏懼宋國大恐夫宋王妄刑故宋國大恐懼雷電妄擊故君子變動君子變動宋國大恐之類也

論衡卷第六

論衡卷第七

王充

道虛篇

語增篇

道虛篇

儒書言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龍羣臣後宮從上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胡髯吁號故後世因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太史公記誅五帝亦云黃帝封禪已仙去羣臣朝其衣冠因葬埋之曰此虛言也實黃帝者何等也號乎謚也

如謚臣子所誅列也誅生時所行爲之謚黃帝好道
遂以升天臣子誅之宜以仙升不當以黃謚謚法曰
靜民則法曰黃黃者安民之謚非得道之稱也百王
之謚文則曰文武則曰武文武不失實所以勸操行
也如黃帝之時質未有謚乎名之爲黃帝何世
之人也使黃帝之臣子知君使後世之人跡其
行黃帝之世號謚有無雖疑未定黃非升仙之
稱明矣龍不升天黃帝騎之乃明黃帝不升天也龍
起雲南因乘而行雲散雨止降復入淵如實黃帝騎
龍隨溺於淵也案黃帝葬於橋山猶曰羣臣葬其衣
冠審騎龍而升天衣不離形如封禪已仙去衣冠亦
不宜遺黃帝實仙不死而升天臣子百姓所親見也
見其升天知其不死必也葬不死之衣冠與實死者
無以異非臣子實事之心別生於死之意也載太山
之上者七十有二君皆勞情苦思憂念王事然後功
成事立致治太平太平則天下知安乃升太山而封
禪焉夫修道求仙與憂職勤事不同心思道則志事
憂事則害性世稱堯若腊舜若腊必愁憂若形骸羸
癯使黃帝致太平乎則莫形骸宜如堯舜堯舜不得
道黃帝升天非其實也使黃帝廢事修道則心意調

和形骸肥勁是與堯舜異也異則功不同矣功不同天下未太平而升封又非實也五帝三王皆有聖德之優者黃帝不在上焉如聖人皆仙仙者非獨黃帝如聖人不仙黃帝何為獨仙世見黃帝好方術方術仙者之業則謂帝仙矣又見鼎湖之名則言黃帝採首山銅鑄鼎而龍垂胡髯迎黃帝矣是與說會稽之山無以異也夫山名曰會稽即云夏禹巡狩會計於此山上故曰會稽夫禹至會稽治水不巡狩猶黃帝好方伎不升天也無會計之事猶無鑄鼎龍垂胡髯之實也里名勝母可謂實有子勝其母乎邑名朝歌可

謂民朝起者歌乎

儒書言淮南王學道招會天下有道之人傾一國之尊下道術之士是以道術之士並會淮南奇方異術莫不爭出王遂得道舉家升天畜產皆仙犬吠於天上雞鳴於雲中此言仙藥有餘犬雞食之并隨王而升天也好道學仙之人皆謂之然此虛言也夫人物也雖貴為王侯性不異於物物無不死人安能仙鳥有毛羽能飛不能升天人無毛羽何用飛升使有毛羽不過與鳥同況其無有升天如何案能飛升之物生有毛羽之兆能馳走之物生有蹄足之形馳走不

能飛升飛升不能馳走稟性受氣形體殊別也今人
稟馳走之性故生無毛羽之兆長大至老終無奇怪
好道學仙中生毛羽終以飛升使物性可變金木水
火可革更也蝦蟇化為鶉雀入水為蜃蛤稟自然之
性非學道所能為也好道之人恐其或若等之類故
謂人能生毛羽毛羽備具能升天也且夫物之生長
無卒成暴起皆有浸漸為道學仙之人能先生數寸
之毛羽從地自奮升樓臺之陛乃可謂升天今無小
升之兆卒有大飛之驗何方術之學成無浸漸也毛
羽大效難以觀實且以人髯髮物色少老驗之物生
也色青其熟也色黃人之少也髮黑其老也髮白黃
為物熟驗白為人老效物黃人雖灌溉壅養終不能
青髮白雖吞藥養性終不能黑青不可復還老衰
安可復却黃之與白猶肉腥炙之焦魚鮮煮之熟也
焦不可復令腥熟不可復令鮮鮮腥猶少壯焦熟猶
衰老也夫養物能使物暢至秋不得延之至春吞藥
養性能令人無病不能壽之為仙為仙體輕氣彊猶
未能升天令見輕彊之驗亦無毛羽之效何用升天
天之與地皆體也地無下則天無上矣天無上升之
始何如穿天之體人力不能入如天之門在西北

升天之人宜從崑崙上淮南之國在地東南如審升
天宜舉家先從崑崙乃得其階如鼓翼邪飛趨西北
之隅是則淮南王有羽翼也今不言其從之崑崙亦
不言其身生羽翼空言升天竟虛非實也案淮南王
劉安孝武皇帝之時也父長以罪遷蜀嚴道至雍道
死安嗣為王恨父徙死懷反逆之心招會術人欲為
大事伍被之屬充滿殿堂作道術之書發怪竒之文
合景亂首一本作齊首八公之傳欲示神竒若得道之狀道
終不成效驗不立乃與伍被謀為反事事覺自殺或
言誅死誅死自殺同一實也世見其書深寔竒怪又

觀八公之傳似若有效則傳稱淮南王仙而升天失
其實也

儒書言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關至於蒙
穀之上見一士焉深目玄準鴈頸而戴肩浮上而殺下
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樊然下其臂遽逃乎
碑下敖乃視之方卷龜背而食合梨一本作梨盧敖仍
與之語曰吾子唯以敖為倍俗去羣離黨窮觀於六
合之外者非敖而已敖幼而游至長不倫解周行四
極唯北陰之未闕今卒睹夫子於是殆可與敖為友
乎若士者孳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也不宜遠至

此此猶光日月而載列星四時之所行陰陽之所
生也此其比夫不名之地猶峽岨也若我南游乎固
浪之野北息乎沉薶之鄉西窮乎盲冥之黨而東貫
須臾之先此其下無地上無天聽焉無聞而視焉則
營此其外猶有狀有狀之餘壹舉而能千萬里吾猶
未能之在今子游始至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
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久若士
者舉臂而縱身遂入雲中盧敖目仰而視之不見乃
止喜心不急悵若有喪曰吾比夫子也猶黃鵠之與
壤蟲也終日行而不離咫尺而自以為遠豈不悲哉

若盧敖者唯龍無翼者升則乘雲盧敖言若士者有
翼言乃可信今不言有翼何以升雲且凡能輕舉入
雲中者飲食與人殊之故也龍食與蛇異故其舉措
與蛇不同聞為道者服金玉之精食紫芝之英食精
身輕故能神仙若士者食合蜚之肉與庸民同食無
精輕之驗安能縱體而升天聞食氣者不食物食物
者不食氣若士者食物如不食氣則不能輕舉矣或
時盧敖學道求仙游乎北海離衆遠去無得道之效
慙於鄉里負於論議自知以必然之事見責於世則
作誇誕之語云見其意以為有求仙之未得期數

未至也淮南王劉安坐反而死天下並聞當時並見
儒書尚有言其得道仙去雞犬升天者况盧敖一人
之身獨行絕跡之地空造幽冥之語乎是與河東蒲
坂項曼都之語無以異也曼都好道學仙委家亡去
三年而返家問其狀曼都曰去時不能自知忽見若
卧形有仙人數人將我上天離月數里而止見月上
下幽冥幽冥不知東西居月之旁其寒悽愴口饑欲
食仙人輒飲我以流霞一杯每飲一杯數月不饑不
知去幾何年月不知以何為過忽然若卧復下至此
河東號之曰斥仙實論者聞之乃知不然夫曼都能
上天矣何為不仙已三年矣何故復還夫人去民間
升皇天之上精氣形體有變於故者矣萬物變化無
復還者復育化為蟬羽翼既成不能復化為復育能
升之物皆有羽翼升而復降羽翼如故見曼都之身
有羽翼乎言乃可信身無羽翼言虛妄也虛則與盧
敖同一實也或時聞曼都好道默委家去周章遠方
終無所得力勸望極默復歸家慙愧無言則言上天
其意欲言道可學得審有仙人已殆有過故成而復
斥升而復降

儒書言齊王疾瘡使人之宋迎文執事文執事至視王之

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
殺摯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疾不可治也
王怒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強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
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必幸臣之母願先生之勿患
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為王與太子期將往不至者三
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屨登牀復衣問王之疾
王怒而不與言文摯因出辭以重王怒王叱而起疾
乃遂已王大怒不悅將生烹文摯太子與王后急爭
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爨之三日三夜顏色
不變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
主使覆之文摯乃死夫文摯道人也入水不濡入火
不焦故在鼎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此虛言也夫文摯
而烹三日三夜顏色不變為一覆之故絕氣而死非
得道之驗也諸生息之物氣絕則死死之物烹之輒
爛致生息之物密器之中覆蓋其口漆塗其隙中外
氣隔息不得洩有頃死也如置湯鑊之中亦輒爛矣
何則體同氣均稟性於天共一類也文摯不息乎與
金石同入湯不爛是也今文摯息乎烹之不死非也
今文摯言則以聲聲以呼吸呼吸之動因血氣之
發血氣之發附於骨肉骨肉之物烹之輒死今言烹

之不死一虛也既能烹煮不死此真人也與金石同金石雖覆蓋與不覆蓋者無以異也今言文摯覆之則死二虛也置人寒水之中無湯火之熱鼻中口內不通於外斯須之頃氣絕而死矣寒水沉人尚不得生况在沸湯之中有猛火之烈乎言其入湯不死三虛也人沒水中口不見於外言音不揚烹文摯之時身必沒於鼎中沒則口不見口不見則言不揚文摯之言四虛也烹輒死之人三日三夜顏色不變癡愚之人尚知怪之使齊王無知太子羣臣宜見其奇奇怪文摯則請出尊寵敬事從之問道今言三日三夜

無臣子請出之言五虛也此或時聞文摯實烹烹而輒死世見文摯為道人也則為虛生不死之語矣猶黃帝實死也傳言升天淮南坐反書言度世世好傳虛故文摯之語傳至於今世無得道之效而有有壽之人世見長壽之人學道為仙踰百不死共謂之仙矣何以明之如武帝之時有李少君以祠竈辟穀却老方見上上尊重之少君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而能使物却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人聞其能使物及不老更饋遺之常餘錢金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產業饒給又不知其何許人愈事事之少君資

好方善爲巧發竒中嘗從武安侯飲座中有年九十
餘者少君乃言其王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父識
其處一座盡驚少君見上上有古銅器問少君少君
曰此器齊桓公十五年陳於栢寢已而案其刻果齊
桓公器一宮盡驚以爲少君數百歲人也久之少君
病死今世所謂得道之人李少君之類也少君死於
人中人見其尸故知少君性壽之人也如少君處山
林之中入絕跡之野獨病死於巖石之間尸爲虎狼
狐狸之食則世復以爲真仙去矣世學道之人無少
君之壽年未至百與衆俱死愚夫無知之人尚謂之
尸解而去其實不死所謂尸解者何等也謂身死精
神去乎謂身不死得免去皮膚也如謂身死精神去
乎是與死無異人亦仙人也如謂不死免去皮膚乎
諸學道死者骨肉具在與怕死之尸無以異也夫蟬
之去復育龜之解甲蛇之脫皮鹿之墮角殼皮之物
解殼皮持骨肉去可謂尸解矣今學道而死者尸與
復育相似尚未可謂尸解何則案蟬之去復育無以
神於復育况不相似復育謂之尸解蓋復虛妄失其
實矣太史公與李少君同世並時少君之死臨尸者
雖非太史公足以見其實矣如實不死尸解而去太

史公宜紀其狀不宜言死其處座中年九十老父為兒時者少君老壽之效也或少君年十四五老父為兒隨其王父少君年二百歲而死何為不識武帝去桓公鑄銅器且非少君所及見也或時聞宮殿之內有舊銅器或案其刻以告之者故見而知之今時好事之人見舊劍古鉤多能名之可復謂目見其鑄作之時乎

世或言東方朔亦道人也姓金氏字曼倩變姓易名游宦漢朝外有仕宦之名內乃度世之人此又虛也夫朔與少君並在武帝之時太史公所及見也少君有教道祠竈却老之方又名齊桓公所鑄鼎知九十老人王父所游射之驗然尚無得道之實而徒性壽遲死之人也況朔無少君之方術效驗世人何見謂之得道案武帝之時道人文成五利之輩入海求仙人索不死之藥有道術之驗故為上所信朔無入海之使無竒怪之效也如使有竒不過少君之類及文成五利之輩耳況謂之有道此或時偶復若少君矣自匿所生之處當時在朝之人不知其故朔盛稱其年長人見其面狀少性又恬淡不好仕宦善達占卜射覆為怪竒之戲世人則謂之得道之人矣

世或以老子之道為可以度世恬淡無欲養精愛氣
夫人以精神為壽命精神不傷則壽命長而不死成
事老子行之踰百度世為真人矣夫恬淡少欲孰與
鳥獸鳥獸亦老而死鳥獸含情欲有與人相類者矣
未足以言草木之生何情欲而春生秋死乎夫草木
無欲壽不踰歲人多情欲壽至於百此無情欲者反
夭有情欲者壽也夫如是老子之術以恬淡無欲延
壽度世者復虛也或時老子李少君之類也行恬淡
之道偶其性命亦自壽長世見其命壽又聞其恬淡
謂老子以術度世矣世或以辟穀不食為道術之人
謂王子喬之輩以不食穀與怕人殊食故與怕人殊
壽踰百度世遂為仙人此又虛也夫人之生也稟食
飲之性故形上有口齒形下有孔竅口齒以嚙食孔
竅以注瀉順此性者為得天正道逆此性者為違所
稟受失本氣於天何能得久壽使子喬生無齒口孔
竅是稟性與人殊稟性與人殊尚未可謂壽况形體
均同而以所行者異言其得度世非性之實也夫人
之不食也猶身之不衣也衣以溫膚食以充腹膚溫
腹飽精神明盛知饑而不飽寒而不溫則有凍餓之
害矣凍餓之人安能久壽且人之生也以食為氣猶

草木生以土為氣矣拔草木之根使之離土則枯而
蚤死閉人之口使之不食則餓而不壽矣

道家相誇曰真人食氣以氣而為食故傳曰食氣者
壽而不死雖不穀飽亦以氣盈此又虛也夫氣謂何
氣也如謂陰陽之氣陰陽之氣不能飽人人或嚙氣
氣滿腹脹不能厭飽如謂百藥之氣人或服藥食一
合屑吞數十丸藥方烈盛胃中憤毒不能飽人食氣
者必謂吹呶呼吸吐故納新也昔有彭祖嘗行之矣
不能久壽病而死矣

道家或以道守氣養性度世而不死以為血脉在形體
之中不動搖屈伸則閉塞不通不通積聚則為病而
死此又虛也夫人之形猶草木之體也草木在高山
之巔當疾風之衝晝夜動搖者能復勝彼隱在山谷
間鄣於疾風者乎案草木之生動搖者傷而不暢人
之道守引動搖形體者何故壽而不死夫血脉之藏於
身也猶江河之流地江河之流濁而不清血脉之動
亦擾不安不安則猶人勤苦無聊也安能得久生乎
道家或以服食藥物輕身益氣延年度世此又虛也
夫服食藥物輕身益氣頗有其驗若夫延年度世世
無其效百藥愈病病愈而氣復氣復而身輕矣凡人

稟性身本自輕氣本自長中於風濕百病傷之故身
重氣劣也服食良藥身氣復故非本氣少身重得藥
而乃氣長身更輕也稟受之時本自有之矣故夫服
食藥物除百病令身輕氣長復其本性安能延年至
於度世有血脉之類無有不生生無不死以其生故
知其死也天地不生故不死陰陽不生故不死死者
生之效生者死之驗也夫有始者必有終有終者必
有始唯無終始者乃長生不死人之生其猶冰也水
凝而為冰氣積而為人冰極一冬而釋人竟百歲而
死人可令不死冰可令不釋乎諸學仙術為不死之
方其必不成猶不能使冰終不釋也

語增篇

傳語曰聖人憂世深思事勤愁擾精神感動形體故
稱堯若腊舜若踞桀紂之君垂腴尺餘夫言聖人憂
世念人身體羸惡不能身體肥澤可也言堯舜若腊
與踞桀紂垂腴尺餘增之也齊桓公云寡人未得仲
父極難既得仲父甚易桓公不及堯舜仲父不及禹
契桓公猶易堯舜反難乎以桓公得管仲易知堯舜
得禹契不難夫易則少憂少憂則不愁不愁則身體
不懼舜承堯太平堯舜襲德功假荒服堯尚有憂舜

安能無事故經曰上帝引逸謂虞舜也舜承安繼治
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
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夫不與尚謂之矍若居如德
易承衰若孔子栖栖周流應聘身不得容道不得行
可骨立跛附僵仆道路乎紂爲長夜之飲糟丘酒池
沉湎於酒不舍晝夜是必以病病則不甘飲食不甘
飲食則肥腴不得至尺經曰惟湛樂是從時亦罔有
克壽魏公子無忌爲長夜之飲困毒而死紂雖未死
宜羸矍矣然桀紂同行則宜同病言其腴垂過尺餘
非徒增之又失其實矣傳語又稱紂力能索鐵伸鉤

撫梁易柱言其多力也蜚廉惡來之徒並幸受寵言
好伎力之主致伎力之士也或言武王伐紂兵不血
刃夫以索鐵伸鉤之力輔以蜚廉惡來之徒與周軍
相當武王德雖盛不能奪紂素所厚之心紂雖惡亦
不失所與同行之意雖爲武王所擒時亦宜殺傷十
百人今言不血刃非紂多力之效蜚廉惡來助紂之
驗也案武王之符瑞不過高祖武王有白魚赤鳥之
祐高祖有^有斷大蛇老嫗哭於道之瑞武王有八百諸
侯之助高祖有天下義兵之佐武王之相望羊而已
高祖之相龍顏隆準項紫美鬚髯身有七十二黑子

高祖又逃呂后於澤中呂后輒見上有雲氣之驗武
王不聞有此夫相多於望羊瑞明於魚鳥天下義兵
並來會漢助疆於諸侯武王承紂高祖襲秦二世之
惡隆盛於紂天下畔秦宜多於殷案高祖代秦還破
項羽戰場流血暴尸萬數失軍亡衆幾死一再然後
得天下用兵苦誅亂劇獨云周兵不血刃非其實也
言其易可也言不血刃增之也案周取殷之時太公
陰謀之書食小兒丹教云亡殷兵到牧野晨舉脂燭
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赤地千里由此言
之周之取殷與漢秦一實也而云取殷易兵不血刃
美武王之德增益其實也凡天下之事不可增損考
察前後效驗自列自列則是非之實有所定矣世稱
紂力能索鉄伸鉤又稱武王伐之兵不血刃夫以索
鉄伸鉤之力當人則是益責夏育之匹也以不血刃
之德取人是則三皇五帝之屬也以索鉄之力不宜
受服以不血刃之德不宜頓兵今稱紂力則武王德
貶譽武王則紂力少索鉄不血刃不得兩立殷周之
稱不得二全不得二全則必一非孔子曰紂之不善
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
焉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筴耳以至仁伐不仁如

何其血之浮杵也若孔子言殆沮浮杵若孟子之言
近不血刃浮杵過其實不血刃亦失其正一聖一賢
共論一紂輕重殊稱多少異實紂之惡不若王莽紂
殺比干莽鴆平帝紂以嗣立莽盜漢佐殺主隆於誅
臣嗣立順於盜位士衆所畔宜甚於紂漢誅王莽兵
頓昆陽死者萬數軍至漸臺血流沒趾而獨謂周取
天下兵不血刃非其實也

傳語曰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欲言聖人德盛能
以德將酒也如一坐千鍾百觚此酒徒非聖人也飲酒
有法胷腹小大與人均等飲酒用千鍾用者宜盡百
牛百觚則宜用十羊夫以千鍾百牛百觚十羊言之
文王之身如防風之君孔子之體如長狄之人乃能
堪之案文王孔子之體不能及防風長狄以短小之
身飲食衆多是缺文王之廣貶孔子之崇也案酒誥
之篇朝夕曰祀茲酒此言文王戒慎酒也朝夕戒慎
則民化之外出戒慎之教內飲酒盡千鍾導民率下
何以致化承紂疾惡何以自別且千鍾之效百觚之
驗何所用哉使文王孔子因祭用酒乎則受福昨不
能厭飽因饗射之用酒乎饗射飲酒自有禮法如私
燕賞賜飲酒乎則賞賜飲酒宜與下齊賜尊者之前

三觴而退過於三觴醉醜生亂文王孔子率禮之人也賞賚左右至於醉醜亂身自用酒千鍾百觚大之則為桀紂小之則為酒徒用何以立德成化表名垂譽乎世聞德將毋醉之言見聖人有多德之效則虛增文王以為千鍾空益孔子以百觚矣

傳語曰紂沉湎於酒以糟為丘以酒為池牛飲者三千人為長夜之飲亡其甲子夫紂雖嗜酒亦欲以為樂令酒池在中庭乎則不當言為長夜之飲坐在深室之中閉窗舉燭故曰長夜令坐於室乎每當飲者起之中庭乃復還坐則是煩苦相踏藉不能甚樂令

池在深室之中則三千人宜臨池坐前俛飲池酒仰食肴膳倡樂在前乃為樂耳如審臨池而坐則前飲害於肴膳倡樂之作不得在前夫飲食既不以禮臨池牛飲則其味有不復用杯亦宜就魚肉而虎食則知夫酒池牛飲非其實也

傳又言紂懸肉以為林令男女裸而相逐其間是為醉樂淫戲無節度也夫肉當內於口口之所食宜潔不辱今言男女裸相逐其間何等潔者如以醉而不計潔辱則當其浴於酒中而裸相逐於肉間何為不肯浴於酒中以不言浴於酒知不裸相逐於肉間傳

者之說或言車行酒騎行矣百二十日為一夜夫言用酒為池則言其車行酒非也言其懸肉為林即言騎行矣非也或時紂沉湎覆酒滂施於地即言以酒為池釀酒糟積聚則言糟為丘懸肉以林則言肉為林林中幽冥人時走戲其中則言保相逐或時載酒用鹿車則言車行酒騎行矣或時十數夜則言其百二十或時醉不知問日數則言其亡甲子周公封康叔告以紂用酒期於悉極欲以戒之也而不言糟丘酒池懸肉為林長夜之飲亡其甲子聖人不言殆非實也

傳言曰紂非時與三千人牛飲於酒池夫夏官有殷二百周三百紂之所與相樂非民必臣也非小臣必大官其數不能滿三千人傳書家欲惡紂故言三千人增其實也

傳語曰周公執贄下白屋之士謂候之也夫三公鼎足之臣王者之貞幹也白屋之士閭巷之微賤者也三公傾鼎足之尊執贄候白屋之士非其實也時或待士卑恭不驕白屋人則言其往候白屋或時起白屋之士以壁一作圭迎禮之人則言其執贄以候其家也傳語曰堯舜之儉茅茨不剪采椽不斷夫言茅茨采

椽可也言不剪不斲增之也經曰弼成五服五服五采服也服五采之服又茅茨采椽何宮室衣服之不相稱也服五采畫日月星辰茅茨采椽非其實也

傳語曰秦始皇帝燔燒詩書坑殺儒士言燔燒詩書滅去五經文書也坑殺儒士者言其皆狹經傳文書之人也燒其書坑其人詩書絕矣言燒燔詩書坑殺儒士實也言其欲滅詩書故坑殺其人非其誠又增之也秦始皇帝三十四年置酒咸陽臺儒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始皇之德齊淳于越進諫始皇不封子弟功臣自為挾輔刺周青臣以為面

始皇下其議於丞相李斯李斯非淳于越曰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臣請勅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敢藏詩書百家語諸刑書者悉詣尉集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滅吏見知弗舉與同罪始皇許之明年三十五年諸生在咸陽者多為妖言始皇使御史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者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七人皆坑之燔詩書起淳于越之諫坑儒士起自諸生為妖言見坑者四百六十七人傳增言坑殺儒士欲絕詩書又言盡坑之此非其實而又增之

傳語曰町町若荆軻之閭言荆軻爲燕太子丹刺秦王後誅軻九族其後恚恨不已復夷軻之一里一里皆滅故曰町町此言增之也夫秦雖無道無爲盡誅荆軻之里始皇幸梁山之宮從山上望見丞相李斯車騎甚盛恚出言非之其後左右以告李斯李斯立損車騎始皇知左右洩其言莫知爲誰盡捕諸在旁者皆殺之其後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民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地分皇帝聞之令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人誅之夫誅從行於梁山宮及誅石旁人欲得洩言刻石者不能審知故盡誅之荆軻之閭何罪於秦而盡誅之如刺秦王在閭中不知爲誰盡誅之可也荆軻已死刺者有人一里之民何爲坐之始皇二十年燕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徇不言盡誅其閭彼或時誅軻九族九族衆多同里而處誅其九族一里且盡好增事者則言町町也

論衡卷第七

論衡卷第八

王充

儒增篇

藝云增篇

儒增篇

儒書稱堯舜之德至優至大天下太平一人不刑又
言文武之隆遺在成康刑錯不用四十餘年是欲稱
堯舜褒文武也夫為言不益則美不足稱為文不渥
則事不足褒堯舜雖優不能使一人不刑文武雖盛
不能使刑不用言其犯刑者少用刑希疏可也言其
一人不刑刑錯不用增之也夫能使一人不刑則能
使一國不伐能使刑錯不用則能使兵寢不施案堯

可謂盛也

伐丹水舜征有苗四子服罪刑兵設用成王之時四國篡畔淮夷徐戎並為患害夫刑人用刀伐人用兵罪人用法誅人用武武法不殊兵力不異巧論之人不能別也夫德一有為字劣故用兵犯法故施刑刑之與兵猶足與翼也走用足飛用翼形體雖異其行身同刑之與兵全衆禁邪其實一也稱兵之不用言刑之不施是猶人耳缺目完以目完稱人體全不可從也人桀於刺虎怯於擊人而以刺虎稱謂之勇不可聽也身無敗缺勇無不進乃為全耳今稱一人不刑不言一兵不用褻刑錯不用不言一人不畔未得為優未

儒書稱楚養由基善射射一楊葉百發能百中之是稱其巧於射也夫言其時射一楊葉中之可也言其百發而百中增之也夫一楊葉射而中之一再行敗穿不可復射矣如就葉懸於樹而射之雖不欲射葉楊葉繁茂自中之矣是必使上取楊葉一一更置地而射之也射之數十行足以見巧觀其射之者亦皆知射工亦必不至於百明矣言事者好增巧美數十中之則言其百中矣百與十數之大者也實欲言十則言百百則言千矣是與書言協和萬邦詩曰子孫千億同一

意也

儒書言衛有忠臣弘演為衛哀公使未還狄人攻哀公而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使還致命於肝痛哀公之死身肉盡肝無所附引刀自刳其腹盡出其腹實乃內哀公之肝而死言此者欲稱其忠矣言其自刳內哀公之肝而死可也言盡出其腹實乃內哀公之肝增之也人以刃相刺中五藏輒死何則五藏氣之主也猶頭脉之湊也頭一斷手不能取他人之頭着之於頭奈何獨能先出其腹實乃內哀公之肝腹實出輒死則手不能復把矣如先內哀公之肝

乃出其腹實則文當言內哀公之肝出其腹實今先言盡出其腹實內哀公之肝又言盡增其實也

儒書言楚熊渠子出見寢石以為伏虎將弓射之矢沒其衛或曰養由基見寢石以為兕也射之矢飲羽或言李廣便是熊渠養由基李廣主名不審無害也或以為虎或以為兕兕虎俱猛一實也或言沒衛或言飲羽羽則衛言不同耳要取以寢石似虎兕畏懼加精射之入深也夫言以寢石為虎射之矢入可也言其沒衛增之也夫見似虎者意以為是張弓射之盛精加意則其見真虎與是無異射似虎之石矢入

沒衛若射真虎之身矢洞度乎石之質難射肉易射也。以射難沒衛言之則其射易者洞不疑矣。善射者能射遠中，不失毫釐，安能使弓弩更多力乎？養由基從軍射晉侯，中其目，夫以匹夫射萬乘之主，其加精倍力，必與射寢石等。當中晉侯之目，也可復洞達於項乎？如洞達於項，晉侯宜死，車張十石之弩，恐不能入一寸矢，摧為三況，以一人之力，引微弱之弓，雖加精誠，安能沒衛人之精，乃氣也，氣乃力也。有水火之難，惶惑恐懼，舉徙器物，精誠至矣，素舉一石者，倍舉二石，然則見伏_石射之精誠，倍故不過入一寸，如

何謂之沒衛乎？如有好用劍者，見寢石懼而斫之，可復謂能斷石乎？以勇夫空拳而暴虎者，卒然見寢石，以手推之，能令石有跡乎？巧人之精與拙人等，古人之誠與今人同，使當今射工射禽獸於野，其欲得之不餘精力乎？及其中獸，不過數寸，跌誤中石，不能內鋒箭，摧折矣。夫如是，儒書之言楚能渠子養由基、李廣射寢石、矢沒衛、飲羽者，皆增之也。

儒書稱魯般墨子之巧，刻木為鳶，飛之三日而不集，夫言其以木為鳶，飛之可也，言其三日不集，增之也。夫刻木為鳶，以象鳶形，安能飛而不集乎？既能飛翔

安能至於三日如審有機閑一飛遂翔不可復下則當言遂飛不當言三日猶世傳言曰魯般巧亡其母也言巧工為母作木車馬木人御者機閑備具載母其上一驅不還遂失其母知未為機閑備具與木車馬等則遂飛不集機閑為湏定間不能遠過三日則木車等亦宜三日止於道路無為徑夫以失其母二者必失實者矣

書說孔子不能容於世周流游說七十餘國未嘗得安夫言周流不遇可也言于七十國增之也案論語之篇諸子之書孔子自衛反魯在陳絕糧削迹於衛忘味於齊伐樹於宋并費與頓牟至不能十國傳言七十國非其實也或時于十數國也七十之說文書傳之因言于七十國矣論語曰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也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也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也子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夫公叔文子實時言時笑義取人傳說稱之言其不言不笑不取也俗言竟增之也書言秦繆公伐鄭過晉不假途晉襄公率羗戎要擊於峭塞之下疋馬隻輪無反者時秦遣三大夫孟明

視西乞術白乙丙皆得復還夫三大夫復還車馬必有歸者文言足馬隻輪無反者增其實也

書稱齊之孟嘗魏之信陵趙之平原楚之春申君待士下客招會四方各三千人欲言下士之至趨之者衆也夫言士多可也言其三千增之也四君雖好士士至雖衆不過各千餘人書則言三千矣夫言衆必言千數言少則言無一世俗之情言事之失也

傳記言高子羔之喪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難為故也夫不以為非實而以為難君子之言誤矣高子泣血殆必有之何則荆和獻寶於楚楚則

其足痛寶不進已情不達泣涕盡因續以血今高子痛親哀極涕竭血隨而出實也而云三年未嘗見齒是增之也言未嘗見齒欲言其不言不笑也孝子喪親不笑可也安得不言言安得不見齒孔子曰言不文或時不言傳則言其不見齒或時傳則言其不見齒三年矣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尊為天子不言而其文言不言猶疑於增況高子位賤而日未嘗見齒是必增益之也

儒書言禽息薦百里奚繆公未聽禽息出當門仆頭碎首而死繆公痛之乃用百里奚此言賢者薦善不

葉重

愛其死仆頭碎首而死以達其友也世士相激文書傳稱之莫謂不然夫仆頭以薦善古今有之禽息仆頭蓋其實也言碎首而死是增之也夫人之扣頭痛者血流雖忿恨惶恐無碎首者非首不可碎人力不能自碎也執刃刎頸樹鋒刺刃之肋故手足得成勢也言禽息舉推自擊首碎不是怪也仆頭碎首力不能自將也有扣頭而死者未有使頭破首碎者也此時或扣頭薦百里奚世空言其死若或扣頭而死世空言其首碎也

儒書言荆軻為燕太子刺秦王操匕首之劍刺之不其足痛寶不進己情不達泣涕盡因續以血今高子痛親哀極涕竭血隨而出實也而云三年未嘗見齒是增之也言未嘗見齒欲言其不言不笑也孝子喪親不笑可也安得不言言安得不見齒孔子曰言不文或時不言傳則言其不見齒或時傳則言其不見齒三年矣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尊為天子不言而其文言不言猶疑於增况高子位賤而曰未嘗見齒是必增益之也

儒書言禽息薦百里奚繆公未聽禽息出當門仆頭碎首而死繆公痛之乃用百里奚此言賢者薦善不

愛其死仆頭碎首而死以達其友也世士相激文書
傳稱之莫謂不然夫仆頭以薦善古今有之禽息仆
頭蓋其實也言碎首而死是增之也夫人之扣頭痛
者血流雖忿恨惶恐無碎首者非首不可碎人力不
能自碎也執刃刎頸樹鋒刺胃鋒刃之助故手足得
成勢也言禽息舉椎自擊首碎不足怪也仆頭碎者
力不能自將也有扣頭而死者未有使頭破首碎者
也此時或扣頭薦百里奚世空言其死若或扣頭而
死世空言其首碎也

儒書言荆軻為燕太子刺秦王操匕首之劍刺之不
得秦王拔劍擊之軻以匕首擣秦王不中中銅柱入
尺欲言匕首之利荆軻勢盛投銳利之刃陷堅彊之
柱稱荆軻之勇故增益其事也夫言入銅柱實也言
其入尺增之也夫銅雖不若匕首堅剛入之不過數
寸殆不能入尺以入尺言之設中秦王匕首洞過乎
車張十石之弩射垣木之表尚不能入又以荆軻之
手力揆輕小之匕首身被龍淵之劍刃入堅剛之銅
柱是荆軻之力勁於十石之弩銅柱之堅不若木表
之剛也世稱荆軻之勇不言其多力多力之人莫若
孟賁使孟賁擣銅柱能一有過字淵出一尺乎此亦或時也

首利若干將莫邪所刺無前所擊手無下故有入尺之效夫稱干將莫邪亦過其實刺擊手無前下亦入銅柱尺之類也

儒書言董仲舒讀春秋專精一思志不在他三年不

窺園菜夫言不窺園菜實也言三年增之也仲舒雖精亦時解休解

休之間猶宜游於門庭之側則能至門庭何嫌不窺

園菜聞用精者察物不見存道以亡身不聞不至門

庭坐思三年不及窺園也尚書毋佚曰君子所其毋

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佚者也解字人之筋骨非木非

石不能不解故張而不弛文王不為弛而不張文王

不行一弛一張文王以為常聖人材優尚有弛張之

時仲舒材力劣於聖安能用精三年不休

儒書言夏之方盛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

而為之備故入山澤不逢惡物用辟神姦故能叶于

上下以承天休夫金之性物也用遠方貢之為美鑄

以為鼎用象百物之奇安能入山澤不逢惡物辟除

神姦乎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白雉倭人貢鬯草食

白雉服鬯草不能除凶金鼎之器安能辟姦且九鼎

之來德盛之瑞也服瑞應之物不能致福男子服玉

女子服珠珠玉於人無能辟除寶奇之物使為蘭或

作牙身或言有益者九鼎之語也一有夫九鼎無能辟除傳言能辟神姦是則書增其文也世俗傳言周鼎不爨自沸不投物物自出此則世俗增其言也儒書增其文也是使九鼎以無怪空為神也且夫謂周之鼎神者何用審之周鼎之金遠方所貢禹得鑄以為鼎也其為鼎也有百物之象如為遠方貢之為神乎遠方之物安能神如以為禹鑄之為神乎禹聖不能神聖人身不能神鑄器安能神如以金之物為神乎則夫金者石之類也石不能神金安能神以有百物之象為神乎夫百物之象猶雷罇也雷罇刻畫雲雷之形雲雷在天神於百物雲雷之象不能神百物之象安能神也

傳言秦滅周周之九鼎拆入于秦案本事周赧王之時秦昭王使將軍嫪攻王赧王赧惶懼犇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還王赧王赧卒秦王取九鼎拆寶器矣若此者九鼎拆在秦也始皇二十八年北遊至琅邪還過彭城齊戒禱祠欲出周鼎使千人沒泗水之中求弗能得案時昭王之後三世得始皇帝秦無危亂之禍鼎宜不亡亡時殆在周傳言王赧犇秦秦取九鼎或時誤也傳又言宋太丘社亡

鼎沒水中彭城下其後二十九年秦并天下若此者
鼎未入秦也其亡從周去矣未為神也春秋之時五
石墮于宋五石者星也星之去天猶鼎之亡於地也
星去天不為神鼎亡於地何能神春秋之時三山亡
猶太丘社之去宋五星之去天三山亡五石墮太丘
社去皆自有為然鼎亡之亦不應也未可以亡之故
乃謂之神如鼎與秦三山同乎亡不能神如有知欲
辟危亂之禍乎則更桀紂之時矣衰亂無道莫過桀
紂桀紂之時鼎折不亡去周之衰亂未若桀紂無道
之桀紂去衰末之周非止去之宜神有知之驗也或
時周亡之時將軍摎人衆見鼎盜取女媧人鑄爍以為
他器始皇求不得也後因言有神名則空生沒於泗
水之語矣孝文皇帝之時趙人新垣平上言周鼎亡
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於泗水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
氣意周鼎出乎兆見弗迎則不至於是文帝使使治
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入有上書告新垣平所
言神器事皆詐也於是下平事於吏吏治誅新垣平
夫言鼎在泗水中猶新垣平詐言鼎有神氣見也

藝增篇

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實著文垂辭辭出溢其真稱

美過其善進惡沒其罪何則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其意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愜於心聞一增以為十見百益以為千使夫純樸之事十剖百判審然之語千反萬畔墨子哭於練絲揚子哭於歧道蓋傷失本悲離其實也蜚流之言百傳之語出小人之口馳閭巷之間其猶是也諸子之文筆墨之疏人賢所著妙思所集宜如其實猶或增之儻經藝之言如其實乎言審莫過聖人經藝萬世不易猶或出溢增過其實增過其實皆有事為不妄亂誤以少為多也然而必論之者方言經藝

之增與傳語異也經增非一略舉較著令悅惑之人觀覽采擇得以開心通意曉解覺悟尚書協和萬國是美堯德致太平之化化諸夏井及夷狄也言協和方外可也言萬國增之也夫唐之與周俱治五千里內周時諸侯千七百九十三國荒服戎服要服及四海之外不粒食之民若穿曾儋耳焦僂跋踵之輩并合其數不能三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盡於三千之中矣而尚書云萬國裒增過實以美堯也欲言堯之德大所化者衆諸夏夷狄莫不雍和故曰萬國猶詩言子孫千億矣美周宣王之德能慎一作順天地天地祚之

子孫衆多至於千億言子孫衆多可也言千億增之也夫子孫雖衆不能千億詩人頌美增益其實案后稷始受邵封訖於宣王宣王以至外族內屬血脉所連不能千億夫千與萬數之大名也萬言衆多故尚書言萬國詩言千億詩云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言鶴鳴九折之澤聲猶聞於天以喻君子修德窮僻名猶達朝廷也其聞高遠可矣言其聞於天增之也彼言聲聞於天見鶴鳴於雲中從地聽之度其聲鳴於地當復聞於天也夫鶴鳴雲中人聞聲仰而視之目見其形耳目同力耳聞其聲則目見其形矣然則耳目所聞見不過十里使參天之鳴人不能聞也何則天之去人以萬數遠則目不能見耳不能聞今鶴鳴從下聞之鶴鳴近也以從下聞其聲則謂其鳴於地當復聞於天失其實矣其鶴鳴於雲中人從下聞之如鳴於九臯人無在天上者何以知其聞於天上也無以知意從准况之也詩人或時不知至誠以為然或時知而欲以喻事故增而甚之詩曰維周黎民靡有子遺是謂周宣王之時遭大旱之災也詩人傷旱之甚民被其害言無有子遺一人不愁痛者夫旱甚則有之矣言無子遺一人增之也夫周之民猶今之民也

使今之民也遭大旱之災貧羸無蓄積扣心思雨若其富人穀食饒足者廩困不空口腹不飢何愁之有天之旱也山林之間不枯猶地之水丘陵之上不堪也山林之間富貴之人必有遺脫者矣而言靡有子遺增益其文欲言早甚也

易曰豐其屋蔀其家覘其戶闐其無人也非其無人也無賢人也尚書曰毋曠庶官曠空庶衆也毋空衆官寘非其人與空無異故言空也夫不肖者皆懷五常才劣不逮不成純賢非狂妄頑嚚身中無一知也德有大小材有高下居官治職皆欲勉效在官尚書

之官易之戶中猶能有益如何謂之空而無人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言文王得賢者多而不肖者少也今易宜言闐其少人尚書宜言無少衆官以少言之可也言空而無人亦尤甚焉五穀之於人也食之皆飽稻粱之味甘而多腴豆麥雖糲亦能愈飢食豆麥者皆謂糲而不甘莫謂腹空無所食竹木之杖皆能扶病竹杖之力弱劣不及木或操竹杖皆謂不勁莫謂手空無把持夫不肖之臣豆麥竹杖之類也易持其具臣在戶言無人者惡之甚也尚書衆官亦容小材而云無空者刺之甚也

論語曰大哉堯之為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傳曰
有年五十擊壤於路者觀者曰大哉堯德乎擊壤者
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
等力此言蕩蕩無能名之效也言蕩蕩可也乃欲言
民無能名增之也四海之大萬民之衆無能名堯之
德者殆不實也夫擊壤者曰堯何等力欲言民無能
名也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乎此何等民者猶能知之
實有知之者云無竟增之儒書又言堯舜之民可比
屋而封言其家有君子之行可皆官也夫言可封可
也言比屋增之也人年五十為人父為人父而不知君
何以示子太平之世家為君子人有禮義父不失禮
子不廢行夫有行者有知知君莫如臣臣賢能知君
能知其君故能治其民今不能知堯何可封官年五
十擊壤於路與豎子未成人者為伍何等賢者子路
使子羔為郟宰孔子以為不可未學無所知也擊壤
者無知官之如何稱堯之蕩蕩不能述其可比屋而
封言賢者可比屋而封不能議讓其愚而無知之夫
擊壤者難以言比屋比屋難以言蕩蕩二者皆增之
所由起羨堯之德也

尚書曰祖使諫紂曰今我民罔不欲喪罔無也我天

下民無不欲王亡者夫言欲王之亡可也言無不增之也紂雖惡民臣蒙恩者非一而祖伊增語欲以懼紂也故曰語不益心不惕行不易增其語欲以懼之莫其語悟也蘇秦說齊王曰臨菑之中車轂擊人肩磨舉袖成幕連袂成帷揮汗成雨齊雖熾盛不能如此蘇秦增語激齊王也祖伊之諫紂猶蘇秦之說齊王也賢聖增文外有所為內未必然何以明之夫武成之篇言武王伐紂血流浮杵助戰者多故至血流如此皆欲紂之亡也土崩瓦解安肯戰乎然祖伊之言民無不欲如蘇秦增語武成言血流浮杵

亦太過焉死者血流安能得杵案武王伐紂於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乾燥兵頓血流輒燥入土安得杵浮且周殷士卒皆賁盛糧或作乾糧無杵曰之事安得杵而浮之言血流杵欲言誅紂雖兵頓士傷故至浮杵

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恆星不見星實如雨公羊傳曰如雨者何非雨也非雨則局為謂之如雨不脩春秋曰如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星實如雨不脩春秋者未脩春秋時魯史記曰雨星不及地尺如復君子者謂孔子也孔子脩之星實如雨

如雨者如雨狀也山氣為雲上不及天下而為雲雨星星
墮不及地上復在天故曰如雨孔子正言也夫星賁
或時至地或時不能尺丈之數難審也史記言尺亦
以太甚矣夫地有樓臺山陵安得言尺孔子言如雨
得其實矣孔子作春秋故正言如雨如孔子不作不
及地尺之文遂傳至今光武皇帝之時郎中汝南賁
光上書言孝文皇帝時居明光宮天下斷獄三人頌
美文帝陳其效實光武皇帝曰孝文時不居明光宮
斷獄不三人積善修德美名流之是以君子惡居下
流夫賁光上書於漢漢為今世增益功美猶過其實
况上古帝王久遠賢人從後褒述失實離本獨已多
矣不遭光武論千世之後孝文之事載在經藝之上
人不知其增居明光宮斷獄二人而遂為實事也

論衡卷第八

論衡卷第九

問孔篇

問孔篇

王充

世儒學者好信師而是古以為賢聖所言皆無非專
精講習不知難問夫賢聖下筆造文用意詳審尚未
可謂盡得實況倉卒吐言安能皆是不能皆是時人
不知難或是而意沉難見時人不知問案賢聖之言
上下多相違其文前後多相伐者世之學者不知者
也論者皆云孔門之徒七十子之才勝今之儒此言
妄也彼見孔子為師聖人傳道必授異才故謂之殊

夫古人之才今人之才也今謂之英傑古以為聖神故謂七十子歷世希有使當今有孔子之師則謂世學者皆顏閔之徒也使無孔子則七十子之徒今之儒生也何以驗之以學於孔子不能極問也聖人之言不能盡解說道陳義不能輒形不能輒形宜問以發之不能盡解宜難以極之臯陶陳道帝舜之前淺略未極禹問難之淺言復深略指復分蓋起問難此說激而深切觸而著明也孔子笑子游之絃歌子游引前言以距孔子自今案論語之文孔子之言多若笑絃歌之辭弟子寡若子游之難故孔子之言遂結

不解以七十子不能難世之儒生能實不道是非也凡學問之法不為無才難才距師核道實義證定是非也問難之道非必對聖人及生時也世之解說說人者非必須聖人教告乃敢言也苟有不曉解之問追難孔子何傷於義誠有傳聖業之知伐孔子之說何逆於理謂問孔子之言難其不解之文世間私才大知生能答問解難之人必將賢吾世間難問之言是非

孟懿子問孝子曰毋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毋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

死葬之以禮問曰孔子之言母違母違者禮也孝子亦當先意承志不當違親之欲孔子言母違不言違禮懿子聽孔子之言獨不為嫌於無違志乎樊遲問何謂孔子乃言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使樊遲不問母違之說遂不可知也懿子之才不過樊遲故論語篇中不見言行樊遲不曉懿子必能曉哉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武伯善憂父母故曰唯其疾之憂武伯憂親懿子違禮攻其短荅武伯云父母唯其疾之憂對懿子亦宜言唯水火之變乃違禮周公告小才勅大材略子游之大材也孔子告之勅懿子小才也告之反略違周公之志攻懿子之短夫道理之宜弟子不難何哉如以懿子權尊不敢極言則其對武伯亦宜但言母憂而已但孟氏子也權尊鈞周形武伯而略懿子未曉其故也使孔子對懿子極言母違禮何害之有專魯莫過季氏譏八佾之舞庭刺太山之旅祭不懼季氏增邑不隱諱之害獨畏荅懿子極言之罪何哉且問孝者非一皆有御者對懿子言不但心服臆肯故告樊遲

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

言人當田道義得不當苟取也當守節安貧不當妄去也夫言不以其道得富貴不居可也不以其道得貧賤如何富貴顧可去去貧賤何之夫貧賤得富貴也不得富貴不去貧賤如謂得富貴不以其道則不去貧賤邪則所得富貴不得貧賤也貧賤何故當言得之顧當言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去之則不去也當言去不當言得得者施於得之也今去之安得言得乎獨富貴當言得耳何者得富貴乃去貧賤也是則以道去貧賤如何脩身行道仕得爵祿富貴得爵祿富貴則去貧賤矣不以其道去貧賤如何毒苦貧賤起為奸盜積聚貨財擅相官秩是為不以其道七十子既不問世之學者亦不知難使此言意不解而文不分是謂孔子不能吐辭也使此言意結文又不解是孔子相示未形悉也弟子不問世俗不難何哉

孔子曰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問曰孔子妻公冶長者何據見哉據年三十可妻邪見其行賢可妻也如據其年三十不宜稱在縲紲如見其行賢亦不宜稱在縲紲何則諸入孔子門者皆有善行故稱備徒役徒役之中無妻則妻

之耳不須稱也如徒役之中多無妻公治長尤賢故獨妻之則其稱之宜列其行不宜言其在縲紲也何則世間疆受非辜者多未必盡賢人也怕人見枉衆多非一必以非辜為孔子所妻則是孔子不妻賢妻寬也案孔子之稱公治長有非辜之言無行能之文實不賢孔子妻之非也實賢孔子稱之不具亦非也誠似妻南容云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具稱之矣

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汝

俱不如也是賢顏淵試以問子貢也問曰孔子所以教者禮讓也子路為國以禮其言不讓孔子非之使子貢實愈顏淵孔子問之猶曰不如使實不及亦曰不如非失對欺師禮讓之言宜謙卑也今孔子出言欲何趣哉使孔子知顏淵愈子貢則不須問子貢使孔子實不知以問子貢子貢謙讓亦不能知使孔子徒欲表善顏淵稱顏淵賢門人莫及於名多矣何須問於子貢子曰賢哉回也又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三章皆直稱不以他人激至是一章獨以子貢激之何哉或曰欲抑子

貢也當此之時子貢之名凌顏淵之上孔子恐子貢志驕意溢故抑之也夫名在顏淵之上當時所為非子貢求勝之也實子貢之知何如哉使顏淵才在已上已自服之不須抑也使子貢不能自知孔子雖言將謂孔子徒欲抑已由此言之問與不問無能抑揚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彫也糞土之墻不可朽也於予予何誅是惡宰予之晝寢問曰晝寢之惡也小惡也朽木糞土敗毀不可復成之物大惡也責小過以大惡安能服人使宰我性不善如朽木糞土不宜得入孔子之門序在四科之列使性善孔子惡之惡之太甚過也人之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孔子疾宰予可謂甚矣使下愚之人涉耐罪之獄吏令以大辟之罪必寬而怨邪將服而自咎也使宰我愚則與涉耐罪之人同志使宰我賢知孔子責人幾微自改矣明文以識之流言以過之以其言示端而已自改自改不在言之輕重在宰予能更與否春秋之義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寢毫毛以巨大以巨大貶纖介觀春秋之義肯是之乎不是則宰我不受不受則孔子之言棄矣聖人之言與文相副言出於口文立於策俱發於心其實一也孔子作春秋不貶小以大其非宰

予也以大惡細文語相違服人如何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予改是蓋起宰予晝寢更知人之術也問曰人之晝寢安足以毀行毀行之人晝夜不卧安足以成善以晝寢而觀人善惡能得其實乎案宰予在孔子之門序於四科列在賜上如性情怠不可彫琢何以致此使宰我以晝寢自致此才復過人遠矣如未成就自謂已足不能自知知不明耳非行惡也曉勅而已無為改術也如自知未足倦極晝寢是精神索也精神索至於死亡豈徒寢哉且論人之法取其行則棄其言取其言則棄其行今宰予雖無助行有言語用言令行缺一既矣今孔子起宰予晝寢聽其言觀其行言行相應則謂之賢是孔子備取人也毋求備於一人之義何所施

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子文曾舉楚子玉代已位而伐宋以百乘敗而喪其衆不知如此安得為仁問曰子文舉子玉不知人也智與仁不相干也有不知之性何妨為仁之行五常之道仁義禮智信也五者各別

不相須而成故有智人有仁人者有禮人有義人者
人有信者未必智智者未必仁仁者未必禮禮者未
必義子文智蔽於子玉其仁何毀謂之焉得不可且忠
者厚也厚人仁矣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子文有仁之
實矣孔子謂忠非仁是謂父母非二親配疋非夫婦也
哀公問弟子孰謂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不遷怒
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夫
顏淵所以死者審何用哉今自以短命猶伯牛之有
疾也人生受命皆全常潔今有惡疾故曰無命人生
皆當受天長命令得短命亦宜曰無命如天有短長
則亦有善惡矣言顏淵短命則宜言伯牛惡命言伯
牛無命則宜言顏淵無命一死一病皆痛云命所稟
不異文語不同未曉其故也

哀公問孔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今
也則亡不遷怒不貳過何也曰并攻哀公之性遷怒
貳過故也因其問則并以對之兼以攻士之短不犯
其罰問曰康子亦問好學孔子以對曰以顏淵康子亦
有短何不并對以攻康子康子非聖人也操行猶所
失成事康子患盜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
竊由此言之康子以欲為短也不攻何哉孔子見南

子子路不悅子曰子所鄙予者天厭之天厭之南子
衛靈公夫人也聘孔子子路不說謂孔子淫亂也孔
子解之曰我所為鄙陋者天厭殺我至誠自誓不負
子路也問曰孔子自解安能解乎使世人有鄙陋之
行天曾厭殺之可引以誓子路聞之可信以解今未
曾有為天所厭者也曰天厭之子路肯信之乎行事
雷擊殺人水火燒溺人墻屋壓填人如曰雷擊殺我
水火燒溺我墻屋壓填我子路頗信之今引未曾有
之禍以自誓於子路子路安肯曉解而信之行事通
有卧厭不悟者謂此為天所厭邪案諸卧厭不悟者

未皆為鄙陋也子路入道雖淺猶知實之實之非實
孔子以誓子路必不解矣孔子稱曰死生有命富貴
在天若此者人自有長短不在操行善惡也成
事顏淵蚤死孔子謂之短命由此知短命夭死之人
必有邪行也子路入道雖淺聞孔子之言知死生之
實孔子誓以予所鄙者天厭之獨不為子路言夫子
雖命未當死天安得厭殺之乎若此誓子路以天厭
之終不見信不見信則孔子自解終不解也尚書曰
毋若丹朱教惟慢游是好謂帝舜勅禹母予不肖子
也重天命恐禹私其子故引丹朱以勅戒之禹曰予

娶若時卒壬癸甲開呱呱而泣子弗子陳已行事以
往推來以見十隱效已不敢私不肖子也不曰天厭
之者知俗人誓好引天也孔子為子路行所疑不引
行事效已不鄙而云天厭之是與俗人解嫌引天祝
詛何以異乎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子自傷不
三也已王致太平太平則鳳鳥至河出圖矣今不得
王故瑞應不至悲心自傷故曰吾已矣夫問曰鳳鳥
河圖審何據始起始起之時鳥圖未至如據太平太
平之帝未必常致鳳鳥與河圖也五帝三王皆致太

平案其瑞應不皆鳳皇為必然之瑞於太平鳳皇為
未必然之應孔子聖人然思未必然以自傷終不應
矣或曰孔子不自傷不得王也傷時無明王故已不
用也鳳鳥河圖明王之瑞也瑞應不至時無明王明
王不存已遂不用矣夫致瑞應何以致之任賢使能
治定功成治定功成則瑞應至矣瑞應至後亦不須孔
子孔子所望何其末也不思其本而望其末也不相
其主而名其物治有未定物有不至以至而效明王
必失之矣孝文皇帝可謂明矣案其本紀不見鳳鳥
與河圖使孔子在孝文之世猶曰吾已矣夫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
有孔子疾道不行於中國志恨失意故欲之九夷也
或人難之曰夷狄之鄙陋無禮義如之何孔子曰君
子居之何陋之有言以君子之道居而教之何為陋
乎問之曰孔子欲之九夷者何起乎起道不行於中
國故欲之九夷夫中國且不行安能行於夷狄夷狄
之有君不若諸夏之亡言夷狄之難諸夏之易也不
能行於易能行於難乎且孔子云以君子居之者何
謂陋邪謂脩君子之道自容乎謂以君子之道教之
也如脩君子之道苟自容中國亦可何必之夷狄如
以君子之道教之夷狄安可教乎禹入裸國裸入衣
出衣服之制不通於夷狄也禹不能教裸國衣服孔
子何能使九夷為君子或孔子實不欲往患道不行
動發此言或人難之孔子知其陋然而猶曰何陋之
有者欲遂已然距或人之諫也實不欲往志動發言
是為言也君子於言無所苟矣如知其陋苟欲自遂
此子路對孔子以子羔也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
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社稷焉有民人焉何必讀書
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子路知其不可苟對
自遂孔子惡之比夫佞者孔子亦知其不可苟應或

人孔子子路皆以佞也

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何謂不受命乎說曰受當富之命自以術知數億中時也夫人富貴在天命乎在人知也如在天命知術求之不能得如在人孔子何為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夫謂富不受命而自知術得之貴亦可不受命而自以努力求之世無不受貴命而自得貴亦知無不受富命而自得富者成事孔子不得富貴矣周流應聘行說諸侯智窮策困還定詩書望絕無異稱已矣夫自知無貴命周流無補益也孔子知己不受貴命周流求之不

能得而謂賜不受富命而以術知得富言行相違未曉其故或曰欲攻子貢之短也子貢不好道德而徒好貨殖故攻其短欲令窮服而更其行節夫攻子貢之短可言賜不好道德而貨殖焉何必立不受命與前言富貴在天相違反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此言人將起天與之輔人將廢天奪其佑孔子有四友欲因而起顏淵早夭故曰天喪予問曰顏淵之死孔子不王天奪之邪不幸短命自為死也如短命不幸不得不死孔子雖王猶不得生輔之於人猶杖之扶疾也人有病須杖而行如

斬杖本得短可謂天使病人不得行乎如能起行杖短能使之長乎夫顏淵之短命猶杖之短度也且孔子言天喪予者以顏淵賢也案賢者在世未必為輔也夫賢者未必為輔猶聖人未必受命也為帝有不聖為輔有不賢何則祿命骨法與才異也由此言之顏淵生未必為輔其死未必有喪孔子云天喪予何據見哉且天不使孔子王者本意如何本稟性命之時不使之王邪將使之王復中悔之也如本不使之王顏淵死何喪如本使之王復中悔之此王無骨法便宜自在天也且本何善所見而使之王後何惡所

聞中悔不命天神論議誤不諦也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脫驂於舊館毋乃已重乎孔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過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孔子脫驂以賻舊館者惡情不副禮也副情而行禮情起而恩動禮情相應君子行之顏淵死子哭之慟門人曰子慟矣吾非斯人之慟而誰為夫慟哀之至也哭顏淵慟者殊之衆徒哀痛之甚也死有棺無槨顏路請車以為之槨孔子不予為大夫不可以徒行也弔舊館脫

駢以賻惡涕無從哭顏淵慟請車不與使慟無副豈涕與慟殊馬與車異邪於彼則禮情相副於此則恩義不稱未曉孔子為禮之意孔子曰鯉也死有棺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鯉之恩深於顏淵鯉死無槨大夫之儀不可徒行也鯉子也顏淵他姓也子死且不禮况其禮他姓之人乎曰是蓋孔子實恩之效也副情於舊館不稱恩於子豈以前為士後為大夫哉如前焉士士乘二馬如為大夫大夫乘三馬大夫不可去車徒行何不截賣兩馬以為槨乘其一乎為士時乘二馬截一以賻舊館今亦何不截其二以副恩

乘一以解不徒行乎不脫馬以賻舊館未必亂制葬子有棺無槨廢禮傷法孔子重賻舊人之恩輕廢葬子之禮此禮得於他人制失親子也然則孔子不粥車以為鯉槨何以解於貪官好仕恐無車而自云君子殺身以成仁何難退位以成禮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信最重也問使治國無食民餓棄禮義禮義棄信安所立傳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

足今言去食信安得成春秋之時戰國饑餓易子而食枵骸而炊口饑不食不暇顧恩義也夫父子之恩信矣饑餓棄信以子為食孔子教子貢去食存信如何夫去信存食雖不欲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雖欲為信信不立矣子適衛冉子僕子曰庶矣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矣冉子先富而后教之教子貢去食而存信食與富何別信與教何異二子殊教所尚不同孔子為國意何定哉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曰夫子何為乎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者非之者非其代人謙也夫孔子之問使者曰夫子何為問所治為非問操行也如孔子之問也使者宜對曰夫子為某事治某政今反言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何以知其對不失指孔子非之也且實孔子何以非使者非其代人謙非乎其非乎對夫指也所非猶有一實不明其過而徒云使乎使乎後世疑惑不知使者所以為過韓子曰書紂則弟子辨孔子之言使乎何其約也或曰春秋之義也為賢者諱蘧伯玉賢故諱其使者夫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

君視其所使伯玉不賢故所使過也春秋之義為賢者諱亦貶織介之惡今不非而諱貶織介安所施哉使孔子為伯玉諱宜默而已揚言曰使乎使乎時人皆知孔子之非也出言如此何益於諱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有是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也子路引孔子往時所言以非孔子也往前孔子出此言欲令弟子法而行之子路引之以諫孔子曉之不

曰前言戲若非而不可行而曰有是言者審有當行之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孔子言此言者能解子路難乎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解之宜佛肸未為不善尚猶可入而曰堅磨而不磷白涅而不淄如孔子之言有堅白之行者可以入之君子之行軟而易汙邪何以獨不入也孔子不飲盜泉之水曾子不入勝母之間避惡去汙不以義恥辱名也盜泉勝母有空名而孔曾恥之佛肸有惡實而子欲往不飲盜泉是則欲對佛肸非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枉道食篡畔之祿可謂浮雲

者非也或權時欲行道也即權時行道子路難之當云行道不言食有權時以行道無權時以求食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自比以匏瓜者言人當仕而食祿我非匏瓜繫而不食非子路也孔子之言不解子路之難子路難孔子豈孔子不仕當也哉當擇善國而入之也孔子自比匏瓜孔子欲安食也且孔子之言何其鄙也何彼仕為食哉君子不宜言也匏瓜繫而不食亦繫而不仕等也距子路可云吾豈匏瓜也哉繫而不仕也今吾繫而不食孔子之仕不為行道徒求食也人之仕也主貪祿也禮義之言為行道也猶人之娶也主為欲也禮義之言為供親也仕而直言食娶可直言欲乎孔子之言解情而無依違之意不假義理之名是則俗人非君子也儒者說孔子周流應聘不濟閔道不行失孔子情矣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曰末如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用我吾其為東周乎為東周欲行道也公山佛肸俱畔者行道於公山求食於佛肸孔子之言無定趨也言無定趨則行無常務矣周流不用豈獨有以乎陽貨欲見之不見呼之仕不仕何其清也公山佛肸召之欲往

何其濁也公山不擾與陽虎俱畔執季桓子其人同
惡呼召禮等獨對公山不見陽虎豈公山尚可陽虎
不可乎子路難公山之名孔子宜解以尚及佛肸未
甚惡之狀也

論衡卷第九



論衡卷第十

非韓篇

非韓篇

王充

刺孟篇

韓子之術明法尚功賢無益於國不加賞不肖無害於治不施罰貴功重賞任刑用誅故其論儒也謂之不耕而食比之於一蠹論有益與無益也比之於鹿馬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有千金之馬無千金之鹿鹿無益馬有用也儒者猶鹿有用之吏猶馬也夫韓子知以鹿馬喻不知以冠履譬使韓子不冠徒履而朝吾將聽其言也加冠於首而立於朝受無益之服

增無益之仕言與服相違行與術相反吾是以非其
言而不用其法也煩勞人體無益於人身莫過跪拜
使韓子逢人不拜見君父不謁未必有賊於身體也
然須拜謁以尊親者禮義至重不可失也故禮義在
身身未必肥而禮義去身身未必瘠而化衰以謂有
益禮義不如飲食使韓子賜食君父之前不拜而用
肯為之乎夫拜謁禮義之效非益身之實也然而韓
子終不失者不廢禮義以苟益也夫儒生禮義也耕
戰飲食也貴耕戰而賤儒生是棄禮義亡飲食也使
禮義廢綱紀敗上下亂而陰陽繆水旱失時五穀不

登萬民饑死農不得耕士不得戰也子貢去告朔之
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子貢惡費羊孔
子重廢禮也故以舊防為無益而去之必有水災以
舊禮為無補而去之必有亂患儒者之在世禮義之
舊防也有之無益無之有損庠序之設自古有之重
本尊始故立官置吏官不可廢道不可棄儒生道官
之吏也以為無益而廢之是棄道也夫道無成效於
人成效者須道而成然足所蹈路而路須不蹈者身
須手足而動待不動者故事或無益而益者須之無
效而效者待之儒生耕戰所須待也棄而不存如何

也韓子非儒謂之無益有損蓋謂俗儒無行操舉措不重禮以儒名而俗行以實學而偽說貪官尊榮故不足貴夫志潔行顯不徇爵祿去卿相之位若脫躡者居位治職功雖不立此禮義為業者也國之所以有者禮義也民無禮義傾國危主今儒者之操重禮愛義率無禮之士激無義之人人民為善愛其主上此亦有益也聞伯夷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風者薄夫敦鄙夫寬此上化也非人所見段干木闔門不出魏文敬之表式其間秦軍聞之卒不攻魏使魏無干木秦兵入境境土危亡秦疆國也兵無

不勝兵加於魏魏國必破三軍兵頓流五千里今魏文式闔門之士卻疆秦之兵全魏國之境濟三軍之衆功莫大焉賞莫先焉齊有高節之士曰狂譎華士二人昆弟也義不降志不仕非其主太公封於齊以此二子解沮齊衆開不為上用之路同時誅之韓子善之以為二子無益而有損也夫狂譎華士段干木之類也太公誅之無所卻到魏文侯式之卻疆秦而全魏功孰大者使韓子善干木闔門高節魏文式之是也狂譎華士之操干木之節也善太公誅之非也使韓子非干木之行下魏文之式則干木以此行而有

益魏文用武之道為有功是韓子不賞功尊有益也論者或曰魏文式段干木之間秦兵為之不至非法度之功一功特然不可常行雖全國有益非所貴也夫法度之功者謂何等也養三軍之士明賞罰之命嚴刑峻法富國彊兵此法度也案秦之彊肯為此乎六國之亡皆滅於秦兵六國之兵非不銳士衆之力非不勁也然而不勝至於破亡者彊弱不敵衆寡不同雖明法度其何益哉使童子變孟賁之意孟賁怒之童子操刃與孟賁戰童子必不勝力不如也孟賁怒而童子脩禮盡敬孟賁不忍犯也秦之與魏孟賁之

與童子也魏有法度秦必不畏猶童子操刃孟賁不避也其尊士式賢者之間非徒童子修禮盡敬也夫力少則修德兵彊則奮威秦以兵彊威無不勝卻軍還衆不犯魏境者賢干木之操高魏文之禮也夫敬賢弱國之法度力少之彊助也謂之非法度之功如何高皇帝議欲廢太子呂后患之即召張子房而取策子房教以敬迎四皓而厚禮之高祖見之心消意沮太子遂安使韓子為呂后議進不過彊諫退不過勁力以此自安取誅之道也豈徒易哉夫太子敬厚四皓以消高帝之議猶魏文式段干木之間卻彊秦之

兵也

治國之道所養有二一曰養德二曰養力養德者養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賢養力者養氣力之士以明能用兵此所謂文武張設德力具足者也事或可以德懷或可以力推外以德自立內以力自備慕德者不戰而服犯德者畏兵而卻徐偃王脩行仁義陸地朝者三十二國彊楚聞之舉兵而滅之此有德守無力備者也夫德不可獨任以治國力不可直任以御敵也韓子之術不養德偃王之操不任力二者偏駁各有不足偃王有無力之禍知韓子必有無德之患凡人稟性也清濁貪廉各有操行猶草木異質不可復變易也狂譎華士不仕於齊猶段干木不仕於魏矣性行清廉不貪富貴非時疾世義不苟仕雖不誅此人此人行不可隨也太公誅之韓子是之是謂人無性行草木無質也太公誅二子使齊有二子之類必不為二子見誅之故不清其身使無二子之類雖養之終無其他堯不誅許由唐民不皆操處武王不誅伯夷周民不皆隱餓魏文侯式段干木之間魏國不皆闔門由此言之太公不誅二子齊國亦不皆不仕何則清廉之行人所不能為也夫人所不能為養使為之

不能使勸人所能為誅以禁之不能使止然則太公誅二子無益於化空殺無辜之民當無功殺無辜韓子所非也太公殺無辜韓子是之以韓子之術殺無辜也夫執不仕者未必有正罪也太公誅之如出仕未有功太公肯賞之乎賞須功而加罰待罪而施使太公不賞出仕未有功之人則其誅不仕未有罪之民非也而韓子是之失誤之言也且不仕之民性廉寡欲好仕之民性貪多利利欲不存於心則視爵祿猶糞土矣廉則約省無極貪則奢泰不止奢泰不止則其所欲不避其主案古篡畔之臣希清白廉潔之人貪故能

立功僑故能輕生積功以取大賞奢泰以貪主位太公遺此法而去故齊有陳氏劫殺之患太公之術致劫殺之法也韓子善之是韓子之術亦危亡也周公聞太公誅二子非而不是然而身執贄以下白屋之士白屋之士二子之類也周公禮之太公誅之二子之操孰為是者宋人有御馬者不進拔劍剄而棄之於溝中又駕一馬馬又不進又剄而棄之於溝若是者三以此威馬至矣然非王良之法也王良登車馬無罷駕堯舜治世民無狂悖王良馴馬之心堯舜順民之意人同性馬殊類也王良能調殊類之馬太公

不能率同性之士然則周公之所下白屋王良之馴馬也太公之誅二子宋人之剽馬也舉王良之法與宋人之操使韓子平之韓子必是王良而非宋人矣王良全馬宋人賊馬也馬之賊則不若其全然則民之死不若其生使韓子非王良自同於宋人賊善人矣如非宋人宋人之術與太公同非宋人是太公韓子好惡無定矣治國猶治身也治一身省恩德之行多傷害之操則交黨踈絕恥辱至身推治身以況治國治國之道當任德也韓子任刑獨以治世是則治身之人任傷害也韓子豈不知任德之為善哉以為世衰

事變民心靡薄故作法術專意於刑也夫世不乏於德猶歲不絕於春也謂世衰難以德治可謂歲亂不可以春生乎人君治一國猶天地生萬物天地不為亂歲去春人君不以衰世屏德孔子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

周穆王之世可謂衰矣任刑治政亂而無功甫侯諫之穆王存德享國久長功傳於世夫穆王之治初亂終治非知昏於前才妙於後也前任蚩尤之刑後用甫侯之言也夫治人不能捨恩治國不能廢德治物不能去春韓子欲獨任刑用誅如何

魯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搨是子不孝不孝其行
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若夫
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
見君問龐搨是子子服厲伯對以其過皆君子所未
曾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韓子聞之
以非繆公以為明君求姦而誅之子思不以姦聞而厲
伯以姦對厲伯宜貴子思宜賤今繆公貴子思賤厲伯
失貴賤之宜故非之也夫韓子所尚者法度也人為
善法度賞之惡法度罰之雖不聞善惡於外善惡有
所制矣夫聞惡不可以行罰猶聞善不可以行賞也

非人不舉姦者非韓子之術也使韓子聞善必將試
之試之有功乃肯賞之夫聞善不輒加賞虛言未必
可信也若此聞善與不聞無以異也夫聞善不輒賞
則聞惡不輒罰矣聞善必試之聞惡必考之試有功
乃加賞考有驗乃加罰虛聞空見實試未立賞罰未
加賞罰未加善惡未定未定之事須術乃立則欲耳
聞之非也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官聞婦人之哭也
撫其僕之手而聽之有間使吏執而問之手殺其夫
者也翼日其僕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不慟
凡人於其所親愛也知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

今哭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韓子聞而非之曰子產不亦多事乎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后知之則鄭國之得姦寡矣不任典城之吏察參伍之正不明度量待盡聰明勞知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韓子之非子產是也其非繆公非也夫婦人之不哀猶龐攔子不孝也非子產持耳目以知姦獨欲繆公須問以定邪子產不任典城之吏而以耳定實繆公亦不任吏而以口問立誠夫耳聞口問一實也俱不任吏皆不參伍厲伯之對不可以立實猶婦人之哭不可以定誠矣不可定法使吏執而問之不可以

立實不使吏考獨信厲伯口以罪不考之姦如何韓子曰子思不以過聞繆公貴之子服厲伯以姦聞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夫魯君所以劫者以不明法度邪以不早聞姦也夫法度明雖不聞姦姦無由生法度不明雖日求姦決其源鄭之以掌也御者無銜見馬且犇無以制也使王良持轡馬無欲犇之心御之有數也今不言魯君無術而曰不聞姦不言審法度而曰不通下情韓子之非繆公也與術意而相違矣龐攔是子不孝子思不言繆公貴之韓子非之以為明君

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夫不孝之人下愚之才也
下愚無禮順情從欲與鳥獸同謂之惡可也謂姦非
也姦人外善內惡色厲內荏作為操上像類賢行以
取升進容媚於上安肯作不孝著身為惡以取棄殉
之咎乎龐捫是子可謂不孝不可謂姦韓子謂之姦
失姦之實矣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擇爍金百鎰
盜跖不搏以此言之法明民不敢犯也設明法於邦
有盜賊之心不敢犯矣不測之者不敢發矣姦心藏
於胷中不敢以犯罪法罪法恐之也明法恐之則不
須考姦求邪於下矣使法峻民無姦者使法不峻民
多為姦而不言明王之嚴刑峻法而云求姦而誅之
言求姦是法不峻民或犯之也世不專意於明法而專心
求姦韓子之言與法相違人之釋溝渠也知者必溺
身不塞溝渠而繕舡楫者知水之性不可闕其勢必
溺人也臣子之性欲姦君父猶水之性溺人也不教
所以防姦而非其不聞知是猶不備水之其而徒欲
卑知水之溺人也溺於水不責水而咎已者已失防備
也然則人君劫於臣已失法也備溺不闕水源防劫不
求臣姦韓子所宜用教已也水之性勝火如裹之以釜
水煎而不得勝必矣夫君猶火也臣猶水也法度釜

也火不求水之姦君亦不宜求臣之罪也

刺孟篇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將何以利吾國乎孟子曰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夫利有二有貨財之利有安吉之利惠王曰何以利吾國何以知不欲安吉之利而孟子徑難以貨財之利也易曰利見大人利涉大川乾元亨利貞尚書曰黎民亦尚有利哉皆安吉之利也行仁義得安吉之利孟子不且語問惠王何謂利吾國惠王言貨財之利乃可荅若設令惠王之問未知何趣孟子徑荅以貨財之利如惠王

實問貨財孟子無以驗效也如問安吉之利而孟子荅以貨財之利失對上之指違道理之實也齊王問時子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孟子曰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夫孟子辭十萬失謙讓之理也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故君子之於爵祿也有所辭有所不辭豈以己不貪富貴之故而以距逆宜當受之賜乎陳臻問曰於齊王餽兼金一百鎰而不受於宋歸七十鎰而受

於薛歸五十鎰而受取前日之不受是則今受之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君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因遠行行者必以責辭曰歸責予何為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戒歸之備乎予何為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歸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夫金歸或受或不受皆有故非受之時已貪當不受之時已不貪也金有受不受之義而室亦宜有受不受之理今不曰已無功若已致仕受室非理而曰已不貪富引前辭十萬以況後萬前當受十萬之多安得辭之彭

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亦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而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受堯天下孰與十萬舜不辭天下者是其道也今不曰受十萬非其道而曰已不貪富貴之謙讓也安可以為戒乎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士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子之爵祿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曰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

然而伐之如曰孰可以伐之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
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
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
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也夫或問孟子勸王伐
燕不誠是乎沈同問燕可伐與此挾私意欲自伐之
也知其意慊於是宜曰燕雖可伐須為天吏乃可以
伐之沈同意絕則無伐燕之計矣不知有此私意而
徑應之不省其語是不知言也公孫丑問曰敢問夫子
惡乎長孟子曰我知言又問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
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

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雖聖人復起
必從吾言矣孟子知言者也又知言之所起之禍其
極所致之福見彼之問則知其指辭所欲之矣知其
所之則知其極所當害矣

孟子有云民舉安王庶幾改諸子曰望之孟子所去
之王豈前所不朝之王哉而是何其前輕之疾而後
重之甚也如非是前王前不去而復後去之是後王
不肖甚於前而去三日宿於前不甚不朝而宿於景
丑氏何孟子之操前後不同所以為王終始不一也
且孟子在魯魯平公欲見之嬖人臧倉毀孟子止平

公樂正子以告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
能也予之不遇魯侯天也前不遇於魯後不遇於齊
無以異也前歸之天今則歸之於王孟子論稱竟何
定哉夫不行於齊王不用則若臧倉之徒毀讒之也
此亦止或尼之也皆天命不遇非人所能也去何以
不徑行而留三宿乎天命不當遇於齊王不用其言天
豈為三日之間易命使之遇乎在魯則歸之於天絕
意無異在齊則歸之於王庶幾有望夫如是不遇之
議一在人也或曰初去未可以定天命也異三日之
間王復追之天命或時在三日之間故可也夫言如是

齊王初使之去者非天命乎如使天命在三日之間
魯平公比三日亦時棄臧倉之議更用樂正子之言
往見孟子孟子歸之於天何其早乎如三日之間公
見孟子孟子奈前言何乎孟子去齊充虞塗問曰夫
子若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
人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
必有名世者矣由周以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
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乎如
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而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夫孟子言五百年有王者興何以見乎帝嚳王者而

堯又王天下堯傳於舜舜又王天下舜傳於禹禹又
王天下四聖之王天下也繼踵而興禹至湯且千歲
湯至周亦然始於文王而卒傳於武王武王崩成王
周公共治天下由周至孟子之時又七百歲而無王
者五百歲必有王者之驗在何世乎云五百歲必有
王者誰所言乎論不實事考驗信浮淫之語不遇去
齊有不豫之色非孟子之賢效與俗儒無殊之驗也
五百年者以為天出聖期也又言以天未欲平治天
下也其意以為天欲平治天下當以五百年之間生
聖王也如孟子之言是謂天故生聖人也然則五百

歲者天生聖人之期乎如其期天何不生聖聖王
非其期故不生孟子猶信之孟子不知天也自周已
來七百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何
謂數過何謂可乎數則時則數矣數過過五百年也
從周到今七百餘歲踰二百歲矣設或王者生失時矣
又言時可何謂也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又言其間必
有名世與王者同乎異也如同為再言之如異名世
者謂何等也謂孔子之徒孟子之輩教授後生覺悟
頑愚乎已有孔子已又以生矣如謂聖臣乎當與聖
同時聖王出聖臣見矣言五百年而已何為言其間

如不謂五百年時謂其中間乎是謂二三十年之時也聖不與五百年時聖王相得夫如是孟子言其間必有名世者竟謂誰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治天下舍予而誰也言若此者不自謂當為王者有王者若為王臣矣為王者臣皆天也已命不當平治天下不浩然安之於齊懷恨有不豫之色失之矣彭更問曰士無事而食可乎孟子曰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世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

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子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食功也夫孟子引毀瓦畫墁者欲以詰彭更之言也知毀瓦畫墁無功而有志彭更必不食也雖然引毀瓦畫墁非所以詰彭更也何則諸志欲求食者毀瓦畫墁者不在其中不在其中則難以詰人矣夫人無故毀瓦畫墁此不癡狂則遊戲也癡狂人之志不求食遊戲之人

亦不求食求食者皆多人所不得利之事以作此鬻
賣於市得實以歸乃得食焉今毀瓦畫墁無利於人
何志之有有知之人知其無利固不為也無知之人
與癡狂比固無其志夫毀瓦畫墁猶比童子擊壤於
塗何以異哉擊壤於塗者其志亦欲求食乎此尚童
子未有志也巨人博戲亦畫墁之類也博戲之人其
志復求食乎博戲者尚有相奪錢財錢財衆多已亦
得食或時有志夫投石超距亦畫墁之類也投石超
距之人其志有求食者乎然則孟子之詰彭更也未
為盡之也如彭更以孟子之言可謂禦人以口給矣

匡章子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乎居於陵三日不
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扶服
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也孟子曰於齊
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
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
泉仲子之所居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
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
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
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弗居也辟

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也已
類蹙曰惡用是鷓鴣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
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鷓鴣之肉也出而吐之以
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以於陵則
居之是尚能為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
操者也夫孟子之非仲子也不得仲子之短矣仲子
之怪鵝如吐之者豈為在母不食乎乃先譴鵝曰惡
用鷓鴣者為哉他日其母殺以食之其兄曰是鷓鴣
之肉仲子恥負前言即吐而出之而兄不告則不吐
不吐則是食於母也謂之在母則不食失其意矣使

仲子執不食於母鵝膳至不當食也今既食之知其
為鵝怪而吐之故仲子之吐鵝也恥食不合已志之
物也非負親親之恩而欲勿母食也又仲子惡能廉
充仲子之性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
黃泉是謂蚓為至廉也仲子如蚓乃為廉潔耳今所
居之宅伯夷之所築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仲子居
而食之於廉潔可也或時食盜跖之所樹粟居盜跖
之所築室汙廉潔之行矣用此非仲子亦復失之室
因人故粟以履纊易之正使盜之所樹築已不聞知今
兄之不義有其操矣操見於衆昭哲見論故避於陵不處

其宅織屨辟纊不食其祿也而欲使仲子處於陵之地避若兄之宅吐若兄之祿耳聞目見昭皙不疑仲子不處不食明矣今於陵之宅不見築者為誰粟不知樹者為誰何得成室而居之得成粟而食之孟子非之是為太備矣仲子所居或時盜之所築仲子不知而居之謂之不充其操唯蚓然後可者也夫盜室之地中亦有蚓焉食盜宅之中槁壤飲盜宅中之黃泉蚓惡能為可乎在仲子之操滿孟子之議魚然後乃可夫魚處江海之中食江海之土海非盜所鑿土非盜所聚也然則仲子有大非孟子非之不能得也

夫仲子之去母辟兄與妻獨處於陵以兄之宅為不義之宅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故不處不食廉潔之至也然則其徙於陵歸候母也宜自齋食而行鵝膳之進也必與飯俱母之所為飯者兄之祿也母不自有私粟以食仲子明矣仲子食兄祿也伯夷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之下豈一食周粟而以汙其潔行哉仲子之操近不若伯夷而孟子謂之若蚓乃可失仲子之操所當比矣

孟子曰莫非受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為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

正命也夫孟子之言是謂人無觸值之命也順操行者得正命妄行苟為得非正是天命於操行也夫子不王顏淵早夭子夏失明伯牛為癘四者行不順與何以不受正命比干剖子胥烹子路菹天下極戮非徒桎梏也必以桎梏效非正命則比干子胥行不順也人稟性命或當墜溺兵燒雖或慎操脩行其何益哉竇廣國與百人俱卧積炭之下炭崩百人皆死廣國獨濟命當封侯也積炭與巖墻何以異命不墜雖巖崩有廣國之命者猶將脫免行或使之止或尼之命當墜猶或使之立於墻下孔甲所入主人子之命命當賤雖載入宮猶為守者不立巖墻之下與孔甲載子入宮同一實也

論衡卷第十

論衡卷第十一

王充

談天篇

說日篇

答佞篇

談天篇

儒書言共工與顓頊爭為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
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女媧銷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
鼇足以立四極天不足西北故日月移焉地不足東
南故百川注焉此久遠之文世間是之言也文雅之
人怪而無以非若非而無以奪又恐其實然不敢正
議以天道人事論之殆虛言也與人爭為天子不勝

怒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有力如此天下無敵以此之力與三軍戰則士卒蝼蟻也兵革毫芒也安得不勝之恨怒觸不周之山乎且堅重莫如山以萬人之力共推小山不能動也如不周之山大山也使是天柱乎折之固難使非柱乎觸不周山而使天柱折是亦復難信顛顛與之爭舉天下之兵悉海內之衆不能當也何不勝之有且夫天者氣邪體也如氣乎雲煙無異安得柱而折之女媧以石補之是體也如審然天乃玉石之類也石之質重千里一柱不能勝也如五嶽之巔不能上極天乃為柱如觸不周

上極天乎不周為共工所折當此之時天毀壞也如審毀壞何用舉之斷鼈之足以立四極說者曰鼈古之大獸也四足長大故斷其足以立四極夫不周山也鼈獸也夫天本以山為柱共工折之代以獸足骨有腐朽何能立之久且鼈足可以柱天體必長大不容於天地女媧雖聖何能殺之如能殺之殺之何用足可以柱天則皮革如鐵石刀劍牙戟不能刺之彊弩利矢不能勝射也察當今天去地甚高古天與今無異當共工缺天之時天非墜於地也女媧人也人雖長無及天者夫其補天之時何登緣階據而得治

之豈古之天若屋廡之形去人不遠故共工得敗之
女媧得補之乎如審然者女媧多前齒為人者人皇
最先人皇之時天如蓋乎說易者曰元氣未分渾沌
為一儒書又言溟滓濛傾氣未分之類也及其分離
清者為天濁者為地如說易之家儒書之言天地始
分形體尚小相去近也近則或枕於不周之山共工
得折之女媧得補之也含氣之類無有不長天地含
氣之自然也從始立以來年歲甚多則天地相去廣
狹遠近不可復計儒書之言殆有所見然其言觸不
周山而折天柱絕地維消煉五石補蒼天斷鼇之足
以立四極猶為虛也何則山雖動共工之力不能折
也豈天地始分之時山小而人反大乎何以能觸而
折之以五色石補天尚可謂五石若藥石治病之狀
至其斷鼇之足以立四極難論言也從女媧以來久
矣四極之立自若鼇之足乎

鄒衍之書言天下有九州禹貢之上所謂九州也禹
貢九州所謂一州也若禹貢以上者九焉禹貢九州
方今天下九州也在東南隅名曰赤縣神州復更有八
州每一州者四海環之名曰裨海九州之外更有瀛
海此言詭異聞者驚駭然亦不能實然否相隨觀讀

諷述以談故虛實之事並傳世間真僞不別也世人惑焉是以難論案鄒子之知不過禹禹之治洪水以益為佐禹主治水益之記物極天之廣窮地之長辨四海之外竟四山之表三十五國之地鳥獸草木金石水土莫不畢載不言復有九州淮南王劉安召術士伍被左吳之輩充滿宮殿作道術之書論天下之事地形之篇道異類之物外國之怪列三十五國之異不言更有九州鄒子行地不若禹益聞見不過被吳才非聖人事非天授安得此言案禹之山經淮南之地形以察鄒子之書虛妄之言也太史公曰禹本

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三千五百餘里日月所於辟隱為光明也其上有玉泉華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夫弗敢言者謂之虛也崑崙之高玉泉華池世所共聞張騫親行無其實案禹貢九州山川怪竒之物金玉之珍莫不悉載不言崑崙山上有玉泉華池案太史公之言山經禹紀虛妄之言凡事難知是非難測極為天中方今天下在禹極之南則天極北必高多民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此則天地之極際也日剡

徑千里今從東海之上會稽鄞鄭則察日之初出徑
二尺尚遠之驗也遠則東方之地尚多東方之地尚
多則天極之北天地廣長不復訾矣夫如是鄒衍之
言未可非禹紀山海淮南地形未可信也鄒衍曰方
今天下在地東南名赤縣神州天極為天中如方今
天下在地東南視極當在西北今正在北方今天下
在極南也以極言之不在東南鄒衍之言非也如在
東南近日所出日如出時其光宜大今從東海上察
日及從流沙之地視日小大同也相去萬里小大不
變方今天下得地之廣少矣雒陽九州之中也從雒

陽北顧極正在北東海之上去雒陽三千里視極亦
在北推此以度從流沙之地視極亦必復在北焉東
海流沙九州東西之際也相去萬里視極猶在北者
地小居狹未能辟離極也日南之郡去雒旦萬里徙
民還者問之言日中之時所居之地未能在日南也
度之復南萬里日在日之南是則去雒陽二萬里乃
為日南也今從雒地察日之去遠近非與極同也極
為遠也今欲北行三萬里未能至極下也假令之至
是則名為距極下也以至日南五萬里極北亦五萬
里也極北亦五萬里極東西亦皆五萬里焉東西十

萬南北十萬相承百萬里鄒衍之言天地之間有若
天下者九案周時九州東西五千里南北亦五千里
五五二十五一州者二萬五千里天下若此九之乘
二萬五千里二十二萬五千里如鄒衍之書若謂之
多計度驗實反為少焉

儒者曰天氣也故其去人不遠人有是非陰為德害
天輒知之又輒應之近人之效也如實論之天體非
氣也人生於天何嫌天無氣猶有體在上與人相遠
祕傳或言天之離天下六萬餘里數家計之三百六
十五度一周天下有周度高有里數如天審氣氣如
雲煙安得里度又以二十八宿效之二十八宿為日
月舍猶地有郵亭為長吏廨矣郵亭著地亦如星舍
著天也案附書者天有形體所據不虛猶此考之則
無恍惚明矣

說日篇

儒者曰日朝見出陰中暮不見入陰中陰氣晦冥故
沒不見如實論之不出入陰中何以效之夫夜陰也
氣亦晦冥或夜舉火者光不滅焉夜之陰北方之陰
也朝出日入所舉之火也火夜舉光不滅日暮入獨
不見非氣驗也夫觀冬日之出入朝出東南暮入西

南東南西南非陰何故謂之出入陰中且夫星小猶見日大反滅世儒之論竟虛妄也儒者曰冬日短夏日長亦復以陰陽夏時陽氣多陰氣少陽氣光明與日同耀故日出輒無鄣蔽冬陰氣晦冥掩日之光日雖出猶隱不見故冬日短陰多陽少與夏相反如實論之日之長短不以陰陽何以驗之復以北方之星北方之陰日之陰也北方之陰不蔽星光冬日之陰何故猶滅日明由此言之以陰陽說者失其實矣實者夏時日在東井冬時日在牽牛牽牛去極遠故日道短東井近極故日道長夏北至東井冬南至牽牛故冬夏節極皆謂之至春秋未至故謂之分或曰夏時陽氣盛陽氣在南方故天舉而高冬時陽氣衰天抑而下高則日道多故日長下則日道少故日短也日陽氣盛天南方舉而日道長月亦當復長案夏日長之時日出東北而月出東南冬日短之時日出東南月出東北如夏時天舉南方日月當俱出東北冬時天復下日月亦當俱出東南由此言之夏時天不舉南方冬時天不抑下也然則夏日之長也其所出之星在北方也冬日之短也其所出之星在南方也問曰當夏五月日長之時在東井東井近極故日道長今

案察五月之時日出於寅入於戌日道長去人遠何以得見其出於寅入於戌平日東井之時去人極近夫東井近極若極旋轉人常見之矣使東井在極勞側得無夜常為晝乎日晝行十六分人常見之不復出入焉儒者或曰日月有九道故曰日行有近遠晝夜有長短也夫復五月之時晝十一分夜五分六月晝十分夜六分從六月往至十一月月減一分此則日行月從一分道也歲日行天十六道也豈徒九道或曰天高南方下北方日出高故見入下故不見天之居若倚蓋矣故極在人_之北是其效也極其天下之中今在人北其若倚蓋明矣日明既以倚蓋喻當若蓋之形也極星在上之北若蓋之葆矣其下之南有若蓋之莖者正何所乎夫取蓋倚於地不能運立而樹之然後能轉今天運轉其北際不著地者觸礙何以能行由此言之天不若倚蓋之狀日之出入不隨天高下明矣或曰天北際下地中日隨天而入地地密鄣隱故人不見然天地夫婦也合為一體天在地中地與天合天地并氣故能生物北方陰也合體并氣故居北方天運行於地中乎不則北方之地低下而不平也如審運行地中鑿地一丈轉見水源天行

地中出入水中乎如北方低下不平是則九川北注
不得盈滿也實者天不在地中日亦不隨天隱天平
正與地無異然而日出上日入下者隨天轉運視天
若覆盆之狀故視日上下然似若出入地中矣然則
日之出近也其入遠不復見故謂之入運見於東方
近故謂之出何以驗之繫明月之珠於車蓋之椽轉
而旋之明月之珠旋邪人望不過十里天地合矣遠
非合也今視日入非入也亦遠也當日入西方之時
其下民亦將謂之日中從日入之下東望今之天下
或時亦天地合如是方天下在南方也故日出於東
方入於北方之地日出北方入於南方各於近者為
出遠者為入實者不入遠矣臨大澤之濱望四邊之
際與天屬其實不屬遠若屬矣日以遠為入澤以遠
為屬其實一也澤際有陸人望而不見陸在察之若
望日亦在視之若入皆遠之故也太山之高參天入
雲去之百里不見堙塊夫去百里不見太山况日去
人以萬里數乎太山之驗則既明矣試使一人把火
炬火夜行於道平易無險去人不一里火光滅矣非滅
也遠也今日西轉不復見者非入也問曰天平正與
地無異今仰視天觀日月之行天高南方下北方何

也曰方今天下在東南之上視天若高日月道在人
之南今天下在日月道下故觀日月之行若高南下
北也何以驗之即天高南方之星亦當高今視南方
之星低下天復低南方乎夫視天之居近者則高遠
則下焉極北方之民以為高南方為下極東極西亦
如此焉皆以近者為高遠者為下從北塞下近仰視
斗極且在人上匈奴之北地之邊陲北上視夫天一有下字
復高北下南日月之道亦在其上立太山之上太山
高去下十里太山下夫天之高下猶人之察太山也
平正四方中央高下皆同今望天之四邊若下者非
也遠也非徒下若合矣儒者或以旦暮日出入為近
日中為遠或以日中為近日出入為遠其以日出入
為近日中為遠者見日出入時大日中時小也察物
近則大遠則小故日出入為近日中為遠也其以日
出入為遠日中時為近者見日中時溫日出入時寒
也夫火光近人則溫遠人則寒故以日中為近日出
入為遠也二論各有所見故是非曲直未有所定如
實論之日中近而日出入遠何以驗之以植竿於屋
下夫屋高三丈竿於屋棟之下正而樹之上扣棟下
抵地是以屋棟去地三丈如旁邪倚之則竿末旁跌

不得扣棟是為去地過三丈也日中時日正在天上猶竿之正樹去地三丈也日出入邪在人旁猶竿之旁跌去地過三丈也夫如是日中為近出入為遠可知明矣試復以屋中堂而坐一人一人行於屋上其行中屋之時正在坐人之上是為屋上之人與屋下坐人相去三丈矣如屋上人在東危若西危上其與屋下坐人相去過三丈矣日中時猶人正在屋上矣其始出與入猶人在東危與西危也日中去人近故溫日出入遠故寒然則日中時日小其出入時大者日中光明故小其出入時光暗故大猶晝日察火光小夜察之火光大也既以火為效又以星為驗晝日星不見者光耀滅之也夜無光耀星乃見夫日月星之類也平旦日入光銷故視大也儒者論日旦出扶桑暮入細柳扶桑東方地細柳西方野也桑柳天地之際日月常所出入之處問曰歲二月八月時日出正東日入正西可謂日出於扶桑入於細柳今夏日長之時日出於東北入於西北冬日短之時日出東南入於西南冬與夏日之出入在於四隅扶桑細柳正在何所乎所論之言猶謂春秋不謂冬與夏也如實論之日不出於扶桑入於細柳何以驗之隨天而

轉近則見遠則不見當在扶桑細柳之時從扶桑細柳之民謂之日中之時從扶桑細柳察之或時為日出入若以其上者為中旁則為旦夕安得出於扶桑入細柳儒者論曰天左旋日月之行不繫於天各自旋轉難之曰使日月自行不繫於天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當日月出時當進而東旋何還始西轉繫於天隨天四時轉行也其喻若蟻行於磴上日月行遲天行疾天持日月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反西旋也或問日月天皆行行度不同三者舒疾驗之人物為以何喻曰天日行一周日行一度二千里日晝行千里夜行千里麒麟晝日亦行千里然則日行舒疾與麒麟之步相似類也月行十三度十度二萬里三度六千里月一旦夜行二萬六千里與晨鳥飛相類似也天行三百六十五度積凡七十三萬里也其行甚疾無以為驗當與陶鈞之運弩矢之流相類似乎天行已疾去人高遠視之若遲蓋望遠物者動若不動行若不行何以驗之乘舡江海之中順風而驅近岸則行疾遠岸則行遲舡行一實也或疾或遲遠近之視使之然也仰視天之運不若麒麟負日而馳皆暮而日在其前何則麒麟近而日遠也遠則若遲近則

若疾六萬里之程難以得運行之實也

儒者說曰日行一度天一日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
天左行日月右行與天相迎問日月之行也繫著於
天也日月附天而行不直行也何以言之易曰日月
星辰麗乎天百果草木麗於土麗者附也附天所行
若人附地而圓行其取喻若蟻行於磴上焉

問曰何知不離天直自行也如日能直自行當自東
行無為隨天而西轉也月行與日同亦皆附天何以
驗之驗之似雲雲不附天常止於所處使不附天亦
當自止其處由此言之日行附天明矣問曰日火也

火在地不行日在天何以為行曰附天之氣行附地
之氣不行火附地地不行故火不行難曰附地之氣
不行水何以行曰水之行也東流入海也西北方高
東南方下水性歸下猶火性趨高也使地不高西方
則水亦不東流難曰附地之氣不行人附地何以行
曰人之行求有為也人道有為故行求古者質朴鄰
國接境雞犬之聲相聞終身不相往來焉難曰附天
之氣行列星亦何以不行曰列星著天天已行也隨
天而轉是亦行也難曰人道有為故行天道無為何
行曰天之行也施氣自然也施氣則物自生非故施

氣以生物也不動氣不施氣不施物不生與人行異日月五星之行皆施氣焉

儒者曰日中有三足鳥月中有兔蟾蜍夫日者天之火也與地之火無以異也地火之中無生物天火之中何故有鳥火中無生物生物入火中焦爛而死焉鳥安得立夫月者水也水中有生物非兔蟾蜍也兔與蟾蜍久在水中無不死者日月毀於天螺蚌泊於淵同氣審矣所謂兔蟾蜍者豈反螺與蚌邪且問儒者鳥兔蟾蜍死乎生也如死久在日月焦枯腐朽如生日蝕時既月晦常盡鳥兔蟾蜍皆何在夫鳥兔蟾

蜍日月氣也若人之腹臟萬物之心腑也月尚可察也人之察日無不眩不能知日審何氣通而見其中有物名曰鳥乎審日不能見鳥之形通而能見其足有三乎此已非實且聽儒者之言蟲物非一日中何為有鳥月中何為有兔蟾蜍儒者謂日蝕月蝕也彼見日蝕常於晦朔晦朔月與日合故得蝕之夫春秋之時日蝕多矣經曰某月朔日有蝕之日有蝕之者未必月也知月蝕之何諱不言月說日蝕之變陽弱陰彊也人物在世氣力勁彊乃能乘凌案月晦光既朔則如盡微弱甚矣安得勝日夫日之蝕月蝕也日

蝕謂月蝕之月誰蝕之者無蝕月也月自損也以月論日亦如日蝕光自損也大率四十一二月日一食百八十日月一蝕蝕之皆有時非時為變及其為變氣自然也日時晦朔月復為之乎夫日當實滿以虧為變必謂有蝕之者山崩地動蝕者誰也或說日食者月掩之也日在上月在下障於日之形也日月合相襲月在上月在下者不能掩日日在上月在日下障於日月光掩日光故謂之食也障於月也若陰雲蔽日月不見矣其端合者相食是也其合相當如襲辟者日既是也日月合於晦朔天之常也日食月掩日光非也何以驗之使日月合月掩日光其初食崖當與旦復時易處假令日在東月在西月之行疾東及日掩日崖須更過日而東西崖初掩之處光當復東崖未掩者當復食今察日之食西崖光缺其復也西崖光復過掩東崖復西崖謂之合襲相掩障如何

儒者謂日月之體皆至圓彼從下望見其形若斗筲之狀狀如正圓不如望遠光氣氣不圓矣夫日月不圓視若圓者人遠也何以驗之夫日者火之精也月者水之精也在地水火不圓在天水火何故獨圓日月在天猶五星五星猶列星列星不圓光耀若圓去

人遠也何以明之春秋之時星實宋都就而視之石也不圓以星不圓知日月五星亦不圓也

儒者說日及工伎之家皆以日為一禹貢山海經言日有十在海外東方有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浴沐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淮南書又言燭十日堯時十日竝出萬物焦枯堯上射十日以故不竝一日見也世俗又名甲乙為日甲至癸凡十日日之有十猶星之有五也通人談士歸於難知不肯辨明是以文二傳而不定世兩言而無主誠實論之且無十焉何以驗之夫日猶月也日而有十月有十二

乎星有五五行之精金木水火土各異光色如日有十其氣必異今觀日光無有異者察其小大前後若一如審氣異光色宜殊如誠同氣宜合為一無為十也驗日陽遂火從天來日者大火也察火在地一氣也地無十火天安得十日然則所謂十日者殆更自有他物光質如日之狀居湯谷中水時緣據扶桑禹益見之則紀十日數家度日之光數日之質刺徑千里假令日出是扶桑木上之日扶桑木宜覆萬里乃能受之何則一日徑千里十日宜萬里也天之去人萬里餘也仰察之日光眩耀火光盛明不能堪也便日出是扶桑木上之日禹益

見之不能知其為日也何則仰察一日目猶眩耀况察十日乎當禹益見之若斗筭之狀故名之為日夫火如斗筭望六萬之形非就見之即察之體也由此言之禹益所見意似日非日也天地之間物氣相類其實非者多海外西南有珠樹焉察之是珠然非魚中之珠也夫十日之日猶珠樹之珠也珠樹似珠非真珠十日似日非實日也淮南見山海經則虛言真人燭十日妄紀堯時十日竝出且日火也湯谷水也水火相賊則十日浴於湯谷當滅敗焉火燃木扶桑木也十日處其上宜焦枯焉今浴湯谷而光不滅登扶桑而枝不焦不枯與今日出同不驗於五行故知十日非真日也且禹益見十日之時終不以夜猶以晝也則一日出九日宜留安得俱出十日如平旦日未出且天行有度數日隨天轉行安得留扶桑枝間浴湯谷之水乎留則失行度行度差跌不相應矣如行出之日與十日異是意似日而非日也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彗星不見星實如雨者公羊傳曰如雨者何非雨也非雨則曷為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不修春秋者未修春秋時魯史記曰星實如雨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者孔子孔子

修之曰星實如雨孔子之意以為地有山陵樓臺云
不及地尺恐失其實更正之曰如雨如雨者為從地
上而下星亦從天實而復與同故曰如夫孔子雖云
不及地尺但言如雨其謂實之者皆是星也孔子雖
定其位著其文謂實為星與史同焉從平地望泰山
之巔鶴如鳥鳥如爵者泰山高遠物之小大失其實
天之去地六萬餘里高遠非直泰山之巔也星著於
天人察之失星之實非直望鶴鳥之類也數等星之
質百里體大光盛故能垂耀人望見之若鳳卵之狀
遠失其實也如星實審者天之星實而至地人不知

其為星也何則實時小大不與在天同也今見星實
如在天時是時星也非星則氣為之也人見鬼如死
人之狀其實氣象聚非真死人然則實星之形其實
非星孔子云正實者非星而從蓋俱失星之實矣春
秋左氏傳四月辛卯夜中恒星不見夜明也星實如
雨與雨俱也其言夜明故不見與易之言日中見斗
相依類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夜中星不見夜光明也
事異義同蓋其實也其言與雨俱之集也夫辛卯之
夜明故星不見明則不雨之驗也雨氣陰暗安得明
明則無雨安得與雨俱夫如是言與雨俱者非實且

言夜明不見安得見星與雨俱又僖公十六年正月
戊申實石于宋五左氏傳曰星也夫謂實石為星則
謂實為石矣辛卯之夜星實為星則實為石矣辛卯
之夜星實如是石地有樓臺樓臺崩壞孔子雖不合
言及地尺雖地必有實數魯史目見不空言者也云
與雨俱雨集於地石亦宜然至地而樓不壞非星明
矣且左丘明謂石為星何以審之當時石實輕然何
以其從天墜也秦時三山之亡有不消散有在其集下
時必有聲音或時夷狄之山從集於宋宋聞石實則
謂之星也左丘明省則謂之星夫星萬物之精與日
月同說五星者謂五行之精之光也五星衆星同光耀
獨謂列星為石恐失其實實者辛卯之夜實星若雨
而非星也與彼湯谷之十日若日而非日也儒者又
曰雨從天下謂正從天墜也如當論之雨從地上不
從天下見雨從上集則謂從天下矣其實地上也然
其出地起於山何以明之春秋傳曰觸石而出膚寸
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惟太山也太山雨天下小山
雨一國各以小大為近遠差雨之出山或謂雲載而
行雲散水墜名為雨矣夫雲則雨雨則雲矣初出為
雲雲繁為雨猶甚而泥露濡汚衣服若雨之狀非雲

與俱雲載行雨也或曰尚書日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詩曰月麗于畢俾滂沱矣二經咸言所謂為之非天
如何夫雨從山發月經星麗畢之時麗畢之時當雨
也時不雨月不麗山不雲天地上下自相應也月麗
上山悉於下氣體偶合自然道也雲霧雨之徵也夏
則為露冬則為霜溫則為雨寒則為雪雨露凍凝者
皆由地發不從天降也

荅佞篇

或問曰賢者行道得尊官厚祿人何必為佞以取富
貴曰佞人知行道可以得富貴必以佞取爵祿者不

能禁欲也知力耕可以得穀勉商可以得貨然而必
盜竊情欲不能禁者也以禮進取也人莫不貴然而
違禮者衆尊義者希心情貪之知慮亂溺也夫佞與
賢者何同材佞以情自敗偷盜與田商同知偷盜以
欲自劾也

問曰佞與賢者同材材行宜鈞而佞人曷為獨以情
自敗曰富貴皆人所欲也雖有君子之行猶有食渴
之情君子耐以禮防情以義割欲故得循道循道則
無禍小人縱貪利之欲踰禮犯義故進得苟佞苟佞
則有罪夫賢者君子也佞人小人也君子與小人本

殊操異行取捨不同

問曰佞與讒者同道乎有以異乎曰讒與佞俱小人也同道異材俱以嫉妬為性而施行發動之異讒以口害人佞以事危人讒人以直道不違佞人依違匿端讒人無詐慮佞人有術數故人君皆能遠讒親仁莫能知賢別佞難曰人君皆能遠讒親仁而莫能知賢別佞然則佞人意不可知乎曰佞可知人君不能知庸庸之君不能知賢不能知賢不能知佞唯聖賢之人以九德檢其行以事效考其言行不合於德言不檢於事效考其言人非其則佞矣夫知佞以知賢

知賢以知佞知佞則賢智自覺知賢則奸佞自得賢佞異行考之一檢情心不同觀之一實

問曰九德之法張設久矣觀讀之者莫不曉見斗斛之量多少權衡之縣輕重也然而君國有土之君曷為常有邪佞之臣與常有欺惑之患無患斗斛過所量非其穀不患無銓衡所銓非其物故也在人君位者皆知九德之可以檢行事效可以知情然而惑亂不能見者則明不察之故也人有不能行行無不可檢人有不能考情乖不可知

問曰行不合於九德效不檢於考功進近非賢非賢

則佞夫庸庸之材無高又知不能及賢賢功不效賢
行不應可謂佞乎曰材有不相及行有不相追功有
不相襲若知無相襲人材相什百取舍宜同賢佞殊
行是是非非實名俱立而效有成敗是非之言俱當
功有正邪言合行違名盛行廢

佞人問曰行合九德則賢不合則佞世人操行者可
盡謂佞乎曰諸非皆惡惡中之逆者謂之無道惡中
之功者謂之佞人聖王刑憲佞在惡中聖王賞勸賢
在善中純潔之賢善中殊高賢中之聖也善中大佞
惡中之雄也故曰觀賢由善察佞由惡善惡定成賢
佞形矣

問曰聰明有蔽塞推行有謬誤今以是者為賢非者
為佞殆不得賢之實乎曰聰明蔽塞推行謬誤人之
所兼也故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聖君原心省意故
誅故貫誤故賊加增過誤減損一獄吏所能定也賢
者見之不疑矣

問曰言行無功效可謂佞乎蘇秦約六國為從彊秦
不敢窺兵於關外張儀為橫六國不敢同攻於關內
六國約從則秦畏而六國彊三秦稱橫則秦彊而天
下弱功著效明載紀竹帛雖賢何以加之太史公叙

言衆賢儀秦有篇無嫉惡之文功鈞名敵不異於賢
夫功之不可以效賢猶名之不可失也儀秦排難之
人也處擾攘之世行揣摩之術當此之時稷契不能
與之爭計禹臯陶不能與之比效若夫陰陽調和風
雨時適五穀豐熟盜賊衰息人舉廉讓家行道德之
功命祿貴美術數所致非道德之所成也太史公記
功故高來禩記錄成則著效明驗攬載高卓以儀秦
功美故列其狀由此言之佞人亦能以權說立功爲
效無效未可爲佞也難曰惡中立功者謂之佞能爲
功者材高知明思慮遠者必傍義依仁亂於大賢故
覺佞之篇曰人主好辨佞人言利人主好文佞人辭
麗心合意同偶當人主說而不見其非何以知其僞
而司其奸乎曰是謂庸庸之君也材下知昏蔽惑不
見后又賢之君察之審明若視俎上之脯指掌中之
理數局上之棊摘轅中之馬魚鼈匿淵捕漁者知其
源禽獸藏山畋獵者見其脉佞人異行於世世不能
見庸庸之主無高材之人也難曰人君好辨佞人言
利人主好文佞人辭麗言操合同何以覺之曰文王
官人法曰推其往言以揆其來言聽其來言以省其
往行觀其陽以考其陰察其內以揆其外是故詐善

設節者可知飾偽無情者可辨質誠居善者可得含
忠守節者可見也人之舊性不辨人君好辨佞人學
表合於心也人之敢能不文人君好文佞人繫欲稱
上上奢已麗服上儉己不飭今操與古殊朝行與家
別鄉里之迹證朝庭之行察共親之節明事君之操
外內不相稱名實不相副際會發見奸為覺露也
問曰人操行無恒權時制宜信者欺人直者曲
撓權變所設前後異操事有所應左右異語儒
書所載權變非一今以素故考之毋乃失實乎曰賢
者有權佞者有權賢者之有權後有應佞人之有權
亦反經後有惡故賢人之權為事為國佞人之權為
身為家觀其所權賢佞可論察其發動邪正可名
問曰佞人好毀人有諸曰佞人不毀人如毀人是讒
人也何則佞人求利故不毀人苟利於己曷為毀之
苟不利已於毀之無益以計求便以數取利利則便
得妬人共事然後危人其危人也非毀之也其害人
也非泊之譽而危之故人不知厚而害之故人不疑
是故佞人危而不怨害人之敗而不仇隱情匿意為
之功也如毀人人亦毀之眾不親士不附也安能得
容世取利於上

問曰佞人不毀人於世間毀人於將前乎曰佞人以人斯將不毀人於將然則佞人奈何曰佞人毀人譽之危人安之毀危奈何假令甲有高行竒知名聲顯聞君恐人君召問扶而勝已欲故發不言常騰譽之薦之者衆將議欲用問人人必不對曰甲賢而宜召也何則甲意不欲留縣前聞其語矣聲望欲入府在郡則望欲入州志高則操與人異望遠則意不顧近屈而用之其心不滿不則卧病賤而命之則傷賢不則損威故人君所以失名損譽者好臣所當臣也自耐下之用之可也自度不能下之用之不便夫用之不兩相益舍之不兩相損人君畏其志信佞人之言遂置不用

問曰佞人直以高才洪知考正世人乎將有師學檢也曰人自有知以詐人及其說人主須術以動上猶上人自有勇威人及其戰鬪須兵法以進衆術則從橫師則鬼谷也傳曰蘇秦張儀從橫習之鬼谷先生掘地爲坑曰下說令我泣出則耐分人君之地蘇秦下說鬼谷先生泣下沾襟張儀不若蘇秦相趙并相六國張儀貧賤往歸蘇秦座之堂下食以僕妾之食數讓激怒欲令相秦儀忿恨遂西入秦蘇秦使人厚

送其後覺知曰此在吾術中吾不知也此吾所不及
蘇君者知深有術權變鋒出故身尊崇榮顯為世雄
傑深須明術深淺不能並行明闇不能並知

問曰佞人養名作高有諸曰佞人食利專權不養名
作高貪權據凡則高名自立矣稱於小人不行於君
子何則利義相伐正邪相反義動君子利動小人佞
人貪利名之顯君子不安不則身危安世為佞者皆
以禍眾不能養其身安能養其名上世列傳棄宗養
身違利赴名竹帛所載伯成子高委國而耕於陵子
辭位灌園近世蘭陵王仲子東都昔廬君陽寢位久

病不應上徵可謂養名矣夫不以道進必不以道出
身不以義正必不以義立名佞人懷貪利之心輕禍
重身傾死為僂矣何名之養義廢德壞操行隨辱何
云作高

問曰大佞易知乎小佞易知也曰大佞易知小佞難
知何則大佞材高其迹易察小佞知下其效難省何
以明之成事小盜難覺大盜易知也攻城襲邑剽劫
虜掠發則事覺道路皆知盜也穿鑿垣墻狸步鼠竊
莫知謂誰曰大佞姦深惑亂其人如大佞易知人君
何難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虞舜大聖驩堯大佞

大聖難知大佞大佞不憂大聖何易之有是謂下知
之上知之上知之大難小易下知之大易小難何則佞
人材高論說麗美因麗美之說人主之威人立心並
不能責知或不能覺小佞林下對鄉失漏隊會不密
人君警悟得知其故木難小易也屋漏在上知者在
下漏大下見之著漏小下見之微或曰雍也仁而不
佞孔子曰烏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民誤設繫數
煩擾農商損下益上愁民說主損上益下忠臣之說
也損下益上佞人之義也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
之聚斂而附益之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聚斂季氏
不知其惡不知百姓所共非也

論衡卷第十一

論衡卷第十二

王充

程材篇

量知篇

謝短篇

程材篇

論者多謂儒生不及彼文吏見文吏利便而儒生陸落則詆訾儒生以為淺短稱譽文吏謂之深長是不知儒生亦不知文吏也儒生文吏皆有材智非文吏材高而儒生智下也文吏更事儒生不習也謂文吏更事儒生不習可也謂文吏深長儒生淺短知妄矣世谷共短儒生儒生之後亦自相少何則並好仕學

宦用吏為繩表也。儒生有闕俗共短之文吏，有過俗不敢訾歸非於儒生，付是於文吏也。夫儒生材非下於文吏，又非所習之業非所當為也。然世俗共短之者，見將不好用也。將之不好用之者，事多已不能理。須文吏以領之也。夫論善謀材施用，累能期於有益。文吏理煩身後於職，職判功立，將尊其能。儒生粟粟不能當劇，將有煩疑不能效力，力無益於時，則官不及其身也。將以官課材材，以官為驗，是故世俗常高文吏賤下儒生。儒生之下文吏之高，本由不能之將。世俗之論緣將好惡。今世之將材高知深，通達衆凡舉綱持領，事無不定，其置文吏也，備數滿負，足以輔己志。志在修德，務在立化，則夫文吏瓦石，儒生珠玉也。夫文吏能破堅理煩，不能守身，身則亦不能輔將。儒生不習於職，長於匡救，將相傾側，諫難不懼。案世間能建蹇蹇之節，成三諫之議，今將檢身自勅，不敢邪曲者，率多儒生。阿意苟取容幸，將欲放失，低嘿不言者，率多文吏。文吏以事勝，以忠負。儒生以節優，以職劣。二者長短各有所宜。世之將相各有所取。取儒生者，必軌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優事理亂者也。材不自能，則須助。須助則待勁。官之立佐，為力不足。

也吏之取能為材不及也日之照幽不須燈燭責育
當敵不待輔佐使將相知力若日之照幽責育之難敵
則文吏之能無所用也病作而醫用禍起而巫使如
自能案方和藥入室求祟則醫不售而巫不進矣橋
梁之設也足不能越溝也車馬之用也走不能追遠
也足能越溝走能追遠則橋梁不設車馬不用矣天
地事物人所重敬皆力劣知極須仰以給足者也今
世之將相不責己之不能而賤儒生之不習不原文
吏之所得得用而尊其材謂之善吏非文吏憂不除
非文吏患不救是以選舉取常故案吏取無害儒生
無關閥所能不任能劇故陋於選舉佚於朝廷聰慧
捷疾者隨時變化學知吏事則踵文吏之後未得良
善之名守古循志案禮脩義輒為將相所不任文吏
所毗戲不見任則執欲息退見毗戲則意不得臨職
不勸察事不精遂為不能斥落不習有俗材而無雅
度者學知吏事亂於文吏觀將所知適時所急轉志
易務晝夜學問無所羞恥期於成能名文而已其高
志妙操之人恥降意損崇以稱媚取進深疾材能之
儒洎入文吏之科堅守高志不肯下學亦時或精闇
不及意疏不密臨事不識對向謬誤拜起不便進退

失度奏記言事蒙士解過援引古義割切將欲直言
一指觸諱犯忌封蒙約縛簡繩檢署事不如法文辭
卓詭辟刺離實曲不應義故世俗輕之文吏薄之將
相賤之是以世俗學問者不肯竟經明學深知古今
急欲成一家章句義理略具同超學史書讀律諷令
治作情奏習對向滑習跪拜家成室就召署輒能徇
令不顧古趨讎不存志競進不案禮廢經不念學是
以古經廢而不修舊學闇而不明儒者寂於空室文
吏譁於朝堂材能之士隨世驅馳節操之人守隘屏
竄驅馳日以巧屏竄日以拙非材頓知不及也希見
闕為不狎習也蓋足未嘗行堯禹問曲折目未嘗見
孔墨問形象齊部世刺繡恒女無不能襄邑俗織錦
鈍婦無不巧目見之日為之手狎也使材士未嘗見
巧女未嘗為易事詭手暫為卒睹顯露易為者猶憤
憤焉方今論事不謂希更而曰材不敏不曰未嘗為
而曰知不達失其實也儒生材無不能敏業無不能
達志不肯為今俗見不習謂之不能睹不為謂之不
達科用累能故文吏在前儒生在後是從朝廷謂之
也如從儒堂訂之則儒生在上文吏在下矣從農論
田田夫勝從商講賈賈人賢今從朝廷謂之文吏朝

庭之人也幼為幹吏以朝廷為田畝以刀筆為耒耜以文書為農業猶家人子弟生長宅中其知曲折愈於賓客也賓客暫至雖孔墨之材不能分別儒生猶賓客文吏猶子弟也以子弟論之則文吏曉於儒生儒生闇於文吏今世之將相知子弟以文吏為慧不能知文吏以狎為能知賓客以暫為固不知儒生以希為拙惑蔽闇昧不知類也一縣佐史之材任郡掾史一郡脩行之能堪州從事然而郡不召佐史州不取脩行者巧習無害文少德高也五曹自有條品簿書自有故事勤力玩弄成為巧吏安足多矣賢明之將程吏取材不求習論高存志不顧文也稱良吏曰忠忠之所以為效非簿書也夫事可學而知禮可習而善忠節公行不可立也文吏儒生皆有所志然而儒生務忠良文吏趨理事苟有忠良之業疏拙於事無損於高論者以儒生不曉簿書置之於下第法令比例吏斷決也文吏治事必問法家縣官事務莫大法令必以吏職程高是則法令之家宜最為上或曰固然法令漢家之經吏議決焉事定於法誠為明矣曰夫五經亦漢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義皆出其中董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然則春秋

漢之經孔子制作垂遺於漢論者徒尊法家不高春秋是闇蔽也春秋五經義相關穿既是春秋不大五經是不通也五經以道為務事不如道道行事立無道不成然則儒生所學者道也文吏所學者事也假使材同當以道學如比於文吏洗滌泥者以水燔腥生者用火水火道也用之者事也事末於道儒生治本文吏理末道本與事末比定尊卑之高下可得程矣堯以俊德致黎民雍孔子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張釋之曰秦任刀筆小吏陵遲至於二世天下土崩張湯趙禹漢之惠吏太史公序累置於酷部而致土崩孰與通於神明令人墮膺也將相知經學至道而不尊經學之生彼見經學之生能不及治事之吏也牛刀可以割雞鷄刀難以屠牛刺繡之師能縫帷裳納縷之工不能織錦儒生能為文吏之事文吏不能立儒生之學文吏之能誠劣不及儒生之不習實優而不為禹決江河不秉鑿鑿鋪周公築雒不把築杖夫筆墨簿書鑿鑿築杖之類也而欲合志大道者躬親為之是使將軍戰而大匠斲也說一經之生治一曹之事旬月能之典一曹之吏學一經之業一歲不能立也何則吏事易知而經學難見也儒生擯經窮竟聖

意文吏搖筆考跡民事夫能知大聖之意曉細民之情孰者為難以立難之材含懷章句十萬以上行有餘力博學覽古今計胷中之穎出溢十萬文吏所知不過辨解簿書富累千金孰與貲直百十也京廩如丘孰與委聚如坻也世名材為名器器大者盈物多然則儒生所懷可謂多矣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染自黑此言所習善惡變易質性也儒生之性非能皆善也被服聖教日夜諷詠得聖人之操矣文吏幼則筆墨手習而行無篇章之誦不聞仁義之語長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為己勉赴權利者事則受賂臨民則采漁處右則弄權幸上則賣將一旦在位鮮冠利劍一歲典職田宅并兼性非皆惡所習為者違聖教也故習善儒路歸化慕義志操則勵變從高明將見之顯用儒生東海相宗叔犀犀廣召幽隱春秋會饗設置三科以第補吏一府負吏儒生什九陳留太守陳子瑞開廣儒路列曹掾史皆能教授簿書之吏什置一二兩將知道事之理曉多少之量故世稱褒其名書記紀累其行也

量知篇

程材所論論材能行操未言學知之殊奇也夫儒生

之所以過文吏者學問日多簡練其性彫琢其材也故夫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材成德也材盡德成其比於文吏亦彫琢者程量多矣貧人與富人俱費錢百並為賻禮死哀之家知之者知貧人劣能共百以為富人饒羨有奇餘也不知之者見錢俱百以為財化貧富皆若一也文吏儒生皆有似於此皆為掾吏並典一曹將知之者知文吏儒生筆同而儒生胸中之藏尚多奇餘不知之者以為皆吏深淺多少同一量失實甚矣地性生草山性生木如地種葵韭山樹棗栗名曰美園茂林不復與一怕地庸山比矣文吏儒生有似於此俱有材能並用筆墨而儒生奇有先王之道先王之道非徒葵韭棗栗之謂也怕女之手紡績織經如或奇能織錦刺繡名曰卓殊不復與怕女科矣夫儒生與文吏程材而儒生侈有經傳之學猶女工織錦刺繡之奇也貧人好濫而富人守節者貧人不足而富人饒侈儒生不為非而文吏好為姦者文吏少道德而儒生多仁義也貧人富人並為賓客受賜於主人富人不慙而貧人常媿者富人有效貧人無以復也儒生文吏俱以長吏為主人者也儒生受長吏之祿報長吏以道文吏空胃無仁義之

學居住食祿終無以效所謂尸位素餐者也素者空也空虛無德食人之祿故曰素餐無道藝之業不曉政治黜坐朝庭不能言事與尸無異故曰尸位然則文吏所謂尸位素餐者也居右食嘉見將傾邪豈能舉記陳言得失乎一則不能見是非二則畏罰不敢直言禮曰情欲巧其能力言者文醜不好者有骨無肉脂腴不足犯干將相指遂取間卻為地戰者不能立功名貪爵祿者不能諫於上文吏貪爵祿一日居位輒欲圖利以當資用侵漁徇身不為將貪官顯義雖見大山之惡安肯揚舉毛髮之言事理如此何用自解於尸位素餐乎儒生學大義以道事將不可則止有大臣之志以經勉為公正之操敢言者也位又疏遠遠而近諫禮謂之諂此則郡縣之府庭所以當廓無人者也或曰文吏筆札之能而治定簿書考理煩事雖無道學勸力材能盡於朝庭此亦報上之效驗也曰此有似於貧人員官重責貧無以償則身為官作責乃畢竟夫官之作非屋廡則牆壁也屋廡則用斧斤牆壁則用築錘荷斤斧把築錘與彼握刀持筆何以殊苟謂治文書者報上之效驗此則治屋廡牆壁之人亦報上也俱為官作刀筆斧斤築錘鈞也

抱布貿絲交易有亡各得所願儒生抱道貿祿文吏
無所抱何用貿易農商珠業所畜之貨貨不可同計
其精麤量其多少其出溢者名曰富人富人在世鄉
里願之夫先王之道非徒農商之貨也其為長吏立
功致化非徒富多出溢之榮也且儒生之業豈徒出
溢哉其身簡練知慮光明見是非審尤可奇也蒸所
與衆山之材幹同也伐以為蒸燻以火烟熟究泆光
色澤潤熾之於堂其耀浩廣火竈之效加也繡之未
刺錦之未織怕絲庸帛何以異哉加五綵之巧施針
縷之飭文章炫耀黼黻華蟲山龍日月學士有文章
之學猶絲帛之有五色之巧也本質不能相過學業
積聚超踰多矣物實無中核者謂之郁無刀斧之斲
者謂之樸文吏不學世之教無核也郁樸之人孰與
程哉骨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切瑳琢磨乃成
寶器人之學問知能成就猶骨象玉石切瑳琢磨也
雖欲勿用賢君其舍諸孫武闔廬世之善用兵者也
知或學其法者戰必勝不曉什伯之陣不知擊刺之
術者彊使之軍軍覆師敗無其法也穀之始熟曰粟
舂之於臼簸其粃糠蒸之於甑爨之以火成熟為飯
乃甘可食可食而食之味生肌腴成也粟未為米米

未成飯氣腥未熟食之傷人夫人之不學猶穀未成粟米未爲飯也知心亂少猶食腥穀氣傷人也學士簡練於學成熟於師身之有益猶穀成飯食之生肌腴也銅錫未採在衆石之間工師鑿掘鑪索鑄鑠乃成器未更鑪索名曰積石積石與彼路畔之瓦山間之礫一實也故夫穀未舂蒸曰粟銅未鑄鑠曰積石人未學問曰矇矇者竹木之類也夫竹生於山木長於林未知所入截竹爲筒破以爲牒加筆墨之跡乃成文字大者爲經小者爲傳記斷木爲槧枿之爲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牘夫竹木麤直之物也彫琢刻削乃成爲器用況人含天地之性最爲貴者乎不入師門無經傳之教以郁樸之實不曉禮義立之朝廷植筴樹表之類也其何益哉山野草茂鉤鐮斬刈乃成道路也士未入道門邪惡未除猶山野草木未斬刈不成路也染練布帛名之曰采貴吉之服也無染練之治名穀麤穀麤不吉喪人服之人無道學仕宦朝廷其不能招致也猶喪人服麤不能招吉也能斲削柱梁謂之木匠能穿鑿堊堦謂之土工匠能彫琢文書謂之史匠夫文吏之學學治文書也當與木工之匠同科安得程於儒生哉御史之遇文書不失分銖有司

之陳遵豆不誤行伍其巧習者亦先學之人不貴者也小賤之能非尊大之職也無經藝之本有筆墨之末大道未足而小伎過多雖曰吾多學問御史之知有司之惠也飯黍梁者饜飡糟糠者飽雖俱曰食為腴不同儒生文吏學俱稱習其於朝庭有益不鈞鄭子皮使尹何為政子產比於未能操刀使之割也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皆以未學不見大道也醫無方術云吾能治病問之曰何用治病曰用心意病者必不信也吏無經學曰吾能治民間之曰何用治民曰以材能是醫無方術以心意治病也百姓安肯信嚮而人君任用使之乎手中無錢之市決貨主問曰錢何在對曰無錢貨主必不與也夫胷中不學猶手中無錢也欲人君任使之百姓信嚮之奈何也

謝短篇

程材量知言儒生文吏之材不能相過以儒生脩大道以文吏曉簿書道勝於事故謂儒生頗愈文吏也此職業外相程材量也其內各有所以為短未實謝也夫儒生能說一經自謂通大道以驕文吏文吏曉簿書自謂文無害以戲儒生各持滿而自藏非彼而

是我不知所為短不悟於己未足論衡訓之將使懷
然各知所之夫儒生所短不徒以不曉簿書文吏所
劣不徒以不通大道也反以閉闇不覽古今不能各
自知其所業之事未具足也二家各短不能自知也
世之論者而亦不能訓之如何夫儒生之業五經也
南面為師旦夕講授章句滑習義理完備於五經可
也五經之後秦漢之事無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
知今謂之陸沉然則儒生所謂陸沉者也五經之前
至於天地始開帝王初立者主名為誰儒生又不知
也夫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五經比於上古猶為今
也徒能說經不曉上古然則儒生所謂盲瞽者也儒
生猶曰上古久遠其事闇昧故經不載而師不說也
夫三王之事雖近矣經雖不載義所連及五經所當
共知儒生所當審說也夏自禹嚮國幾載而至於殷
殷自湯幾祀而至於周周自文王幾年而至於秦桀亡
夏而紂棄殷滅周者何王也周猶為遠秦則漢之所
伐也夏始於禹殷本於湯周祖后稷秦初為人者誰
秦燔五經坑殺儒士五經之家所共聞也秦何起而
燔五經何感而坑儒生秦則前代也漢國自儒生之
家也從高祖至今朝幾世歷年訖今幾載初受何命

復獲何瑞得天下難易孰與殷周家人子弟學問歷
幾歲人問之曰居宅幾年祖先何為不能知者愚子
弟也然則儒生不能知漢事世之愚蔽人也溫故知
新可以為師古今不知稱師如何彼人問曰二尺四
寸聖人文語朝夕講習義類所及故可務知漢事未
載於經名為尺藉短書比於小道其能知非儒者之
貴也儒不能都曉古今欲各別說其經經事義類乃
以不知為貴也事不曉不以為短請復別問儒生各
以其經旦夕之所講說先問易家易本何所起造作
之者為誰彼將應曰伏羲作八卦文王演為六十四
孔子作彖象繫辭三聖重業易乃具足問之曰易有
三家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伏羲所作文王
所造連山乎歸藏周易也秦燔五經易何以得脫漢
興幾年而復立宣帝之時河內女子壞老屋得易一
篇名為何易此時易具足未問尚書家曰今旦夕所
授二十九篇奇有百二篇又有百篇二十九篇何所
起百二篇何所造秦焚諸書之時尚書諸篇皆何在
漢興始錄尚書者何帝初受學者何人問禮家曰前
孔子時周已制禮殷禮夏禮凡三王因時損益篇有
多少文有增減不知今禮周乎殷夏也彼必以漢承

周將曰周禮夫周禮六典又六轉六六三十六三百六十是以周官三百六十也案今禮不見六典無三百六十官又不見天子天子禮廢何時豈秦滅之哉宣帝時河內女子壞老屋得佚禮一篇六十篇中是何篇是者高祖詔叔孫通制作儀品十六篇何在而復定儀禮見在十六篇秦火之餘也更秦之時篇凡有幾問詩家曰詩作何帝王時也彼將曰周衰而詩作蓋康王時也康王德缺於房大臣刺晏故詩作也夫文武之隆貴在成康康王末衰詩安得作周非一王何知其康王也二王之末皆衰夏殷衰時詩何不作尚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此時已有詩也斷取周以來而謂興於周古者采詩詩有文也今詩無書何知非秦燔五經詩獨無餘禮也問春秋家曰孔子作春秋周何王時也自衛反魯然後樂正春秋作矣自衛反魯哀公時也自衛何君也侯孔子以何禮而孔子反魯作春秋乎孔子錄史記以作春秋史記本名春秋乎制作以為經乃歸春秋也法律之家亦為儒生問曰九章誰所作也彼聞臯陶作獄必將曰臯陶也詰曰臯陶唐虞時唐虞之刑五刑案今律無五刑之文或曰蕭何也詰曰蕭何高祖時也孝文之時齊太倉

令溥于德有罪徵詣長安其女緦縈為父上書言肉
刑壹施不得改悔文帝痛其言乃改肉刑案今九章
象刑非肉刑也文帝在蕭何後知時肉刑也蕭何所
造反具肉刑也而云九章蕭何所造乎古禮三百威
儀三千刑亦正刑三百科條三千出於禮入於刑禮
之所去刑之所取故其多少同一數也今禮經十六
蕭何律有九章不相應又何五經題篇皆以事義別
之至禮與律獨經也題之禮言昏禮律言盜律何夫
摠問儒生以古今之義儒生不能知別名以其經事
問之人不能曉斯則坐守何信師法不頗博覽之咎
也文吏自謂知官事曉簿書問之曰曉知其事當能
究達其義通見其意否文吏必將罔然問之曰古者
封侯各專國土今置太守令長何義古人井田民為
公家耕今量租芻何意一業使民居更一月何據年
二十三儒十五賦七歲頭錢二十三何緣有鴈何帝
王時門戶井竈何立社稷先農靈星何祠歲終逐疫
何驅使立桃象人於門戶何旨挂蘆索於戶上畫虎
於門闌何放除墻壁書畫厭火丈夫何見步之六尺
冠之六寸何應有尉史令史無承長史何制兩郡移
書曰敢告卒人兩縣不言何解郡言事二府曰敢言

之司空曰上何杖賜民爵八級何法名曰簪裏上造
何謂吏上功曰伐閱名籍墨將何指七十賜王杖何
起著鳩於杖末不著爵何杖苟以鳩為善不賜鳩而
賜鳩杖而不爵何說日分六十漏之盡自鼓之致五
何故吏衣黑衣宮闕赤單何慎服革於腰佩刀於右
舞劔於左何人備著鈎於履冠在於首何象吏居城
郭出乘車馬坐治文書起城郭何王造車輿何工生
馬何地作書何人王造城郭及馬所生難知也遠也
造車作書易曉也必則應曰倉頡作書奚仲作車詰
曰倉頡何感而作書奚仲何起而作車又不知也文
吏所當知然而不知亦不博覽之過也夫儒生不覽
古今何知一永不過守信經文滑習章句鮮剝互錯
分明乖異文吏不曉吏道所能不過案獄考事移書
下記對鄉便給之准无一閱備皆淺略不及偏駁不
純俱有闕遺何以相言

論衡卷第十二

論衡卷第十三

王充

效力篇
超倚篇

效力篇

別通篇

程才量知之篇徒言知學未言才力也人有知學則有力矣文吏以理事為力而儒生以學問為力或問揚子雲曰力能扛鴻鼎揭華旗知德亦有之乎荅曰百人矣夫知德百人者與彼扛鴻鼎揭華旗者為料敵也夫壯士力多者扛鼎揭旗儒生力多者博達䟽通故博達䟽通儒生之力也舉重拔堅壯士之力也梓材曰

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此言賢人亦壯彊於禮義故能開賢其率化民化民須禮義禮義須文章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能學文有力之驗也問曰說一經之儒可謂有力者曰非有力者也陳留龐少都每薦諸生之吏常曰王甲某子才能百人太守非其能不荅少都更曰言之尚少王甲某子才能百萬人太守怒曰親吏妄言少都曰文吏百通一經一文不調師一言諸生能說百萬章句非才知百萬人乎太守無以應夫少都之言實也然猶未也何則諸生能傳百萬言不能覽古今守信師法雖辭說多終不爲傳殷周以前頗載六經儒生所不能說也秦漢之事儒生不見力劣不能覽也周監二代漢監周秦周秦以來儒生不知漢欲觀監儒生無力使儒生博觀覽則爲文儒文儒者力多於儒生如少都之言文儒才能千萬人矣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由此言之儒者所懷獨已重矣志所欲至獨已遠矣身載重任至於終死不倦不衰力獨多矣夫曾子載於仁而儒生載於學所載不同輕重均也夫一石之重一人挈之十石以上二人不能舉也世多挈一石之任寡有舉十石之力儒

生所載非徒十石之重也地力盛者草木暢茂一畝之
收當中田五畝之分苗田人知出穀多者地力盛不知
出文多者才知茂失事理之實矣夫文儒之力過於儒
生況文吏乎能舉賢薦士世謂之多力也然能舉賢薦
士上書日記也能上書日記者文儒也文儒非必諸生
也賢達用文則是矣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筆有餘
力極言不諱文不折之非夫才到之人不能爲也孔子
周世多力之人也作春秋散五經祕書微文無所不定
山大者雲多泰山不崇朝徧雨雨天下而然則賢者有
雲雨之知故一有其吐文萬牒以上可謂多力矣世稱力
者常襲烏獲然則董仲舒楊子雲文之烏獲也秦武
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脉而死少文之人與董仲舒
等涌胷中之思必將不任有絕脉之變王莽之時省
五經章句皆爲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
於燭下精思不任絕脉氣滅也顏氏之子已曾馳過
孔子於塗矣劣倦罷極髮白齒落夫以庶幾之材猶
有仆頓之禍孔子力優顏淵不任也才力不相如則
其知思不相及也勉自什伯蒿中嘔血失魂狂亂遂
至氣絕書五行之牘書十奏之記其才劣者筆墨之
力尤難況乃連句結章篇至十百哉力獨多矣江河

之水馳涌滑漏席地長遠無枯竭之流本源盛矣如
江河之流遠地中之源盛不知萬牒之人曾中之才
茂有學迷惑者也故望見驥足不異於衆馬之蹄躡平
陸而馳騁千里之跡斯頃可見夫馬足人手同一實
也稱驥之足不薦文人之手不知類也夫能論筋力
以見比類者則能取文力之人立之朝廷故夫文力
之人固有力之將乃能以力爲功有力無助以力爲
禍何以驗之長巨之物彊力之人乃能舉之重任之
車彊力之牛乃能輓之是任車上阪彊牛引前力人
推後乃能升踰如牛羸人罷任車退却還墮坑谷有
破覆之敗矣文儒懷先王之道含百家之言其難推
引非徒任車之重也薦致之者罷羸無力遂却退竄
於巖穴矣河發崑崙江起岷山水力盛多滂沛之流
浸下益盛不得廣岸低地不能通流入乎東海如岸
狹地仰溝洫浹洩散在丘墟矣文儒之知有似於此
文章滂沛不遭有力之將援引薦舉亦將棄遺於衡
門之下固安得升陟聖主之庭論說政事之務乎火
之光也不舉不明有人於斯其知如京其德如山力
重不能自稱須人乃舉而莫之助抱其盛高之力竄
於閭巷之滯何時得達夏育古之多力者身能負荷

千鈞手能決解伸鈞使之自舉不能離地智能滿匄
之人宜在王闕頡三寸之舌一尺之筆然後自動不
能自進進之又不能自安須人能動待人能安道重
知大位地難適也小石附於山山力能得持之在沙
丘之間小石輕微亦能自安至於大石沙土不覆山
不能持處危峭之際則能崩墜於坑谷之間矣大智
之重遭小才之將無左右沙土之助雖在顯位將不
能持則有大石崩墜之難也或伐薪於山輕小之木
合能束之至於大木十圍以上引之不能動推之不
能移則委之於山林收所束之小木而歸由斯以論知
能之大者其由十圍以上木也人力不能舉薦其猶
薪者不能推引大木也孔子周流無所留止非聖才
不明道大難行人不能用也故夫孔子山中巨木之
類也

栢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管仲有力栢公
能舉之可謂壯彊矣吳不能用于胥楚不能用屈原
二子力重兩主不能舉也舉物不勝委地而去可也
時惑恚怒斧斲破敗此則子胥屈原所取害也淵中
之魚遞相吞食度口所能容然後嚙之口不能受哽
咽不能下故夫商鞅三說孝公後說者用前二難用

後一易行也觀管仲之明法察商鞅之耕戰固非弱
劣之主所能用也六國之時賢才之臣入楚楚重出
齊齊輕為趙趙完畔魏魏傷韓用申不害行其三符
兵不侵境蓋十五年不能用韓又不察其書兵挫軍
破國并於秦殷周之世亂跡相屬亡禍比肩豈其心
不欲為治乎力弱智劣不能納至言也是故堦重一
人之跡不能蹈也磻大一人之掌不能推也賢臣有
勁彊之優愚主有不堪之劣以此相求禽魚相與遊
也干將之刃人不推頓爪瓠不能傷篠簳之箭機不
能動發魯縞不能穿非無干將篠簳之才也無推頓
發動之主爪瓠魯縞不穿傷焉望斬旗穿革之功乎
故引弓之力不能引彊弩弩力五石引以三石筋絕
骨折不能舉也故力不任彊引則有變惡折脊之禍
知不能貪賢則有傷德毀名之敗論事者不曰才大
道重上不能用而曰不肖不能自達自達者帶絕不
抗自銜者賈賤不讎案諸為人用之物須人用之功
力乃立齧所以入木者槌叩之也錘所以能擻地者
跖蹈之也諸有鋒刃之器所以能斷斬割削者手能
把持之者力能推引之也韓信去楚入漢項羽不能
安高祖能持之也能用其善能安其身則能量其力

能一別其功樊鄴有攻城野戰之功高祖行封先及
蕭何則比蕭何於獵人同樊鄴於獵犬也夫蕭何安
坐樊鄴馳走封不及馳走而先安坐者蕭何以知為
力而樊鄴以力為功也蕭何所以能使樊鄴者以入
秦收斂文書也衆將拾金何獨掇書坐知秦之形勢
是以能圖其利害衆將馳走者何驅之也故叔孫通
定儀而高祖以尊蕭何造律而漢室以寧案儀律之
功重於野戰斬首之力不及尊主故夫墾草殖穀農
夫之力也勇猛攻戰士卒之力也構架斲削工匠之
力也治書定簿佐史之力也論道議政賢儒之力也
人生莫不有力所以為力者或尊或卑孔子力糾國
門之關不以力自章知失筋骨之力不如仁義之力
榮也

別通篇

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為內內中所有桺墮所羸縑
布絲綿也貧人之宅亦以一丈為內內中空虛徒四
壁立故名曰貧夫通人猶富人不通者猶貧人也俱
以七尺為形通人胸中懷百家之言不通者空腹無
一牒之誦貧人之內徒四所壁立也慕料貧富不相
如則夫通與不通不相及也世人慕富不禁通羞貧

賤不賢不推類以況之也夫富人可慕者貨財多則
饒裕故人慕之夫富人不如儒生儒生不如通人通
人積文十篋以上聖人之言賢者之語上自黃帝下
至秦漢治國肥家之術刺世譏俗之言備矣使人通
明博見其為可榮非徒縑布絲綿也蕭何入秦收拾
文書漢所以能制九州者文書之力也以文書御天
下天下之富孰與家人之財人目不見青黃曰盲耳
不聞宮商曰聾耳鼻不知香臭曰癰癰聾與盲不成人
者也人不博覽者不聞古今不見事類不知然否猶
目盲耳聾鼻癰者也儒生不覽猶為閉闇况庸人無
篇章之業不知是非其為閉闇甚矣此則土木之人
耳目俱足無聞見也涉淺水者見蝦其頗深者察魚
鼈其尤甚者觀蛟龍足行跡殊故所見之物異也入
道淺深其猶此也淺者則見傳記諧文深者入聖室
觀秘書故入道彌深所見彌大人之遊也必欲入都
都多奇觀也入都必欲見市市多異貨也百家之言
古今行事其為奇異非徒都邑大市也遊於都邑者
心厭觀於大市者意飽况遊於道藝之際哉大川旱
不枯者多所踈也潢汙兼日不雨泥輒見者無所通
也是故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流歸海故海大也海

不通於百川安得巨大之名夫人含百家之言猶海
懷百川之流也不謂之大者是謂海小於百川也夫
海大於百川也人皆知之通者明於不通莫之能別
也潤下作鹹水之滋味也東海水鹹流廣大也西州
鹽井源泉深也人或無井而食或穿井不得泉有鹽
井之利乎不與賢聖通業望有高世之名難哉法令
之家不見行事議罪不可審章句之生不覽古今論
事不實或以說一經為是何須博覽夫孔子之門講
習五經五經皆習庶幾之才也顏淵曰博我以文才
智高者能為博矣顏淵又曰博者豈徒一經哉我不
能博五經又不能博衆事守信一學不好廣觀無溫
故知新之明而有守愚不覽之闇其謂一經是者其
宜也開戶內日之光日光不能照幽鑿窓啓牖以助
戶明也夫一經之說猶日明也助以傳書猶窓牖也
百家之言令人曉明非徒窓牖之開日光之照也是
故日光照室內道術明胷中開戶內光坐高堂之上
眇升樓臺規四鄰之廷人之所願也閉戶幽坐向冥
冥之內穿墻穴卧造黃泉之際人之所惡也夫閉心
塞意不高瞻覽者死人之徒也哉孝武皇帝時燕王
旦在明光宮欲入所卧戶三百盡閉使侍者二十人

開戶戶不開其後旦坐謀反自殺夫戶閉燕王旦死之狀也死者凶事也故以閉塞為占齊慶封不通六國大夫會而賦詩慶封不曉其後果有楚靈之禍也夫不開通於學者尸尚能行者也亡國之社屋其上柴其下者示絕於天地春秋薄社周以為城夫經藝傳書人當覽之猶社當通氣於天地也故人之不通覽者薄社之類也是故氣不通者疆壯之人死榮華之物枯東海之中可食之物集糶非一以其大也夫水精氣渥盛故其生物也衆多奇異故夫大人之胸懷非一才高知大故其於道術無所不包學士同門高業之生衆共宗之何則知經指深曉師言多也夫古今之事百家之言其為深多也豈徒師門高業之生哉甘酒醴不酤粘密未為能知味也耕夫多殖嘉穀謂之上農夫其少者謂之下農夫學士之才農夫之力一也能多種穀謂之上農能博學問謂之上儒是稱牛之服重不譽馬速也譽手毀足孰謂之慧矣懸道不通於野野路不達於邑騎馬乘舟者必不由也故血脉不通人以甚病夫不通者惡事也故其禍變致不善是故盜賊宿於穢草邪心生於無道無道者無道術也醫能治一病謂之巧能治百病謂之良

是故良醫服百病之方治百人之疾大才懷百家之言故能治百族之亂扁鵲之衆方孰若巧之一伎子貢曰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蓋以宗廟百官喻孔子道也孔子道美故譬以宗廟衆多非一故喻以百官由此言之道達廣博者孔子之徒也殷周之地極五千里荒服要服勤能牧之漢氏鄠土牧萬里之外要荒之地褻衣博帶夫德不優者不能懷遠才不大者不能博見故多聞博識無頑鄙之訾深知道術無淺闇之毀也人好觀圖畫者圖上所畫古之列人也見列人之面孰與觀其言行置之空壁

形容具存人不激勸者不見言行也古賢之遺文竹帛之所載粲然豈徒墻壁之畫哉空器在厨金銀塗飾其中無物益於饑人不顧也肴膳甘醢土釜之盛入者鄉之古賢文之美善可甘非徒器中之物也讀觀有益非徒膳食有補也故器空無實饑者不顧匄虛無懷朝廷不御也劔伎之家鬪戰必勝者得曲城越女之學也兩敵相遭一巧一拙其必勝者有術之家也孔墨之業賢聖之書非便曲城越女之功也成人之操益人之知非徒鬪戰必勝之策也故劔伎之術有必勝之名賢聖之書有必尊之聲縣邑之吏召諸

治下將相問以政化曉慧之吏陳所聞見將相覺悟
得以改政古文聖賢言行竹帛所傳練人之心聰人
之知非徒縣邑之吏對向之語也禹益並治洪水禹
主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
作山海經非禹益不能行遠山海不造然則山海之
造見物博也董仲舒睹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
尸皆見山海經故能立二事之說使禹益行地不遠
不能作山海經董劉不讀山海經不能定二疑實
沉臺台子產博物故能言之龍見絳郊蔡墨曉占故
能禦之父兄在千里之外且死遺教戒之書子弟賢
者求索觀讀服臆不舍重先敬長謹慎之力有也不肖
者輕慢佚忽無原察之意古聖先賢遺後人文字其
重非徒父兄之書也或觀讀采取或棄捐不錄二者
之於高下也行路之人皆能論之况辯昭然否者實
能別之乎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孔子曰取書來比
至日中何事乎聖人之好事也且死不休念在經書
不以臨死之故棄志道藝其為百世之聖師漢祖脩
蓋不虛矣自孔子以下至漢之際有才能之稱者非
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不說五經則讀書傳書傳
文大難以備人卜卦占射凶吉皆文武之道昔有商

瞿能占爻卦未有東方朔翼少君能達占射覆道雖
小微聖人之術也曾又不知人生稟五常之性好道
樂學故辨物今則不然飽食快飲慮深求卧腹為飯
坑腸為酒囊是則物也保蟲三百人為之長天地之
性人為貴貴其識知也今閉閣脂塞無所好欲與三
百保蟲何以異而謂之為長而貴之乎

諸夏之人所以貴於夷狄者以其通仁義之文知古
今之學也知徒作其凶中之知以取衣食經歷年月白
首沒齒終無曉知夷狄之次也觀夫蜘蛛之經絲以
罔飛蟲也人之用作安能過之任凶中之知舞權利

之詐以取富壽之樂無古今之學蜘蛛之類也含血
之蟲無餓死之患皆能以知求索飲食之人不通者
亦能自供仕官為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吾大夫
高子也安能別之隨時積功以命得官不曉古今以
位為賢與文之異術安得識別通人俟以不次乎將
相長吏不得若右扶風蔡伯僭鬱林太守張孟嘗東
萊太守李季公之徒心自通明覽達古今故其敬通
人也知見大賓燕昭為鄒衍擁篲彼獨受何性哉東
成令董仲綬知為儒梟海內稱通故其接人能別奇
律是以鍾離產公以編戶之民受圭璧之敬知之明

也故夫能知之也凡石生光氣不知之也金玉無潤色自武帝以至今朝數舉賢良令人射策甲乙之科若董仲舒唐子高谷子雲丁伯玉策旣中實文說美善博覽膏腴之所生也使四者經徒能摘筆徒能記疏不見古今之書安能建美善於聖王之庭乎孝明之時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移中監以問百官百官莫知夫倉頡之章小學之書文字備具至於無能對聖國之問者是皆美命隨牒之人多在官也木旁多文字且不能知其欲及若董仲舒之知重常劉子政之知貳負難哉或曰通人之官蘭臺令史職校書定字比夫太史太祝職在文書無典民之用不可施設是以蘭臺之史班固賈逵楊終傳毅之徒名香文美委積不絕大用於世曰此不繼周世通覽之人鄙衍之徒孫卿之輩受時王之寵尊顯於世董仲舒雖無鼎足之位知在公卿之上周監二代漢監周秦然則蘭臺之官國所監得失也以心如九卯為體內藏牟子如豆為身光明令史雖微典國道藏通人所由進猶博士之官儒生所由興也委積不絕豈聖國微遇之哉殆以書未定而職未畢也

超奇篇

通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弘暢雅閑審定文讀而以教授為人師者通人也杼其義旨損益其文句而以書奏記或興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好學勤力博聞強識世間多有著書表文論說古今萬不耐一然則著書表文博通所能用之者也入山見木長短無所不知入野見草大小無所不識然而不能伐木以作室屋採草以和方藥此知草木所不能用也夫通人覽見廣博不能掇以論說此為匿生書主人孔子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者也與彼草木不能伐採一實也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眇思自出於胸中也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即徒誦讀詩諷術雖千篇以上鸚鵡能言之類也衍傳書之意出膏腴之辭非倣儻之才不能任也夫通覽者世間比有著文者歷世希然近世劉子政父子楊子雲栢君山其猶文武周公並出一時也其餘直有往往而然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故夫能說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為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為鴻儒故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超文人故夫鴻儒所

謂超而又超者也。以超之奇，退與儒生相料，文軒之比於蔽車錦繡之方於緼袍也。其相過遠矣。如與俗人相料，太山之巔，帶長狄之項，跣不足以喻。故夫丘山以土石為體，其有銅鐵山之奇也。銅鐵既奇，或出金玉，然鴻儒世之金玉也。奇而又奇矣。奇而又奇才，相超乘，皆有品。差儒生說名於儒門，過俗人遠也。或不能說一經教誨後生，或帶徒聚眾說論，洞溢稱為經明，或不能成牘治一說，或能陳得失，奏便宜，言應經傳文如星月，其高第若谷子雲、唐子高者，說書於牘，奏之上，不能連結篇章，或抽列古今紀著行事，若司馬子長、劉子政之徒，累積篇第，文以萬數，其過子雲子高遠矣。然而因成紀前無勾中之造，若夫陸賈、董仲舒論說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於外，然而淺露，易見觀讀之者，猶曰傳記。陽成子長作樂經，楊子雲作太玄經，造於助思極，實真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兩經，所謂卓爾蹈孔子文跡，鴻茂參貳聖之才者也。王公子問於栢君山，以楊子雲君山對曰：漢興以來，未有此人。君山差才可謂得高下之實矣。采玉者心羨於玉，鑿龜能知神於龜，能差衆儒之才，累其高下，賢於所累，又作新論論世間。

事辯照然否虛妄之言偽飾之辭莫不證定徐子長
子雲說論之徒君山為甲自君山以來皆為鴻眇之
才故有嘉令之文筆能著文則心能謀論文由句中
而出心以文為表觀見其文奇偉倣儻可謂得論也
由此言之繁文之人人之傑也有根株於下有榮葉
於上有實核於內有皮殼於外文墨辭說士之禁葉
皮殼也實誠在匈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裏自相副
稱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也人之有文也猶禽
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於體苟有文無實是則五
色之禽毛妄生也選士以射心平體正執弓矢審固
然後射中論說之出猶弓矢之發也論之應理猶矢
之中的夫射以矢中效巧論以文墨驗奇奇巧俱發
於心其實一也文有深指巨略君臣治述身不得行
口不能紕表著情心以明己之必能為之也孔子作
春秋以示王意然則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
之傳書素相之事也觀春秋以見王意讀諸子以睹
相指故曰陳平割肉承相之端見叔孫敖決期思令
君之兆著觀讀傳書之文治道政務非徒割肉決水
之占也足不彊則跡不遠鋒不鈎則割不深連結篇
章必大才智鴻懿之俊也或曰著書之人精覽多聞

學問習熟則能推類興文文由外而興未必實才學
文相副也且淺意於華葉之言無根核之深不見大
道體要故立功者希安危之際文人不與無能建功
之驗徒能筆說之效也曰此不然周世著書之人皆
權謀之臣漢世直言之士皆通覽之吏豈謂文非華
葉之生根核推之也心思為謀集扎為文情見於辭
意驗於言商鞅相秦致功於霸作耕戰之書虞卿為
趙決計定說行退作春秋之思趙城中之議耕戰之
書秦堂上之計也陸賈消呂氏之謀與新語同一意
柏君山易晁錯之策與新論共一思觀谷永之陳說
唐林之宜言劉向之切議以知為本筆墨之文將而
送之豈徒雕文飾辭苟為華葉之言哉精誠由中故
其文語感動人深是故魯連飛書燕將自殺鄒陽上
疏梁孝開牢書疏文義奪於肝心非徒博覽者所能
造習熟者所能為也夫鴻儒希有而文人比然將相
長吏安可不貴豈徒用其才力游文於牒牘哉州郡
有憂能治章上奏解理結煩使州郡連事有如唐子
高谷子雲之吏出身盡思竭筆牘之力煩憂適有不
解者哉古昔之遠四方辟匿文墨之士難得紀錄且
近目以會稽言之周長生者文士之雄也在州為刺

史任安舉奏在郡為太守孟觀上書事解憂除州郡
無事二將以全長生之身不尊顯非其才知少功力
薄也二將懷俗人之節不能貴也使遭前世燕昭則
長生已蒙鄒衍之寵矣長生死後州郡遭憂無舉奏
之吏以故事結不解徵詣相屬文軌不尊筆疏不續
也豈無憂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筆不足類也長生之
才非徒銳於牒牘也作洞歷十篇上自黃帝下至漢
朝鋒芒毛髮之事莫不紀載與太史公表紀相似類
也上通下達故曰洞歷然則長生非徒文人所謂鴻
儒者也前世有嚴夫子後有吳君商未有周長生白
雉貢於越暢草獻於宛雍州出玉荆揚生金珍物產
於四遠幽遼之地未可言無奇人也孔子曰文王既
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
仲舒既死豈在長生之徒與何言之卓殊文之美麗
也唐勒宋玉亦楚文人也竹帛不記者屈原在其上
也會稽文才豈獨周長生哉所以末論列者長生尤
踰出也九州多山而華岱為嶽四方多川而江河為
瀆者華岱高而江河大也長生州郡高大者也同姓
之伯賢舍而譽他族之子盍未為得也長生說文辭之伯
文人之所共宗獨紀錄之春秋記元於魯之義也俗

好高古而稱所聞前人之業米果甘酣後人新造蜜
酪辛苦長生家在會稽生在今世文章雖奇論者猶
謂穉於前人天稟元氣人受元精豈為古今者差殺
哉優者為高明者為上實事之人見然否之分者睹
非却前退置於後見推令進置於古心明知昭不惑
於俗也班叔皮續太史公書百篇以上記事詳悉義
法理備觀讀之者以為甲而太史公乙子男子孟堅為
尚書郎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乃夫周召魯衛之
謂也苟可高古而班氏父子不足紀也周有郁郁之
文者在百世之末也漢在百世之後文論辭說安得
不茂喻大以小推民家事以睹王廷之義廬宅始成
桑麻財有居之歷歲子孫相續桃李梅杏菴丘蔽野
根莖眾多則華葉繁茂漢氏治定久矣土廣民衆義
興事起華葉之言安得不繁夫華與實俱成者也無
華生實物希有之山之禿也孰其茂也地之瀉也孰
其滋也文章之人滋茂漢朝者乃夫漢家熾盛之瑞
也夫晏列宿煥炳陰雨日月蔽匿方今文人並出見
者乃夫漢朝朗明之驗也高祖讀陸賈之書歎稱萬
歲徐樂主父偃上疏徵拜郎中方今未聞膳無苦酸
之肴口所不甘味手不舉以啖人詔書每下文義經

傳四科詔書斐然郁郁好文之明驗也上書不實核
著書無義指萬歲之聲徵拜之恩何從發哉飾面者
皆欲為好而運目者希聞者者皆欲為悲而驚耳者
寡陸賈之書未奏徐樂主父之策未聞羣諸瞽言之
徒言事鹿麕醜文不美潤不指所謂文辭淫滑不被濤
沙之謫幸矣焉蒙徵拜為郎中之寵乎

論衡卷第十三

論衡卷第十四

狀留篇

譴告篇

狀留篇

王充

寒溫篇

論賢儒之才既超程矣世人怪其仕宦不進官爵卑
細以賢才退在俗吏之後信不怪也夫如是而適足
以見賢不肖之分睹高下多少之實也龜生三百歲
大如錢游於蓮葉之上三千歲青邊綠巨尺二寸著
生七十歲生一莖七百歲生十莖神靈之物也故生
遲留曆歲長久故能明審實賢儒之在世也猶靈著

神龜也計學問之日固已盡年之半矣銳意於道遂無貪仕之心及其仕也純持方正無負銳之操故世人遲取進難也針錐所穿無不暢達使針錐末方穿物無一分之深矣賢儒方節而行無針錐之銳固安能自穿取暢達之功乎且驥一日行千里者無所服也使服任車輿駕馬同音驥曾以引鹽車矣垂頭落汗行不能進伯樂顧之王良御之空身輕馳故有千里之名今賢儒懷古今之學負荷禮義之重內累於胸中之知外劬於禮義之操不敢妄進苟取故有稽留之難無伯樂之友不遭王良之將安得馳於清明之朝立千里之迹乎且夫含血氣物之生也行則背在上而腹在下其病若死則背在下而腹在上何則背肉厚而重腹肉薄而輕也賢儒俗吏並在當世有似於此將明道行則俗吏載賢儒賢儒乘俗吏將闇道廢則俗吏乘賢儒賢儒處下位猶物遇害腹在上而背在下也且背法天而腹法地生行得其正故腹背得其位病死失其宜故腹反而在背上非唯腹也凡物仆僵者足又在上賢儒不遇仆廢於世蹠足之吏皆在其上東方朔曰目不在面而在於足救昧不給能何見乎汲黯謂武帝曰陛下用吏如積薪矣後

來者居上原汲黯之言察東方朔之語獨以非俗吏
之得地賢儒之失職哉故夫仕宦失地難以觀位得
地難以察不肖名生於高官而毀起於卑位卑位固
常賢儒之所在也遵禮蹈繩脩身守節在下不汲汲
故有沉滯之留沉滯在能自齊故有不拔之扼其積
學於身也多故用心也固俗吏無以自修身雖拔進
利心搖動則有下道侵漁之操矣楓桐之樹生而速
長故其皮肌不能堅剛樹檀以五月生葉後彼春榮
之木其材彊勁車以爲軸殷之桑穀七日大拱長速
大暴故爲變怪大器晚成寶貨難售者不崇一朝輒
成賈者菜果之物也是故湍瀨之流沙石轉而大石
不移何者大石重而沙石輕也沙石轉積於大石之
上大石沒而不見賢儒俗吏並在世俗有似於此遇
闇長吏轉移俗吏超在賢儒之上賢儒處下受馳走
之使至或巖居穴處沒身不見咎在長吏不能知賢
而賢者道大力劣不能拔舉之故也夫手指之物器
也度力不能舉則不敢動賢儒之道非徒物器之重
也是故金鐵在地焮風不能動毛芥在其間飛揚千
里夫賢儒所懷其猶水中大石在地金鐵也其進不
若俗吏速者長吏力劣不能用也毛芥在鐵石間也

一口之氣能吹毛芥非必焮風俗吏之易遷猶毛芥之易吹也故夫轉沙石者湍瀨也飛毛芥者焮風也活水洋風毛芥不動無道理之將用心暴猥察吏不詳遭以好遷妄授官爵猛水之轉沙石焮風之飛毛芥也是故毛芥因異風而飛沙石遭猛流而轉俗吏遇悖將而遷且圓物投之於地東西南北無之不可策杖叩動纔微輒停方物集地壹投而止及其移徙須人動舉賢儒世之方物也其難轉移者其動須人也鳥輕便於人趨遠人不如鳥然而天地之性人為貴蝗蟲之飛能至萬里麒麟須獻乃達闕下然而蝗蟲為災麒麟為瑞麟有四足尚不能自致人有兩足安能自達故曰鸞飛輕於鳳皇鬼走疾於麒麟鼃躍躁於靈龜虵騰便於神龍呂望之徒白首乃顯百里奚之知明於黃髮深為國謀因為王輔皆夫沉重難進之人也輕躁早成禍害暴疾故曰其進銳者退速陽溫陰寒歷月乃至災變之氣一朝成怪故夫河冰結合非一日之寒積土成山非斯頃之作干將之劍久在鑪炭銛鋒利刃百熟煉厲久銷乃見作留成遲故能割斷肉暴長者曰腫泉暴出者曰涌酒暴熟者易酸醞暴酸者易臭由此言之賢儒遲留皆有狀故狀故云何

學多道重為身累也草木之生者濕濕者重死者枯
枯而輕者易舉濕而重者難移也然有元氣所在在
生不在枯是故車行於陸船行於溝其滿而重者行
遲空而輕者行疾先王之道載在胷中之內其重不
徒船車之任也任貴其取進疾速難矣竊人之物其
得非不連疾也然而非其有得之非已之力也世人早得高
官非不有光榮也而尸祿素飡之謗誼譁甚矣且賢
儒之不進將相長吏不開通也農夫載穀奔都賈人
齎貨赴遠皆欲得其願也如門郭閉而不通津梁絕
而不過雖有勉力趨時之勢奚由早至以得盈利哉
長吏妬賢不能容善不被鉗赭之刑幸矣焉敢望官
位升舉道理之早成也

寒溫篇

說寒溫者曰人君喜則溫怒則寒何則喜怒發於胷
中然後行出於外外成賞罰賞罰喜怒之效故寒溫渥
盛凋物傷人夫寒溫之代至也在數日之間人君未
必有喜怒之氣發胷中然後渥盛於外見外寒溫則
知胷中之氣也當人君喜怒之時胷中之氣未必更
寒溫也胷中之氣何以異於境內之氣胷中之氣不
為喜怒變境內寒溫何所生起六國之時秦漢之際

諸侯相伐兵革滿道國有相攻之怒將有相勝之志
夫有相殺之氣當時天下未必常寒也太平之世唐
虞之時政得民安人君常喜絃歌鼓舞比屋而有當
時天下未必常溫也豈喜怒之氣為小發不為大動
邪何其不與行事相中得也夫近水則寒近火則溫
遠之纔微何則氣之所加遠近有差也成事火位在
南水位在北北邊則寒南極則熱火之在鑪水之在
溝氣之在軀其實一也當人君喜怒之時寒溫之氣
閨門宜甚境外宜微今案寒溫外內均等殆非人君
喜怒之所致世儒說稱妄處之也王者之變在天下
諸侯之變在境內卿大夫之變在其位庶人之變在
其家夫家人之能致變則喜怒亦能致氣父子相怒
夫妻相指若當怒反喜縱過飾非一室之中宜有寒
溫由此言之變非喜怒所生明矣或曰以類相招致
也喜者和溫和溫賞賜陽道施予陽氣溫故溫氣
應之怒者愠恚愠恚誅殺陰道者殺陰氣寒故寒氣
應之虎嘯而谷風至龍興而景雲起同氣共類動相
招致故曰以形逐景以龍致雨雨應龍而來影應形
而去天地之性自然之道也秋冬斷刑小獄微原大辟
盛寒寒隨刑至相招審矣夫比寒溫於風雲齊喜怒

於龍虎同氣共類動相招致可矣虎嘯之時風從谷中起龍興之時雲起百里內他谷異境無有風雲今寒溫之變並時皆然百里用刑千里皆寒殆非其驗齊魯接境賞罰同時設齊賞魯罰所致宜殊當時可齊國溫魯地寒乎案前世用刑者蚩尤亡秦甚矣蚩尤之民涸涸紛紛亡秦之路亦衣比肩當時天下未必常寒也帝都之市屠殺牛羊日以百數刑人殺牲皆有賊心帝都之市氣不能寒或曰人貴於物唯人動氣夫用刑者動氣乎用受刑者為變也如用刑者刑人殺禽同一心也如用受刑者人禽皆物也俱為萬物百賤不能當一貴乎或曰唯人君動氣衆庶不能夫氣感必須人君世何稱於鄒衍鄒衍匹夫一人感氣世又然之刑一人而氣輒寒生一人而氣輒溫乎赦令四下萬刑並除當時歲月之氣不溫往年萬戶失火煙焱參天河決千里四望無垠火與溫氣同水與寒為類失火河決之時不寒不溫然則寒溫之至殆非政治所致然而寒渾之至遭與賞罰同時變復之家因緣名之矣春溫夏暑秋涼冬寒人君無事四時自然夫四時非政所為而謂寒溫獨應政治正月之治正月之後立春之際百刑皆斷囹圄空虛然

而一寒一溫當其寒也何刑所斷當其溫也何賞所
施由此言之寒溫天地節氣非人所為明矣有人寒
溫之病非操行之所及也遭風逢氣身生寒溫變慘
易行寒溫不除夫身近而猶不能變除其疾國色遠
矣安能調和其氣人中於寒飲藥行解所苦稍衰轉
為溫疾吞發汗之丸而應愈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
衍吹律寒谷可種燕人種黍其中號曰黍谷如審有
之寒溫之災復以吹律之事調和其氣變政易行何
能滅除是故寒溫之疾非藥不愈黍谷之氣非律不
調堯遭洪水使禹治之寒溫與堯之洪水同一實也

堯不變政易行知夫洪水非政行所致洪水非政行
所致亦知寒溫非政治所招或難曰洪範庶徵曰急
恒寒若舒恒燠若若順燠溫恒常也人君急則常寒
順之舒則常溫順之寒溫應急舒謂之非政如何夫
豈謂急不寒舒不溫哉人君急舒而寒溫遞至偶適
自然若故相應猶卜之得兆筮之得數也人謂天地應
令問其實適然夫寒溫之應急舒猶兆數之應令問
也外若相應其實偶然何以驗之矣天道自然自然
無為二令參偶遭適逢會人事始作天氣已有故
曰道也始應政事是有非自然也易京氏布六十四

卦於一歲中六日七分一卦用事卦有陰陽氣有升降陽升則溫陰升則寒由此言之寒溫隨卦而至不應政治也紫易無妄之應水旱之至自有期節百災萬變殆同一曲變復之家疑且失實何以爲疑夫大人與天地合德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洪範曰急恒寒若舒恒燠若如洪範之言天氣隨人易徙當先天而天不違耳何故復言後天而奉天時乎後者天已寒溫於前而人賞罰於後也由此言之人言與尚書不合一疑也京氏占寒溫以陰陽升降變復之家以刑賞喜怒兩家乖迹二疑也民間占寒溫今日寒而明日溫朝有繁霜夕有列光旦雨氣溫旦暘氣寒夫雨者陰暘者陽也寒者陰而溫者陽也雨旦暘反寒暘旦雨反溫不以類相應三疑也三疑不定自然之說亦未立也

讒告篇

論災異謂古之人君為政失道天用災異讒告之也災異非一復以寒溫為之效人君用刑非時則寒施賞違節則溫天神讒告人君猶人君責怒臣下也故楚嚴王曰天不下災異天其忘予乎災異為讒告故嚴王懼而思之也曰此疑也夫國之有災異也猶家

人之有變怪也有災異謂天譴人君有變怪天復譴告家人乎家人既明人之身中亦將可以喻身中病猶天有災異也血脉不調人生疾病風氣不和歲生災異災異謂天譴告國政疾病天復譴告人乎釀酒於罌烹肉於鼎皆欲其氣味調得也時或鹹苦酸淡不應口者猶人勺藥失其和也夫政治之有災異也猶烹釀之有惡味也苟謂災異為天譴告是其烹釀之誤得見譴告也占大以小明物事之喻足以審天使嚴王知如孔子則其言可信衰世霸者之才猶夫反復之家也言未必信故疑之夫天道自然也無為如譴告人是有為非自然也黃老之家論說天道得其實矣且天審能譴告人君宜變易其氣以覺悟之用刑非時刑氣寒而天宜為溫施賞違節賞氣溫而天宜為寒變其政而易其氣故君得以覺悟知是非今乃隨寒從溫為寒為溫非譴告之意欲令變更之且大王亶父以王季之可立故易名為歷歷者適也太伯覺悟之吳越採藥以避王季使大王不易季名而復字之季太伯豈覺悟以避之哉今刑賞失法天欲改易其政宜為異氣若太王之易季名今乃重為同氣以譴告之人君何時將能覺悟以見刑賞之誤

哉鼓瑟者誤於張弦設柱宮商易聲其師知之易其
弦而復移其柱夫天之見刑賞之誤猶瑟師之睹弦
柱之非也不更變氣以悟人君反增其氣以渥其惡則
天無心意苟隨人君為誤非也紂為長夜之飲文王
朝夕曰祀茲酒齊奢於祀晏子祭廟豚不掩俎何則
非疾之者宜有以改易之也子弟傲慢父兄教以謹
敬吏民橫悖長吏示以和順是故康叔伯禽失子弟
之道見於周公拜起驕悖三見三笞往見商子商子
令觀橋梓之樹二子見橋梓心感覺悟以知父子之
禮周公可隨為驕商子可順為優必須加之捶杖教

觀於物者異二人之見異以奇自覺悟也夫人君之
失政猶二子失道也天不告以政道令其覺悟若二
子觀見橋梓而顧隨刑賞之誤為寒溫之報此則天
與人君俱為非也無相覺悟之感有相隨從之氣非
皇天之意愛下譴告之宜也凡物能相割截者必異
性者也能相奉成者必同氣者也是故離下兌上曰
革革更也火金殊氣故能相革如俱火而皆金安能
相成屈原疾楚之晁濬故稱香潔之辭漁父議以不
隨俗故陳沐浴之言凡相溷者或教之薰隧或令之
負豕二言之於除晁濬也孰是孰非非有不易少有

以益夫用寒溫非刑賞也能易之乎西門豹急佩韋
以自寬董安手緩帶絃以自促二賢知佩帶變已之物
而以攻身之短天至明矣人君失政不以他氣譴告
變易反隨其誤就起其氣此則皇天用意不若二賢
審也楚莊王好獵樊姬為之不食鳥獸之內秦繆公
好淫樂華陽后為之不聽鄭衛之音二姬非兩主拂
其欲而不順其行皇天非賞罰而順其操而渥其氣
此蓋皇天之德不若婦人賢也故諫之為言間也持
善間惡必謂之一亂周繆王任刑甫刑篇曰報虐用
威威虐皆惡也用惡報惡亂莫甚焉今刑失賞寬惡

也夫復為惡以應之此則皇天之操與繆王同也故
以善駁惡以惡懼善告人之理勸厲為善之道也舜
戒禹曰毋若丹朱敷周公勅成王曰毋若殷王紂母
者禁之也丹朱殷紂至惡故曰毋以禁之夫言毋若
孰與言必若哉故毋必二辭聖人審之況肯譴非為
非順人之過以增其惡哉天人同道大人與天合德
聖賢以善反惡皇天以惡隨非豈道同之效合德之
驗哉孝武皇帝好仙司馬長卿獻大人賦上乃僊僊
宜讀為飄飄字有凌雲之氣孝成皇帝好廣宮室揚子雲上
甘泉頌妙稱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為鬼神力乃可

成皇帝不覺為之不止長卿之賦如言仙無實效子
雲之頌言奢有害孝武豈有僂僂之氣者孝成豈有
不覺之惑哉然即天之不為他氣以譴告人君及順
人心以非應之猶二子為賦頌令兩帝惑而不悟也
竇嬰灌夫疾時為邪相與日引繩以糾纏之心疾之
甚安肯從其欲太伯教吳冠帶孰與隨從其俗與之
俱保也故吳之知禮義也太伯改其俗也蘇武入匈
奴終不左衽趙他入南越箕踞椎髻漢朝稱蘇武而
毀趙他之性習越土氣畔冠帶之制陸賈說之夏服
雅禮風告以義趙他覺悟運心嚮內如陸賈復越服
夷談從其亂俗安能令之覺悟自變從漢制哉三教
之相違文質之相反政失不相反襲也譴告人君誤
不變其失而襲其非欲行譴告之教不從如何管蔡
篡畔周公告教之至于再三其所以告教之者豈云
當篡畔哉人道善善惡惡施善以賞加惡以罪天道
宜然刑賞失實惡也為惡氣以應之惡惡之義安所
施哉漢正首匿之罪制亡從之法惡其隨非而與惡
人為羣黨也如東罪人以詣吏離己人與異居首匿
亡從之法除矣狄牙之調味也酸則沃之以水淡則
加之以鹹水火相變易故膳無鹹淡之失也今刑罰

失實不為異氣以變其過而又為寒於寒為溫於溫

一有寒

溫字 此猶憎酸而沃之以鹹惡淡而灌之以水也由

斯言之譴告之言疑乎必害也今燠薪燃釜火猛則湯熱火微則湯冷夫政猶火寒溫猶熱冷也顧可言人君而政賞罰失中也逆亂陰陽使氣不和乃言天為人君為寒為溫以譴告人乎儒者之說又言人君失政天為異不改災其人民不改乃災其身也先異後災先教後誅之義也曰此復疑也以夏樹物物枯不生以秋收穀穀棄不藏夫為政教猶樹物收穀也顧可言政治失時氣物為災乃言天為異以為告之不

改為災以譴伐之乎儒者之說俗人言也盛夏陽氣

熾烈陰氣干之激射裂衣中殺人物謂天罰陰過外

一聞若是內實不然夫謂災異為譴告誅伐猶為雷

殺人罰陰過也非謂之言不然之說也或曰谷子雲

上書陳言變異明天之譴告不改後將復有願貫械

待時後竟復然即不為譴告

一有復

告復字何故復有子雲

之言故後有以示改也曰夫變異自有占候陰陽物

氣自有終始復霜以知堅冰必至天之道也子雲識

微知後復然信變復之說以效其言故願貫械以待

時也猶齊晏子見鉤星在房心之間則知地且動也使

子雲見鉤星則將復曰天以鉤星譴告政治不改將
有地動之變矣然則子雲之願貫械待時猶子韋之
願伏陛下以俟熒惑徙處必然之驗故譴告之言信
也予之譴告何傷於義損皇天之德使自然無為轉
事故難聽知也稱天之譴告譽天之聰察也及以聰
察傷損於天德何以知其龍耳也以其聽之聰也何以
知其盲也以其視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也以其言之
當也夫言當視聽聰明而道家謂之狂而盲龍耳今言
天之譴告是謂天狂而盲聾也易曰大人與天地合
其德故太伯曰天不言殖其道於賢者之心夫大人
之德則天德也賢者之言則天言也大人刺而賢者
諫是則天譴告也而反歸告於災異故疑之也六經
之文聖人之語動言天者欲化無道懼愚者欲言非
獨吾心亦天意也及其言天猶以人心非謂上天蒼
蒼之體也變復之家見誣言天災異時至則生譴告
之言矣驗古以知今天以人受終于文祖不言受終
于天堯之心知天之意也堯授之天亦授之百官臣
子皆鄉與舜舜之授禹禹之傳啓皆以人心效天意
詩之眷顧洪範之震怒皆以人身效天之意文武之
卒成王幼少周道未成周公居攝當時豈有上天之

教哉周公推心合天志也上天之心在聖人之曾及其譴告在聖人之口不信聖人之言反然災異之氣求索上天之意何其遠哉世無聖人安所得聖人之言聖人庶幾之才亦聖人之次也

論衡卷第十四



論衡卷第十五



王充

變動篇

招致篇



明雲篇

順鼓篇

變動篇

論災異者已疑於天用災異譴告人矣更說曰災異之至殆人君以政動天天動氣以應之譬之以物擊鼓以椎扣鍾鼓猶天椎猶政鍾鼓聲猶天之應也人主為於下則天氣隨人而至矣曰此又疑也夫天能動物物焉能動天何則人物繫於天天為人物主也故曰王良策馬車騎盈野非車騎盈野而乃王良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馬也天氣變於上人物應於下矣故天且雨商羊起舞使天雨也商羊者知雨之物也天且雨屈其一足起舞矣故天且雨螻蟻徒丘蚓出琴絃緩固疾發此物爲天所動之驗也故天且風巢居之蟲動且雨穴處之物擾風雨之氣感蟲物也故人在天地之間猶蚤虱之在衣裳之內螻蟻之在穴隙之中蚤虱螻蟻爲逆順橫從能令衣裳穴隙之間氣變動乎蚤虱螻蟻不能而獨謂人能不達物氣之理也夫風至而樹枝動樹枝不能致風是故夏末蜻蛚鳴寒將啼感陰氣也雷動而雉驚發蟄而蛇出起氣也夜及半而鶴唳晨將旦而雞鳴此雖非變天氣動物物應天氣之驗也顧可言寒溫感動人君人君起氣而以賞罰延言以賞罰感動星天天爲寒溫以應政治乎六情風家言風至爲盜賊者感應之而起非盜賊之人精氣感天使風至也風至怪不軌之心而盜賊之操發矣何以驗之盜賊之人見物而取睹敵而殺皆在徙倚漏刻之間未必宿日有其思也而天風已以貪狼陰賊之日至矣以風占貴賤者風從王相鄉來則貴從囚死地來則賤夫貴賤多少斗斛故也風至而糴穀之人貴賤其價天氣動怪人物者也故穀價低昂一貴

一賤矣天官之書以正月朝占四方之風風從南方
來者旱從北方來者湛東方來者為疫西方來者為
兵太史公實道言以風占水旱兵疫者人物吉凶統
於天也使物生者春也物死者冬也春生而冬殺也
天者如或欲春殺冬生物終不死生何也物生統於
陽物死繫於陰也故以口氣吹人人不能寒呼人人
不能溫使見吹呼之人涉冬觸夏將有凍暘之患矣寒
溫之氣繫於天地而統於陰陽人事國政安能動之
且天本而人末也登樹怪其枝不能動其株如伐株
萬莖枯矣人事猶樹枝能溫猶根株也生於天含天之氣以

天為主猶耳目手足繫於心矣心有所為耳目視聽
手足動作謂天應人是謂心為耳目手足使乎旌旗垂旒
旒綴於杆杆宜讀為
詭杆東則旒隨而西苟謂寒溫隨
刑罰而至是以天氣為綴旒也鈞星在房心之間地且
動之占也齊太卜知之謂景公臣能動地景公信之
夫謂人君能致寒溫猶齊景公信太卜之能動地夫人不
能動地而亦不能動天夫寒溫天氣也
天至高大人至卑小蒿或作
蓬不能鳴鍾而螢火不爨
鼎者何也鐘長而蒿短鼎大而螢小也以七尺之細
形感皇天之大氣其無分銖之驗必也占大將且入
國邑氣寒則將且怒溫則將喜天喜怒起事而發未

入界未見吏民是非未察喜怒未發而寒溫之氣已
豫至矣。怒喜致寒溫，怒喜之後氣乃當至，是竟寒溫
之氣使人君怒喜也。或曰未至誠也，行事至誠若鄒
衍之呼天而霜降，杞梁妻哭而城崩，何天氣之不能
動乎？夫至誠猶以心意之好惡也，有果蓏之物在人
之前，去口一尺，心欲食之，口氣吸之，不能取也；手掇
送口，然後得之。夫以果蓏之細，負圖易轉，去口不遠，至
誠欲之，不能得也。况天去人高遠，其氣莽蒼無端，未
乎盛夏之時當風而立，隆冬之月嚮日而坐，其夏欲
得寒而冬欲得溫也。至誠及矣，欲之甚者，至或當風
鼓箠，嚮日燃爐，而天終不為冬；夏易氣寒，暑有節不
為人變改也。夫政欲得之，而猶不能致，况自刑賞意
思不欲求寒溫乎？萬人俱歎，未能動天。一鄒衍之口
安能降霜？鄒衍之狀孰與屈原？見拘之寃，孰與沉江
離騷？楚辭悽愴，孰與一歎？屈原死時，楚國無霜，此懷
襄之世也。厲武之時，卞和獻玉，刖其兩足，奉玉泣出
涕盡，續之以血。夫鄒衍之誠孰與卞和？見拘之寃孰
與刖足？仰天而歎，孰與泣血？夫歎固不如泣，拘固不
如刖。料計寃情，行不如和。當時楚地不見霜，李斯趙
高讒殺太子扶蘇，并及蒙恬蒙驁，其時皆吐痛苦之言。

與歎聲同又禍至死非徒苟徙而其所之地寒氣不生秦坑趙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俱陷當時啼號非徒歎也誠雖不及鄒衍四十萬之冤度當一賢臣之痛入坑塹之啼度過拘囚之呼當時長平之下不見隕霜甫刑曰庶僂旁告無辜于天帝此言蚩尤之民被冤旁告無罪于上天也以衆民之叫不能致霜鄒衍之言殆虛妄也南方至熱煎沙爛石父子同水而浴北方至寒凝冰坼土父子同穴而處燕在北邊鄒衍時周之五月正歲三月也中州內正月二月霜雪時降北邊至寒三月下霜未為變也此殆北邊三月尚寒霜適自降而衍適呼與霜逢會傳曰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衍吹律寒谷復溫則能使氣溫亦能使氣復寒何知衍不令時人知己之冤以天氣表己之誠竊吹律於燕谷獄令氣寒而因呼天乎即不然者霜何故降范雎為須賈所讒魏齊僂之折幹摺脅張儀遊於楚楚相掠之被捶流血二子冤屈太史公列記其狀鄒衍見拘雎儀之比也且子長何諱不言案衍列傳不言見拘而使霜降偽書遊言猶太子丹使日冉中天雨粟也由此言之衍呼而降霜虛矣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妾也頓牟叛趙襄子帥帥

攻之軍到城下頓牟之城崩者十餘丈襄子擊金而退之夫以杞梁妻哭而城崩襄子之軍有哭者乎秦之將滅都門內崩霍光家且敗第墻自壞誰哭於秦宮泣於霍光家者然而門崩墻壞秦霍敗亡之徵也或時杞國且圯而杞梁之妻適哭城下猶燕國適寒而鄒衍偶呼也事以類而時相因聞見之者或而然之又城老墻朽猶有崩壞一婦之哭崩五丈之城是城則一指摧三仞之楹也春秋之時山多變山城一類也哭能崩城復能壞山乎女然素縞而哭河河流通信哭城崩固其宜也案杞梁從軍死不歸其婦迎之魯君弔於途妻不受弔棺歸於家魯君就弔不言哭於城下本從軍死從軍死不在城中妻向城哭非其處也然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復虛言也因類以及荆軻秦王白虹貫日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計太白食昴復妄言也夫豫子謀殺襄子伏於橋下襄子至橋心動貫高欲殺高祖藏人於壁中高祖至柏人亦動心二子欲刺兩主兩主心動實論之尚謂非二子精神所能感也而况荆軻欲刺秦王秦王之心不動而白虹貫日乎然則白虹貫日天變自成非軻之精為虹而貫日也鉤星在房心間地且動之占也地

且動鈞星應房心夫太白食昴猶鈞星在房心也謂
衛先生長平之議令太白食昴疑矣歲星害鳥尾周
楚惡之絀然之氣見宋衛陳鄭災案時周楚未有非
而宋衛陳鄭未有惡也然而歲星先守尾災氣署垂
於天其後周楚有禍宋衛陳鄭同時皆然歲星之害
周楚天氣災四國也何知白虹貫日不致刺秦王太
白食昴使長平計起也

明雩篇

變復之家以久雨為湛久暘為旱旱應亢陽湛應沈
溺或難曰夫一歲之中十日者一雨五日者一風陽
頗留湛之兆也暘頗久旱之漸也湛之時人君未必
沈溺也旱之時未必亢陽也人君為政前後若一然
而一湛一旱時氣也范蠡計然曰太歲在子水毀金
穰木饑火旱夫如是水旱饑穰有歲運也歲直其運
氣當其世變復之家指而名之人君用其言求過自
改暘久自雨雨久自暘變復之家遂名其功人君然
之遂信其術試使人君恬居安處不求己過天猶自
雨雨猶自暘暘濟雨濟之時人君無事變復之家猶
名其術是則陰陽之氣以人為主不說於天也夫人
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隨行而應人春秋魯大雩旱

求雨之祭也旱久不雨禱祭求福若人之疾病祭神
解禍矣此變復也詩云月離于畢比滂沱矣書日月
之從星則以風雨然則風雨隨月所離從也房星四
表三道日月之行出入三道出北則湛出南則旱或
言出北則旱南則湛案月為天下占房為九州候月
之南北非獨為魯也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有頃天
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于畢後日月復離畢
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
不雨夫如是魯雨自以月離豈以政哉如審以政令
月離于畢為雨占天下共之魯雨天下亦宜皆雨六

國之時政治不同人君所行賞罰異時必以雨為應
政今月離六七畢星然後足也魯繆公之時歲旱繆
公問縣子天旱不雨寡人欲暴巫奚如縣子不聽欲
徙市奚如對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公薨巷市五日
為之徙市不亦可乎案縣子之言徙市得雨也案詩
書之文月離星得雨日月之行有常節度宜為徙市
故離畢之陰乎夫月畢天下占徙魯之市安耐移月
月之行天三十日而周一月之中一過畢星離陽則
陽假令徙市之感能令月離畢陽其時徙市而得雨
乎夫如縣子言未可用也董仲舒求雨申春秋之義

設虛立祀父不食於枝庶天不食於下地諸侯雩禮
所祀未知何神如天神也唯王者天乃歆諸侯及今
長吏天不享也神不歆享安耐得神如雲雨之氣也雲
雨之氣何用歆享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辨
雨天下泰山也泰山雨天下小山雨國邑然則大雩
所祭豈祭山乎假令審然而不得也何以效之水異
川而居相高分寸不決不流不鑿不合誠令人君禱
祭水旁能令高分寸之水流而合乎天見在之水相
差無幾人君請之終不耐行況雨無形兆深藏高山
人君雩祭安耐得之夫雨水在天地之間也猶人涕
泣在人形中也或賁酒食請於惠人之前未出其泣
惠人終不為之隕涕夫泣不可請而出雨安可求而
得雍門子悲哭孟嘗君為之流涕蘇秦張儀悲說宛
中鬼谷先生泣下沾襟或者儻可為雍門之聲出蘇
張之說以感天乎天又耳目高遠音氣不通杞梁之
妻又已悲哭天不雨而城反崩夫如是竟當何以致
雨雩祭之家何用感天案月出北道離畢之陰希有
不雨由此言之北道畢星之所在也北道星肯為雩
祭之故下其雨乎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之時魯未必
雩祭也不祭沛然自雨不求曠然自暘夫如是天之

暘雨自有時也一歲之中暘雨連屬當其雨也誰求之者當其暘也誰止之者人君聽請以安民施恩必非賢也天至賢矣時未當雨偽請求之故妄下其雨人君聽請之類也變復之家不推類驗之空張法術惑人君或未當雨而賢君求之而不得或適當自雨惡君求之遭遇其時是使賢君受空責而惡君蒙虛名也世稱聖人純而賢者駁純則行操無非無非則政治無失然而世之聖君莫有如堯湯堯遭洪水湯遭大旱如謂政治所致堯湯惡君也如非政治是運氣也運氣有時安可請求世之論者猶謂堯湯水旱水旱者時也其小旱湛皆政也假令審然何用致湛審以政致之不脩所以失之而從請求安耐復之世審稱堯湯水旱天之運氣非政所致夫天之運氣時當自然雖雩祭請求終無補益而世又稱湯以五過禱於桑林時立得雨夫言運氣則桑林之說絀稱桑林則運氣之論消世之說稱者竟當何由救水旱之術審當何用天災變大都有二有政治之災有無妄之變政治之災須耐求之求之雖不耐得而惠愍惻隱之恩不得已之意也慈父之於子孝子之於親知病不犯神疾痛不和藥又知病之必不可治治之無益

然終不肯安坐待絕猶卜筮求祟召醫和藥者惻痛
慙勤冀有驗也既死氣絕不可如何升屋之危以衣
招復悲恨思慕異其悟也雩祭者之用心慈父孝子
之用意也無妄之災百民不知必歸於主為政治者
慰民之望故亦必雩問政治之災無妄之變何以別
之曰德艷政得災猶至者無妄也德衰政失變應來
者政治也夫政治_{治一有也}則外雩而內改以復其虧無
妄則內守舊政外脩雩禮以慰民心故夫無妄之氣
歷世時至當固自一不宜改政何以驗之周公為成
王陳立政之言曰時則物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
末維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周公立政可謂得矣知
非常之物不賤不至故勅成王自一話一言政事無非毋
敢變易然則非常之變無妄之氣間而至也水氣間
堯旱氣間湯周宣以賢遭遇久旱建初孟季北州連
旱牛死民之放流就賤聖主寬明於上百官共職於
下太平之明時也政無細非旱猶有氣間之也聖主
知之不改政行轉穀賑贍損豐濟耗斯見之審明所
以救赴之者得宜也魯文公間歲大旱臧文仲曰脩
城郭貶食省用務嗇勸分文仲知非政故徒脩備不
改政治變復之家見變輒歸於政不揆政之無非見

異懼惑變易操行以不宜改而變抵取災焉何以言
必當雩也曰春秋大雩傳家在宣公羊穀梁無譏之
文當雩明矣曾皙對孔子言其志曰暮春者春服既
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
歸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
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
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
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說論之
家以為浴者浴沂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歲
二月也尚寒安得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
雩祭審矣春秋左氏傳曰啓蟄而雩又曰龍見而雩
啓蟄龍見皆二月也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春祈穀
雨秋祈穀實當今靈星秋之雩也春雩廢秋雩在故
靈星之祀歲雩祭也孔子曰吾與點也善點之言欲
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使雩失正點欲為之孔
子宜非不當與也樊遲從游感雩而問刺魯不能崇
德而徒雩也夫雩古而有之故禮曰雩祭祭水旱也
故有雩禮故孔子不譏而仲舒申之夫如是雩祀祭
禮也雩祭得禮則大水鼓用牲于社亦古禮也得禮
無非當雩一也禮祭也社報生萬物之功土地廣遠

難得辨祭故立社為位主心事之為水旱者陰陽之氣也蒲六合難得盡祀故脩壇設位敬恭祈求效事社之義復災變之道也推生事死推人事鬼陰陽精氣儻如生人能飲食乎故共馨香奉進旨嘉區區倦倦冀見蒼享推祭社言之當雩二也歲氣調和災害不生尚猶而雩今有靈星古昔之禮也況歲氣有變水旱不時人君之懼必痛甚矣雖有靈星之祀猶復雩恐前不備彤繹之義也冀復災變之虧獲豐穰之報三也禮之心悃愾樂之意歡忻悃愾以玉帛效心歡忻以鍾鼓驗意雩祭請祈人君精誠也精誠在內無以效外故雩祀盡已惶懼關納精心於雩祀之前玉帛鍾鼓之義四也臣得罪於君子獲過於父比自改更且當謝罪惶懼於旱如政治所致臣子得罪獲過之類也默改政治潛易操行不彰於外天怒不釋故必雩祭惶懼之義五也漢立博士之官師弟子相訶難欲極道之深形是非之理也不出橫難不得從說不發苦詰不聞甘對導才低仰欲求禪也砥石劇厲欲求銛也推春秋之義求雩祭之說實孔子之心考仲舒之意孔子既歿仲舒已死世之論者孰當復問唯若孔子之徒仲舒之黨為能說之

順鼓篇

春秋之義大水鼓用牲于社說者曰鼓者攻之也或曰脅之脅則攻矣陽勝攻社以救之或難曰攻社謂得勝負之義未可得順義之節也人君父事天母事地母之黨類為害可攻母以救之乎以政令失道陰陽繆盪者人君也不自攻以復之反逆節以犯尊天地安肯濟使湛水害傷天不以地害天攻之可也今湛水所傷物也萬物於地卑也害犯至尊之體於道違逆論春秋者曾不知難案雨出於山流入於川湛水之類山川是矣大水之災不攻山川社土也五行之性水土不同以水為害而攻土土勝水攻社之義母乃如今世工匠之用椎鑿也以椎擊鑿令鑿穿木今儻攻土令厭水乎且夫攻社之義以為攻陰之類也甲為盜賊傷害人民甲在不亡舍甲而攻乙之家耐止甲乎今兩者水也水在不自攻水而乃攻社案天將雨山先出雲雲積為雨雨流為水然則山者父母水者子弟也重罪刑及族屬罪父母子弟乎罪其朋徒也計山水與社俱為兩類也孰為親者社土也五行異氣相去遠殷太戊桑穀俱生或曰高宗恐駭側身行道思索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

老之義桑穀消亡享國長久此說者春秋所共聞也
水災與桑穀之變何以異殷王改政春秋攻社道相
違反行之何從周成王之時天下雷雨偃禾拔木為
害大矣成王開金縢之書求索行事周公之功執書
以泣遏雨止風反禾大木復起大雨久湛其實一也
成王改過春秋攻社兩經二義行之如何月令之家
蟲食穀稼取蟲所類象之吏苴擊僂辱以滅其變實
論者謂之未必真是然而為之厭合人意令致兩者
政也吏也不變其政不罪其吏而徒攻社能何復塞
苟以為當攻其類衆陰之精月也方諸鄉月水自下
來月離于畢出房北道希有不雨月中之獸兔蟾蜍
也其類在地螺與蚌也月毀於天螺蚌皆缺同類明
矣雨久不霽攻陰之類宜捕斬兔蟾蜍椎破螺蚌為
其得實蝗蟲時至或飛或集所集之地穀草枯索吏
卒部民塹道作垣榜驅內於塹垣杷蝗積聚以千斛
數正攻蝗之身蝗猶不止况徒攻陰之類兩安肯霽
尚書大傳曰煙氛郊社不脩山川不祝風雨不時霜
雪不降責於天臣多弑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
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脩水泉不隆水為民害責
於地公王者三公各有所主諸侯卿大夫各有分職

大水不責卿大夫而擊鼓攻社何知不然魯國失禮孔子作經表以為戒也公羊高不能實董仲舒不能定故攻社之義至今復行之使高尚生仲舒未死將難之曰久雨湛水溢誰致之者使人君也宜改政易行以復塞之如人臣也宜罪其人以過解天如非君臣陰陽之氣偶時運也擊鼓攻社而何救止春秋說曰人君亢陽致旱沈溺致水夫如是旱則為沈溺之行水則為亢陽之操何乃攻社攻社不解朱絲繫之亦復未曉說者以為社陰朱陽也水陰也以陽色繫之助鼓為救夫大山失火灌以壅水衆知不能救之者何也火盛水少熱不能勝也今國湛水猶大山失火也以若繩之絲繫社為救猶以壅水灌大山也原天心以人意狀天治以人事人相攻擊氣不相兼兵不相負不能取勝今一國水使真欲攻陽以絕其氣悉發國人操刀把杖以擊之若歲終逐疫然后為可楚漢之際六國之時兵革戰攻力彊則勝弱劣則負攻社一人擊鼓無兵革之威安能救雨夫一暘一雨猶一晝一夜也其遭若堯湯之水旱猶一冬一夏也如或欲以人事祭祀復塞其變冬求為夏夜求為晝也何以效之久雨不霽試使人君高枕安卧雨猶自止止久

至於大旱試使人君高枕安卧旱猶自雨何則暘極
反陰陰極反暘故夫天地之有湛也何以知不如人
之有水病也其有旱也何以知不如人有瘳疾也禱
請求福終不能愈變操易行終不能救使醫食藥莫可
得衰命盡期至醫藥無效堯遭洪水春秋之大水也
聖君知之不禱於神不改乎政使禹治之百川東流
夫堯之使禹治水猶病水者之使醫也然則堯之洪
水天地之水病也禹之治水洪水之良醫也說者何
以易之攻社之義於事不得雨不霽祭女媧於禮何見
伏羲女媧俱皇老也舍伏羲而祭女媧春秋不言董

仲舒之議其故何哉夫春秋經但言鼓豈言攻哉說
者見有鼓文則言攻矣夫鼓未必為攻說者用意異
也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孔子
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攻之可也攻者責也責讓之
也六國兵革相攻不得難此此又非也以卑而責尊
為逆矣或據天責之也王者母事地母有過子可據
父以責之乎下之於上宜言諫若事臣子之禮也責
讓上之禮也乖違禮意行之如何夫禮以鼓助號呼
明聲響音也古者人君將出撞鍾擊鼓故警戒下也必
以伐鼓為攻此社此則鍾聲鼓鳴攻擊上也大水用

鼓或時再告社陰之大盛雨湛不霽陰盛陽微非道
之宜口祝不副以鼓自助與日食鼓用牲于社同一
義也俱為告急彰陰盛也事大而急者用鍾鼓小而
緩者用鈴筭彰事告急助口氣也大道難知大水久
湛假令政治所致猶先告急乃斯政行盜賊之發與
此同操盜賊亦政所致比求闕失猶先發告鼓用牲于
社發覺之也社者衆陰之長故伐鼓使社知之說鼓者
以為攻之故攻毋逆義之難緣此而至今言告以陰
盛陽微攻尊之難奚從來哉且告宜於用牲用牲不
宜於攻告事用牲禮也攻之用牲於禮何見朱絲如
繩示在暘也暘氣實微故用物微也投一寸之鍼布
一丸之艾於血脉之蹊篤病有膠朱絲如一寸之鍼
一丸之艾也吳攻破楚昭王亡走申包胥間步赴秦
哭泣求救卒得助兵却吳而存楚擊鼓之人伐如何
耳使誠若申包胥一人擊得假令一人擊鼓將耐令
社與秦王同感以土勝水之威却止雲雨雲雨氣得
與吳同恐消散入山百姓被害者得蒙霽晏有楚國
之安矣迅雷風烈君子必變雖夜必興衣冠而坐懼
威變異也夫水旱猶雷風也雖運氣無妄欲令人君
高枕幄卧幄字一以俟其時無則心怛憂民之心堯

不用牲或時上世質也倉頡作書奚仲作車可以前
代之時無書車之事非後世為之乎時同作殊事乃
可難異世易俗相非如何世俗圖畫女媧之象為婦
人之形又其號曰女仲舒之意殆謂女媧古婦人帝
王者也男陽而女陰陰氣為害故祭女媧求福祐也
傳又言共工與顓頊爭為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
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女媧消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
鼇之足以立四極仲舒之祭女媧殆見此傳也本有
補蒼天立四極之神天氣不和陽道不勝儻女媧以
精神助聖王止雨湛乎

論衡卷第十六

王充

亂龍篇

遭虎篇

商虫篇

講瑞篇

亂龍篇

董仲舒申春秋之雩設土龍以招雨其意以雲龍相
致易曰雲從龍風從虎以類求之故設土龍陰陽從
類雲雨自至儒者或問曰夫易言雲從龍者謂真龍
也豈謂土哉楚葉公好龍墻壁槃盂皆畫龍必以象
類為若真是則葉公之國常有雨也易又曰風從虎
謂虎嘯而谷風至也風之與虎亦同氣類設為土虎

置之谷中風能至乎夫土虎不能而致風土龍安能
而致雨古者畜龍乘車駕龍故有秦龍氏御龍氏夏
后之庭二龍常在季年夏衰二龍低伏真龍在地猶
無雲雨况偽象乎禮畫雷樽象雷之形雷樽不聞能
致雷土龍安能而動雨頓牟掇芥磁石引針皆以其
真是不假他類他類肖似不能掇取者何也氣性異
殊不能相感動也劉子駿掌雩祭典土龍事桓君山
亦難以頓牟磁石不能真是何能掇針取芥子駿窮
無以應子駿漢朝智囊筆墨淵海窮無以應者是事非
議誤不得道理實也曰夫以非真難是也不以象類

說非也夫東風至一有感字酒湛溢鯨魚死彗星出天道自
然非人事也事與彼雲龍相從同一實也日火也月
水也水火感動常以真氣今伎道之家鑄陽燧取飛
火於日作方諸取水於月非自然也而天然之也土
龍亦非真何為不能感天一也陽燧取火於天五月
丙午日中之時消煉五石鑄以為器乃能得火今妄
取刀劍偃月之鉤摩以向日亦能感天夫土龍既不
得比於陽燧當與刀劍偃月鉤為比二也齊孟嘗君
夜出秦關關未開客為鷄鳴而真鷄鳴和之夫雞可
以姦聲感則雨亦可以偽象致三也季子長為政欲

知囚情以梧桐為人象囚之形鑿地為垣以盧為柳
卧木囚其中囚罪正則木囚不動囚寃侵奪木囚動
出不知囚之精神着木人乎將精神之氣動木囚也
夫精神感動木囚何為獨不應從土龍四也舜以聖
德入大麓之野虎狼不犯蟲蛇不言禹鑄金鼎象百
物以入山林亦辟凶殃論者以為非實然而上古久
遠周鼎之神不可無也夫金與土同五行也使作土
龍者如禹之德則亦將有雲雨之驗五也頓牟掇芥
磁石鈎象之石非頓牟也皆能掇芥土龍亦非真當
與磁石鈎象為類六也楚葉公好龍墻壁孟搏皆畫

龍象真龍聞而下之夫龍與雲雨

同氣故能感動以類相從葉公以為

畫致真龍今獨何以不能致雲雨七也神靈示人以象不以實
故寢卧夢悟見事之象將吉吉象來將凶凶象至神
靈之氣雲雨之類八也神靈以象見實土龍何獨不
能以為致真也上古之人有神荼鬱壘者昆弟二人
性能執鬼居東海度朔山上立桃樹下簡閱百鬼鬼
無道理妄為人禍荼與鬱壘縛以盧索執以食虎故
今縣官斬桃為人立之戶側畫虎之形著之門闈夫
桃人非荼鬱壘也畫虎非食鬼之虎也尅畫效象異
以禦凶今土龍亦非致雨之龍獨信桃人畫虎不如

土龍九也此尚因緣昔書不見實驗魯般墨子刻木
為鳶蜚之三日而不集為之巧也使作土龍者若魯
般墨子則亦將有木鳶蜚不集之類夫蜚鳶之氣雲
雨之氣也氣而蜚木鳶何獨不能從土龍十也夫雲
雨之氣也知於蜚鳶之氣未可以言釣者以木為魚
丹漆其身近之水流而擊之起水動作魚以為真並
來聚會夫丹木非真魚也魚含血而有知猶為象至
雲雨之知不能過魚見土龍之象何能疑之十一也
此尚魚也知不如人匈奴敬畏郅都之威刻木象都
之狀交弓射之莫能一中不知都之精神在形象邪
亡也將匈奴敬鬼神在木也如都之精神在形象
天龍之神亦在土龍如匈奴精在於木人則雩祭者
之精亦在土龍十二也金翁叔休屠王之太子也與
父俱來降漢父道死與母俱來拜為騎都尉母死武
帝圖其母於甘泉殿上署曰休屠王為提翁叔從上
上甘泉拜謁起立向之泣涕沾襟久乃去夫圖畫非
母之實身也因見形象涕泣輒下思親氣感不待實
然也夫土龍猶甘泉之圖畫也雲雨見之何為不動
十三也此尚夷狄也有若似孔子孔子死弟子思慕
共坐有若孔子之座弟子知有若非孔子也猶共坐

而尊事之雲雨之知使若諸弟子之知雖知土龍非
真然猶感動思類而至十四也有若孔子弟子疑其
體象則謂知似孝武皇帝幸李夫人夫人死思見其
形道士以術為李夫人夫人步入殿門武帝望見知
其非也然猶感動喜樂近之使雲雨之氣如武帝之
心雖知土龍非真然猶愛好感起而來十五也既效
驗有十五又亦有義四為立春東耕為土象人男女
各二人秉耒把鋤或立土牛未必能耕也順氣應時
示率下也今設土龍雖知不能致雨亦當夏時以類
應變與立土人土牛同一義也禮宗廟之主以木為之
長尺二寸以象先祖孝子入廟主心事之雖知木主
非親亦當盡敬有所主事土龍與木主同雖知非真
示當感動立意於象二也塗車芻靈聖人知其無用
示象生有不敢無也夫設土龍知其不能動雨也示
若塗車芻靈而有致三也天子射熊諸侯射麋鄉大
夫射虎豹士射鹿豕示服猛也名布為侯示射無道
諸侯也夫畫布為熊麋之象名布為侯禮貴意象示
義取名也土龍亦夫熊麋布侯之類四也夫以象類
有十五驗以禮示意有四義仲舒覽見深鴻立事不
妄設土龍之象果有狀也龍斲出水雲雨乃至古者

畜龍御龍常存無雲雨猶舊交相闊遠卒然相見歡
欣歌笑或至悲泣偃伏少久則示行各恍忽矣易
曰雲從龍非言龍從雲也雲搏刻雷雲之象龍安肯
來夫如是傳之者何可解則桓君山之難可說也則
劉子駿不能對劣也劣則董仲舒之龍說不終也論
衡終之故曰亂龍者終也

遭虎篇

變復之家謂虎食人者功曹為姦所致也其意以為
功曹衆吏之率虎亦諸禽之雄也功曹為姦來漁於
吏故虎食人以象其意夫虎食人人亦有殺虎謂虎
食人功曹受取於吏如人食虎吏受於功曹也乎案世
清廉之士百不能一居功曹之官皆有姦心私舊故
可所幸苞苴賂遺小大皆有必謂虎應功曹是野中
之虎常害人也夫虎出有時猶龍見有期也陰物以
冬見陽蟲以夏出出應其氣氣動其類參伐以冬出
心尾以夏見參伐則虎星心尾則龍象象出而物見
氣至而類動天地之性也動於林澤之中遭虎搏噬
之時稟性狂勃貪叨飢餓觸自來之人安能不食人
之筋力羸弱不適巧便不知故遇輒死使孟賁登山
馮婦入林亦無此害也孔子行魯林中婦人哭甚哀

使子貢問之何以哭之哀也曰去年虎食吾夫今年食吾子是以哭哀也子貢曰若此何不去也對曰吾善其政之不苟吏之不暴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曰弟子識諸苛政暴吏甚於虎也夫虎害人古有之矣政不苟吏不暴德化之足以却虎然而二歲比食二人林中獸不應善也為廉亦不應姦吏為獸矣或曰虎應功曹之姦所謂不苟政者非功曹也婦人廉部之吏也雖有善政安耐化虎夫魯無功曹之官功曹之官相國是也魯相者殆非孔墨必三家也為相必無賢操以不賢居權位其惡必不廉也必以相國為姦令虎食人是則魯野之虎常食人也水中之毒不及陵上陵上之氣不入水中各以所近罹殃取禍是故漁者不死於山獵者不溺於淵好入山林窮幽測深涉虎窟寢虎搏噬之何以為變魯公牛哀病化為虎搏食其兄同變化者不以為怪入山林草澤見害於虎怪之非也蝮蛇悍猛亦能害人行止澤中於蝮蛇應何官吏蜂蠆害人入毒氣害人入水火害人人為蜂蠆所螫為毒氣所中為火所燔為水所溺又誰致之者苟諸禽獸乃應吏政行山林中麋鹿野豬牛象熊羆豺狼蝮蠍皆復殺人苟謂食人乃應為變蝮

蠅聞蠶皆食人人身彊大故不至死倉卒之世穀食
之貴百姓飢餓自相啖食厥變甚於虎變復之家不
處苛政且虎所食非獨人也含血之禽有形之獸虎
皆食之人謂應功曹之姦食他禽獸應何官吏夫虎
毛蟲人裸蟲毛蟲飢食裸蟲何變之有四夷之外大
人食小人虎之與蠻夷氣性一也平陸廣都虎所不
由也山林草澤虎所生出也必以虎食人應功曹之
姦是則平陸廣都之縣功曹常為賢山林草澤之邑
功曹常伏誅也夫虎食人於野應功曹之姦虎時入
邑行於民間功曹游於閭巷之中平實說虎害人於
野不應政其行都邑乃為怪夫虎山林之獸不狎之
物也常在草野之中不為馴畜猶人家之有鼠也伏
匿希出非可常見也命吉居安鼠不擾亂祿衰居危
鼠為殃變夫虎亦然也邑縣吉安長吏無患虎匿不
見長吏且危則虎入邑行於民間何則長吏光氣已
消都邑之地與野均也推此以論虎所食人亦命時
也命訖時衰光氣去身親肉倚尸也故虎食之天道
偶會虎適食人長吏遭惡故謂為變應上天吏古今
凶驗非唯虎也野物皆然楚王英宮樓未成鹿走上
堦其後果薨魯昭公旦出鸛鵠來巢其後季氏逐昭

公昭公奔齊遂死不還賈誼為長沙王傅鵬鳥集舍發書占之曰主人將去其後遷為梁王傅懷王好騎墜馬而薨賈誼傷之亦病而死昌邑王時夷鴟鳥集宮殿下王射殺之以問郎中令龔遂龍共遂對曰夷鴟野鳥入宮亡之應也其後昌邑王竟亡盧奴令田光與公孫弘等謀反其旦覺時狐鳴光舍屋上光心惡之其後事覺坐誅會稽東部都尉禮文伯時羊伏廳下其後遷為東萊太守都尉王子鳳時麇入府中其後遷丹陽太守夫吉凶同占遷免一驗俱象空已精氣消去也故人且亡也野鳥入宅城且空也草蟲入邑等類衆多行事比肩略舉較著以定實驗也

商蟲篇

變復之家謂蟲食穀者部吏所致也貪則侵漁故蟲食穀身黑頭赤則謂武官頭黑身赤則謂文官吏加罰於蟲所象類之吏則蟲滅息不復見矣夫頭赤則謂武吏頭黑則謂文吏所致也時或頭赤身白頭黑身黃或頭身皆黃或頭身皆青或皆白若魚肉之蟲應何官吏時或白布豪民猾吏被刑乞貸兵威勝於官取多於吏其蟲形象何如狀哉蟲之滅也皆因風雨案蟲滅之時則吏未必伏罰也陸田之中時有鼠

水田之中時有魚蝦蟹之類皆為穀害或時希出而暫為害或常有而為災等類衆多應何官吏魯宣公復畝而稅應時而有稼生者或言若蝗蝗時至蔽天如雨集地食物不擇穀草察其頭身象類何吏變復之家謂蝗何應建武三十一年蝗起太山郡西南過陳留河南遂入夷狄所集鄉縣以千百數當時鄉縣之吏未皆復畝蝗食穀草連日老極或蜚徙去或止枯死當時鄉縣之吏未必皆伏罪也夫蟲食穀自有止期猶蠶食桑自有足時也生出有日死極有月期盡變化不常為蟲使人君不罪其吏蟲猶自亡夫蟲

風氣所生蒼頡知之故凡蟲為風之字取氣於風故八日而化生春夏之物或食五穀或食衆草食五穀吏受錢穀也其食他草受人何物保蟲三百人為之長由此言之人亦蟲也人食蟲所食蟲亦食人所食俱為蟲而相食物何為怪之設蟲有知亦將非人曰女食天之所生吾亦食之謂我為變不自謂為災凡含氣之類所甘嗜者口腹不異人甘五穀惡蟲食之自生天地之間惡蟲之出設蟲能言以此非人亦無以詰也夫蟲之在物間也知者不怪其食萬物也不謂之災甘香渥味之物蟲生常多故穀之多蟲者染也稻時有蟲麥與豆無蟲必以有蟲責主者吏是其染鄉部吏常伏罪

也神農后稷藏種之方煮馬屎以汁漬種者令禾不
蟲如或以馬屎漬種其鄉部吏鮑焦陳仲子也是故
后稷神農之術用則其鄉吏何免為姦何則蟲無從
生上無以察也蟲食他草乎事不怪食五穀葉乃謂
之災桂有蠹桑有蝎桂中藥而桑給蠶其用亦急與
穀無異蠹蝎不為怪獨謂蟲為災不通物類之實闇
於災變之情也穀蟲曰蠹蠹若蛾矣粟米饅熟生蠹夫蠹
食粟米不謂之災蟲食苗葉歸之於政如說蟲之家
謂粟輕苗重之蟲也種類衆多非一魚肉腐臭有蟲
醃醬不閉有蟲飯温濕有蟲書卷不舒有蟲衣襪不
懸有蟲蝸疽螳蟻蠹蝦有蟲或白或黑或長或短大
小鴻殺不相似類皆風氣所生并連以所生不擇日
若生日短促見而輒滅變復之家見其希出出又食
物則謂之災災出當有所罪則依所似類之吏順而
說之人腹中有三蟲下地之澤其蟲曰蛭蛭食人足三蟲
食腸順說之家輕與三蟲何似類乎凡天地之間陰
陽所生蛟虯之類蜚蠕之屬含氣而生開口而食食
有甘不同心等欲彊大食細弱知慧反頓愚他物小
大連相齧噬不謂之災獨謂蟲食穀物為應政事失
道理之實不達物氣之性也然夫蟲之生也必依温

濕溫濕之氣常在春夏秋冬之氣寒而乾燥蟲未曾
生若以蟲生罪鄉部吏是則鄉部吏貪於春夏廉於
秋冬雖盜跖之吏以秋冬署蒙伯夷之舉矣夫春夏
非一而蟲時生者溫濕甚也甚則陰陽不和陰陽不
和政也徒當歸於政治而指謂部吏為姦失事實矣
何知蟲以溫濕生也以蠱蟲知之穀乾燥者蟲不生
溫濕饑蟲生不禁藏宿麥之種烈日乾暴投於燥
器則蟲不生如不乾暴間喋之蟲生如雲煙以蠱間
喋佳况衆蟲溫濕所生明矣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
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傷善青蠅汚白同一禍敗
詩以為興昌邑王夢西階下有積蠅矢明旦召問郎
中龔遂遂對曰蠅者讒人之象也夫矢積於階下王
將用讒臣之言也由此言之蠅之為蟲應人君用讒
何故不謂蠅為災乎如蠅可以為災夫蠅歲生世間
人君常用讒乎案蟲害人者莫如蚊蚋蚊蚋歲生如
以蚊蚋應災世間常有害人之吏乎必以食物乃為
災人則物之最貴者也蚊蚋食人尤當為災必以暴
生害物乃為災夫歲生而食人與時出而害物交孰
為甚人之病疥亦希非常疥蟲何故不為災且天將
雨螳出蚋蜚為與氣相應也或時諸蟲之生自與時

氣相應如何輒歸罪於部吏乎天道自然吉凶偶會非常之蟲適生貪吏遭署人察貪吏之操又見災蟲之生則謂部吏之所爲致也

講瑞篇

儒者之論自說見鳳皇麒麟而知之何則案鳳皇麒麟之象又春秋獲麟文曰有麇而角麇而角者則是麒麟矣其見鳥而象鳳皇者則鳳皇矣黃帝堯舜周之盛時皆致鳳皇孝宣帝之時鳳皇集于上林後又於長樂之宮東門樹上高五尺文章五色周獲麒麟似麇而角武帝之麟亦如麇而角如有大鳥文章五色獸狀如麇首戴一角考以圖象驗之古今則鳳麟可得審也夫鳳皇鳥之聖者也麒麟獸之聖者也五帝三王臯陶孔子人之聖也十二聖相各不同而欲以麇戴角則謂之麒麟相與鳳皇象合者謂之鳳皇如何夫聖鳥獸法不同猶十二聖骨體不均也戴角之相猶戴干也顛頊戴干堯舜必未然今魯所獲麟戴角即後所見麟未必戴角也如用魯所獲求麟知世間之麟則必不能知也何則毛羽骨角不合同也假令不同或時似類未必真是虞舜重瞳王莽亦重瞳晉文駢脅張儀亦駢脅如以骨體毛色比則王莽虞

舜而張儀晉文也有若在魯最似孔子孔子死弟子
共坐有若問以道事有若不能對者何也體狀似類
實性非也今五色之鳥一角之獸或時似類鳳皇騏
麟其實非貞而說者欲以骨體毛色定鳳皇騏麟誤
矣是故顏淵庶幾不似孔子有若怵庸反類聖人由
是言之或時真鳳皇騏麟骨體不似怵庸鳥獸毛色
類貞知之如何儒者自謂見鳳皇騏麟輒而知之則
是自謂見聖人輒而知之也臯陶馬口孔子反字設
後輒有知而絕殊馬口反字尚未可謂聖何則十二
聖相不同前聖之相難以照後聖也骨法不同姓名
不等身形殊狀生出異土雖復有聖何如知之栢君
山謂揚子雲曰如後世復有聖人徒知其才能之勝
己多不能知其聖與非聖人也子雲曰誠然夫聖人
難知知能之美若栢揚者尚服不能知世儒懷庸庸
之知齋無異之議見聖不能知可保必也夫不能知
聖則不能知鳳皇與騏麟世人名鳳皇騏麟何用自
謂能之乎夫上世之名鳳皇騏麟聞其鳥獸之奇者
耳毛角有奇又不妄翔苟遊與鳥獸爭飽則謂之鳳
皇騏麟矣世人之知聖亦猶此也聞聖人人之奇者
身有奇骨知能博達則謂之聖矣及其知之非卒見

斲聞而輒名之爲聖也與之偃伏從文受學然後知之何以明之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當一年二年之時未知孔子聖也三年之後然乃知之以子貢知孔子三年乃定世儒無子貢之才其見聖人不從之學任倉卒之視無三年之接自謂知聖誤矣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顏淵獨知孔子聖也夫門人去孔子歸少正卯不徒不能知孔子之聖又不能知少正卯門人皆惑子貢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子爲政何以先之孔子曰賜退非

爾所及夫才能知佞則能徒尚不能知聖世儒見聖自謂能知之妄也夫以不能知聖言之則亦知其不能知鳳皇與騏驎也使鳳皇羽翮長廣騏驎體高大則見之者以爲大鳥巨獸耳何以別之如必巨大別之則其知聖人亦宜以巨大春秋之時鳥有爰居不可以爲鳳皇長秋來至不可以爲聖人然則鳳皇騏驎與鳥獸等也世人見之何用知之如以中國無有從野外來而知之則是鸚鵡同也鸚鵡非中國之禽也鳳皇騏驎亦非中國之禽獸也皆非中國之物儒者何以謂鸚鵡惡鳳皇騏驎善乎或曰孝宣之時鳳

皇集于上林羣鳥從上以千萬數以其衆鳥之長聖神有異故羣鳥附從如見大鳥來集羣鳥附之則是鳳皇鳳皇審則定矣夫鳳皇與騏驎同性鳳皇見羣鳥從騏驎見衆獸亦宜隨案春秋之麟不言衆獸隨之宣帝武帝皆得騏驎無衆獸附從之文如以騏驎爲人所獲附從者散鳳皇人不獲自來蜚翔附從可見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大傳曰鳳皇在列樹不言羣鳥從也豈宣帝所致者異哉或曰記事者失之唐虞之君鳳皇實有附從上世久遠記事遺失經書之文未足以實也夫實有而記事者失之亦有實無而記事者生之夫如是儒書之文難以實事案附從以知鳳皇未得實也且人有佞猾而聚者鳥亦有佞黠而從羣者當唐虞之時鳳皇愿宣帝之時佞黠乎何其俱有聖人之德行動作之操不均同也無鳥附從或時其鳳皇羣鳥附從或時非也君子在世清節自守不廣結從出入動作人不附從豪猾之人任使用氣往來進退士衆雲合夫鳳皇君子也必以隨多者效鳳皇是豪黠爲君子也歌曲彌妙和者彌寡行操益清交者益鮮鳥獸亦然必以附從效鳳皇是用和多爲妙曲也龍與鳳皇爲比類宣帝之時黃龍出

于新豐羣蛇不隨神雀鸞鳥皆衆鳥之長也其仁聖雖不及鳳皇然其從羣鳥亦宜數十信陵孟嘗食客三千稱爲賢君漢將軍衛青及將軍霍去病門無一客亦稱名將太史公曰盜跖橫行聚黨數千人伯夷叔齊隱處首陽山鳥獸之操與人相似人之得衆不足以別賢以鳥附從審鳳皇如何或曰鳳皇騏驎太平之瑞也太平之際見來至也然亦有未太平而來至也鳥獸竒骨異毛卓絕非常則是矣何爲不可知鳳皇騏驎通常以太平之時來至者春秋之時騏驎常嫌於王孔子而至光武皇帝生於濟陽鳳皇來集

夫光武始生之時成哀之際也時未太平而鳳皇至如以自爲光武有聖德而來是則爲聖王始生之瑞不爲太平應也嘉瑞或應太平或爲始生其實難知獨以太平之際驗之如何或曰鳳皇騏驎生有種類若龜龍有種類矣龜故生龜龍故生龍形色小大不異於前用也見之父察其子孫何爲不可知夫恒物有種類瑞祐無種適生故曰德應龜龍然也人見神龜靈龍而別之乎宋元王之時漁者網得神龜焉漁父不知其神也方今世儒漁父之類也以漁父而不知神龜則亦知夫世人而不知靈龍也龍或時似蛇

蛇或時似龍韓子曰馬之似鹿者千金良馬似鹿神龍或時似蛇如審有類形色不異王莽時有大鳥如馬五色龍文與衆鳥數十集于沛國蘄縣宣帝時鳳皇集于地高五赤與言如馬身高同矣文章五色與言五色龍文物色均矣衆鳥數十與之俱集附從等也如以宣帝時鳳皇體色衆鳥附從安知鳳皇則王莽所致鳥鳳皇也如審是王莽致之是非瑞也如非鳳皇體色附從何為均等且瑞物皆起和氣而生生於常類之中而有詭異之性則為瑞矣故夫鳳皇之至也猶赤烏之集也謂鳳皇有種赤烏復有類乎嘉禾醴泉甘露出而美甘也皆泉露之所生出非天上

有甘露之種地下有醴泉之類乎嘉禾生於禾中與禾中異穗謂之嘉禾醴泉甘露出而甘美也皆泉露生出非天上有甘露之種地下有醴泉之類聖治公平而乃沾下產出也蓂莢朱草亦生出地集於衆草無本常根暫生產出旬月枯折故謂之瑞夫鳳皇麒麟亦瑞也何以有種類案周太平越常獻白雉白雉生短而白色耳非有白雉之種也魯人得戴角之麋謂之麒麟亦或時生於麋非有麒麟之類由此言之鳳皇亦或時生於鵠鵠毛奇羽殊出異衆鳥則謂

之鳳皇耳安得與衆鳥殊種類也有若曰騏驎之於走獸鳳皇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然則鳳皇騏驎都與鳥獸同一類體色詭耳安得異種同類而有竒竒為不世不世難審識之如何堯生丹朱舜生商均商均丹朱堯舜之類也骨性詭耳鯀生禹瞽瞍生舜舜禹鯀瞽瞍之種也知德殊矣試種嘉禾之實不能得嘉禾怕妄染梁之粟莖穗怪竒人見叔梁紇不知孔子父也見伯魚不知孔子之子也張湯之父五尺湯長八尺湯孫長六尺孝宣鳳皇高五尺所徙生鳥或時高二尺後所生之鳥或時高一尺安得常種種類無常故曾皙生參氣性不世顏路出回古今卓絕馬有千里不必騏驎之駒鳥有仁聖不必鳳皇之鷦山頂之溪不通江湖然而有魚水精自為之也廢庭壞殿基上草生地氣自出之也按溪水之魚殿基上之草無類而出瑞應之自至天地未必有種類也夫瑞應猶災變也瑞以應善災以應惡善惡雖反其應一也災變無種瑞應亦無類也陰陽之氣天地之氣也遭善而為和遇惡而為變豈天地為善惡之政更生和變之氣乎然則瑞應之出殆無種類因善而起氣和而生亦或時政平氣和衆

物變化猶春則鷹變為鳩秋則鳩化為鷹蛇鼠之類
輒為魚鼈蝦蟆為鶉雀為蜃蛤物隨氣變不可謂無
黃石為老父授張良書去復為石也儒知之或時太
平氣和麀為騏驎鵠為鳳皇因故氣性隨時變化豈
必有常類哉襄如玄虫之子二龍祭也晉之二卿熊
罷之裔也吞燕子意以履大跡之語世之人然之獨
謂瑞有常類哉以物無種計之以人無類議之以體
變化論之鳳皇騏驎生無常類則形色何為當同案
禮記瑞命篇云雄曰鳳雌曰皇雄鳴曰即即鳴鳴足
足詩云梧桐生矣于彼高岡鳳皇鳴矣于彼朝陽嗒
嗒嗒嗒嗒嗒嗒嗒瑞命與詩俱言鳳皇之鳴瑞命之
言即即足足詩云雍雍雍雍嗒嗒此聲異也使聲審則形
不同也使審同詩與禮異世傳鳳皇之鳴故將疑焉
案魯之獲麟云有麀而角言有麀者色如麀也麀色
有常若鳥色有常矣武王之時火流為烏云其色赤
赤非鳥之色故言其色赤如似麀而色異亦當言其
色白若黑今成事色同故言有麀麀無角有異於故
故言而角也夫如是魯之所得麟者若麀之狀也武
帝之時西巡狩得白麟一角而五趾角或時同言五
趾者足不同矣魯所得麟云有麀不言色者麀無異

色者武帝云得白麟色白不類麋故言有麋正言白
麟色不同也孝宣之時九真貢獻麟狀如麋而兩角
者孝武言一角不同矣春秋之麟如麋宣帝之麟言
如鹿鹿與麋小大相倍體不同也夫三王之時麟如
色角趾身體高大不相似類推此准後世麟出必不
與前同明矣夫麒麟鳳皇之類麒麟前後體色不同
而欲以宣帝之時所見鳳皇高五尺文章五色準前
况後當復出鳳皇與之同謂誤矣後當出復見之鳳
皇麒麟必已不與前世見出者相似類而世儒自謂
見而輒知之奈何案魯人得麟不敢正名麟曰有麋

而角者時誠無以知也武帝使謁者終軍議之終軍
曰野禽并角明本同大也不正名麟而言野禽者終
軍亦疑無以審也當今世儒之知不能過魯人與終
軍其見鳳皇麒麟必從而疑之非怕之鳥獸耳何能
審其鳳皇麒麟乎以體色言之未必等以鳥獸隨從
多者未必善以希見言之有鸚鵡噉以相竒言之聖
人有竒骨體賢者亦有竒骨聖賢俱竒人無以別由
賢聖言人聖鳥聖獸亦與怕鳥庸獸俱有竒怪聖人
賢者亦有知而絕殊骨無異者聖賢鳥獸亦有仁善
廉清體無竒者世或有富貴不聖身有骨為富貴表

不爲聖賢驗然則鳥亦有五采獸有無角而仁聖者
夫如是上世所見鳳皇麒麟何知其非恒鳥獸今之
所見鵠鷹之屬安知非鳳皇麒麟也方今聖世堯舜
之主流布道化仁聖之物何爲不生或將^時以有鳳皇
麒麟亂於鵠鵠鷹麟世人不知美玉隱在石中楚王
令尹不能知故有抱玉泣血之痛今或時鳳皇麒麟
以仁聖之性隱於恒毛角羽無一角五色表之世人
不之知猶玉在石中也何用審之爲此論草於永平
之初時來有瑞其孝明宣惠衆瑞並至至元和章和
之際孝章耀德天下和洽嘉瑞竒物同時俱應鳳皇
麒麟連出重見盛於五帝之時此篇已成故不得載
或問曰講瑞謂鳳皇麒麟難知世瑞不能別今孝章
之所致鳳皇麒麟不可得知乎曰五鳥之記四方中
央皆有大鳥其出衆鳥皆從小大毛色類鳳皇實難
知也故無世瑞不能別別之如何以政治時王之德
不及唐虞之時其鳳皇麒麟目不親見然而唐虞之
瑞必真是者堯之德明也孝宣比堯舜天下太平萬
里慕化仁道施行鳥獸仁者感動而來瑞物小大毛
色足翼必不同類以政治之得失主之明闇準况衆
瑞無非真者事或難知而易曉其此之謂也又以甘

露驗之甘露和氣所生也露無故而甘和氣獨已至
矣和氣至甘露降德洽而衆瑞湊案永平以來訖於
章和甘露常降故知衆瑞皆是而鳳皇麒麟皆真也

論衡卷第十六



論衡卷第十七

王充

指瑞篇

是應篇

治期篇

指瑞篇

儒者說鳳皇麒麟為聖王來以為鳳皇麒麟仁聖禽也思慮深避害遠中國有道則來無道則隱稱鳳皇麒麟之仁知者欲以褒聖人也非聖人之德不能致鳳皇麒麟此言妄也夫鳳皇麒麟聖人亦聖聖人恹恹憂世鳳皇麒麟亦宜率教聖人游於世間鳳皇麒麟亦宜與鳥獸會何故遠去中國處於邊外豈聖

人濁鳳皇騏驎清哉何其聖德俱兩操不同也如以
聖人者當隱乎十二聖宜隱如以聖者當見鳳麟亦
宜見如以仁聖之禽思慮深避害遠則文王拘於羑
里孔子厄於陳蔡非也文王孔子仁聖之人憂世間
民不圖利害故用其仁聖之知遭拘厄之患凡人操
行能脩身正節不能禁人加非於己案能操行莫敢
過聖人聖人不能自免於厄而鳳麟獨能有自全於
世是鳥獸之操賢於聖人也且鳥獸之知不與人通
何以能知國有道與無道也人同性類好惡均等尚
不相知鳥獸與人異性何能知之人不能知鳥獸鳥
獸亦不能知人兩不能相知鳥獸為愚於人何以反
能知之儒者咸稱鳳皇之德欲以表明王之治反令
人有不及鳥獸論事過事使實不着且鳳麟豈獨為
聖王至哉孝宣皇帝之時鳳皇五至騏驎一至神雀
黃龍甘露醴泉莫不畢見故有五鳳神雀甘露黃龍
之紀使鳳麟審為聖王見則孝宣皇帝聖人也如孝
宣帝非聖則鳳麟為賢來也為賢來則儒者稱鳳皇
騏驎失其實也鳳皇騏驎為堯舜來亦為宣帝來矣
夫如是為聖且賢也儒者說聖太隆則論鳳麟亦過
其實春秋曰西狩獲死麟人以示孔子孔子曰孰為

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泣涕沾襟儒者說之以為
天以麟命孔子孔子不王之瑞也夫麟為聖王來孔
子自以來王而時王魯君無感麟之德怪其來而不
知所為故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知其不為治平而
至為已道窮而來望絕心感故涕泣沾襟以孔子言
孰為來哉知麟為聖王來也曰前孔子之時世儒已
傳此說孔子聞此說師希見其物也見麟之至怪所
為來實者麟至無所為來常有之物也行邁魯澤之
中而魯國見其物遭獲之也孔子見麟之獲獲而又
死則自比於麟自謂道絕不復行將為小人所獲獲
也故孔子見麟而自知者據其見得而死也非據其
本所為來也然則麟之至也自與獸會聚也其死人
殺之也使麟有知為聖王來時無聖王何為來乎思
慮深避害遠何故為魯所獲殺乎夫以時無聖王而
麟至知不為聖王來也為魯所獲殺知其避害不能
遠也聖獸不能自免於難聖人亦不能自免於禍禍
難之事聖者所不能避而去鳳麟思慮深避害遠妄
也且鳳麟非生外國也中國有聖王乃來至也生於
中國長於山林之間性廉見希人不得害也則謂之
思慮深避害遠矣禍與聖王同時行與治平相遇世

間謂之聖王之瑞為聖來矣剝巢破卵鳳皇為之不
翔焚林而敗漉池而魚龜龍為之不遊鳳皇龜龍之
類也皆生中國與人相近巢剝卵破屏窠不翔林焚
池漉伏匿不遊無遠去之文何以知其在外國也龜
龍鳳皇同一類也希見不害謂在外國龜龍希見亦
在外國矣孝宣皇帝之時鳳皇騏驎黃龍神雀皆至
其至同時則其怪行相似類則其生出宜同處矣龍
不生於外國外國亦有龍鳳麟不生外國外國亦有
鳳麟然則中國亦有未必外國之鳳麟也人見鳳麟
希見則曰在外國見遇太平則曰為聖王來夫鳳皇
騏驎之至也猶醴泉之出朱草之生也謂鳳皇在外
國聞有道而來醴泉朱草何知而生於太平之時醴
泉朱草和氣所生然則鳳皇騏驎亦和氣所生也和
氣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物生因瑞聖王為人同時
俱然時其長大相逢遇矣衰世亦有和氣和氣時生
聖人聖人生於衰世衰世亦有和氣和氣時生於
周之末世騏驎見於魯之西澤光武皇帝生於成哀
之際鳳皇集於濟陽之地聖人聖物生於盛衰世聖
王遭一有出聖物遭字見聖物猶吉命之人逢吉祥之類也
其實相遇非相為出也夫鳳麟之來與白魚赤鳥之

至無以異也魚遭自躍王舟逢之火偶爲烏王仰見之非魚聞武王之德而入其舟烏知周家當起集於王屋也謂鳳麟爲聖王來是謂魚烏爲武王至也王者受富貴天命故其動出見吉祥異物見則謂之瑞瑞有小大各以所見定德薄厚若夫白魚赤烏小物小安之兆也鳳皇麒麟大物太平之象也故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不見太平之象自知不遇太平之時矣且鳳皇麒麟何以爲太平之象鳳皇麒麟仁聖之禽也仁聖之物至天下將爲仁聖之行矣尚書大傳曰高宗祭成湯之廟有雉升鼎耳而鳴高宗問祖乙祖乙曰遠方君子殆有至者祖乙見雉有似君子之行今從外來則曰遠方君子將有至者矣夫鳳皇麒麟猶雉也其來之象亦與雉同孝武皇帝西巡狩得白麟一角而五趾又有木枝出復合於末武帝議問羣臣謂者終軍曰野禽并角明同本也衆枝內附示無外也如此瑞者外國宜有降者曰若應殆且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而蒙化焉其後數月越地有降者匈奴名王亦將數千人來降竟如終軍之言終軍之言得瑞應之實矣推此以況白魚赤烏猶此類也魚木精白者殷之色也烏者孝烏赤

者周之應氣也先得白魚後得赤鳥殷之統絕色移
在周矣據魚鳥之見以占武王則知周之必得天下
也世見武王誅紂出遇魚鳥則謂天用魚鳥命使武
王誅紂事相似類其實非也春秋之時鸛鵠來巢占
者以爲凶夫野鳥來巢魯國之都且爲丘墟昭公之
身且出奔也服鳥入室主人當去其後賈誼竟去夫
鳳麟之來與野鳥巢服鳥之集無以異他禍福後昭
公爲季氏所攻出奔於齊死不歸魯賈誼爲長沙太
傅服鳥集合發書占之云野鳥雖殊其占不異鸛鵠
之巢服鳥之集偶巢適集占者因其野澤之物巢集
城宮之內則見魯國且凶傳舍人不吉之瑞矣非鸛
鵠服鳥知二國禍將至而故爲之巢集也王者以天
下爲家家人將有吉凶之事而吉凶之兆豫見於人
知者占之則知吉凶將至非吉凶之物有知故爲吉
凶之人來也猶著龜之有兆數矣龜兆著數常有吉
凶吉人卜筮與吉相遇凶人與凶相逢非著龜神靈
知人吉凶出兆見數以告之也虛居卜筮前無過客
猶得吉凶然則天地之間常有吉凶吉凶之物來至
見當與吉凶之人相逢遇矣或言天使之所爲也夫
巨大之天使細小之物音語不通情指不達何能使

物物亦不爲天能其來神怪若天使之則謂天使矣
夏后孔甲畋于首山天雨晦冥入于民家主人方乳
或曰后来之子必大貴或曰不勝之子必有殃夫孔
甲之入民室也偶遭雨而廢庇也非知民家將生子
而其子必凶爲之至也既至人占則有吉凶矣夫吉
凶之物見於王朝若入民家猶孔甲遭雨入民室也
孔甲不知其將生子爲之故到謂鳳皇諸瑞有知應
吉能至誤矣

是應篇

儒者論太平瑞應皆言氣物卓異未草醴泉翔鳳甘
露景星嘉禾萐莆蓂莢屈軼之屬又言山出車澤出
馬男女異路市無二價耕者讓畔行者讓路頰白不
提挈關梁不閉道無虜掠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五日
一風十日一雨其盛茂者致黃龍騏驎鳳皇夫儒者
之言有溢美過實瑞應之物或有或無夫言鳳皇騏
驎之屬大瑞較然不得增飾其小瑞微應恐多非是
夫風氣雨露本當和適言其鳳翔甘露風不鳴條雨
不破塊可也言其五日一風十日一雨襲之也風雨
雖適不能五日十日正如其數言男女不相于市價
不相欺可也言其異路無二價襲之也太平之時豈

更爲男女各作道哉不更作道一路而行安得異乎
太平之時無商人則可如有必求便利以爲業買物
安肯不求賤賣貨安肯不求貴有求貴賤之心必有
二價之語此皆有其事而裒增過其實也若夫蓬脯
莫莢屈軼之屬殆無其物何以驗之說以實者太平
無有此物儒者言蓬脯生於庖厨者言厨中自生肉
脯薄如蓬形搖鼓生風寒涼食物使之不臭夫太平
之氣雖和不能使厨生肉蓬以爲寒涼若能如此則
能使五穀自生不須人爲之也能使厨自生肉蓬何
不使飯自蒸於甑火自燃於竈乎凡生蓬者欲以風
吹食物也何不使食物自不臭何必生蓬以風之乎
厨中能自生蓬則冰室何事而復伐冰以寒物乎人
夏月操蓬須手搖之然後生風從手握持以當疾風
蓬不鼓動言蓬脯自鼓可也須風乃鼓不風不動從
乎風來自足以寒厨中之物何須蓬脯世言燕太子
丹使日再中夫兩粟烏白頭馬生角厨門象夫生肉
蓬論之則虛蓬脯之語五應之類恐無其實儒者又
言古者莫莢夾階而生月一日一莢生至十五日而
十五莢於十六日一莢落至月晦莢盡未月朔一
莢復生王者南面視莢生落則知日數多少不須煩

擾案日曆以知之也夫天既能生莢以爲日數何不使莢有日名王者視莢之字則知今日名乎徒知日數不知日名猶復案曆然後知之是則王者視日則更煩擾不省奠莢之生安能爲福夫奠草之實也猶豆之有莢也春夏未生其生必於秋末冬月隆寒霜雪霽零萬物皆枯儒者敢謂奠莢達冬獨不死乎如與萬物俱生俱死莢成而以秋末是則已秋得察莢春夏冬三時不得案也且月十五日生卜五莢於十六日莢落二十一日六莢落落莢棄殞不可得數猶當計未落莢以知日數是勞心苦意非善祐也使莢生於堂上人君坐戶牖間望察莢生以知日數豈謂善矣今云夾階而生生於堂下也王者之堂墨子稱堯舜高三尺儒家以爲卑下假使之然高三尺之堂奠莢生於階下王者欲視其莢不能從戶牖之間見也須臨堂察之乃知莢數夫起視堂下之莢孰與懸曆日於裒坐傍顧輒見之也天之生瑞欲以娛王者須起察乃知日數是生煩物以累之也且莢草也王者之堂旦夕所坐古者雖質宮室之中草生輒耘安得生莢而人得經月數之乎且凡數日一二者欲以紀識事也古有史官典曆主日王者何事而自數莢

堯候四時之中命曦和察四星以占時氣四星至重猶不躬視而自察莢以數日也儒者又言太平之時屈軼生於庭之末若草之狀主指佞人佞人入朝屈軼庭末以指之聖王則知佞人所在夫天能故生此物以指佞人不使聖王性自知之若佞人本不生出必復更生一物以指明之何天之不憚煩也聖王莫過堯舜堯舜之治最為平矣即屈軼已自生於庭之末佞人來輒指知之則舜何難於知佞人而使臯陶陳知人之術經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人含五常者氣交通且猶不能相知屈軼草也安能知佞如儒者之言是則太平之時草木踰賢聖也獄訟有是非人情有曲直何不并令屈軼指其非而不直者必若心聽一有獄字訟三人斷獄乎故夫屈軼之草或時無有而空言生或時實有而虛言能指假令能指或時草性見人而動古者質朴見草之動則言能指能指則言指佞人司南之酌投之於地其柢指南魚肉之蟲集地北行夫蟲之性然也今草能指亦天性也聖人因草能指宣言曰庭末有屈軼能指佞人百官臣子懷姦心者則各變性易操為忠正之行矣猶今府廷畫臯陶觥觥也儒者說云觥觥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

臯陶冶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斯蓋天生一角聖獸助獄爲驗故臯陶敬羊起生事之此則神奇瑞應之類也曰夫魍魎則復屈軼之語也羊本二角魍魎一角體損於羣不及衆類何以爲奇鼈三足曰能龜三足曰貴案能與貴不能神於四足之龜鼈一角之羊何能聖於兩角之禽狴狴如往乾鵠知來鸚鵡能言天性能一不能爲二或時魍魎之性徒能觸人未必能知罪人臯陶欲神事助政惡受罪者之不厭服因魍魎觸人則罪之斯欲刑之不犯受罪之家沒齒無怨言也夫物性之所知時有

如以魍魎能觸謂之爲神則狴狴之徒皆爲神也巫知吉凶占人禍福無不然者如以魍魎謂之巫類則巫何奇而以爲善斯皆人神事欲立化也師尚父爲周司馬將師伐紂到孟津之上杖鉞把旄號其衆曰倉光倉光者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舡因神以化欲令急渡不急渡倉光害汝則復魍魎之類也河中有此之物時出浮揚一身九頭人畏惡之未必覆人之舟也尚父綠河有此異物因以威衆夫魍魎之觸罪人猶倉光之覆舟也蓋有虛名無其實效也人畏怪奇故空褒增又言太平之時有景星尚書中候曰堯時

景星見於軫夫景星或時五星也大者歲星太白也
彼或時歲星太白行於軫度古質不能推步五星不
知歲星太白何如狀見大星則謂景星矣詩又言東
有啓明西有長庚亦或時復歲星太白也或時昏見
於西或時晨出於東詩人不知則名曰啓明長庚矣
然則長庚與景星同皆五星也太平之時日月精明
五星日月之類也太平更有景星可復更有日月乎
詩人俗人也中候之時質世也俱不知星王莽之時
太白經天精如半月使不知星者見之亦則復名之
曰景星爾雅釋四時章曰春為發生夏為長養秋為
收成冬為安寧四氣和為景星夫如爾雅之言景星
乃四時氣和之名也恐非着天之太星爾雅之書五
經之訓故儒者所共觀察也而不信從更謂大星為
景星豈爾雅所言景星與儒者之所說異哉爾雅又
言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醴泉乃謂甘露也
今儒者說之謂從地中出其味甘若醴泉故曰醴泉
二說相遠實未可知案爾雅釋水章泉一見一否曰
灑灑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沃泉懸出懸出下出也道
泉出之異輒有異名使太平之時更有醴泉從地中
出當於此章中言之何故反居釋四時章中言甘露

為醴泉乎若此儒者之言醴泉從地中出又言甘露其味甚甜未可然也儒曰道至大者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翔風起甘露降雨濟而陰一者謂之甘雨非謂雨水之味甘也推此以論甘露非謂其降下時適潤養萬物未必露味甘也亦有露甘味如飴蜜者俱太平之應非養萬物之甘露也何以明之案甘露如飴蜜者著於樹木不着五穀徒露味甘者其下時土地潤流濕萬物洽沾濡溥由此言之爾雅且近得實緣爾雅之言驗之於物案味甘之露下著樹木察所著之樹不能茂於所不着之木然今之甘露殆異於爾雅之所謂甘露欲驗爾雅之甘露以萬物豐熟災害不生此則甘露降下之驗也甘露下是則醴泉矣

治期篇

世謂古人君賢則道德施行施行則功成治安人君不肖則道德頓廢頓廢則功敗治亂古今論者莫謂不然何則見堯舜賢聖致太平桀紂無道致亂得誅如實論之命期自然非德化也吏百石以上若升食以下居位治民為政布教教行以正民治與亂皆有命焉或才高行絜居位職廢或智淺操濟治民而立上

古之黜陟幽明考功據有功而加賞案無功而施罰是考命而長祿非實才而厚能也論者因考功之法據效而定賢則謂民治國安者賢君之所致民亂國危者無道之所爲也故危亂之變至論者以責人君歸罪於爲政不得其道人君受以自責愁神苦思撼動形體而危亂之變終不減除空憤人君之心使明知之主虛受之責世論傳稱使之然也夫賢君能治當安之民不能化當亂之世良醫能行其針藥使方術驗者遇未死之人得未死之病也如命窮病困則雖扁鵲末如之何夫命窮病困之不可治猶困亂民之不可安也藥氣之俞病猶教導之安民也皆有命時不可令勉力也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由此言之教之行廢國之安危皆在命時非人力也夫世亂民逆國之危多災害繫於上天賢君之德不能消卻詩道周宣王遭大旱矣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言無有可遺一人不被害者宣王賢者嫌於德微仁惠盛者莫過堯湯堯遭洪水湯遭大旱水旱災害之甚者也而二聖逢之豈二聖政之所致哉天地歷數當然也以堯湯之水旱準百王之災害

非德所致非德所致則其福祐非德所爲也賢君子
治國也猶慈父之治家慈父耐平教明令耐使子孫
皆爲孝善子孫孝善是家興也百姓平安是國昌也
昌必有衰興則有廢興昌非德所能成然則衰廢非
德所能敗也昌衰興廢皆天時也此善惡之實未言
苦樂之效也家安人樂富饒財用足也案富饒者命
厚所致非賢惠所獲也人皆知富饒居安樂者命祿
厚而不知國安治化行者歷數吉也故世治非賢聖
之功衰亂非無道之致國當衰亂賢聖不能盛時當
治惡人不能亂世之治亂在時不在政國之安危在
數不在教賢不賢之君明不明之政無能損益世稱
五帝之時天下太平家有十年之蓄人有君子之行
或將不然世增其美亦一有或時政所致何以審之夫
世之所以爲亂者不以賊盜衆多兵革並起民棄禮
義負畔其上乎若此者由穀食乏絕不能忍饑寒夫
饑寒並至而能無爲非者寡然則溫飽並至而能不
爲善者希傳曰倉廩實民知禮節衣食足民知榮辱
讓生於有餘爭起於不足穀足食多禮義之心生禮
豐義重平安之基立矣故饑歲之春不食親戚穰歲
之秋召及四鄰不食親戚惡行也召及四鄰善義也

爲善惡之行不在人質性在於歲之饑穰由此言之
禮義之行在穀足也案穀成敗自有年歲年歲水旱
五穀不成非政所致時數然也必謂水旱政治所致
不能爲政者莫過桀紂桀紂之時宜常水旱案桀紂
之時無饑耗之災災至自有數或時返在聖君之世
實事者說堯之洪水湯之大旱皆有遭遇非政惡之
所致說百王之害獨謂爲惡之應此見堯湯德優百
王劣也審一足以見百明惡足以照善堯湯證百王至
百王遭變非政所致以變見而明禍福五帝致太平
非德所就明矣人之溫病而死也先有凶色見於面

部其病遇邪氣也其病不愈至於身死命壽訖也國
之亂亡與此同驗有變見於天地猶人溫病而死色
見於面部也有水旱之災猶人遇氣而病也災禍不除
至於國亡猶病不愈至於身死也論者謂徵變政治
賢人溫病色凶可謂操行所生乎謂水旱者無道所
致賢者遭病可謂無狀所得乎謂亡者爲惡極賢者
身死可謂罪重乎夫賢人有被病而早死惡人有完
彊而老壽人之病死不在操行爲惡也然則國之亂
亡不在政之有非惡人完彊而老壽非政平安而常
存由此言之禍變不足以明惡福瑞不足以表善明

矣在天之變日月薄蝕四十二月日一食五月六月月
亦一食食有常數不在政治百變千災皆同一狀未
必人君政教所致歲害鳥帑周楚有禍絺然之氣見
宋衛陳鄭皆災當此之時六國政教未必失誤也歷
陽之都一夕沈而為湖當時歷陽長吏未必誑妄也
成敗繫於天吉凶制於時人事未為天氣已見非時而
何五穀生地一豐一耗穀糴在市一貴一賤豐者未
必賤耗者未必貴豐耗有歲貴賤有時時當貴豐穀價
增時當賤耗穀直減夫穀之貴賤不在豐耗猶國之
治亂不在善惡賢君之立偶在當治之世德自明於
上民自善於下世平民安瑞祐並至世則謂之賢君
所致無道之君偶生當生亂之時世擾俗亂災害不
絕遂以破國亡身滅嗣世皆謂之為惡所致若此明
於善惡之外形不見禍福之內實也禍福不在善惡
善惡之證不在禍福長吏到官未有所行政教因前
無所改更然而盜賊或多或寡災害或無或有夫何
故哉長吏秩貴當階平安以升遷或命賤不任當由
危亂以貶誅也以今之長吏况古之國君安危存亡
可得論也

論衡卷第十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衡卷第十八

自然篇

齊世篇

自然篇

王充

感類篇

天地合氣萬物自生猶夫婦合氣子自生矣萬物之
生含血之類知飢知寒見五穀可食取而食之見絲
麻可衣取而衣之或說以為天生五穀以食人生絲
麻以衣人此謂天為人作農夫桑女之徒也不合自
然故其義疑未可從也試依道家論之天者普施氣萬
物之中穀愈飢而絲麻救寒故人食穀衣絲麻也夫

天之不故生五穀絲麻以衣食人由其有災變不欲以譴告人也物自生而人衣食之氣自變而人畏懼之以若說論之厭於人心矣如天瑞為故自然焉在無為可居何以天之自然也以天無口目也案有為者口目之類也口欲食而目欲視有嗜欲於內發之於外口目求之得以為利欲之為也今無口目無欲於物無所求索夫何為乎何以知天無口目也以地知之地以土為體土本無口目天地夫婦也地體無口目亦知天無口目也使天體乎宜與地同使天乎氣若雲煙雲煙之屬安得口目或曰凡動行之類皆本無有為

有故欲動動則有為今天動行與人相似安得無為曰天之動行也施氣也體動氣乃出物乃生矣由人動氣也體動氣乃出子亦生也夫人之施氣也非欲以生子氣施而子自生矣天動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則自然也施氣不欲為物而物自為此則無為也謂天有為無為者何氣也恬澹無欲無為無事者也老聃得以壽矣老聃稟之於天使天無此氣老聃安所稟受此性師無其說而弟子獨言者未之有也或復於桓公公曰以告仲父左右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為君乃易乎桓公曰吾未得仲父故難已得仲父

何為不易夫栢公得仲父任之以事委之以政不復與知皇天以至優之德與王政而譴告人則天德不若栢公而霸君之操過上帝也或曰栢公知管仲賢故委任之如非管仲亦將譴告之矣使天遭堯舜必無譴告之變曰天能譴告人君則亦能故命聖君擇才若堯舜受以王命委以王事勿復與知今則不然生庸庸之君夫道廢德隨譴告之何天不憚勞也曹參為漢相縱酒歌樂不聽政治其子諫之笞之二百當時天下無擾亂之變淮陽鑄偽錢吏不能禁汲黯為太守不壞一鑪不刑一人高枕安卧而淮陽政清

夫曹參為相若不為相汲黯為太守若郡無人然而漢朝無事淮陽刑錯者參德優而黯威重也計天之威德孰與曹參汲黯而謂天與王政隨而譴告之是謂天德不若曹參厚而威不若汲黯重也蘧伯玉治衛子貢使人問之何以治衛對曰以不治治之夫不治之治無為之道也或曰太平之應河出圖洛出書不畫不就為不成天地出之有為之驗也張良遊泗水之上遇黃石公授太公書蓋天佐漢誅秦故命令神石為鬼書授人復為有為之效也曰此皆自然也夫天安得以筆墨而為圖書乎天道自然故圖書自

成晉唐叔虞字魯魯成季友生文在其手故叔曰虞季
曰友宋仲子生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三者之母
之時文字成矣而謂天爲文字在天之時天使神持
錐筆墨刻其身乎自然之化固疑難知外若有爲內
實自然是以太史公紀黃石事疑而不能實也趙簡
子夢上天見一男子在帝之側後出見人當道則前
所夢見在帝側者也論之以爲趙國且昌之狀也黃
石授書亦漢且興之象也妖氣爲鬼鬼象人形自然
之道非或爲之也草木之生華葉青葱皆有曲折象
類文章謂天爲文字復爲華葉乎宋人或刻木爲楮

一本

作約葉者三年乃成孔子曰使地三年乃成一葉則

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如孔子之言萬物之葉

自爲生也
自爲生也

故能並成如天爲之其遲當若宋人刻楮葉矣觀鳥
獸之毛羽毛羽之采色通可爲乎鳥獸未能盡實春
觀萬物之生秋觀其成天地爲之乎物自然也知謂
天地爲之爲之宜用手天地安得萬萬千千手並爲萬
萬千千物乎諸物在天地之間也猶子在母腹中也
母懷子氣十月而生鼻口耳目髮膚毛理血脉脂腴
骨節爪齒自然成腹中乎母爲之也偶人千萬不名
爲人者何也鼻口耳目非性自然也武帝幸王夫人

王夫人死思見其形道士以方術作夫人形形成出入宮門武帝大驚立而迎之忽不復見蓋非自然之真方士巧妄之偽故一見荒忽消散滅亡有爲之化其不可久行猶王夫人形不可久見也道家論自然不知引物事以驗其行言故自然之說未見信也然雖自然亦須有爲輔助耒耜耕耘因春播種者人爲之也及穀入地曰夜長大人不能爲也或爲之者敗之道也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者就而握之明日枯死矣欲爲自然者宋人之徒也問曰人生於天地天地無爲人稟天性者亦當無爲而有爲何也曰至德純渥之人稟天氣多故能則天自然無爲稟氣薄少不遵道德不似天地故曰不肖不肖者不似也不似天地不類聖賢故有爲也天地爲鑪造化爲工稟氣不一安能皆賢賢之純者黃老是也黃者黃帝也老者老子也黃老之操身中恬澹其治無爲正身共已而陰陽自和無心於爲而物自化無意於生而物自成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垂衣裳者垂拱無爲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又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周公曰上帝引佚上帝謂舜禹也舜禹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

已無為而天下治舜禹承堯之安堯則天而行不作
功邀名無為之化自成故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年
五十者擊壤於塗不能知堯之德蓋自然之化也易
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黃帝堯舜大人也其德與天
地合故知無為也天道無為故春不為生而夏不為
長秋不為成冬不為藏陽氣自出物自生長陰氣自
起物自成藏汲井決陂灌溉園田物亦生長霈然而
雨物之莖葉根核莫不洽濡程量澍澤孰與汲井決
陂哉故無為之為大矣本不求功故其功立本不求
名故其名成沛然之雨功名大矣而天地不為也氣

和而雨自集儒家說夫婦之道取法於天地知夫婦
法天地不知推夫婦之道以論天地之性可謂惑矣
夫天覆於上地偃於下下氣蒸上上氣降下萬物自
生其中間矣當其生也天不須復與也由子在母懷
中父不能知也物自生子自成天地父母何與知哉
及其生也人道有教訓之義天道無為聽恣其性故
放魚於川縱獸於山從其性命之欲也不驅魚令上
陵不逐獸令入淵者何哉拂詭其性失其所宜也夫
百姓魚獸之類也上德治之若烹小鮮與天地同操
也商鞅變秦法欲為殊異之功不聽趙良之議以取

車裂之患德薄多欲君臣相憎怨也道家德厚下當其上上安其下純蒙無爲何復譴告故曰政之適也君臣相忘於治魚相忘於水獸相忘於林人相忘於世故曰天也孔子謂顏淵曰吾服汝忘也汝之服於我亦忘也以孔子爲君顏淵爲臣尚不能譴告况以老子爲君文子爲臣乎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淳酒味甘飲之者醉不相知薄酒酸苦賓主頓蹙夫相譴告道薄之驗也謂天譴告曾謂天德不若淳酒乎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也相譏以禮故相譴告三皇之時坐者于于行者居居乍自以爲馬乍自以爲牛純德行而民瞳矇曉惠之心未形生也當時亦無災異如有災異不名曰譴告何則時人愚蠢不知相繩責也末世衰微上下相非災異時至則之言矣夫今之天古之天也非古之天厚而今之天薄也譴告之言生於今者人以心准况之也誥誓不及五帝要盟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伯德彌薄者信而行詖則犯約而負教教約不行則相譴告譴告不改舉兵相滅由此言之譴告之言衰亂之語也而謂之上天爲之斯蓋所以疑也且凡言譴告者以人道驗之也人道君譴告臣上天譴告君也謂災異爲譴告夫人道臣亦

有諫君以災異為譴告而王者亦當時有諫上天之義其效何在苟謂天德優人不能諫優德亦宜玄默不當譴告萬石君子有過不言對案不食至優之驗也夫人之優者猶能不言皇天德大而乃謂之譴告乎夫天無為故不言災變時至氣自為之夫天地不能為亦不能知也腹中有寒腹中疾痛人不使也氣自為之夫天地之間猶人背腹之中也謂天為災變凡諸怪異之類無小大薄厚皆天所為乎牛生馬桃生李如論者之言天神入牛腹中為馬把李實提桃間乎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又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人之賤不用於大者類多伎能天尊貴高大安能撰為災變以譴告人且吉凶蜚色見於面人不能為色自發也天地猶人身氣變猶蜚色人不能為蜚色天地安能為氣變然則氣變之見殆見自然也自見色自發占候之家因以言也夫寒溫譴告變動招致四疑皆已論矣譴告於天道尤詭故重論之論之所以難別也說合於人事不入於道意從道不隨事雖違儒家之說合黃老之義也

感類篇

陰陽不和災變發起或時先世遺咎或時氣自然賢

聖感類慊懼自思災變惡徵何為至乎引過自與恐
有罪畏愼恐懼之意未必有其實事也何以明之以
湯遭旱自責以五過也聖人純完行無缺失矣何自
責有五過然如書曰湯自責天應以雨湯本無過以
五過自責天何故雨以無過致旱亦知自責不能得
雨也由此言之旱不為湯至雨不應自責然而前旱
後雨亦有者自然之氣也此言書之語也難之曰春秋
大雩董仲舒設土龍皆為一時間也一時不雨恐懼
雩祭求陰請福憂念百姓也湯遭旱七年以五過自
責謂何時也夫遭旱一時輒自責乎旱至七年乃自
責也謂一時輒自責也七年乃雨天應之誠何其留
也始謂七年乃自責憂念百姓何其遲也不合雩祭
之法不厭憂民之義書之言未可信也由此論之周
成王之雷風發亦此類也金縢曰秋大熟未獲天大
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當此之時周
公死儒者說之以為成王狐疑於周公欲以天子禮
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有王功狐疑於葬
周公之間天大雷雨動怒示變以彰聖功古文家以
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周公奔
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夫一雷一雨之變或以為葬

疑或以爲信讒二家未可審且訂葬疑之說秋夏之
際陽氣尚盛未嘗無雷雨也顧其拔木偃木頗爲狀
耳當雷雨時成王感懼開金縢之書見周公之功執
書泣過自責之深自責適已天偶反風書家則謂天
爲周公怒也千秋萬夏不絕雷雨苟謂雷雨爲天怒
乎是則皇天歲歲怒也正月陽氣發泄雷聲始動秋
夏陽至極而雷折苟謂秋夏之雷一有陽至極字爲天大怒
正月之雷天小怒乎雷爲天怒雨爲恩施使天爲周
公怒徒當雷不當雨今雨俱至天怒且喜乎子於是
日也哭則不歌周禮子卯稷食菜羹哀樂不並行哀
樂不並行喜怒反并至乎秦始皇帝東封岱嶽雷雨
暴至劉媪息大澤雷雨晦冥始皇無道自同前聖治
亂自謂太平天怒可也劉媪息大澤夢與神遇是生
高祖何怒於生聖人而爲雷雨乎堯時大風爲害堯
激大風於青丘之野舜入大麓烈風雷雨堯舜世之
隆主何過於天天爲風雨也大旱春秋雩祭又董仲
舒設土龍以類招氣如天應雩龍必爲雷雨何則秋
夏之雨與雷俱也必從春秋仲舒之術則大雩龍求
怒天乎師曠奏白雪之曲雷電下擊鼓清角之音風
雨暴至苟爲雷雨爲天怒天何憎於白雪清角而如

師曠爲之乎此雷雨之難也又問之曰成王不以天子禮葬周公天爲雷風偃木拔木成王覺悟執書泣過天乃反風偃木復起何不爲疾反風以立大木必湏國人起築之乎應曰天不能曰然則天有所不能乎應曰然難曰孟賁推人人仆接人而起接人立天能拔木不能復起是則天力不如孟賁也秦時三山亡猶謂天所徙也夫木之輕重孰與三山能徙三山不能起大木非天用力宜也如謂三山非天所亡然則雷雨獨天所爲乎問曰天之欲令成王以天子之禮葬周公以公有聖德以公有王功經曰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也難之曰伊尹相湯伐夏爲民興利除害致天下太平湯死復相大甲大甲佚豫放之桐宮攝政三年乃退復位周公曰伊尹格于皇天天所宜彰也伊尹死時天何以不爲雷雨應曰以百雨篇曰伊尹死大霧三日大霧三日亂氣矣非天怒之變也東海張霸造百雨篇其言雖未可信且假以問天爲雷雨以悟成王成王未開金匱雷止乎已開金匱雷雨乃止也應曰未開金匱雷止也開匱得書見公之功覺悟泣過決以天子禮葬公出郊觀變天乃雨反風木盡起由

此言之成王未覺悟雷雨止矣難曰伊尹霧三日天
何不三日雷雨湏成王覺悟乃止乎太戊之時桑穀
生朝七日大拱太戊思政桑穀消亡宋景公時熒守
心出三善言熒惑徙舍使太戊不思政景公無三善
言桑穀不消熒惑不徙何則災變所以譴告也所譴
告未覺災變不除天之至意也為天怒為雷雨非責
成王成王未覺雷雨雷之息何其早也又問曰禮諸侯
之子稱公子諸侯之孫稱公孫皆食菜地殊之衆庶
何則公子公孫親而又尊得體公稱又食菜地名實
相副猶文質相稱也天彰周公之功令成王以天子
禮葬何不令成王號周公以周公副天子之禮乎應
曰王者名之尊號也人臣不得名也難曰人臣猶得
名大禮乎武王伐紂下車追王大王王季文王三人者
諸侯亦人臣也以王號加之何為獨可於三王不可
周公天意欲彰周公豈能明乎豈以王迹起於三人
哉然而王功成亦於周公江起岷山流為濤瀨相濤
瀨之流孰與初起之源鉅壑之所為到白雉之所為
來三王乎周公一有季也周公功德盛於三王不加王號
豈天惡人妄稱之哉周衰六國稱王齊秦更為帝當
時天無禁怒之變周公不以天子禮葬天為雷雨以

責成王何天之好惡不純一乎又問曰魯季孫賜曾子箒曾子病而寢之童子曰華而晡者大夫之箒而曾子感慙命元易箒蓋禮大夫之箒士不得寢也今周公人臣也以天子禮葬魂而有靈將安之不也應曰成王所為天之所子何為不安難曰季孫亦賜大夫之箒豈曾子之所自制乎何獨不安乎子疾病子路遣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孔子非子路者也已非人君一有子路使門人為臣非天之心而妄為之是欺天也周公亦非天子也以孔子之心況周公周公必不安也季氏旅於太山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以曾子之細猶却非禮周公至聖豈安天子之葬曾謂周公不如曾子乎由此原之周公不安也大人與天地合德周公不安天亦不安何故為雷雨以責成王乎又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武王之命何可代乎應曰九齡之夢天奪文王年以益武王克殷二年之時九齡之年未盡武王不豫則請之矣人命不可請獨武王可非世常法故藏於金縢不可復為故掩而不見難曰九齡之夢武王已得文王之年未應曰已得之矣難曰已得文王之年命當自延克殷二年雖

病猶將不死周公何為請而代之應曰人君爵人以官議定未之即與曹下案目然後可諾天雖奪文王年以益武王猶須周公請乃能得之命數精微非一卧之夢所能得也應曰九齡之夢能得也難曰九齡之夢文王夢與武王九齡武王夢帝予其九齡其天已予之矣武王已得之矣何須復請人且得官先夢得爵其後莫舉猶自得官何則兆象先見其驗必至也古者謂年為齡已得九齡猶人夢得爵也周公因必效之夢請之於天功安能大乎又問曰功無大小德無多少人須仰恃賴之者則為美矣使周公不代

武王武王病死周公與成王而致天下太平乎應曰成事周公輔成王王天下不亂使武王不見代遂病至死周公致太平何疑乎難曰若是武王之生無益其死無損須周公功乃成也周衰諸侯背畔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使無管仲不合諸侯夷狄交侵中國絕滅此無管仲有所傷也程量有益管仲之功偶於周公管仲死相公不以諸侯禮葬以周公況之天亦宜怒微雷薄雨不至何哉豈以周公聖而管仲不賢乎夫管仲為反坫有三歸孔子譏之以臣不賢反坫三歸諸侯之禮

天子禮葬王者之制皆以人臣俱不得爲大人與天地合德孔子大人也譏管仲之僭禮皇天欲周公之侵制非合德之驗書家之說未可然也以見鳥跡而知爲書見蜚蓬而知爲車天非以鳥跡命倉頡以蜚蓬使奚仲也奚仲感蜚蓬而倉頡起鳥跡也晉文反國命徹麋墨舅犯心感辭位歸家夫文公之徹麋墨非欲去舅犯舅犯感慙自同於麋墨也宋華臣弱其宗使家賊六人以鉞殺華吳於宋命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其後左師怨咎華臣華臣備之國人逐瘠狗瘠狗入華臣之門華臣以爲左師來攻已

也踰墻而走夫華臣自殺華吳而左師懼國人自逐瘠狗而華臣自走成王之畏懼猶此類也心疑於不以天子禮葬公卒遭雷雨之至則懼而畏過矣夫雷雨之至天未必責成王也雷雨至成王懼以自責也夫感則蒼頡奚仲之心懼則左師華臣之意也懷嫌疑之計遭暴至之氣以類之驗見則天怒之效成矣見類驗於寂寞猶感動而畏懼况雷雨揚軒轅之聲成王庶幾能不怵惕乎迅雷風烈孔子必變禮君子聞雷雖夜衣冠而坐所以敬雷懼激氣也聖人君子於道無嫌然猶順天變動况成王有周公之疑聞雷

雨之變安能不振懼乎然則雷雨之至也殆且自天氣成王畏懼殆且感物類也夫天道無爲如天以雷雨責怒人則亦能以雷雨殺無道古無道者多可以雷雨誅殺其身必命聖人興師動軍頓兵傷士難以一雷行誅輕以三軍尅敵何天之不憚煩也或曰紂父帝乙射天歐地游涇渭之間雷電擊而殺之斯天以雷電誅無道也帝乙之惡孰與桀紂鄒伯竒論桀紂惡不如亡秦亡秦不如王莽然而桀紂秦莽之死不以雷電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采善不踰其美貶惡不溢其過責小以大天人無之成

王小疑天大雷雨如定以臣葬公其變何以過此洪範稽疑不悟災變者人之才不能盡曉天不以疑責備於人也成王心疑未決天以大雷雨責之殆非皇天之意書家之說恐失其實也

齊世篇

語稱上世之人侗長佼好堅彊老壽百歲左右下世之人短小陋醜夭折早死何則上世和氣純渥婚姻以時人民稟善氣而生生又不傷骨節堅定故長大老壽狀貌美好下世反此故短小天折形面醜惡此言妄也夫上世治者聖人也下世治者亦聖人也聖

人之德前後不殊則其治世古今不異上世之天下
世之天也天不變易氣不改更上世之民下世之民
也俱稟元氣元氣純和古今不異則稟以為形體者
何故不同夫稟氣等則懷性均懷性均則形體同形
體同則醜好齊醜好齊則天壽適一天一地並生萬
物萬物之生俱得一氣氣之薄渥萬世若一帝王治
世百代同道人民嫁娶同時共禮雖言男三十而娶
女二十而嫁法制張設未必奉行何以效之以今不
奉行也禮樂之制存見於今今之人民肯行之乎今
人不肯行古人亦不肯舉以今之人民知古之人民
也物亦物也人生一世壽至一百歲生為十歲兒時
所見地上之物生死改易者多至於百歲臨且死時
所見諸物與年十歲時所見無以異也使上世下世
民人無有異則百歲之間足以卜筮六畜長短五穀
大小昆蟲草木金石珠玉蛸蜚蠕動跂行喙息無有
異者此形不異也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氣為水
火也使氣有異則古之水清火熱而今水濁火寒乎
人生長六七尺大三四圍面有五色壽至於百萬世
不異如以上世人民侗長佼好堅彊老壽下世反此
則天地初立始為人時長可如防風之君色如宋朝

壽如彭祖乎從當今至千世之後人可長如英英色
如嫫母壽如朝生乎王莽之時長人生長一丈名曰
霸出建武年中潁川張仲師長一丈二寸張湯八尺
有餘其父不滿五尺俱在今世或長或短儒者之言
竟非誤也語稱上世使民以宜偃者抱關侏儒俳優
如皆侗長佼好安得偃侏之人乎語稱上世之人質
朴易化下世之人文薄難治故易曰上古之時結繩
以治後世易之以書契先結繩易化之故後書契難
治之驗也故先宓犧之前人民至質朴卧者居居坐
者于于羣居聚處知其母不識其父至宓犧時人民
頗文知欲詐愚勇敢恐怯彊欲凌弱衆欲暴寡故宓
犧作八卦以治之至周之時人民文薄八卦難復因
襲故文王衍爲六十四首極其變使民不倦至周之
時人民久薄故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
惡稱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知世
浸弊文薄難治故加密致之罔設纖微之禁檢狎守
持備具悉極此言妄也上世之人所懷五常也下世
之人亦所懷五常也俱懷五常之道共稟一氣而生
上世何以質朴下世何以文薄彼見上世之民飲血
茹毛無五穀之食後世穿地爲井耕土種穀飲井食

粟有水火之調又見上古巖居穴處衣禽獸之皮後
世易以宮室有布帛之飾則謂上世質朴下世文薄
矣夫器業變易性行不異然而有質朴文薄之語者
世有盛衰衰極久有弊也譬猶衣食之於人也初成
鮮字始熟香潔少久穿敗連日臭茹矣文質之法古
今所共一質一文一衰一盛古而有之非獨今也何
以效之傳曰夏后氏之王教以忠上教以忠君子忠
其失也小人野救野莫如敬殷王之教以敬上教用
敬君子敬其失也小人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之王教
以文上教以文君子文其失也小人薄救薄莫如忠
承周而王者當教以忠夏所承唐虞之教薄故教以
忠唐虞以文教則其所承有鬼失矣世人見當今之
文薄也狎侮非之則謂上世朴質下世文薄猶家人
子弟不謹則謂他家子弟謹良矣語稱上世之人重
義輕身遭忠義之事得已所當赴死之分明也則必
赴湯趨鋒死不顧恨故弘演之節陳不占之義行事
比類書籍所載亡命損身衆多非一今世趨利苟生
棄義妄得不相勉以義不相激以行義廢身不以爲
累行隳事不以相畏此言妄也夫上世之士今世之士
也俱含仁義之性則其遭事並有奮身之節古有無

義之人今有建節之士善惡雜廁何世無有述事者
好高古而下今貴所聞而賤所見辨士則談其久者
文人則著其遠者近有奇而辨不稱今有異而筆不
記若夫琅邪兒子明歲敗之時兄為飢人所食自縛
叩頭代兄為食餓人美其義兩舍不食兄死收養其
孤愛不異於己之子歲敗穀盡不能兩活餓殺其子
活兄之子臨淮許君叔亦養孤兄子歲倉卒之時餓
其親子活兄之子與子明同義會稽孟章父英為郡
決曹掾郡將搦殺非辜事至覆考英引罪自予卒代
將死章後復為郡功曹從役攻賊兵卒北敗為賊所
射以身代將卒死不去此弘演之節陳不占之義何
以異當今著文書者肯引以為比喻乎比喻之證上
則求虞夏下則索殷周秦漢之際功奇行殊猶以為
後又况當今在百代下言事者目親見之乎畫工好
畫上代之人秦漢之士功行譎奇不肯圖今世之士
者尊古卑今也貴鵠賤雞鵠遠而雞近也使當今說
道深於孔墨名不得與之同立行崇於曾顏聲不得
與之鈞何則世俗之性賤所見貴所聞也有人於此
立義建節實核其操古無以過為文書者肯載於篇
籍表以為行事乎作奇論造新文損於前人好事

者肯舍久遠之書而垂意觀讀之乎楊子雲作太玄造法言張伯松不肯壹觀與之併肩故賤其言使子雲在伯松前伯松以為金匱英語稱上世之時聖人德優而功治有奇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舜承堯不墮洪業禹襲舜不虧大功其後至湯舉兵伐桀武王把鉞討紂無巍巍蕩蕩之文而有動兵討伐之言蓋施德劣而兵試武用而化薄化薄不能相逮之明驗也及至秦漢兵革雲擾戰力角勢秦以得天下既得天下無嘉瑞之美

若叶和萬國鳳皇來儀之類非德劣不及功薄不若之徵乎此言妄也夫天地氣和即生聖人聖人之治即立大功和氣不獨在古先之聖人何故獨優世俗之性好褒古而毀今少所見而多所聞又見經傳增賢聖之美孔子就大堯舜之功又聞堯禹禪而相讓湯武伐而相奪則謂古聖優於今功化渥於後矣夫經有褒增之文世有空加之言讀經覽書者所共見也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世常以桀紂與堯舜相反稱美則說堯舜言惡則舉紂桀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

是之甚也則知堯舜之德不若是其盛也堯舜之禪
湯武之誅皆有天命非優劣所能爲人事所能成也
使湯武在唐虞亦禪而不伐堯舜在殷周亦誅而不
讓蓋有天命之實而世空生優劣之語經言叶和萬國時
亦有丹朱鳳皇來儀時亦有有苗兵皆動而並用則知
德亦皆優劣而用大也世論桀紂之惡甚於亡秦實
事者謂亡秦惡甚於桀紂秦漢善惡相反猶堯舜桀
紂相違也亡秦與漢皆在後世亡秦惡甚於桀紂則
亦知大漢之德不劣於唐虞也唐之萬國固增而非
實者也有虞之鳳皇宣帝已五致之矣孝明帝符瑞
並至夫德優故有瑞瑞鈞則功不相下宣帝孝明如劣
不及堯舜何以能致堯舜之瑞光武皇帝龍興鳳舉
取天下若拾遺何以不及殷湯周武世稱周之成康
不虧文王之隆舜巍巍不虧堯之盛功也方今聖朝
承光武龍襲孝明有浸鄴溢美之化無細小毫髮之虧
上何以不逮舜禹下何以不若成康世見五帝三王
事在經傳之上而漢之記故尚有爲文書則謂古聖
優而功大後世劣而化薄矣

論衡卷第十九

王充

宣漢篇

恢國篇

驗符篇

宣漢篇

儒者稱五帝三王致天下太平漢興已來未有太平
彼謂五帝三王致太平漢未有太平者見五帝三五
聖人也聖人之德能致太平謂漢不太平者漢無聖
帝也賢者之化不能太平又見孔子言鳳鳥不至河
不出圖吾已矣夫方今無鳳鳥河圖瑞頰未至悉具
故謂未太平此言妄也夫太平以治定為效百姓以

安樂爲符孔子曰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百姓安者太平之驗也夫治人以人爲主百姓安而陰陽和陰陽和則萬物育萬物育則竒瑞出視今天下安乎危乎安則平矣瑞雖未具無害於平故夫王道定事以驗立實以效效驗不彰實誠不見時或實然證驗不具是故王道立事以實不必具驗聖主治世期於平安不須符瑞且夫太平之瑞獨聖主之相也聖王國法未必同太平之瑞何爲當等彼聞堯舜之時鳳皇景星皆見河圖洛書皆出以爲後王治天下當復若等之物乃爲太平用心若此猶謂堯當復比齒舜當復八眉也夫帝王聖相前後不同則得瑞古今不等而今王無鳳鳥河圖爲未太平妄矣孔子言鳳皇河圖者假前瑞以爲語也未必謂世當復有鳳皇與河圖也夫帝王之瑞衆多非一或以鳳鳥麒麟或以河圖洛書或以甘露醴泉或以陰陽和調或以百姓乂安今瑞未必同於古古應未必合於今遭以所得未必相襲何以明之以帝王興起命祐不同也周則烏魚漢斬大地推論唐虞猶周漢也初興始起事效物氣無相襲者太平瑞應何故當鈞以已至之瑞效方來之應猶守株待兔之蹊藏身破置之路也

天下太平瑞應各異猶家人富殖物不同也或積米
穀或藏布帛或畜牛馬或長田宅夫樂米穀不愛布
帛歡牛馬不美田宅則謂米穀愈布帛牛馬勝田宅
矣今百姓安矣符瑞至矣終謂古瑞河圖鳳皇不至
謂之未安是猶食稻之人入飯稷之鄉不見稻米謂
稷爲非穀也實者天下已太平矣未有聖人何以致
之未見鳳皇何以效實問世儒知聖何以知今無聖
人也世人見鳳皇何以知之旣無以知之何以知今
無鳳皇也委不能知有聖與無又不能別鳳凰是鳳
與非則必不能定今太平與未平也孔子曰如有王
者必世然後仁三十年而天下平漢興至文帝時二
十餘年賈誼創議以爲天下洽和當改正朔服色制
度定官名興禮樂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夫如賈生
之議文帝時已太平矣漢興二十餘年應孔子之言
必世然後仁也漢一代之年數已滿太平立矣賈生
知之況至今且三百年謂未太平誤也且孔子所謂
一世三十年也漢家三百歲十帝耀德未平如何夫
文帝之時固已平矣歷世持平矣至平帝時前漢已
滅光武中興復致太平問曰文帝有瑞可名太平光
武無瑞謂之太平如何曰夫帝王瑞應前後不同雖

無物瑞百姓寧集風氣調和是亦瑞也何以明之帝王治平升封太山告安也秦始皇升封太山遭雷雨之變治未平氣未和光武皇帝升封天晏然無雲太平之應也治平氣應光武之時氣和人安物瑞集至人氣已驗論者猶疑孝宣皇帝元康二年鳳皇集於太山後又集于新平四年神雀集於長樂宮或集于上林九真獻麟神雀二年鳳凰甘露降集京師四年鳳皇下杜陵及上林五鳳三年帝祭南郊神光並見或興子谷燭耀齋宮十有餘日明年祭后土靈光復至至如南郊之時甘露神雀降集延壽萬歲宮其年

三月鸞鳳集長樂宮東門中樹上甘露元年黃龍至見于新豐醴泉滂流彼鳳皇雖五六至或時一鳥而數來或時異鳥而各至麒麟神雀黃龍鸞鳥甘露醴泉祭后土天地之時神光靈耀可謂繁盛累積矣孝明時雖無鳳皇亦致麟甘露醴泉神雀白雉紫芝嘉禾金出鼎見離木復合五帝三王經傳所載瑞應莫盛孝明如以瑞應效太平宣明之年倍五帝三王也夫如是孝宣孝明可謂太平矣能致太平者聖人也世儒何以謂世未有聖人天之稟氣豈為前世者渥後世者泊哉周有三聖文王武王周公並時猥出漢

亦一代也何以當之於周周之聖王何以當多於漢
漢之高祖光武周之文武也文帝武帝宣帝孝明今
上過周之成康宣王非以身生漢世可褒增頌歎以
求媚稱也核事理之情定說者之實也俗好褒遠稱
古講瑞上世為美論治則古王為賢睹奇於今終不
信然使堯舜更生恐無聖名獵者獲禽觀者樂獵不
見漁者之心不顧也是故觀於齊不虞魯遊於楚不
懼宋唐虞夏殷同載在二尺四寸儒者推讀朝夕講
習不見漢書謂漢劣不若亦觀獵不見漁游齊楚不
願朱魯也使漢有弘文之人經傳漢事則尚書春秋

也儒者宗之學者習之將襲舊六為七今上上王至
高祖皆為聖帝矣觀杜撫班固等所上漢頌頌功德
符瑞汪濊深廣滂沛無量踰唐虞入皇域三代隘辟
厥深洿沮也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且舍唐虞夏殷
近與周家斷量功德實商優劣周不如漢何以驗之
周之受命者文武也漢則高祖光武也文武受命之
降怪不及高祖光武初起之祐孝宣明之瑞美於周
之成康宣王孝宣孝明符瑞唐虞以來可謂盛矣今
上即命奉成持滿四海混一天下定寧物瑞已極人
應訂隆唐世黎民雍熙今亦天下脩仁歲遭運氣穀

頗不登迥路無絕道之憂深幽無屯聚之姦周家越常獻白雉方今匈奴鄯善哀牢貢獻牛馬周時僅治五千里內漢氏廓土收荒服之外牛馬珍於白雉近屬不苦遠物古之戎狄今爲中國古之裸人今被朝服古之露首今冠章甫古之跣跣今履商舄以盤石爲沃田以桀暴爲良民夷埴坳爲平均化不賓爲齊民非太平而何夫實德化則周不能過漢論符瑞則漢盛於周度土境則周狹於漢漢何以不如周獨謂周多聖人治致太平儒者稱聖泰隆使聖卓而無跡稱治亦泰盛使太平絕而無續也

恢國篇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此言顏淵學於孔子積累歲月見道彌深也宣漢之篇高漢於周擬漢過周論者未極也恢而極之彌見漢奇夫經孰講者要妙乃見國極論者恢奇彌出恢論漢國在百代之上審矣何以驗之皇帝有涿鹿之戰堯有丹水之師舜時有苗不服夏啓有扈叛逆高宗伐鬼方三年剋之周成王管蔡悖亂周公東征前代皆然漢不聞此高祖之時陳豨反彭越叛治始安也孝景之時吳楚興兵怨鼂錯也匈奴時擾正朔不及天荒之地王

功不加兵今皆內附貢獻牛馬此則漢之威盛莫敢犯也紂為至惡天下叛之武王舉兵皆願就戰八百諸侯不期俱至項羽惡微號而用兵與高祖俱起威力輕重未有所定則項羽力勁折鐵難於摧木高祖誅項羽折鐵武王伐紂摧木然則漢力勝周多矣凡克敵一則易二則難湯武伐桀紂一敵也高祖誅秦殺項兼勝二家力倍湯武武王為殷西伯臣事於紂以臣伐周夷齊恥之扣馬而諫武王不聽不食周粟餓死首陽高祖不為秦臣光武不仕王莽誅惡伐無道伯夷之譏可謂順於周矣丘山易以起高淵濬易以

為深起於微賤無所因階者難襲爵乘位尊祖統業者易堯以唐侯入嗣帝位舜以司徒因堯授禪禹以司空緣功代舜湯由七十里文王百里武王為西伯襲文王位三郊五代之起皆有因緣力易為也高祖從亭長提三尺劍取天下光武由白水奮威武海內無尺土所因一位所乘直奉天命推自然此則起高於淵濬為深於丘山也北方五代孰者為優傳書或稱武王伐紂太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純赤長大教言殷亡殷民見兒身赤以為天神及言殷亡皆謂商滅兵至牧野晨舉脂燭姦謀惑民摧奄不備周之

所諱也世謂之虛漢取天下無此虛言武成之篇言
周伐紂血流浮杵以武成言之食兒以丹晨舉脂燭
殆且然矣漢伐亡新光武將五千人王莽遣二公將
三萬人戰于昆陽雷雨晦冥前後不相見漢兵出昆
陽城擊二公軍一而當十二公兵散天下以雷雨助
漢威敵孰與舉脂燭以人事譎取殷哉或云武王伐
紂紂赴火死武王就斬以鉞懸其首於大白之旌齊
宣王憐釁鍾之牛睹其角之齧鯁也楚莊王救鄭伯
之罪見其肉袒而形暴也君子惡不惡其身紂屍赴
於火中所見悽愴非徒用之齧鯁袒之暴形也就斬
以鉞懸辜其首何其忍哉高祖入咸陽閻樂誅二世
項羽殺子嬰高祖雍容入秦不戮二屍光武入長安
劉聖公已誅王莽乘兵即害不刃王莽之死夫斬赴
火之首與貫被刃者之身德虐孰大也豈以姜里之
恨哉以人君拘人臣其逆孰與秦奪周國莽醜平帝
也鄒伯奇論桀紂之惡不若亡秦亡秦不若王莽然
則紂惡微而周誅之痛秦莽罪重而漢伐之輕寬狹
誰也高祖母妊之時蛟龍在上夢與神遇好酒貫飲
酒舍負讎及醉留卧其上常有神怪夜行斬地地媪
悲哭與呂后俱之田廬時自隱匿光氣暢見呂后輒

知始皇望見東南有天子氣及起五星聚於東井楚望漢軍雲氣五色光武且生鳳凰集於城嘉禾滋於屋皇妣之身夜半無燭空中光明初者蘇伯阿望春陵氣鬱鬱葱葱光武起過舊廬見氣憧憧上屬於天五帝三王初生始起不聞此怪堯母感於赤龍及起不聞竒祐禹母吞薏苡將生得玄圭契母咽鷺子湯起白狼銜鉤右稷母履大人之跡文王起得赤雀武王得魚鳥皆不及漢太平之瑞黃帝堯舜鳳凰一至凡諸衆瑞重至者希漢文帝黃龍玉牀武帝黃龍麒麟連木宣帝鳳凰五至麒麟神雀甘露醴泉黃龍神

光平帝白雉黑雉孝明麒麟神雀甘露醴泉白雉黑雉芝草連木嘉禾與宣帝同竒有神鼎黃金之怪一代之瑞累仍不絕此則漢德豐茂故瑞祐多也孝明天崩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五本四年甘露降五縣五年芝復生六年黃龍見大小凡八前世龍見不雙芝生無二甘露一降而今八龍並出十一芝累生甘露流五縣德惠盛熾故瑞繁夥也自古帝王孰能致斯儒者論曰王者推行道德受命於天論衡初稟以為王者生稟天命性命難審且兩論之酒食之賜一則為薄再則為厚如儒者

之言五代皆一受命唯漢獨再此則天命於漢厚也
如審論衡之言生稟自然此亦漢家此稟元世絕而
復屬死而復生世有死而復生之人人必謂之神漢
統絕而復屬光武存亡可謂優矣武王伐紂庸蜀之
夷佐戰牧野成王之時越常獻雉倭人貢暢幽厲衰
微戎狄攻周平王東走以避其難至漢四夷朝貢孝
平元始元年越常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夫以成王
之賢輔以周公越常獻一平帝得三後至四年金城
塞外羌良橋種良願等獻其魚鹽之地願內屬漢
遂得西王母石室因為西海郡周時戎狄攻王至漢
內屬獻其實地西王母國在絕極之外而漢屬之德
孰大壤孰廣方今哀牢鄯善諾降附歸德匈奴時擾
遣將攘討獲虜生口千萬數夏禹俾入吳國太伯採
藥斷髮文身唐虞國界吳為荒服越在九夷蜀衣閩
頭今皆夏服褒衣履馬巴蜀越嶺鬱林日南遼東樂
浪周時被髮椎髻今戴皮弁周時重譯今吟詩書春
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廣陵王荆迷於嬖巫楚
王英惑於狹客事情列見孝明三宥二王吞藥周誅
管蔡違斯遠矣楚外家許氏與楚王謀議孝明日許
民有屬於王欲王尊貴人情也聖心原之不繩於法

隱彊侯傳懸書市里誹謗聖政今上海恩免奪爵土
惡其人者書其骨餘二王之子安楚廣陵彊第貞嗣
祀陰氏二王帝族也位為王侯與管蔡同管蔡滅嗣
二王立後恩已衰矣隱彊異姓也尊重父祖復存其
祀立武庚之義繼祿父之恩方斯羸矣何則並為帝
王舉兵相征貪天下之大絕成湯之統非聖君之義
也承天之意也隱彊臣子也漢統自在絕滅陰氏無
損於義而猶存之惠滂沛也故夫雨露之施內則注
於骨肉外則布於他族唐之晏晏舜之烝烝豈能踰
此驪兜之行靖言庸回共工私之稱薦於堯三苗巧

佞之人或言有罪之國鯀不能治水知力極盡罪皆
在身不加於上唐虞放流死於不毛怨惡謀上懷挾
叛逆考事失實誤國殺將罪惡重於四子孝明加恩
則論徙邊今上寬惠還歸州里開闢以來恩莫斯大
晏子曰鉤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夫地動天時非
政所致皇帝振畏猶歸於治廣徵賢良訪求過闕高
宗之側身周成之開匱勵能逮此穀登歲平庸主因
緣以違德政顛沛危殆聖哲優者乃立功化是故微
病恒醫皆巧篤劇扁鵲乃良建初孟年無妄氣至歲
之疾疫也比旱不雨牛死民流可謂劇矣皇帝敦德

俊又在官第五司空服肱國維轉穀振贍民不乏餓天下慕德雖危不亂民饑於穀飽於道德身流在道心回鄉內以故道路無盜賊之跡深幽迥絕無劫奪之姦以危爲寧以困爲通五帝三王孰能堪斯哉

驗符篇

永平十一年廬江皖侯國民際有湖皖民小男曰陳爵陳挺年皆十歲以上相與釣於湖涯挺先釣爵後往爵問挺曰釣寧得乎挺曰得爵即歸取竿綸去挺四十步所見湖涯有酒罇色正黃沒水中爵以爲銅也涉水取之滑重不能舉挺望見號曰何取爵曰是

有銅不能舉也挺往助之涉水未持罇頓衍更爲盟盤動行入深淵中復不見挺爵留顧見如錢等正黃數百千枝即共掇擁各得滿手走歸示其家爵父國故免吏字君賢驚曰安所得此爵言其狀君賢曰此黃金也即馳與爵俱往到金處水中尚多賢自涉水掇取爵挺鄰伍並聞俱競採之合得十餘斤賢自言於相相言太守太守遣吏收取遣門下掾程躬奉獻具言得金狀詔書曰如章則可不如章有正法躬奉詔書歸示太守太守以下思省詔書以爲疑隱言之不實苟飾美也即復因却上得黃金實狀如前章事

寢十二年賢等得金湖米中郡牧獻訖今不得直詔
等上書一賢等得金湖米中郡牧獻訖今不得直詔
書下廬江上不畀賢等金直狀郡上賢等所採金自
官湖水非賢等私瀆故不與直十二年詔書曰視時
金價畀賢等金直漢瑞非一金出奇怪故獨紀之金
玉神寶故出詭異金物色先爲酒罇後爲盟盤動行
入淵豈不怪哉夏之方盛遠方圖物貢金九牧禹謂
之瑞鑄以爲鼎周之九鼎遠方之金也人來貢之自
出於淵者其實一也皆起盛德爲聖王瑞金玉之世
故有金玉之應文帝之時玉楮見金之與玉瑞之最
也金聲玉色人之竒也永昌郡中亦有金焉織靡大
如黍粟在水涯沙中民採得日重五銖之金一色也
黃土生金土色黃漢土德也故金化出金有三品黃
比見者黃爲瑞也圮橋老父遺張良書化爲黃石黃
石之精出爲符也夫石金之類也質異色鈞皆土瑞
也建初三年零陵泉陵女子傳寧宅土中内生芝草
五本長者尺四五寸短者七八寸莖葉紫色蓋紫芝
也太守沈豐遣門下掾衍盛奉獻皇帝悅懌賜錢衣
食詔會公卿郡國上計吏民皆在以芝告示天下天
下並聞吏民歡喜盛知漢德豐雍瑞應出也四年甘
露下泉陵零陵洮陽始安冷道五縣榆栢梅李葉皆

洽薄威委流漉民嗽吮之甘如飴蜜五年芝草復生
泉陵男子周服宅上六本色狀如三年芝并前凡十
一本湘水去泉陵城七里水上聚石曰燕室丘臨水
有俠山其下巖啗水深不測二黃龍見長出十六丈
身大於馬舉頭顧望狀如圖中畫龍燕室丘民皆觀
見之去龍可數十步又見狀如駒馬小大凡六出水
遨戲陵上蓋二龍之子也并二龍爲八出移一時乃
入宣帝時鳳皇下彭城彭城以聞宣帝詔侍中宋翁
一翁一曰鳳皇當下京師集於天子之郊乃遠下彭
城不可攻與無下等宣帝曰方今天下合爲一家下彭

城與京師等耳何命可與無下等乎令左右通經者
語難翁一翁一窮免冠叩頭謝宣帝之時與今無異
鳳皇之集黃龍之出鈞也彭城零陵遠近同也帝宅
長遠四表爲界零陵在內猶爲近矣魯人公孫臣孝
文時言漢土德其符黃龍當見其后黃龍見于成紀
成紀之遠猶零陵也孝武孝宣時黃龍皆出黃龍比
出於茲爲四漢竟土德也賈誼創議於文帝之朝云
漢色當尚黃數以五爲名賈誼智囊之臣云色黃數
五土德審矣芝生於土土氣和故芝生土土爰稼穡
稼穡作甘故甘露集龍見往世不雙唯夏盛時二龍

在庭今龍雙出應夏之數治諧偶也龍出往世其子
希出今小龍六頭並出遨戲象乾坤六子嗣後多也
唐虞之時百獸率舞今亦八龍遨戲良久芝草延年
仙者所食往世生出不過一二今并前後凡十一本
多獲壽考之徵生育松喬之糧也甘露之降往世一
所今流五縣應土之數德布濩也皇瑞比見其出不
空必有象為隨德是應孔子曰知者樂仁者壽皇帝
聖人故芝草壽徵生黃為土色位在中央故軒轅德
優以黃為號皇帝寬惠德侷黃帝故龍色黃示德不
異東方曰仁龍東方之獸也皇帝聖人故仁瑞見甘
者養育之味也皇帝仁惠愛黎民故甘露降龍潛藏
之物也陽見於外皇帝聖明招拔巖穴也瑞出必猶
嘉士祐至必依吉人也大道自然厥應偶合聖主獲
瑞亦出群賢君明臣良庶事以康文武受命力亦周
邵也

論衡卷第十九

論衡卷第二十

王充

須頌篇

佚文篇

論死篇

須頌篇

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載鴻德乃彰萬世乃聞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誰也孔子也然則孔子鴻筆之人也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也鴻筆之奮蓋斯時也或說尚書曰尚者上也上所為下所書也下者誰也曰臣子也然則臣子書上所為矣問儒者禮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制樂言作何也曰禮者上所制故曰制樂者下所作
故曰作天下太平頌聲作方今天下太平矣頌詩樂
聲可以作未傳者不知也故曰拘儒衛孔悝之鼎銘
周臣勸行孝宣皇帝稱潁川太守黃霸有治狀賜金
百斤漢臣勉政夫以人主頌稱臣子臣子當褒君父
於義較矣虞氏天下太平夔歌舜德宣王惠周詩頌
其行召伯述職周歌棠樹是故周頌三十一殷頌五
魯頌四凡頌四十篇詩人所以嘉上也由此言之臣
子當頌明矣儒者謂漢無聖帝治化未太平宣漢之
篇論漢已有聖帝治已太平恢國之篇極論漢德非
徒實然乃在百代之上表德頌功宣褒主上詩之頌
言古臣之典也舍其家而觀他人之室忽其父而稱
異人之翁未為德也漢今天下之家也先帝今上民
臣之翁也夫曉主德而頌其美識國奇而恢其功孰
與疑暗不能也孔子稱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
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或年五十擊壤於塗
或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
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孔子乃言大哉堯
之德者皆知堯者也涉聖世不知聖主是則盲者不
能別青黃也知聖主不能頌是則喑者不能言是非

也然則方今盲喑之儒與唐擊壤之民同一才矣夫孔子及唐人言大哉者知堯德蓋堯盛也擊壤之民云堯何等力是不知堯德也夜舉燈燭光曜所及可得度也日照天下遠近廣狹難得量也浮於淮濟皆知曲折入東海者不曉南北故夫廣大一又有從橫難數極深揭屬難測漢德鄧廣日光海外也知者知之不知者不知漢盛也漢家著書多上及殷周諸子並作皆論他事無褒頌之言論衡有之又詩頌國名周頌與杜撫班固所上漢頌相依類也宣帝之時畫圖漢烈士或不在於畫上者子孫恥之何則父祖不賢故不畫圖也夫頌言非徒畫文也如千世之後讀經書不見漢美後世怪之故夫古之通經之臣紀主令功記於竹帛頌上令德刻於鼎銘文人涉世以此自勉漢德不及六代論者不德之故也地有丘濇故有高平或以鑿鋪平而夷之為平地矣世見五帝三王為經書漢事不載則謂五三優於漢矣或以論為鑿鋪損三五少豐滿漢家之下豈徒並為平哉漢將為丘五三轉為濇矣湖池非一廣從同也樹竿測之深淺可度漢與百代俱為主也實而論之優劣可見故不樹長竿不知深淺之度無論衡之論不知優劣之美漢

在百代之末上與百代料德湖池相與比也無鴻筆
之論不免庸庸之名論好稱古而毀今恐漢將在百
代之下豈徒同哉謚者行之跡也謚之美者成宣也
惡者靈厲也成湯遭旱周宣亦然然而成湯加成宣
王言宣無妄之災不能虧政臣子累謚不失實也由
斯以論堯堯亦美謚也時亦有洪水百姓不安猶言
堯者得實考也夫一字之謚尚猶明主况千言之論
萬文之頌哉舩車載人孰與其徒多也素車朴舩孰
與加漆采畫也然則鴻筆之人國之舩車采畫也農
無疆夫穀粟不登國無疆文德闇不彰漢德不休亂

在百代之間彊筆之儒不著載也高祖以來著書者
不講論漢司馬長卿爲封禪書文約不具司馬子長
紀黃帝以至孝武揚子雲錄宣帝以至哀平陳平仲
紀光武班孟堅頌孝明漢家功德頗可觀見今上即
命未有褒載論衡之人爲此畢精故有齊世宣漢恢
國驗符龍無雲雨不能參天鴻筆之人國之雲雨也
載國德於傳書之上宣昭名於萬世之後厥高非徒
參天也城墻之土平地之壤也人加築蹈之力樹立
臨池國之功德崇於城墻文人之筆勁於築蹈聖主
德盛功立莫不褒頌紀載奚得傳馳流去無疆乎人

有高行或譽得其實或欲稱之不能言或謂不善不肯陳一斷此三者孰者爲賢五三之際於斯爲盛孝明之時衆瑞並至百官臣子不爲少矣唯班固之徒稱頌國德可謂譽得其實矣頌文譎以竒彰漢德於百代使帝名如日月孰與不能言言之不美善哉秦始皇東南遊升會稽山李斯刻石紀頌帝德至瑯琊亦然秦無道之國刻石文世觀讀之者見堯舜之美由此言之湏頌明矣當今非無李斯之才也無從升會稽歷瑯琊之階也絃歌爲妙異之曲坐者不曰善絃歌之人必怠不精何則妙異難爲觀者不知善也

聖國揚妙異之政衆臣不頌將順其美安得所施哉今方板之書在竹帛無主名所從生出見者忽然不知服也如題曰甲甲某子之方若言已驗嘗試人爭刻寫以爲珍祕上書於國記奏於郡譽薦士吏稱術行能章下記出土吏賢妙何則章表其行記明其才也國德溢熾莫有宣褒使聖國大漢有庸庸之名畧在俗儒不實論也古今聖王不絕則其符瑞亦宜累屬符瑞之出不同於前或時已有世無以知故有講瑞俗儒好長古而短今言瑞則渥前而薄後是應實而定之漢不爲少漢有實事儒者不稱古有虛美誠

心然之信久遠之僞忽近今之實斯蓋三增九虛所以成也能聖實聖所以興也儒者稱聖過實稽合於漢漢不能及非不能及儒者之說使難及也實而論之漢更難及穀熟歲乎聖王因緣以立功化故治期之篇爲漢激發治有期亂有時能以亂爲治者優優者有之建初五年無妄氣至聖世之期也皇帝執德救備其災故順鼓明雩爲漢應變是故災變之至或在聖世時旱禍湛爲漢論災是故春秋爲漢制法論衡爲漢平說從門應庭聽堂室之言什而失九如升堂闕室百不失一論衡之人在古荒流之地其遠非徒門庭也日刺徑重千里人不謂之廣者遠也望夜甚兩月光不暗人不睹曜者隱也聖者垂日月之明遂在中州隱於百里遙聞傳授不實形耀不實難得論詔書到計吏至乃聞聖政是以褒功失丘山之積頌德遺膏腴之美使至臺閣之下蹈班賈之跡論功德之實不失毫釐之微武王封比干之墓孔子顯三累之行大漢之德非直比干三累也道立國表路出其下望國表者昭然知路漢德明著莫立邦表之言故浩廣之德未光於世也

佚文篇

孝武皇帝封弟爲魯恭王恭王壞孔子宅以爲宮得
佚尚書百篇禮三百春秋三十篇論語二十一篇聞
絃歌之聲懼復封塗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古經
論語此時皆出經傳也而有闈絃歌之聲文當興於
漢喜樂得闈之祥也當傳於漢寢藏牆壁之中恭王
闈之聖王感動絃歌之象此則古文不當掩漢侯以
爲符也孝成皇帝讀百篇尚書博士郎吏莫能曉知
徵天下能爲尚書者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
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祕尚
書以考校之無一字相應者成帝下霸於吏吏當霸
辜大不謹敬成帝竒霸之才赦其辜亦不減其經故
百二尚書傳在民間孔子曰才難能推精思作經百
篇才高卓譎希有之人也成帝赦之多其文也雖姦
非實次序篇句依倚事類有似真是故不燒滅之疏
一積相遺以書書十數札奏記長吏文成可觀讀之
滿意百不能一張霸挺精思至於百篇漢世實類成
帝赦之不亦宜乎楊子山爲郡上計吏見三府爲哀
牢傳不能成歸郡作上孝明竒之徵在蘭臺夫以三
府掾吏叢積成才不能成一篇子山成之上覽其文
子山之傳出豈必審是傳聞依爲之有狀會三府之士

終不能爲子山爲之斯湏不難成帝赦張霸豈不有以哉孝武之時詔百官對策董仲舒策文最喜王莽時使郎吏上奏劉子駿章尤美善不空才高知深之驗也易曰聖人之情見於辭文辭美惡足以觀才永平中神雀羣集孝明詔上爵頌百官頌上文皆比尾石唯班固賈逵傳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覽焉夫以百官之衆郎吏非一唯五人文善非奇而何孝武善子虛之賦徵司馬長卿孝成玩弄衆書之多善楊子雲出入遊獵子雲乘從使長卿桓君山子雲作吏書所不能盈牘文所不能成句則武帝何貪成

帝何欲故曰玩楊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倚頓之財韓非之書傳在秦庭始皇歎曰獨不得與此人同時陸賈新語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稱曰萬歲夫嘆思其人與喜稱萬歲豈可空爲哉誠見其美懽氣發於內也候氣變者於天不於地天文明也衣裳在身文着於衣不在於裳衣法天也察掌理者左右不觀左文明也占左右不親左右文服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又曰觀乎天文觀乎人文此言天人以文爲觀大人君子以文爲操也高祖在母身之時息於澤陂蛟龍在

上龍觝玄耀及起楚望漢軍氣成五采將入咸陽五星聚東井星有五色天或者憎秦滅其文章欲漢興之故先受命以文爲瑞也惡人操意前後乖違始皇前歎韓非之書後惑李斯之議燔五經之文設挾書之律五經之儒抱經隱匿伏生之徒竄藏土中殄賢聖之文厥辜深重嗣不及孫李斯創議身伏五刑漢與易亡秦之軌削李斯之跡高祖始令陸賈造書未與五經惠景以至元成經書並修漢朝郁郁厥語所聞孰與亡秦王莽無道漢軍雲起臺閣廢頓文書棄散光武中興修存未詳孝明世好文人並徵蘭臺之官文雄會聚今上即令詔求亡失購募以金安得不有好文之聲唐虞既遠所在書散殷周頗近諸子存錄漢興以來傳文摭還以所聞見伍唐虞而什殷周煥炳郁郁莫盛於斯天晏暘者星辰曉爛人性竒者掌文藻炳漢今爲盛故文繁奏也孔子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傳在孔子孔子爲漢制文傳在漢也受天之文文人宜遵五經六藝爲文諸子傳書爲文造論著說爲文上書奏記爲文文德之操爲文立五文在世皆當賢也造論著說之文尤宜勞焉何則發胷中之思論世俗之事非徒諷古經續故文也

論發骨髓文成手中非說經藝之人所能爲也周秦之際諸子並作皆論他事不頌主上無益於國無補於化造論之人頌上恢國國業傳在千載主德參貳日月非適諸子書傳所能立也上書陳便宜奏記薦吏士一則爲身二則爲人繁文麗辭無上書文德之操治身完行徇利爲私無爲主者夫如是五文之中論者之文多矣則可尊明矣孔子稱周日唐虞之際於斯爲盛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已矣孔子周之文人也設生漢世亦稱漢之至德矣趙他王南越倍主滅使不從漢制箕踞推髻沈溺夷俗陸賈說以漢德懼以帝威心覺醒悟蹶然起坐世傳之愚有趙他之惑鴻文之陳陸賈之說觀見論者將有蹶然起坐世傳之悟漢氏浩爛不有殊卓之聲文人之休國之符也望豐屋知名家睹喬木知舊都鴻文在國聖世之驗也孟子相人以牟子焉心清則牟子瞭瞭者目文瞭也夫候國占人同一實也國君聖而文人聚人心惠而目多采蹂蹈文錦於泥塗之中聞見之者莫不痛心知文錦之可惜不知文人之當尊不通類也夫文人文章豈徒調墨弄筆爲美麗之觀哉載人之行傳人之名也善人願載思勉爲善邪惡人載力自禁勃然

則文人之筆勸善懲惡也謚法所以章善即以著惡也加一字之謚人猶勸懲聞知之者莫不自勉況極筆墨之力定善惡之實言行畢載文以千數傳流於世成爲丹青故可尊也揚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貴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圈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得妄載班叔皮續太史公書載鄉里人以為惡戒邪人枉道繩墨所彈安得避諱是故子雲不爲財勸叔皮不爲恩撓文筆之文獨已公矣賢聖定意於筆筆集成文文具情顯後人觀之見以正邪安宜妄記足蹈於地跡有好醜文集於札志有善惡故夫占跡以睹足觀文以知情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虛矣

論死篇

世謂死人爲鬼有知能害人試以物類驗之死人不爲鬼無知不能害人何以驗之驗之以物人物也物亦物也物死不爲鬼人死何故獨能爲鬼世能別人物不能爲鬼則爲鬼不爲鬼尚難分明如不能別則亦無以知其能爲鬼也人之所以生者精氣也死而精氣滅能爲精氣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氣

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何用爲鬼人無耳目則無所知故聾盲之人比於草木夫精氣去人豈徒與無耳目同哉朽則消亡荒忽不見故謂之鬼神人見鬼神之形故非死人之精也何則鬼神荒忽不見之名也人死精神升天骸骨歸土故謂之鬼鬼者歸也神者荒忽無形者也或說鬼神陰陽之名也陰氣逆物而歸故謂之鬼陽氣導物而生故謂之神神者伸也申復無已終而復始人用神氣生其死復歸神氣陰陽稱鬼神人死亦稱鬼神氣之生人猶水之爲冰也水凝爲冰氣凝爲人冰釋爲水人死復神其名爲神也猶冰釋更名水也人見名異則謂有知能爲形而害人無據以論之也人見鬼若生人之形以其見若生人之形故知非死人之精也何以效之以囊橐盈粟米米在囊中若粟在橐中滿盈堅彊立樹可見人瞻望之則知其爲粟米囊橐何則囊橐之形若其容可察也如囊穿米出橐敗粟棄則囊橐委辟人瞻望之弗復見矣人之精神藏於形體之內猶粟米在囊橐之中也死而形體朽精散猶囊橐穿敗粟米棄出也粟米棄出囊橐無復有形精氣散亡何能復有體而人得見之乎禽獸之死也其肉盡索皮毛尚在制以

為裘人望見之似禽獸之形故世有衣狗裘為狗盜者人不覺知假狗之皮毛故人不意疑也今人死皮毛朽敗雖精氣尚在神安能所假此形而以行見乎夫死人不能假生人之形以見猶生人不能假死人之魂以亡矣六畜能變化象人之形者其形尚生精氣尚在也如死其形腐朽雖虎兇勇悍不能復化魯公牛哀病化為虎亦以未死也世有以生形轉為生類者矣未有以死身化為生象者也

天地開闢人皇以來隨壽而死若中年夭亡以億萬數計今人之數不若死者多如人死輒為鬼則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人且死見鬼宜見數百千萬滿堂盈庭填塞巷路不宜徒見一兩人也人之兵死也世言其血為磷血者生時之精氣也人夜行見磷不象人形渾沌積聚若火光之狀磷死人之血也其形不類生人之血也其形不類生人之形精氣去人何故象人之體人見鬼也皆象死人之形則可疑死人為鬼或反象生人之形病者見鬼云甲來甲時不死氣象甲形如死人為鬼病者何故見生人之體乎天地之性能更生火不能使滅火復燃能更生人不能令死人復見能使滅灰更為燃火吾乃頗疑死人

能復為形案火滅不能復燃以況之死人不能復為鬼明矣夫為鬼者人謂死人之精神如審鬼者死人之精神則人見之宜徒見裸袒之形無為見衣帶被服也何則衣服無精神人死與形體俱朽何以得貫穿之乎精神本以血氣為主血氣常附形體形體雖朽精神尚在能為鬼可也今衣服絲絮布帛也生時血氣不附着而亦自無血氣敗朽遂已與形體等安能自若為衣服之形由此言之見鬼衣服象之則形體亦象之矣象之則知非死人之精神也

夫死人不能為鬼則亦無所知矣何以驗之以未生之時無所知也人未生在元氣之中既死復歸元氣元氣荒忽人氣在其中人未生無所知其死歸無知之本何能有知乎人之所以聰明智惠者以含五常之氣也五常之氣所以在人者以五藏在形中也五藏不傷則人智惠五藏有病則人荒忽荒忽則愚癡矣人死五藏腐朽則五常無所託矣所用藏智者已敗矣所用為智者已去矣形湏氣而成氣湏形而知天下無獨然之火世間安得有無體獨知之精人之死也其猶夢也夢者殄之次也殄者死之比也人殄不悟則死矣案人殄復悟死從來者與夢相似

然則夢殄死一實也人夢不能知覺時所作猶死不能識生時所爲矣人言談有所作於卧人之旁卧人不能知猶對死人之棺爲善惡之事死人不能復知也夫卧精氣尚在形體尚全猶無所知况死人精神消亡形體朽敗乎人爲人所毆傷詣吏告苦以語人有知之故也或爲人所殺則不知何人殺也或家不知其尸所在使死人有知必恚人之殺已也當能言於吏旁告以賊主名若能歸語其家告以尸之所在今則不能無知之效也世間死者今生人殄而用其言及巫叩元絃下死人魂因巫口談皆誇誕之言也如不誇誕物之精神爲之象也或曰不能言也夫不能言則亦不能知矣知用氣言亦用氣焉人之未病也智慧精神定矣病則惛亂精神擾也夫死病之甚者也病死之微猶惛亂况其甚乎精神擾自無所知况其散也人之死猶火之滅也火滅而燿不照人死而不知不惠二者門同一實論者猶謂死有知惑也人病且死與火之且滅何以異火滅光消而燭在人死精亡而形存謂人死有知是謂火滅復有光也隆冬之月寒氣用事水凝爲冰踰春氣溫冰釋爲水人生於天地之間其猶冰也陰陽之氣凝而爲人年終壽

盡死還爲氣夫春水不能復爲冰死魂安能復爲形
妬夫媚妻同室而處淫亂失行忿怒鬪訟未死妻更
嫁妻死夫更娶以有知驗之宜大忿怒今夫妻死者
寂寞無聲更嫁娶者乎忽無禍無知之驗也

孔子葬母於防旣而雨甚至防墓崩孔子聞之泫然
流涕曰古者不修墓遂不復修使死有知必恚人不
修也孔子知之宜輒修墓以喜魂神然而不修聖人
明審曉其無知也枯骨在野時嗚呼有聲若夜聞哭
聲謂之死人之音非也何以驗之生人所以言語吁
呼者氣括口喉之中動搖其舌張歛其口故能成言

譬猶吹簫笙簫笙折破氣越不括手無所弄則不成
音夫簫笙之管猶人之口喉也手弄其孔猶人之動
舌也人死口喉腐敗舌不復動何能成言然而枯骨
時呻鳴者人骨自有能呻鳴者焉或以爲秋也是與
夜鬼哭無以異也秋氣爲呻鳴之變自有所爲依倚
死骨之側人則謂之骨尚有知呻鳴於野草澤暴體
以千萬數呻鳴之聲宜步屬焉夫有能使不言者言
未有言者死能復使之言言者亦不能復使之言猶
物生以青爲氣或予之也物死青者去或奪之也予
之物青奪之青去去後不能復予之青物亦不能復

自青聲色俱通並稟於天青青之色猶梟梟之聲也
死物之色不能復青獨爲死人之聲能復自言惑也
人之所以能言語者以有氣力也氣力之盛以能飲
食也飲食損減則氣力衰衰則聲音嘶困不能食則
口不能復言夫死困之甚何能復言或曰死人歆者
食氣故能言夫死人之精生人之精也使生人不飲
食而徒以口歆者食之氣不過三日則餓死矣或曰
死人之精神於生人之精故能歆氣爲音夫生人之
精在於身中死則在於身外死之與生何以殊身中
身外何以異取水實於大盎中盎破水流地地水能
異於盎中之水乎地水不異於盎中之水身外之精
何故殊於身中之精人死不爲鬼無知不能語言則
不能害人矣何以驗之夫人之怒也用氣其害人用
力用力須筋骨而彊彊則能害人忿怒之人嗚呼於
人之旁口氣喘射人之面雖勇如賁育氣不害人使
舒手而擊舉足而蹶則所擊蹶無不破折夫死骨朽
筋力絕手足不舉雖精氣尚在猶嗚呼之時無嗣助
也何以能害人也凡人與物所以能害人者手臂把
刃爪牙堅利之故也今人死乎臂朽不能復持刃
爪牙墮落不能復嚙噬安能害人兒之始生也手足

具成手不能搏足不能蹶蹶者氣適凝成未能手足也由此言之精氣不能堅彊審矣氣為形體形卦氏弱猶未能害人況死氣去精神絕微弱手安能聾聵寒骨謂能害人者邪死人之氣不去邪何能害臨阻卯之未孚也瀕溶於穀中遺而視之若水之形良誅僵伏體方就成就成之後能啄蹶之夫人之死歸瀕溶之時瀕溶之氣安能害人之所以勇猛能害人者以飲食也飲食飽足則彊壯勇猛彊壯勇猛則能害人矣人病不能飲食則身羸弱羸弱困甚故至於死病困之時仇在其旁不能吐叱人盜其物不能禁奪羸弱困劣之故也夫死羸弱困劣之甚者也何能害人有雞犬之畜為人所盜竊雖怯無勢之人莫不忿怒忿怒之極至相賊滅敗亂之時人相啖食者使其神有知宜能害人身貴於雞犬已死於見盜忿怒於雞犬無怨於食已不能害人之驗也蟬之求蛻也為復育已蛻也去復育之體更為蟬之形使死人精神去形體若蟬之去復育乎則夫為蟬者不能害為復育者夫蟬不能害復育死人之精神何能害生人之身夢者之義疑惑言夢者精神自止身中為吉凶之象或言精神行與人物相更今其審止身中死之

精神亦將復然今其審行人夢傷殺人夢殺傷人若
爲人所復殺明日視彼之身銘已之所無兵刃創傷
之驗夫夢用精神精神死之精神也夢之精神不能
害人死之精神安能爲害火熾而釜沸沸止而氣歇
以火爲主也精神之怒也乃能害人不怒不能害人
火猛竈中釜湧氣蒸精怒胃中力盛身熱今人之將
死身體涼涼益清清甚遂以死亡當死之時精神不
怒身亡之後猶湯之離釜也安能害人物與人通人
有癡狂之病如知其物然而理之病則愈矣夫物未
死精神依倚形體故能變化與人交通已死形體壞

精神散亡無所復依不能變化夫人之精神猶物
之精神也物生精神爲病其死精神消亡人與物同
死而精神亦滅安能爲害禍欲謂人貴精神有異或
事物能變化人則不能是反人精神不若物物精奇
於人也水火燒溺凡能害人者皆五行之物金傷人
木毆人土壓人水溺人火燒人使人死精神爲五行
之物乎害人不爲乎不能害人不爲物則爲氣矣氣
之害人者太陽之氣爲毒者也使人死其氣爲毒乎
害人不爲乎不能害人夫論死不爲鬼無知不能害
人則夫所見鬼者非死人之精其害人者非其精所

為明矣

論衡卷第二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衡卷第二十一

死僞篇

死僞

王充

傳曰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宣王將田於囿杜伯起於道左執彤弓而射宣王宣王伏轂而死趙簡公殺其臣莊子義而不辜簡公將入於桓門莊子義起於道左執彤杖而捶之斃於車下二者死人爲鬼之驗鬼之有知能害人之效也無之奈何曰夫人萬物之中物死不能爲鬼人死何故獨能爲鬼如以人貴能爲鬼則死者皆當爲鬼杜伯莊子義何獨爲鬼也

如以被非辜者能爲鬼世間臣子被非辜者多矣比
干子胥之輩不爲鬼夫杜伯莊子義無道忿恨報殺
其君罪莫大於弑君則夫死爲鬼之尊者當復誅之
非杜伯莊子義所敢爲也凡人相傷憎其生惡見其
身故殺而亡之見殺之家詣吏從其仇仇人亦惡見
之生死異路人鬼殊處如杜伯莊子義怨宣王簡公
不宜殺也當復爲鬼與已合會人君之威固嚴一本
人臣營衛卒使固多衆兩臣殺二君二君之死亦當
報之非有知之深計憎惡之所爲也如兩臣神宜知
二君死當報已如不知也則亦不神不神胡能害人
世多似是而非虛僞類真故杜伯莊子義之語往往
而存

晉惠公改葬太子申生秋其僕狐突適下國遇太子
太子使登僕車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
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
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
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
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狐突之新城西偏巫
者之舍復與申生相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
斃之於韓其後四年惠公與秦穆公戰於韓地爲穆

公所獲竟如其言非神而何曰此亦杜伯莊子義之類何以明之夫改葬私怨也上帝公神也以私怨爭於公神何肯聽之帝許以晉昇秦狐突以爲不可申生從狐突之言是則上帝許申生非也神爲上帝不若狐突必非上帝明矣且臣不敢求私於君者君尊臣卑不敢以非干也申生比於上帝豈徒臣之與君哉恨惠公之改葬干上帝之尊命非得所爲也驪姬譖殺其身惠公改葬其尸葬之惡微於殺人惠公之罪輕於驪姬請罰惠公不請殺驪姬是則申生憎改葬不怨見殺也秦始皇用李斯之議燔燒詩書後一有日字

又坑儒博士之怨不下申生坑儒之惡痛於改葬然則秦之死儒不請於帝見形爲鬼諸生會告以始皇無道李斯無狀

周武王有疾不豫周公請命設三壇同一壇植璧秉圭乃告于太王王季文王史乃策祝辭曰予仁若考多才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其不若旦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鬼神者謂三王也即死人無知不能爲鬼神周公聖人也聖人之言審則得幽冥之實得幽冥之實則三王爲鬼神明矣曰實人能神乎不能神也如神宜知三王之心不宜徒審其爲鬼也周公請命

史策告祝祝畢辭已不知三王所以與不乃卜三龜
三龜皆吉然後乃喜能知三王有知爲鬼不能知三
王許已與不須卜三龜乃知其實定其爲鬼須有所
問然後知之死人有知無知與其許人不許人一實
也能知三王之必許已則其謂三王爲鬼可信也如
不能知謂三王爲鬼猶世俗之人也與世俗同知則
死人之實未可定也且周公之請命用何得之以至
精得之乎以辭正得之也如以至誠則其請之銳精
誠致鬼不顧辭之是非也董仲舒請雨之法設土龍
以感氣夫土龍非實不能致雨仲舒用之致精誠不

顧物之僞真也然則周公之請命猶仲舒之請雨也
三王之非鬼猶聚土之非龍也

晉荀偃伐齊不卒事而還瘡疽生瘍於頭及著雍之
地病目出卒而視不可唵范宣子浣而撫之曰事吳
敢不如事主猶視宣子睹其不瞑以爲恨其子吳也
人情所恨莫不恨子故言吳以撫之猶視者不得所
恨也欒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
曰主苟死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哈伐齊
不卒荀偃所恨也懷子得之故目瞑受哈宣子失之
目張口噤曰荀偃之病卒苦目出目出則口噤口噤

則不可嗆新死氣盛本病苦目出宣子撫之早故目不瞑口不闔少久氣衰懷子撫之故目瞑口受嗆此自荀偃之病非死精神見恨於口目也凡人之死皆有所恨志士則恨義事未立學士則恨問多不及農夫則恨耕未畜穀商人則恨貨財未殖仕者則恨官位未極勇者則恨材未優天下各有所欲乎然而各有所恨必有目不瞑者爲有所恨夫天下之人死皆不瞑也且死者精魂消索不復聞人之言不能聞人之言是謂死也離形更自爲鬼立於人傍雖人之言已與形絕安能復入身中瞑目闔口乎能入身中以尸示恨則能不免與形相守案世人論死謂其精神有若能更以精魂立形見面使尸若生人者誤矣楚成王廢太子商臣欲立王子職商臣聞之以宮甲圍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王縊而死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夫爲靈不瞑爲成乃瞑成王有知之效也謚之曰靈心恨故目不瞑更謚曰成字有心喜乃瞑精神聞人之議見人變易其謚故喜目瞑本不病目人不撫慰目自翕張非神而何曰此復荀偃類也雖不病目亦不空張成王於時縊死氣尚盛新絕目尚開因謚曰靈少久氣衰目適欲瞑連更曰成目之視瞑

與謚之爲靈偶應也時人見其應成乃瞑則謂成王之魂有所知則宜終不瞑也何則太子殺已大惡也加謚爲靈小過也不爲大惡懷忿反爲小過有恨非有神之效見示告人之驗也夫惡謚非靈則厲也紀於竹帛爲靈厲者多矣其尸未斂之時未皆不瞑也豈世之死君不惡而獨成王憎之哉何其爲靈者衆不瞑者寡也

鄭伯有貪愎而多欲子皙好在人上二子不相得子皙攻伯有伯有出奔駟帶率國人以伐之伯有死其後九年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

所往後歲人或夢見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之日駟帶卒胄人益懼後至壬寅日公孫段又卒國人愈懼子產爲之立後以撫之乃止矣伯有見夢曰壬子余將殺帶壬寅又將殺段及至壬子日駟帶卒至壬寅公孫段死其後子產適晉趙景子問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旣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彊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死夫死婦彊死其魂魄猶能憑依人以爲淫厲況伯有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弊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腴

抑諺曰蕞爾小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弘矣取
精多矣其族又大所憑厚矣而彊死能為鬼不亦宜
乎伯有殺駟帶公孫段不失日期神審之驗也子產
立其後而止知鬼神之操也知其操則知其實矣實
有不空故對問不疑子產智人也知物審矣如死者
無知何以能殺帶與段如不能為鬼子產何以不疑
曰與伯有為怨者子皙也子皙攻之伯有奔駟帶乃
率國人遂伐伯有公孫段隨駟帶不造本辯其惡微
小殺駟帶不報子皙公孫段惡微與帶俱死是則伯
有之魂無知為鬼報仇輕重失宜也且子產言曰彊
死者能為鬼何謂彊死謂伯有命未當死而人殺之
邪將謂伯有無罪而人寃之也如謂命未當死而人
殺之未當死而死者多如謂無罪人寃之被寃者亦
非一伯有彊死能為鬼比于子胥不為鬼春秋之時
弑君三十六君為所弑可謂彊死矣典長一國用物
之精可謂多矣繼體有土非直三世也貴為人君非
與卿位同也始封之祖必有穆公子良之類也以至
尊之國君受亂臣之弑禍其魂魄為鬼必明於伯有
報仇殺讎禍繫於帶段三十六君無為鬼者三十六
臣無見報者如似伯有無道其神有知世間無道莫

如桀紂桀紂誅死魄不能為鬼然則子產之說因成
事者也見伯有彊死則謂彊死之人能為鬼如有不
彊死為鬼者則將云不彊死之人能為鬼子皙在鄭
與伯有何異死與伯有何殊俱以無道為國所殺伯
有能為鬼子皙不能彊死之說通於伯有塞於子皙
然則伯有之說杜伯之語也杜伯未可然伯有亦未
可是也

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翟士立
黎侯而還及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杜回秦之
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

是妾病困則更曰必以是為殉及武子卒顆不殉妾
人或難之顆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
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
夢見老父曰余是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
命是以報汝夫嬖妾之父知魏顆之德故見體為鬼
結草助戰神曉有知之效驗也曰夫婦人之父能知
魏顆之德為鬼見形以助其戰必能報其生時所善
殺其生時所惡矣凡人交遊必有厚薄厚薄當報猶
婦人之當謝也今不能報其生時所厚獨能報其死
後所善非有知之驗能為鬼之效也張良行泗水上

老父授書光武困厄河北老人教誨命貴時吉當過福喜之應驗也魏顆當獲杜回戰當有功故老人妖象結草於路人者也

王季葬於滑山之尾欒水擊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也而爲之張朝而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后更葬文王聖人也知道事之實見王季棺見知其精神欲見百姓故出而見之曰古今帝王死葬地地中有以千萬數無欲復出見百姓者王季何爲獨然河泗之濱丘冢非一水湍崩壞棺椁露見不可勝數皆欲復

見百姓者乎欒水擊滑山之尾猶河泗之流湍濱圻也文王見棺和露惻然悲恨當先君欲復出乎慈孝者之心幸冀之意賢聖惻怛不暇思論推生況死故復改葬世俗信賢聖之言則謂王季欲見百姓者也齊景公將伐宋師過太山公夢二丈人立而怒甚盛公告晏子晏子曰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爲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湯皙以長頤以髯銳上而豐下据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而銳下僂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奈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已天下之

盛君也不宜無後今唯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和於宋公不用終伐宋軍果敗夫湯伊尹有知惡景公之伐宋故見夢盛怒以禁止之景公不止軍果不吉曰夫景公亦曾夢見彗星其時彗星不出果不吉曰夫然而夢見之者見彗星其實非夢見湯伊尹實亦非也或時景公軍敗不吉之象也晏子信夢明言湯伊尹之形景公順晏子之言然而是之秦并天下絕伊尹之後遂至於今湯伊尹不祀何以不怒乎

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伐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黃熊鯀之精神晉侯不祀故入寢門晉知而祀之故疾有間非死人有知之驗乎夫鯀殛於羽山人知也神為黃熊入于羽淵人何以得知之使若魯公牛哀病化為虎在故可實也今鯀遠殛於羽山人不與之處何能知之且文曰其神為熊是死也死而魂神為黃熊非人所得知也人死世

謂鬼鬼象生人之形見之與人無異然猶非死人之神況熊非人之形不與人相似乎審鯨死其神為黃熊則熊之死其神亦或時為人人夢見之何以知非死禽獸之神也信黃熊謂之鯨神又信所見之鬼以為死人精也此人物之精未可定黃熊為鯨之神未可審也且夢象也吉凶且至神明示象熊罷之占自有所為使鯨死其神審為黃熊夢見黃熊必鯨之神乎諸侯祭山川設晉侯夢見山川何復不以祀山川山川自見乎人病多或夢見先祖死人來立其側可復謂先祖死人求食故來見形乎人夢所見更為他

古未必以所見為實也何以驗之夢見生人明日問所見之人不與已相見夫所夢見之人不與已相見則知鯨之黃熊不入寢門不入則鯨不求食不求食則晉侯之疾非廢夏郊之禍非廢夏郊之禍則晉侯有間非祀夏郊之福也無福之實則無有知之驗矣亦猶淮南王劉安坐謀反而死世傳以為仙而升天本傳之虛子產聞之亦不能實耦晉侯之疾適當自衰子產連言黃熊之占則信黃熊鯨之神矣

高皇帝以趙王如意為似我而欲立之呂后恚恨後配殺趙王其後呂后出見蒼犬噬其左腋怪而卜之

趙王如意爲祟遂病腋傷不愈而死蓋以如意精神
爲蒼犬見變以報其仇也曰勇士忿怒交刃而戰負
者被創仆地而死目見彼之中已死後其神尚不能
報吕后酖如意時身不自往使人飲之不知其爲酖
毒憤不知殺已者爲誰安能爲祟以報吕后使死人
有知恨者莫過高祖高祖愛如意而吕后殺之高祖
魂怒宜如雷霆吕后之死宜不旋日監高祖之精不
若如意之神將死後憎如意善吕后之殺也

丞相武安侯田蚡與故大將軍灌夫杯酒之恨事至
上聞灌夫繫獄實嬰救之勢不能免灌夫坐法實嬰
亦死其後田蚡病甚號曰諾諾使人視之見灌夫實
嬰俱坐其側蚡病不瘳遂至死曰相殺不一人也殺
者後病不見所殺田蚡見所殺田蚡獨然者心負懷
恨病亂妄見也或時見他鬼而占鬼之人聞其往時
與夫嬰爭欲見神審之名見其狂諾諾則言夫嬰坐
其側矣

淮陽都尉尹齊爲吏酷虐及死怨家欲燒其尸亡去
歸葬夫有知故人且燒之也神故能亡去曰尹齊亡
神也有所應秦時三山亡周末九鼎淪必以亡者爲
神三山九鼎有知也或時吏知怨家之謀竊舉持亡

懼怨家怨已云自去凡人能亡足能步行也今死血脉斷絕足不能復動何用亡去吳烹伍子胥漢殖彭越燒殖一僂也胥越一勇也子胥彭越不能避烹亡殖獨謂尹齊能歸葬夫實之言不驗之語也

亡新改葬元帝傳后發其棺取玉柙印璽送定陶以民禮葬之發棺時臭作一本于天洛陽丞臨棺聞臭而死又改葬定陶共王丁后火從藏中出燒殺吏士數百人夫改葬禮卑又損奪珍物二恨怨故為臭出火以中傷人曰臭聞於天多藏食物腐朽猥發人不能堪毒憤而未為怪也火出於藏中者怪也非丁后

之神也何以驗之改葬之恨孰與掘墓盜財物也歲饑之時掘丘墓取衣物者以千萬數死人必有知人奪其衣物保其尸骸時不能禁後亦不能報此尚微賤未足以言秦始皇葬於驪山二世末天下盜賊掘其墓不能出是為大以殺一人貴為天子不能為神丁傳婦人安能為怪變神非一發起殊處見火聞臭則謂丁傳之神誤矣

論衡卷第二十二

王充

紀妖篇

訂鬼篇

紀妖篇

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夜聞鼓新聲者說之使人問之左右皆報弗聞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子爲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明日報曰臣得之矣然而未習請更宿而習之靈公曰諾因復宿明日已習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曰有新聲願請奏以示公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

曠之旁提琴鼓之未終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何道出師曠曰此師延所作淫聲與紂爲靡靡之樂也武王誅紂懸之白旄師延東走至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削不可遂也平公曰寡人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得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鼓之一奏有玄鶴二八從南方來集於郭門之上危再奏而列三奏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徹于天平公大悅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反坐而問曰樂莫悲于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西大山之上駕象輿六玄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蟲蛇伏地白雲覆上大合鬼神乃作爲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雲從西

北起再奏之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
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
平公之身遂瘡病何謂也曰是非衛靈公國且削則
晉平公且病若國且早亡妖也師曠曰先聞此聲者
國削二國先聞之矣何知新聲非師延所鼓也曰師
延自投濮水形體腐於水中精氣消於泥塗安能復
鼓琴屈原自沉於江屈原善著文師延善鼓琴如師
延能鼓琴則屈原能復書矣楊子雲吊屈原屈原何
不報屈原生時文無不作不能報子雲者死爲泥塗
乎所朽無用書也屈原手朽無用書則師延指敗無
用鼓琴矣孔子當泗水而葬泗水却流世謂孔子神
而能却泗水孔子好教授猶師延之好鼓琴也師延
能鼓琴於濮水之中孔子何爲不能教授於泗水之
側乎

趙簡子病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進扁鵲扁
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脉治也而怪
昔秦繆公嘗如此矣七日悟悟之日告公孫支與子
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
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復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
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文書而藏之秦篋於是

晉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襄公敗秦師於崤而歸縱淫
此之所謂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病必間間
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悟告大夫曰我之帝所甚
樂與百神游于鈞天靡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
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授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
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罷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
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厲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也
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襄十世而亡羸姓將大敗周
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將思虞舜之勲
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十世之孫董安于受言

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
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將拘之當道
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嘻吾
有所見子遊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
當道者曰日者主君之病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
子見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
子曰是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難主君首之帝
令主君滅二卿夫罷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
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尅二國於翟
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厲我一翟犬曰

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說以賜翟犬當道者曰
兒主君之子也翟犬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
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翟簡子問
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遂不見
是何謂也曰是皆妖也其占皆如當道者言所見於
帝前之事所見當道之人妖人也其後晉二卿范氏
中行氏作亂簡子攻之中行昭子范文子敗出犇齊
始簡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莫吉至翟婦之子無恤
以為貴簡子與語賢之簡子募一本作乃告諸子曰吾藏
寶符於常山之上先得者賞諸子皆上山無所得無

恤還曰已得符矣簡子問之無恤曰從常山上臨代
代可取也簡子以為賢乃廢太子而立之簡子死無
恤代是為襄子襄子既立誘殺代王而并其地又并
知氏之地後取空同戎自簡子後十世至武靈王吳
慶入其母姓羸子孟姚其後武靈王遂取中山并胡
地武靈王之十九年更為胡服國人化之皆如其言
無不然者蓋妖祥見兆神審矣雖非實事吉凶之漸
若天告之何以不知天實告之也以當道之人在帝
側也夫在天帝之側皆貴神也致帝之命是天使者
也人君之使車騎備具天帝之使單身當道非其狀

也天官百二十與地之王者無以異也地之王者官屬備具法象天官稟取制度天地之官同則其使者亦宜鈞官同人異者未可然也何以知簡子所見帝非實帝也以夢占知之樓臺山陵官位之象也人夢上樓臺升山陵輒得官位實樓臺山陵非官位也則知簡子所夢見帝者非天帝也人臣夢見人君人君必不見又必不賜以人臣夢占之知帝賜二笥翟犬者非天帝也非天帝則其言與百鬼游于鈞天非大也魯叔孫穆子夢天壓已者審然是天下至地也至地則有樓臺之抗不得及已及已則樓臺宜壞樓臺

不壞是天不至地不至地則不得壓已不得壓已則壓已者非天也則天之象也叔孫穆子所夢壓已之天非天則知趙簡子所游之天非天也或曰人亦有直夢見甲明日則見甲矣夢見君明日則見君矣曰然人有直夢直夢皆象也其象直耳何以明之直夢者夢見甲夢見君明日見甲與君此直也如問甲與君甲與君則不見也甲與君不見所夢見甲與君者象類之也乃甲與君象類之則知簡子所見帝者象類帝也且人之夢也占者謂之魂行夢見帝是魂之上天也上天猶上山也夢上山足登山手引木然後

能升升天無所緣何能得上天之去人以萬里數人之行日百里魂與體形俱尚不能疾况魂獨行安能速乎使魂行與形體等則簡子之上下天宜數歲乃悟七日輒覺期何疾也夫魂者精氣也精氣之行與雲煙等案雲煙之行不能疾使魂行若蜚鳥乎行不能疾人或夢蜚者用魂蜚也其蜚不能疾於鳥天地之氣尤疾速者颿風也颿風之發不能終一日使魂行若颿風乎則其速不過一日之行亦不能至天人夢上天一卧之頃也其覺或尚在天上未終下也若人夢行至雒陽覺因從雒陽悟矣魂神蜚馳何疾也

疾則必非其狀必非其狀則其上天非實事也非實象則為妖祥矣夫當道之人簡子病見於帝側後見當道象人而言與相見帝側之時無以異也由此言之卧夢為陰候覺為陽占審矣

趙襄子既立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子之請地於趙趙不予知伯益怒遂率韓魏攻趙襄子襄子懼乃犇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託平畢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子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為我以是遺趙無恤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割竹有赤書曰趙無恤余霍太山陽侯天子三月丙戌

余將使汝滅知氏汝亦祀我百邑余將賜汝林胡之地襄子再拜受神之今是何謂也曰是蓋襄子且勝之祥也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板襄子懼使相張孟談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竟以三月丙戌之日大滅知氏共分其地蓋妖祥之氣象人之形稱霍大山之神猶夏庭之妖象龍稱褒之二君趙簡子之祥象人稱帝之使也何以知非霍大

山之神也曰大山地之體猶人有骨節骨節安得神如大山有神宜象大山之形何則人謂鬼者死人之精其象如生人之形今太山廣長不與人同而其精神不異於人不異於人則鬼之類人鬼之類人則妖祥之氣也

秦始皇帝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星墜下至地為石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聞之令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家人誅之因燔其石妖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野或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我遺鑄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之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言聞始皇帝默然良久曰山鬼不過知一歲事乃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滌江所沉璧也明三十七年夢與海神

戰如人狀是何謂也曰皆始皇且死之妖也始皇夢
與海神戰恚怒入海候神射大魚自琅邪至勞成山
不見至之梁山還見巨魚射殺一魚遂旁海西至平
原津而病到沙丘而崩當星墜之時熒惑為妖故石
旁家人刻書其石若或為之文曰始皇死或教之世
猶世間童謠非童所為氣導之也凡妖之發或象人
為鬼或為人象鬼而使其實一也晉公子重耳失國
之食於道從耕者乞飯耕者奉塊土以賜公子公子
怒咎犯曰此吉祥天賜上也也其後公子得國復土
如咎犯之言齊田單保即墨之城欲詐燕軍云天神

下助我有一人前曰我可以為神乎田單却走再拜
事之竟以神下之言聞於燕軍燕軍信其有神又見
牛若五采之文遂信畏懼軍破兵北田單卒勝復獲
侵地此人象鬼之妖也使者過華陰人持璧遮道委
璧而去妖鬼象人之形也夫沉璧於江欲求福也今
還璧示不受物福不可得也璧者象前所沉之璧其
實非也何以明之以鬼象人而見非實人也人見鬼
象生存之人定問生存之人不與已相見妖氣象類
人也妖氣象人之形則其所賁持之物非真物矣祖
龍死謂始皇也祖人之本龍人君之象也人物類則

其言禍亦放矣

漢高皇帝以秦始皇崩之歲為泗上亭長送徒至驪山徒多道亡因縱所將徒遂行不還被酒夜經澤中令一人居前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道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兩徑開行數里醉因卧高祖後入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之人曰嫗何為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為何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化為蛇當徑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以嫗為妖言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何謂也曰是高祖初起威勝之祥也何以明之以嫗忽然不見也不見非人非人則鬼妖矣夫以嫗非人則知所斬之蛇非蛇也云白帝子何故為蛇夜而當道謂蛇白帝子高祖赤帝子白帝子為蛇赤帝子為人五帝皆天之神也子或為蛇或為人人與蛇異物而其為帝同神非天道也且蛇為白帝子則嫗為白帝后乎帝者之后前後宜備帝者之子官屬宜盛今一蛇死於徑一嫗哭於道云白帝子非實明矣夫非實則象象則妖也妖則所見之物皆非物也非物則氣也高祖所殺之蛇非蛇也則夫鄭厲公將入鄭之時邑中之蛇與邑外之蛇鬪者非蛇也厲公將入鄭妖氣象蛇

而鬪也鄭國鬪蛇非蛇則知夏庭二龍之龍象非龍象則知鄭子產之時龍戰非龍也天道難知使非妖也使是亦妖也

留侯張良椎秦始皇誤中副車始皇大怒索求張良張良變姓名亡匿下邳常閑從容步游下邳泗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泗下顧謂張良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以其老為彊忍下取履因跪進履父以足受履笑去良大驚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怪之因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

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復往父又已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來喜曰當如是矣出一篇書曰讀是則為帝者師後十三年子見我濟北穀成山下黃石即我也遂去無他言弗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習讀之是何謂也曰是高祖將起張良為輔之祥也良居下邳任俠十年陳涉等起沛公略地下邳良從遂為師將封為留侯後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界得穀成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及留侯死并葬黃石蓋吉凶之象神矣天地之化巧矣使老父象黃石黃石象

老父何其神邪問曰黃石審老父老父審黃石耶曰
石不能為老父老父不能為黃石妖祥之氣見故驗
也何以明之晉平公之時石言魏榆平公問於師曠
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依也不然民聽濫
也夫石不能人言則亦不能人形矣石言與始皇時
石墜東郡民刻之無異也刻為文言為辭辭之與文
一實也民刻文氣發言民之與氣一性也夫石不能
自刻則亦不能言不能言則亦不能為人矣太公兵
法氣象之也何以知非實也以老父非人知書亦非
太公之書也氣象生人之形則亦能象太公之書問
曰氣無刀筆何以為文曰魯惠公夫人仲子生而有
文在其掌曰為魯夫人晉唐叔虞文在其手曰虞魯
成季友文在其手曰友三文之書性自然老父之書
氣自成也性自然氣自成與夫童謠口自言無以異
也當童之謠也不知所受口自言之口自言文自成
或為之也推此以省太公釣得巨魚剗魚得書云呂
尚封齊及武王得白魚喉下文曰以予發蓋不虛矣
因此復原河圖洛書言興衰存亡帝王際會審有其
文矣皆妖祥之氣吉凶之端也

訂鬼篇

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為之也皆人思念存
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出於疾病人病則憂懼憂懼
見鬼出凡人不病則不畏懼故傳病寢衽畏懼鬼至
畏懼則存想存想則目虛見何以效之傳曰伯樂學
相馬顧玩所見無非馬者宋之庖丁學解牛三年不
見生牛所見皆死牛也二者用精至矣思念存想自
見異物也人病見鬼猶伯樂之見馬庖丁之見牛也
伯樂庖丁所見非馬與牛則亦知夫病者所見非鬼
也病者困劇身體痛則謂鬼持箠杖毆擊之若見鬼
把椎鑠繩纏立守其旁病痛恐懼妄見之也初疾畏
懼見鬼之來疾困恐死見鬼之怒身自疾痛見鬼之
擊手皆存想虛致未必有其實也夫精念存想或泄於
目或泄於口或泄於耳泄於目目見其形泄於耳耳
聞其聲泄於口口言其事晝日則鬼見暮卧則夢聞
獨卧空室之中若有所畏懼則夢見大夫據案其身
哭大覺見卧聞俱用精神畏懼存想同一實也
一曰人之見鬼目光與卧亂也人之晝也氣倦精盡
夜則欲卧卧而目光反反而精神見人物之象矣人
病亦氣倦精盡目雖不卧光已亂於卧也故亦見人
物象病者之見也若卧若否與夢相似當其見也其

人能目知覺與夢故其見物不能知其鬼與人精盡氣倦之效也何以驗之以狂者見鬼也狂癡獨語不與善人相得者病困精亂也夫病且死之時亦與狂等卧病及狂三者皆精衰倦目光反照故皆獨見人物之象焉

一曰鬼者人所見得病之氣也氣不和者中人中人為鬼其氣象人形而見故病篤者氣盛氣盛則象人而至至則病者見其象矣假令得病山林之中其見鬼則見山林之精人或病越地者病見越人坐其側由此言之灌夫竇嬰之徒或時氣之形象也凡天地

之間氣皆純於天天文垂象於上其氣降而生物氣和者養生不和者傷害本有象於天則其降下有形於地矣故鬼之見也象氣為之也眾星之體為人與鳥獸故其病人則為人與鳥獸之形

一曰鬼者老物精也夫物之老者其精為人亦有未老性能變化象人之形人之受氣有與物同精者則其物與之交及病精氣衰劣也則來犯陵之矣何以效之成事俗間與物交者見鬼之來也夫病者所見之鬼與彼病物何以異人病見鬼來象其墓中死人來迎呼之者宅中之六畜也及見他鬼非是所素知

者他家若草野之中物為之也

一曰鬼者本生於人時不成人變化而去天地之性本有此化非道術之家所能論辯與人相觸犯者病人人命當死死而不離人何以明之禮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為疫鬼一居江水是為虐鬼一居若水是為魍魎鬼一居人宮室區隅漚庫善驚人小兒前顓頊之世生子必多若顓頊之鬼神以百數也諸鬼神有形體法能立樹與人相見者皆生於善人得善人之氣故能似類善人之形能與善人相害陰陽浮游之類若雲煙之氣不能為也

一曰鬼者甲乙之神也甲乙者天之別一作剛氣也其形象人人病且死甲乙之神至矣假令甲乙之日病則死見庚辛之神矣何則甲乙鬼庚辛報甲乙故病人且死殺鬼之至者庚辛之神也何以效之以甲乙日病者其死生之期常在庚辛之日此非論者所以為實也天道難知鬼神闇昧故具載列令世察之也一曰鬼者物也與人無異天地之間有鬼之物常在四邊之外時往來中國與人雜則凶惡之類也故人病且死者乃見之天地生物也有人如鳥獸及其生凶物亦有似人象鳥獸者故凶禍之家或見蜚尸或

見走凶或見人形三者皆鬼也或謂之鬼或謂之凶
或謂之魅或謂之魑皆生存實有非虛無象類之也
何以明之成事俗間家人其凶見流光集其室或見
其形若鳥之狀時流入堂室察其不謂若鳥獸矣夫
物有形則能食能食則便利便利有驗則形體有實
矣左氏春秋曰投之四裔以禦魑魅山海經曰北方
有鬼國說螭者謂之龍物也而魅與龍相連魅則龍
之類矣又言國人物之黨也山海經又曰滄海之中
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間東
北曰鬼門萬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日神荼一
日鬱壘主閱領萬鬼惡害之鬼執以葦索而以食虎
於是黃帝乃作禮以時驅之立大桃人門戶畫神荼
鬱壘與虎懸葦索以禦凶魅有形故執以食虎索可
食之物無空虛者其物也性與人殊時見時匿與龍
不常見無以異也

一曰人且吉凶妖祥先見人之且死見百怪鬼在百
怪之中故妖怪之動象人之形或象人之聲為應故
其妖動不離人形天地之間妖怪非一言有妖聲有
妖文有妖或妖氣象人之形或人含氣為妖象人之
形諸所見鬼是也人含氣為妖巫之類是也是以實

巫之辭無所因據其吉凶自從口出若童之謠矣童
謠口自言巫並意自出口自言意自出則其為人與
聲氣自立音聲自發同一實也世稱紂之時夜郊鬼
哭及倉頡作書鬼夜哭氣能象人聲而哭則亦能象
人形而見則人以為鬼矣鬼之見也人之妖也天地
之間禍福之至皆有兆象有漸不卒然有象不猥來
天地之道人將亡凶亦出國將亡妖亦見猶人且言
吉祥至國至昌昌瑞到矣故夫瑞應妖祥其實一也
而世獨謂鬼者不在妖祥之中謂鬼猶神而能害人
不通妖祥之道不睹物氣之變也國將亡妖見其亡
非妖也人將死鬼來其死非鬼也亡國者兵也殺人
者病也何以明之齊襄公將為賊所殺游于姑棼遂
田于具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
敢見引弓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屨
而為賊殺之夫殺襄公者賊也先見大豕於路則襄
公且死之妖也人謂之彭生者有似彭生之狀也世
人皆知殺襄公者非豕而獨謂鬼能殺人一惑也天
地之氣為妖者太陽之氣也妖與毒同氣中傷人者
謂之毒氣變化者謂之妖世謂童謠焚惑使之彼言
有所見也焚惑火星火有毒焚故當焚惑中宿國有

禍敗火氣恍惚故妖象存亡龍陽物也故時變化鬼
陽氣也時藏時見陽氣赤故世人盡見鬼其色純朱
蜚凶陽也陽火也故蜚凶之類為火光火熱焦物故
止集樹木枝葉枯死鴻範五行二日火五事二日言
言火同氣故童謠詩歌為妖言言出文成故世有文
書之怪世謂童子為陽故妖言出於小童童巫含陽
故大雩之祭舞童暴巫雩祭之禮倍正合陽故猶日
食陰勝攻社之陰也日食陰勝故攻陰之類天旱陽
勝故愁陽之黨巫為陽黨故魯僖遭旱議欲焚巫巫
含陽氣以故陽地之民多為巫巫公羨於鬼故巫者能
鬼巫鬼巫比於童謠故巫之審者能處吉凶吉凶能
處吉凶之徒也故申生之妖見於巫巫含陽能見為
妖也申生為妖則知杜伯莊子義厲鬼之徒皆妖也
杜伯之厲為妖則其弓矢投措皆妖毒也妖象人之
形其毒象人之兵鬼毒同色故杜伯弓矢皆朱彤也
毒象人之兵則其中人人輒死也中人微者即為腓
病者不即時死何則腓者毒氣所加也妖或施其毒
不見其體或見其形不施其毒或出其聲不成其言
或明其言不知其音若夫申生見其體成其言者也
杜伯之屬見其體施其毒者也詩妖童謠石言之屬

明其言者也。濮水琴聲，紂郊鬼哭，出其聲者也。妖之見出也，或且凶而豫見，或凶至而因出，因出則妖與毒俱行，豫見妖出不能毒，申生之見，豫見之妖也。杜伯，莊子義厲，凶至因出之妖也。周宣王燕簡公，宋夜姑時當死，故妖見毒，因擊晉惠公，身當獲命未死，故妖直見而毒不射，然則杜伯、莊子義厲鬼之見，周宣王燕簡夜姑且死之妖也。申生之出，晉惠公且見獲之妖也。伯有之夢，馮帶、公孫段且卒之妖也。老父結草，魏顆且勝之祥，亦或時杜回見獲之妖也。蒼犬噬呂后，呂后且死，妖象犬形也。武安且卒，妖象魏，其灌夫之面也。故凡世間所謂妖祥，所謂鬼神者，皆太陽之氣為之也。太陽之氣，天氣也。天能生人之體，故能象人之容。夫人所以生者，陰陽氣。世陰氣主為骨肉，陽氣主為精神。人之生也，陰陽氣具，故骨肉堅，精氣盛，精氣為知，骨肉為疆，故精神言談，形體固守，骨肉精神合，錯相持，故能常見而不滅亡也。太陽之氣盛而無陰，故徒能為象，不能為形。無骨內有精氣，故一見恍惚，輒復滅亡也。

論衡卷第二十三

王充

言毒篇

薄葬篇

四諱篇

調時篇

言毒篇

或問曰天地之間萬物之性含血之蟲有蝮蛇蜂蠆
咸懷毒螫犯中人身謂護疾痛當時不救流徧一身
草木之中有巴豆野葛食之湊滿頗多殺人不知此
物稟何氣於天萬物之生皆稟元氣元氣之中有毒
螫乎曰夫毒太陽之熱氣也中人人毒人食湊滿者
其不堪任也不堪任則謂之毒矣太陽火氣當為毒

螫氣熱也太陽之地人民促急促急之人口舌為毒
故楚越之人促急捷疾與人談言口唾射人則人脰
胎腫而為創南郡極熱之地其人祝樹樹枯唾鳥鳥
墜巫咸能以祝延人之疾愈人之禍者生於江南含
烈氣也夫毒陽氣也故其中人若火灼人或為蝮所
中割肉置地焦沸火氣之驗也四方極皆為維邊唯
東南隅有溫烈氣溫烈氣發常以春夏春夏陽起東南
隅陽位也他物之氣入人自卑目不能疾痛火煙入自卑鼻
疾入目目痛火氣有烈也物為靡屑者多唯一火最
烈火氣所燥也食甘旨之食無傷於人食蜜少多則
令人毒蜜為蜂液蜂則陽物也人行無所觸犯體無
故痛痛處若筮杖之跡人腓腓謂鬼毆之鬼者太陽
之祿也微者疾謂之邊其治用蜜與丹蜜丹陽物以
類治之也夫治風用風治熱用熱治邊用蜜丹則知
邊者陽氣所為流毒所加也天地之間毒氣流行人
常其衝則面腫疾世人謂之火流所刺也人見鬼者
言其色赤太陽祿氣自如其色也鬼為烈毒犯人輒
死故杜伯射周宣立崩鬼所賣物陽火之類杜伯弓
矢其色皆赤南道名毒曰短狐杜伯之象執弓而射
陽氣因而激激而射故其中人象弓矢之形火因而

氣熱血毒盛故食走馬之肝殺人氣困為熱也盛夏
暴行暑暍而死熱極為毒也人疾行汗出對鑪汗出
嚮日亦汗出疾溫病者亦汗出四者異事而皆汗出
困同熱等火日之變也天下萬物含太陽氣而生者
皆有毒螫毒螫渥者在蟲則為蝮蛇蜂蠆在草則為
巴豆治一作野字葛在魚則為鮭與鮪鮫故人食鮭肝而
死為鮪鮫螫有毒魚與鳥同類故鳥蜚魚亦蜚鳥卵
魚亦卵蝮蛇蜂蠆皆卵同性類也其在人也為小人
故小人之口為禍天下小人皆懷毒氣陽地小人毒
尤酷烈故南越之人祝禁輒效諺曰衆口爍金口者
火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爍金
道口古之爍不言拔木偈火必云爍金金制於火火
口同類也藥生非一地太伯辭之吳鑄多非一工世
稱楚棠溪溫氣天下有路畏入南海鳩鳥生於南人
飲鳩死辰為龍巳為蛇辰巳之位在東南龍有毒蛇
有螫故蝮有利牙龍有逆鱗木生火火為毒故蒼龍
之獸含火星治葛巴豆皆有毒螫故治在東南巴在
西南土地有燥濕故毒物有多少生出有處地故毒
有烈不烈蝮蛇與魚比故生於草澤蜂蠆與鳥同故
產於屋樹江北地燥故多蜂蠆江南地濕故多蝮蛇

生高燥比陽陽物懸垂故蜂蠆以尾刺生下濕比陰
陰物柔伸故蝮蛇以口齧毒或藏於首尾故螫齧有
毒或藏於體膚故食之輒瀆或附於脣吻故舌鼓為
禍毒螫之生皆同一氣發動雖異內為一類故人夢
見火占為口舌夢見蝮蛇亦口舌火為口舌之象口
舌兆於蝮蛇同類共本所稟一氣也故火為言言為
小人小人為妖由口舌口舌之徵由人感天故五事
二曰言言之咎徵僭怕暘若僭者奢麗故蝮蛇多文
文起於陽故若致文暘若則言從故時有詩妖妖氣
生美好故美好之人多邪惡叔虎之母美叔向之母

妬之不使視寢叔向諫之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
彼美吾懼其生龍蛇以禍汝汝弊族也國多大寵不
仁之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
美有勇力嬖於欒懷子及范宣子逐懷子殺叔虎禍
及叔向夫深山大澤龍蛇所生也比之叔虎之母者
美色之人懷毒螫也生子叔虎美有勇力勇力所生
生於美色禍難所發由於勇力火有光耀未有容貌
龍蛇東方木含火精故美色貌麗膽附於肝故生勇
力火氣猛故多勇木剛彊故多力也生妖怪常由好
色為禍難者常發勇力為毒害者皆在好色美酒為

毒酒難多飲蜂液為蜜蜜難益食勇夫疆國勇夫難
近好女說或作悅心好女難畜辯士快意辯士難信故
美味腐腸好色惑心勇夫招禍辯口致殃四者世之
毒也辯口之毒為害尤酷何以明之孔子見陽虎却
行白汗交流陽虎辯有口舌口舌之毒中人病也人
中諸毒一身死之中於口舌一國潰亂詩曰讒言罔
極交亂四國四國猶亂况一人乎故君子不畏虎狼
畏讒夫之口讒夫之口為毒大矣

薄葬篇

賢聖之業皆以薄葬省用為務然而世尚厚葬有奢

秦之失者儒家論不明墨家議之非故也墨家之議
右鬼以為人死輒為神鬼而有知能形而害人故引
杜伯之類以為效驗儒家不從以為死人無知不能
為鬼然而賻祭備物者示不負死以觀生也陸賈依
儒家而說故其立語不肯明處劉子政舉薄葬之奏
務欲省用不能極論是以世俗內持狐疑之議外聞
杜伯之類又見病且終者墓中死人來與相見故遂
是謂死如生閔死獨葬魂孤無副丘墓閉藏穀物
匱故作偶人以侍尸柩多藏食物以歆精魂積浸
至或破家盡業以充死棺殺人以徇葬以快生意

知其內無益而奢侈之心外相慕也以為死人
知與生人無以異孔子非之而亦無以定實然而陸
賈之論兩無所處劉子政奏亦不能明儒家無知之
實墨家有知之故事莫明於有效論莫定於有證空
言虛語雖得道心人猶不信是以世俗輕愚信禍福
畏死不懼義重死不顧生竭財以事神空家以送
死辯士文人有效驗若墨家之以杜伯為據則死無
知之實可明薄葬省財之教可立也今墨家非儒儒
家非墨各有所持故乖不合業難齊同故二家爭論
世無祭祀復生之人故死生之義未有所定實者死
人闇昧與人殊途其實荒忽難得深知有知無知之
情不可定為鬼之實不可是通人知士雖博覽古今
涉百家條入葉貫不能審知唯聖心賢意方比物
類為能實之夫論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
信聞見於外不詮訂於內是用耳目論不以心意議
也大以耳目論則以虛象為言虛象效則以實事為
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開心意墨議不以心而
原物苟信聞見則雖效驗章明猶為失實失實之議
難以教雖得愚民之欲不合知者之心喪物索用無
益於世此蓋墨術所以不傳也魯人將以璵璠歛孔

子聞之徑庭麗級而諫夫徑庭麗級非禮也孔子爲
救患也患之所由常由有所貪璆璫寶物也魯人用
歛歿人間之欲心生矣歿人欲生不畏罪法不畏罪
法則丘墓抽矣孔子睹微見著故徑庭麗級以救患
直諫夫不明死人無知之義而著丘墓必抽之諫雖
盡比干之執人人必不聽何則諸侯財多不憂貧威
彊不懼抽死人之議狐疑未定孝子之計從其重者
如明死人無知厚葬無益論定議立較者可聞則璆
璫之禮不行徑庭之諫不發矣今不明其說而彊其
諫此蓋孔子所以不能立其教孔子非不明死生之
實其意不分別者亦陸賈之語指也夫言死無知則
臣子倍其君父故曰喪祭禮廢則臣子恩泊臣子恩
泊則倍死亡先倍死亡先則不孝獄多聖人懼開不
孝之源故不明死無知之實異道不相連事生化厚
自生雖事死泊何損於化使死者有知倍之非也如
無所知倍之何損明其無知未必有倍死之害不明
無知成事已有賊生之費孝子之養親病也未死之
時求卜迎醫冀禍消藥有益也既死之後雖審如巫
咸良如扁鵲終不復使何則知死氣絕絡無補益治
死無益厚葬何差乎倍死恐傷化絕卜拒醫獨不傷

義乎親之生也坐之高堂之上其死也葬之黃泉之下黃泉之下非人所居然而葬之不疑者以死絕異處不可同也如當亦如生存恐人倍之宜葬於宅與生同也交接不明無知為人倍其親獨其兩不為離其先乎親在獄中罪疑未定孝子馳走以救其難如罪定法立終無門戶雖曾子子騫坐泣而已何則計動無益空為煩也今死親之魂定無所知與拘親之罪決不可救何以異不明無知恐人倍其先獨明罪定不為忽其親乎聖人立義有益於化雖小弗除無補於政雖大弗與今厚死人何益於思倍之弗事何損於義孔子又謂為明器不成示意有明備則偶人象類生人故魯用偶人葬孔子嘆睹用人殉之兆也故嘆以痛之即如生當備物不示如生意悉其教用偶人葬恐後用生殉用明器獨不為後用善器葬乎絕用人之源不防喪物之路重人不愛用痛人不憂國傳議之所失也救漏防者悉塞其穴則水泄絕穴不悉塞水有所漏漏則水為患害論死不悉則奢禮不絕不絕則喪物索用用索物喪民貧耗之至危亡之道也蘇秦為燕使齊國之民高大丘冢多藏財物蘇秦身弗以勸勉之財盡民貧國空兵弱燕軍卒至無

以自衛國破城亡主出民散今不明死之無知使民
自竭以厚葬親與蘇秦奸計同一敗墨家之議自違
其術其薄葬而又右鬼右鬼引效以杜伯為驗杜伯
死人如謂杜伯為鬼則夫死者審有知如有知而薄
葬之是怒死人也情欲厚而惡薄以薄受死者之責
雖右鬼其何益哉如以鬼非死人則其信杜伯非也
如以鬼是死人則其薄葬非也術用乖錯首尾相違
故以為非非與是不明皆不可行夫如是世俗之人
可一詳覽詳覽如斯可一薄葬矣

四諱篇

俗有大諱四一曰諱西益宅西益宅謂之不祥不祥
必有死亡相懼以此故世莫敢西益宅防禁所從來
者遠矣傳曰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以為不祥哀公
作色而怒左右數諫而弗聽以問其傅宰質睢曰吾
欲西益宅史以為不祥何如宰質睢曰天下有三不
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說有頃復問曰何謂三不
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欲無止二不祥也不
聽規諫三不祥也哀公繆然深惟慨然自反遂不益
宅令史與宰質睢止其益宅徒為煩擾則西益宅祥
與不祥未可知也令史質睢以為西益宅審不祥則

史與質雖與今俗人等也夫宅之四面皆地也三面不謂之凶益西面獨謂不祥何哉西益宅何傷於地體何害於宅神西益不祥損之能善乎西益不祥東益能吉乎夫不祥必有祥者獨不吉必有吉矣宅有形體神有吉凶動德致福犯刑起禍今言西益宅謂之不祥何益而祥者且惡人西益宅者誰也如地惡之益東家之西損西家之東何傷於地如以宅神不欲西益神猶人也人之處宅欲得廣大何故惡之而以宅神惡煩擾則四而益宅皆當不祥諸工技之家說吉凶之占皆有事狀宅家言治宅犯凶神移徙言

忌歲月祭祀言觸血忌喪葬言犯剛柔皆有鬼神凶惡之禁人不忌避有病死之禍至於西益宅何害而謂之不祥不祥之禍何以爲敗實說其義不祥者義理之禁非吉凶之忌也夫西方長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長在西卑幼在東尊長主也卑幼助也主少而助多尊無二上卑有百下也西益主益主不增助二上不百下也於義不善故謂不祥不祥者不宜也於義不宜未有凶也何以明之夫墓死人所藏田人所飲食宅人所居處三者於人吉凶宜等西益宅不祥西益墓與田不言不祥夫墓死人所居因忽不慎田

非人所處不設尊卑宅者長幼所共加慎致意者何可不之諱義詳於宅略於墓與田也

二曰諱被刑為徒不上丘墓但知不可不能知其不可之意問其禁之者不能知其諱受禁行者亦不要其忌連相放效至或子被刑父母死不送葬若至墓側不敢臨葬甚失至於不行弔傷見他人之柩夫徒善人也被刑謂之徒丘墓之上二親也死亡謂之先宅與墓何別親與先何異如以徒被刑先人責之則不宜入宅與親相見如徒不得與死人相見則親死在堂不得哭柩如以徒不得升丘墓則徒不得上山

陵世俗禁之執據何義實說其意徒不上丘墓有二義義理之諱非凶惡之忌也徒用心以為先祖全而生之子孫亦當全而歸之故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開予足開予手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曾子重慎臨絕效全喜免毀傷之禍也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弗敢毀傷孝者怕入刑辟刻畫身體毀傷髮膚少德泊行不戒慎之所致也愧負慙辱自刻責深故不升墓祀於先古禮廟祭今俗墓祀故不升墓慙負先人一義也墓者鬼神所在祭祀之處祭祀之禮齋戒潔清重之至也今已被刑刑殘之人不宜與祭供

侍先人卑謙謹敬退讓自賤之意也緣先祖之意見子孫被刑惻怛憐傷恐其臨祀不忍歆享故不上墓二義也昔太伯見王季有聖子文王知太王意欲立之入吳采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太王薨太伯還王季辟主太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為宗廟社稷之王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夫徒不上丘墓太伯不為主之義也是謂祭祀不可非謂柩當葬身不送也葬死人先祖痛見刑人先祖哀權可哀之身送可痛之屍使先祖有知痛屍哀刑何愧之有如使無知丘墓原野也何慙之有慙愧先者謂身體刑殘與人異也古者用刑形毀不全乃不可耳方今象刑象刑重者髡鉗之法也若完城旦以下施刑綵衣系躬冠帶與俗人殊何為不可世俗信而謂之皆凶其失至於不吊鄉黨屍不升作人之丘惑也

三曰諱婦人乳子以為不吉將舉吉事入山林遠行度川澤者皆不與之交通乳子之家亦忌惡之丘墓廬道畔踰月乃入惡之甚也暫卒見若為不吉極原其事何以為惡夫人之乳母子也子含元氣而出元氣天地之精微也何凶而惡之人物也子亦物也子

生與萬物之生何以異諱人之生謂之惡萬物之生
又惡之乎生與胞俱出如以胞為不吉人之有胞猶
木實之有扶也包裹兒身因與俱出若鳥卵之有殼
何妨謂之惡如惡以為不吉則諸生物有扶殼者宜
皆惡之萬物廣多難以驗事人生何以異於六畜皆
含血氣懷子子生與人無異獨惡人而不憎畜豈以
人體大氣血盛乎則夫牛馬體大於人凡可惡之事
無與鈞等獨有一物不見比類乃可疑也今六畜與
人無異其乳皆同一狀六畜與人無異諱人不諱六
畜不曉其故也世能別人之產與六畜之乳吾將聽

其諱如不能別則吾謂世俗所諱妄矣且凡人所惡
莫有腐臭腐臭之氣敗傷人心故鼻聞臭口食腐
損口惡霍亂嘔吐夫更衣之室可謂臭矣鮑魚之內
可謂腐矣然而有甘之更衣之室不以為忌者食腐
魚之內不以為諱意不存以為惡故不計其可與不
也凡可憎惡者若潛墨漆附著人身今目見鼻聞一
過則已忽亡輒去何故惡之出見負豕於塗腐澌於
溝不以為凶者誇辱自在彼人不著己之身也今婦
人乳子自在其身齋戒之人何故忌之江北乳子不
出房室知其無惡也至於犬乳置之宅外此復惑也

江北諱犬不諱人江南諱人不諱犬謠俗防惡各不同也夫人與犬何以異房室宅外何以殊或惡或不惡或諱或不諱世俗防禁竟無經也月之晦也日月合宿紀為一月猶八日月中分謂之弦十五日日月相望謂之望三十日日月合宿謂之晦晦與弦望一實也非月晦日月光氣與月朔異也何故踰月謂之吉乎如實凶踰月未可謂吉如實吉雖未踰月猶為可也實說諱忌產子乳犬者欲使人常自潔清不欲使人被污辱也夫自潔清則意精意精則行清行清則貞廉之節立矣

四曰諱舉正月五月子以為正月五月子殺父與母不得已舉之父母禍死則信而謂之真矣夫正月五月子何故殺父與母人之含氣在腹腸之內其生十月而產共一元氣也正與二月何殊五與六月何異而謂之凶也世傳此言久拘數之人莫敢犯之弘識大材實核事理深睹吉凶之分者然后見之昔齊相田嬰賤妾有子名之曰文文以五月生嬰告其母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嬰嬰怒曰吾令女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

至戶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嘿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如受命於戶即高其戶誰能至者嬰善其言曰子休矣其後使文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聞諸侯文長過戶而嬰不死以田文之說言之以田嬰不死效之世俗所諱虛妄之言也夫田嬰俗父而田文雅子也嬰信忌不實義文信命不辟諱雅俗異材舉措殊操故嬰名闇而不明文聲馳而不滅實說世俗諱之亦有緣也夫正月歲始五月盛陽子以生精熾熱烈厭勝父母父母不堪將受其患傳相放倣莫謂不然有空諱之

言無實凶之效世俗惑之誤非之甚也夫忌諱非一必託之神怪若設以死亡然后世人信用畏避忌諱之語四方不同略舉通語令世觀覽若夫曲俗微小之諱衆多非一咸勸人爲善使人重慎無鬼神之害凶醜之禍世諱作豆醬惡聞雷一人不食欲使人急作不欲積家踰至春也諱厲刀井上恐刀墮井中也或說以爲刑之字并與刀也厲刀并上并刀相見恐被刑也母承屋檐而坐恐瓦墮擊人首也母反懸冠爲似死人服或說惡其反而承塵溜也母偃寢爲其象屍也母以箸相受爲其不固也母相代掃爲脩家

之人異人來代已也諸言毋者教人重慎勉人爲善
禮曰毋搏飯毋流歡禮義之禁未必吉凶之言也

調時篇

世俗起土興功歲月有所食所食之地必有死者假
令太歲在子歲食於酉正月建寅月食於巳子寅地
興功則酉已之家見食矣見食之家作起厭勝以五
行之物懸金木水火假令歲月食西家西家懸金歲
月食東家東家懸炭設祭祀以除其凶或空亡徙以
辟其殃連相放效皆謂之然如考實之虛妄迷也何
以明之夫天地之神用心等也人民無狀加罪行罰

非有二心兩意前後相反也移徙不避歲月歲月惡
其不避已之衝位怒之也今起功之家亦動地體無
狀之過與移徙等起功之家當爲歲所食何故反令
已酉之地受其咎乎豈歲月之神在移徙而咎起功
哉用心措意何其不平也鬼神罪過人猶縣官謫罰
民也民犯刑罰多非一小過而罪大惡犯辟若咎以
身過受罪無過而受罪世謂之寃今已酉之家無過
於月歲子家起宅空爲見食此則歲寃無罪也且夫
太歲在子子宅直符午宅爲破不須興功吉事空居
無爲猶被其害今歲月所食待子宅有爲已酉乃凶

太歲歲月之神用罰為害動靜殊敗非天從歲月神
意之道也審論歲月之神歲則太歲也在天邊際立
於子位起室者在中國一州之內假令揚州在東南
使如鄒衍之言天下為一州又在東南歲食於酉食
西羌之地東南之地安得凶禍假令歲在人民之間
西宅為酉地則起功之家宅中亦有酉地何以不近
食其宅中之酉地而反食他家乎且食之者審誰也
如審歲月歲月天之從神飲食與天同天食不食人
故郊祭不以為牲如非天神亦不食人天地之間百
神所食聖人謂當與人等推生事死推人事鬼故百

神之祀皆用衆物無用人者物食人者虎與狼也歲
月之神豈虎狼之精哉倉卒之世穀食之匱人民饑
餓自相啖食豈其啖食死者其精為歲月之神哉歲
月有神日亦有神歲食月食日何不食積日為月積
月為時積時為歲千五百三十九歲為一統四十六
百一十七歲為一元增積相倍之數分餘終竟之名
耳安得鬼神之怪禍福之驗乎如歲月終竟者宜有
神則四時有神統元有神月三日魄八日弦十五日
望與歲月終竟何異歲月有神魄與弦復有神也一
日之中分為十二時平旦寅日出卯也十二月建寅

卯則十二月時所加寅卯也日加十二辰不食月建
十二辰獨食豈日加無神月建獨有哉何故月建獨
食日加不食乎如日加無神用時決事非也如加時
有神獨不食非也神之口腹與人等也人饑則食飽
則止不為起功乃一食也歲月之神起功乃食一歲
之中興功者希歲月之神饑乎倉卒之世人民亡室
宅荒廢興功者絕歲月之神餓乎且田與宅俱人所
治興功用力勞佚鉤等宅掘土而立木田鑿溝而起
堤堤與木俱立掘與鑿俱為起宅歲月食治田獨不
食豈起宅時歲月饑治田時飽乎何事鉤作同飲食
不等也說歲月食之家必銓功之小大立遠近之步
數假令起三尺之功食一步之內起十丈之役食一
里之外功有小大禍有近遠蒙恬為秦築長城極天
下之半則其為禍宜以萬數業長城之造秦民不多
死周公作雒興功至大當時歲月多於故聖人知其
審食宜徙所食地置於吉祥之位如不知避人民多
凶經傳之文賢聖宜有刺譏今聞築雒之民四方和
會功成事畢不聞多死設歲月之家殆虛非實也且
歲月審食猶人口腹之饑必食也且為己酉地有厭
勝之故畏一金刃懼一死炭豈閉口不敢食哉如實

畏懼宜如其數五行相勝物氣鈞適如泰山失火沃
以一杯之水河決千里塞以一培之土能勝之乎非
失五行之道小大多少不能相當也天地之性人物
之力少不勝多小不厭大使三軍持木杖四夫持一
刃伸力角氣匹夫必死金性勝木然而木勝金負者
木多而金寡也積金如山燃一炭火以燔爍之金必
不消非失五行之道金多火少少多水火不鈞也五
尺童子與益賁爭童子不勝非童子怯力少之故也
狼衆食人人衆食狼適力角氣能以小勝大者希爭
彊量功能以寡勝衆者鮮天道人物不能以小勝大
者少不能服多以一月之金一炭之火厭除凶咎却
歲之殃如何也

論衡卷第二十三

論衡卷第二十四

譏日篇

辨崇篇

譏日篇

王充

卜筮篇

難歲篇

世俗既信歲時而又信日舉事若病死災患大則謂之犯觸歲月小則謂之不避日禁歲月之傳既用日禁之書亦行世俗之人委心信是辯論之士亦不能定是以世人舉事不考於心而合於日不參於義而致於時時日之書衆多非一略舉較著明其是非使信天時之人將一疑而倍之夫禍福隨盛衰而至代謝而

然舉事曰凶人畏凶有效曰吉人異吉有驗禍福自
至則述前之吉凶以相戒懼此日禁所以累世不疑
惑者所以連年不悟也葬歷曰葬避九空地白及日
之剛柔月之奇耦日吉無害剛柔相得奇耦相應乃
為吉良不合此歷轉為凶惡夫葬藏棺也斂藏尸也
初死藏尸於棺少久藏棺於墓墓與棺何別斂與葬
何異斂於棺不避凶葬於墓獨求吉如以墓為重夫
墓土也棺木也五行之性木土鈞也治木以贏尸穿
土以埋棺治與穿同事尸與棺一實也如以穿土賊
地之體鑿溝耕園亦宜擇日世人能異其事吾將聽
其禁不能異其事吾不從其諱日之不害又求日之
剛柔剛柔既合又索月之奇耦夫日之剛柔月之奇
耦合於葬歷驗之於吉無不相得何以明之春秋之
時天子諸侯卿大夫死以千百數案其葬日未必合
於歷又曰雨不克葬庚寅日中乃葬假令魯小君以
剛日死至葬日己丑剛柔等矣剛柔合善日也不克
葬者避雨也如善日不當以雨之故廢而不用也何
則雨不便事耳不用剛柔重凶不吉欲便事而犯凶
非魯人之意臣子重慎之義也今廢剛柔待庚寅日
中以賜為吉也禮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卿大夫

士三月假令天子正月崩七月葬二月崩八月葬諸侯卿大夫士皆然如驗之葬歷則天子諸侯葬月常奇常耦也衰世好信禁不肖君好求福春秋之時可謂衰矣隱哀之間不肖甚矣然而葬埋之日不見所諱無忌之故也周文之世法度備具孔子意密春秋義織如廢吉得凶妄舉觸禍宜有微文小義貶譏之辭今不見其義無葬歷法也祭祀之歷亦有吉凶假令血忌月殺之日固凶以殺牲設祭必有患禍夫祭者供食鬼也鬼者死人之精也若非死人之精人未嘗見鬼之飲食也推生事死牲人事鬼見生人有飲食死為鬼當能復飲食感物思親故祭祀也右他神百鬼之祠雖非死人其事之禮亦與死人同蓋以不見其形但以生人之禮准況之也生人飲食無日鬼神何故有日如鬼神審有知與人無異則祭不宜擇日如無知也不能飲食雖擇日避忌其何補益實者百祀無鬼死人無知百祀報功示不忘德死如事生示不背亡祭之無福不祭無禍祭與不祭尚無禍福況日之吉凶何能損益如以殺牲見血避血忌月殺則生人食六畜亦宜辟之海內屠肆六畜死者日數千頭不擇吉凶早死者未必屠工也天下死罪各月

斷囚亦數千人其利於市不擇吉日更禍者未必獄吏也肉盡殺牲獄具斷囚囚斷牲殺創血之實何以異於祭祀之牲獨為祭祀設歷不為屠工獄吏立見世俗用意不實類也祭非其鬼又信非其諱持二非往求一福不能得也沐書曰子日沐令人愛之卯日沐令人白頭夫人之可愛憎在容貌之好醜頭髮白黑在年歲之稚老使醜如媼母以子日沐能得愛乎使十五女子以卯日沐能白髮乎且沐者去首垢也洗去足垢盥去手垢浴去身垢皆去一形之垢其實等也洗盥浴不擇日而沐獨有日如以首為最尊尊則汚

亦治面面亦首也如以髮為最尊則擲亦宜擇日皆用木沐用水水與木俱五行也用木不避忌用水獨擇日如以水尊於木則諸用水者宜皆擇日且水不若火尊如必以尊卑則用火者宜皆擇日且使子沐人愛之卯沐其首白者誰也夫子之性水也卯木也水不可愛木色不白子之禽鼠卯之獸兔也鼠不可愛兔毛不白以子曰沐誰使可愛卯日沐誰使凝白者夫如是沐之日無吉凶為沐立日歷者不可用也裁衣有書書有吉凶凶日制衣則有禍吉日則有福夫衣與食俱輔人體食輔其內衣衛其外飲食不擇日

制衣避忌日豈以衣爲於其身重哉人道所重莫如
食急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衣服貨也如以加之於
形爲尊重在身之物莫大於冠造冠無禁裁衣有忌
是於尊者略卑者詳也且夫沐去頭垢冠爲首飾浴
除身垢衣衛體寒沐有忌冠無諱浴無吉凶衣有利
害俱爲一體共爲一身或善或惡所諱不鈞俗人淺
知不能實也且供服不如車馬九錫之禮一曰車馬
二曰衣服作車不求良辰裁衣獨求吉日俗人所重
夫輕重之實也工伎之書起宅蓋屋必擇日夫屋覆
人形宅居人體何害於歲月而必擇之如以障蔽人身
者神惡之則夫裝車治船着蓋施帽亦當擇日如以
動地穿土神惡之則夫鑿溝耕園亦宜擇日夫動土
擾地神地神能原人無有惡意但欲居身自安則神
之聖心必不忿怒不忿怒雖不擇日猶無禍也如土
地之神不能原人之意苟惡人動擾之則雖擇日何
益哉王法禁殺傷人殺傷人皆伏其罪雖擇日犯法
終不免辜如不禁也雖妄殺傷終不入法縣官之法猶
鬼神之制也穿鑿之過猶殺傷之罪也人殺傷不在
擇日善治室宅何故有忌又學書諱丙日云倉頡以
丙日死也禮不以子卯舉樂殷夏以子卯日亡也如

以丙日書子卯日舉樂未必有禍重先王之亡日悽
愴感動不忍以舉事也忌日之發蓋丙與子卯之類
也殆有所諱未必有凶禍也堪輿曆曆上諸神非一
聖人不言諸子不傳殆無其實天道難知假令有之
諸神用事之日也忌之何福不諱何禍王者以用子
之日舉事民亦用之王者聞之不刑法也夫王者不怒
民不與已相避天神何為獨當責之王法舉事以人
事之可否不問日之吉凶孔子曰卜其宅兆而安厝
之春秋祭祀不言卜日禮曰內事以柔日外事以剛
日剛柔以慎內外不論吉凶以為禍福

卜筮篇

俗信卜筮謂卜者問天筮者問地著神龜靈兆數報
應故捨人議而就卜筮違可否而信吉凶報意謂天
地審告報著龜真神靈也如實論之卜筮不問天地
著龜未必神靈有神靈問天地俗儒所言也何以明之
子路問孔子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菴萁葉茅可以
得數何必以著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著之
為言者也龜之為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者舊也
由此言之著不神龜不靈蓋取其名未必有實也無
其實則知其無神靈無神靈則知不問天地也且天

地口耳何在而得問之天與人同道欲知天以人事相問不自對見其人親問其意意不可知欲問天天高耳與人相遠如天無耳非形體也非形體則氣也氣若雲霧何能告人著以問地地有形體與人無異問人不近耳則人不聞人不聞則口不告人夫言問天則天為氣不能為兆問地則地耳遠不聞人言信謂天地告報人者何據見哉人在天地之間猶蟣虱之著人身也如蟣虱欲知人意鳴人耳傍人猶不聞何則小大不均音語不通也今以後小之人問巨大天地安能通其聲音天地安能知其旨意或曰人懷

天地之氣天地之氣在形體之中神明是矣人將卜筮告令著龜則神以耳聞口言若已思念神明從胃腹之中聞知其旨故鑽龜探著兆見數矣夫人用神思慮思慮不決故問著龜著龜兆數與意相應則是神可謂明告之矣時或意以為可兆數不吉或兆數則吉意以為凶夫思慮者已之神也為兆數者亦已之神也一身之神在胃中為思慮在胃外為兆數猶人入戶而坐出門而行也行坐不異意出入不易務如神明為兆數不宜與思慮異天地有體故能搖動搖動音生之類也生則與人同矣問生人者須以生人

乃能相報如使死人問生人則必不能相答今天地
生而著龜死以死問生安能得報枯龜之骨死著之
筮問生之天地世人謂之天地報應誤矣如著龜為
若版牘兆數為若書字象類人君出教令乎則天地
口耳何在而有教令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
物生焉天不言則亦不聽人之言天道稱自然無為
今人問天地天地報應是人然之有為以應天也案
易之文觀揲著之法二分以象天地四揲以象四時
竒於扚以象閏月以象類相法以立卦數耳豈云
天地告報人哉人道相問則對不問不應無求空

之門無問虛辨人之前則主人笑而不應若悉而
不對試使卜筮之人空鑽龜而卜虛揲著而筮戲弄
天地亦得兆數天地妄應乎又試使人罵天而卜毆
地而筮無道至甚亦得兆數苟謂兆數天地之神何
不滅其火灼其手振其指而亂其數使之身體疾痛
血氣湊踊而猶為之見兆出數何天地之不憚勞困
不惡也由此言之卜筮不問天地兆數非天地之
報明矣然則卜筮亦必有吉凶論者或謂隨人善惡
行也猶瑞應應一作隨善而至災異隨惡而到治之
善惡善惡所致也疑非天地故應之也吉人鑽龜輒

得從兆凶人揲著輒得逆數何以明之紂至惡之君也當時災異繁多七十卜而皆凶故祖伊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賢者不舉大龜不兆災變承至周武受命高祖龍興天人並佑奇怪既多豐沛子弟卜之又吉故吉人之體所致無不良凶人之起所招無不醜衛石駘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焉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卜以龜爲有知也龜非有知石祁子自知也祁子行善政有嘉言言嘉政善故有明瑞使時不卜謀之於衆衆

猶稱善何則人心神意同吉凶也此言若然然非卜筮之實也夫鑽龜揲著自有兆數兆數之見自有吉凶而吉凶之人適與相逢吉人與善兆合凶人與惡數遇猶吉人行道逢吉事顧睨見祥物非吉事祥物爲吉人瑞應也禍人遭遇之道凶惡亦如之夫見善惡非天應答適與善惡相逢遇也鑽龜揲著有吉凶之兆者逢吉遭見之類也何以明之周武王不豫周公卜三龜公曰乃逢是吉魯卿莊叔生子穆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夫卜曰逢筮曰遇實遭遇所得非善惡所致也善則逢吉惡則遇凶天道自然非爲

人也推此以論人君治有吉凶之應亦猶此也君德
遭賢時適當平嘉物竒瑞偶不肖之君亦及此焉世
人言卜筮者多得實誠者寡論者或謂著龜可以參
事不可純用夫鑽龜揲著兆數輒見見無常占占者
生意吉兆而占謂之凶凶數而占謂之吉吉凶不效
則謂卜筮不可信周武王伐紂卜筮之逆占曰大凶
太公推著蹈龜而曰枯骨死草何知而凶夫卜筮兆
數非吉凶誤也占之不審吉凶吉凶變亂變亂故太
公黜之夫著筮龜卜猶聖王治世卜筮兆數猶王治
瑞應瑞應無常兆數詭異詭異則占者惑無常則議
者疑疑則謂乎未治惑則謂吉不良何以明之夫吉
兆數吉人可遭也治遇符瑞聖德之驗也周王伐紂
遇烏魚之瑞其卜曷為逢不吉之兆使武王不當起
出不宜逢瑞使武王命當興卜不宜得凶由此言之
武王之卜不得凶占謂之凶者失其實也魯將伐越
筮之得鼎折足子貢占之以為凶何則鼎而折足行
用足故謂之凶孔子占之以為吉曰越人水居行用
舟不用足故謂之吉魯伐越果克之夫子貢占鼎折
足以為凶猶周之占卜者謂之逆矣逆中必有吉猶
折鼎足之占宜以伐越矣周多子貢直占之知寡若

孔子詭論之材故觀非常之兆不能審也世因武王卜無非而得凶故謂卜筮不可純用略以助政示有鬼神明已不得專著書記者採掇行事若韓非飾邪之篇明已效之驗毀卜筮非世信用夫卜筮非不可用卜筮之人占之誤也洪範稽疑卜筮之變必問天子卿士或時審是夫不能審占兆數不驗則謂卜筮不可信用晉文公與楚子戰夢與成王搏成王在上而監其腦占曰凶咎犯曰吉君得天楚伏其罪監君之腦者柔之也以戰果勝如咎犯占夫占夢與占龜同晉占夢者不見象指猶周占龜者不見兆者爲也象無不然兆無不審人之知闇論之失實也傳或言武王伐紂卜之而龜臆占者曰凶太公曰龜臆以祭則凶以戰則勝武王從之卒克紂焉審若此傳亦復孔子論卦咎犯占夢之類也蓋兆數無不然而吉凶失實者占不巧工也

辨崇篇

世俗信禍崇以爲人之疾病死亡及更患被罪戮辱懼笑皆有所犯起功移徙祭祀喪葬行作入官嫁娶不擇吉日不避歲月觸鬼逢神忌時相害故發病生禍結法入罪至于死亡殫家滅門皆不重慎犯觸忌

諱之所致也如實論之乃妄言也凡人在世不能不作事作事之後不能不有吉凶見吉則指以為前時擇日之福見凶則刺以為往者觸忌之禍多或擇日而得禍觸忌而獲福工伎射事者欲遂其術見禍忌而不言聞福匿而不達積禍以驚不慎列福以勉畏時故世人無愚智賢不肖人君布衣皆畏懼信向不敢抵犯歸之久遠莫能分明以為天地之書賢聖之術也人君惜其官人民愛其身相隨信之不復狐疑故人君興事工伎滿閭人民有為觸傷問時斲書僞文由此滋生巧惠生意作知求利驚惑愚暗漁富偷

貧愈非古法度聖人之至意也聖人舉事先定於義義已定立決以下筮示不專已明與鬼神同意共指欲令衆下信用不疑故書列七卜易載八卦從之未必有福違之未必有禍然而禍福之至時也死生之到命也人命懸於天吉凶存於時命窮操行善天不能續命長操行惡天不能奪天百神主也道德仁義天之道也戰栗恐懼天之心也廢道滅德賤天之道嶮隘恣睢悖天之意世間不行道德莫過桀紂妄行不軌莫過幽厲桀紂不早死幽厲不夭折由此言之逢福獲喜不在擇日避時涉患麗禍不在觸歲犯月

明矣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苟有時日誠有禍
崇聖人何惜不言何畏不說案古圖籍仕者安危千
君萬臣其得失吉凶官位高下位祿降升各有差品
家人治產貧富息耗壽命長短各有遠近非高大尊
貴舉事以吉日下小卑賤以凶時也以此論之則亦
知禍福死生不在遭逢吉祥觸犯凶忌也然則人之
生也精氣育也人之死者命窮絕也人之生未必得
吉逢喜其死獨何為謂之犯凶觸忌以孔子證之以
死生論之則亦知夫百禍千凶非動作之所致也孔
子聖人知府也死生大事也大事道效也孔子云死
生有命富貴在天衆文微言不能奪俗人愚夫不能
易明矣人之於世禍福有命人之操行亦自致之其
安居無為禍福自至命也其作事起功吉凶至身人
也人之疾病希有不由風濕與飲食者當風卧濕握
錢問崇飽飯饜食齋精解禍而病不治謂崇不得命
自絕謂筮不審俗人之知也夫保蟲三百六十人為
之長人物也萬物之中有知慧者也其受命於天稟
氣於元與物無異鳥有巢棲獸有窟穴蟲魚介鱗各
有區處猶人之有室宅樓臺也能行之物死傷病困
小大相害或人捕取以給口腹非作窠穿穴有所觸

東西行徒有所犯也人有死生物亦有終始人有起居物亦有動作血脉首足耳目鼻口與人不別雖好惡與人不同也人不能曉其音不見其指耳乃其游於黨類接於同品其知去就與人無異共天同地並仰日月而鬼神之禍獨加於人不加於物未曉其故也天地之性人為貴豈天禍為貴者作不為賤者設哉何其性類同而禍患別也刑不上大夫聖王於貴者闊也聖王刑賤不罰貴鬼神禍貴不殃賤非易所謂大人與鬼神合其狀而曰我有所犯抵觸縣官羅能刑法不曰過所致而曰家有貿居處不慎飲食過

節不曰失調和而曰徒觸時死者累屬葬棺至十不曰氣相汙而曰葬日凶有事歸之有犯無為歸之所居居衰宅耗蜚凶流尸集人室居又禱寢禍先祖遺殃疾病不請醫更患不修行動歸於禍名曰犯觸用知淺略原事不實俗人之材也猶繫罪司空作徒未必到吏日惡繫役時凶也使殺人者求吉日出詣吏削罪推善時入獄繫寧能令事解救令至哉人不觸禍不被罪不被罪不入獄一旦令至解械徑出未必有解除其凶者也天下千獄獄中萬囚其舉事未必觸忌諱也居位食祿專城長邑以千萬數其遷徙日

未必逢吉時也。歷陽之都一夕沉而為湖，其民未必皆犯歲月也。高祖始起豐沛，俱復其民，未必皆慎時日也。項羽攻襄安，襄安無噍類，未必禱不塞也。趙軍為秦所坑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俱死，其出家時未必不擇時也。辰日不哭，哭有重喪，戊巳死者復尸有隨一家滅門，先死之日未必辰與戊巳也。血忌不殺牲，屠肆不多禍，上朔不舍衆，沽舍不觸殃塗上之暴尸未必出以往亡室中之殯柩，未必還以歸忌。由此言之，諸占射禍祟者皆不可信用，信用之者皆不可。是夫使食口十人居一宅之中，不動鑿鍾不更

居處祠祀嫁娶皆擇吉日，從春至冬不犯忌諱，則夫十人比至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宅有盛衰，若歲破直符不知避也。夫如是，令數問工伎之家，宅盛即留衰則避之，及歲破直符輒舉家移，比至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移徙觸時往來不吉，夫如是，復令輒問工伎之家，可徙則往，可還則聚，比至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泊命壽極，夫如是，人之死生竟自有命，非觸歲月之所致，犯凶忌之所為也。

難歲篇

俗人險心好信禁龍知者亦疑莫能實定是以儒雅
厭從工伎得勝吉凶之書伐經典之義工伎之說凌
儒雅之論今略實論令親覽摠核是非使世一悟移
從法曰徙祇太歲凶負太歲亦凶抵太歲名曰歲下
負太歲名曰歲破故皆凶也假令太歲在甲子天下
之人皆不得南北徙起宅嫁娶亦皆避之其移東西
若徙四維相之如者皆吉何者不與太歲相觸亦不
抵太歲之衝也實問避太歲者何意也令太歲惡人
徙乎則徙者皆有禍令太歲不禁人徙惡人抵觸之乎
則道上之人南北行者皆有殃太歲之意猶長吏之
心也長吏在塗人行觸車馬干其吏從長吏怒之豈
獨抱器載物去宅徙居觸犯之者而乃責之哉昔文
帝出過霸陵橋有一人行逢車駕逃於橋下以為文
帝之車已過疾走而出驚策輿馬文帝怒以屬廷尉
張釋之釋之當論使太歲之神行若文帝出乎則人
犯之者必有如橋下走出之人矣方今行道路者暴
病仆死何以知非觸遇太歲之出也為移徙者又不
能處不能處則犯與不犯未可知未可知則其行與
不行未可審也且太歲之神審行乎則宜有曲折不
宜直南北也長吏出舍行有曲折如夫神真道不曲

折乎則從東西四維徙者猶干之也若長吏之南北
行人從東如西四維相之如猶抵觸之如不正南北
南北之徙又何犯如太歲不動行乎則宜有宮室營
衛不與人相見人安得而觸之如太歲無體與長吏
異若煙雲虹蜺直經天地極子午南北陳乎則東西
徙若四維徙者亦干之譬若今時人行觸繁霧或氣
無從橫負鄉皆中傷焉如雷如氣人當見之雖不移
徙亦皆中傷且太歲天別神也與青龍無異龍之體
不過數千文如令神者宜長大饒之數萬丈令體掩北
方當言太歲在北方不當言在子其東有丑其西有
亥明不專掩北方極東西之廣明矣令正言在子位
觸土之中直子午者不得南北徙耳東邊直丑巳立
地西邊直亥未之民何為不得南北徙丑與亥地之
民使太歲左右通得南北徙及東西徙可則丑在子
東亥在子西丑亥之民東西徙觸歲之位巳未之民
東西徙忌歲所破儒者論天下九州以為東西南北
盡地廣長九州之內五千里竟三河土中周公卜宅
經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雖則土之中也鄙衍論
之以為九州之內五千里竟合為一州在東南位名
曰赤縣州自有九州者九焉九九八十一凡八十一

州此言殆虛地形難審假令有之亦一難也使天下九州如儒者之議直雒邑以南對三河以北豫州荊州冀州之部有太歲耳雍梁之間青兗徐揚之地安得有太歲使如鄒衍之論則天下九州在東南位不直子午安得有太歲如太歲不在天地極分散在民間則一家之宅輒有太歲雖不南北徙猶抵觸之假令徙東里徙西里西里有太歲徙東宅徙西宅西宅有太歲或在人之東西或在人之南北猶行途上東西南北皆逢觸人太歲位數千萬億天下之民徙者皆為徙徙者何以審之如審立於天地之際猶王者

之位在上中也東方之民張弓西射人不謂之射王者以不能至王者之都自止射其處也今徙豈能北至太歲位哉自止徙百步之內何為謂之傷太歲乎且移徙之家禁南北徙者以為歲在子位子者破午南北徙者抵觸其衝故謂之凶夫破者須有以推破之也如審有所用則不徙之民皆被破害如無所用何能破之夫雷天氣也盛夏擊柝折木破山時暴殺人使太歲所破若迅雷也則聲音宜疾死者宜暴如不若雷亦無能破如謂衝抵為破衝抵安能相破東西相與為衝而南北相與為抵如必以衝抵為凶則

東西常凶而南北常惡也如以太歲神其衝獨凶神莫過於天地天地相與爲衝則天地之間無生人也或上十二神登明從魁之輩工伎家謂之皆天神也常立子丑之位俱有衝抵之氣神雖不若太歲宜有微敗移徙有雖避太歲之凶猶觸十二神之害爲移徙時者何以不禁冬氣寒水也水位在北方夏氣熱火也火位在南方案秋冬寒春夏熱者天下普然非獨南北之方水火衝也今太歲位在子耳天下皆爲未歲非獨子午衝也審以所立者爲主則午可爲大見午可爲大冬冬夏南北徙者可復凶乎立春艮

震相異胎肅沒坤死兌凶乾廢坎休王之衝死相之衝囚王相衝位有死囚之氣乾坤六子天下正道伏羲文王象以治世文爲經所載道爲聖所信明審於太歲矣人或以立春東北徙抵艮之下不被凶害太歲立於子彼東北殺坤卦也於午猶艮以坤徙觸子位何故獨凶正月建於寅破於申徙寅申徙相之如者無有凶害太歲不指午而空曰數破午實無凶禍而虛禁南北豈不妄哉十二月爲一歲四時節竟陰陽氣終竟復爲一歲日月積聚之名耳何故有神而謂之立於子位乎積分爲日累日爲月連月爲時結

時為歲歲則日月時之類也歲而有神日月時亦復有
有神乎千五百三十九為一統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
一元歲猶統元也歲有神統元復有神乎論之以為
無假令有之何故害人神莫過於天地天地不害
人人謂百神百神不害人太歲之氣天地之氣也何
憎於人觸而為害且文曰甲子不徙言甲與子殊位
太歲立子不居甲為移徙行運之而復居甲為之而
復居甲為移徙時者亦宜復禁東西徙甲與子鈞其
凶宜同不禁甲而獨忌子為移徙時者竟妄不可用
也人居不能不移徙移徙不能不觸歲不觸歲不能
不得時死工伎之人見今人之死則歸禍於往時之
徙俗心險危死者不絕故太歲之言傳世不滅

論衡卷第二十四

論衡卷第二十五

王充

詁術篇

解除篇

祀義篇

祭意篇

詁術篇

圖宅術曰宅有八術以六甲之名數而第之第定名
立宮商殊別宅有五音姓有五聲宅不宜其姓姓與
宅相賊則疾病死亡犯罪遇禍詁曰夫人之在天地
之間也萬物之貴者耳其有宅也猶鳥之有巢獸之
有穴也謂宅有甲乙巢穴復有甲乙乎甲乙之神獨
在民家不在鳥獸何夫人之有宅猶有田也以田飲



食以宅居處人民所重莫食最急先田後宅田重於宅也田間阡陌可以制八術比土為田季有可以數甲乙甲乙之術獨施於宅不設於田何也府廷之內吏舍比屬吏舍之形制何殊於宅吏之居處何異於民不以甲乙第舍獨以甲乙數宅何也民間之宅與鄉亭比屋相屬接界相連不并數鄉亭獨第民家甲乙之神何以獨立於民家也數之術行市亭數巷術以第甲乙入市門曲折亦有巷術人晝夜居家朝夕坐市其實一也市肆戶何以不第甲乙州郡列居縣邑雜處與街巷民家何以異州郡縣邑何以不數甲乙也天地開闢有甲乙邪後王乃有甲乙如天地開闢本有甲乙則上古之時巢居穴處無屋宅之居街巷之制甲乙之神皆何在數宅既以甲乙五行之家數日亦當以甲乙甲乙有六十支干有加時支干加時專比者吉相賊者凶當其不舉也未必加憂支辱也事理有曲直罪法有輕重上官平心原其獄狀未有支干吉凶之驗而有事理曲直之效為支干者何以對此武王以甲子日戰勝紂以甲子日戰負二家俱期兩軍相當旗幟相望俱用一日或存或亡且甲與子專比昧爽時加寅寅與甲乙不相賊武王終以破

紂何也日火也在天爲日在地爲火何以驗之陽燧
鄉日火從天來由此言之火日氣也日有甲乙火無
甲乙何日十而辰十二日辰相配故甲與子連所謂
日十者何等也端端之日有十邪而將一有十名也
如端端之日有十甲乙是其名何以不從言甲乙必
言子丑何日廷圖甲乙有位子丑亦有處各有部署
列布五方若王者營衛嘗居不動今端端之日衛旦
出東方夕入西方行而不已與日廷異何謂甲乙爲
日之日乎術家更說日甲乙者自天地神也日更用
事自用甲乙勝負爲吉凶非端端之日名也夫如是

於五行之象徒當用甲乙決吉凶而已何爲言加時
乎案加時者端端之日加也端端之日安得勝負五
音之家用口調姓名及字用姓定其名用名正其字
口有張歛聲有外內以定三音宮商之實夫人之有
姓者用稟於天天得五行之氣爲姓邪以口張歛聲
外內爲姓也如以本所稟於天者爲姓若五穀萬物
稟氣矣何故用張口歛聲內外定正之乎古者因生
以賜姓因其所生賜之姓也若夏吞薏苡而生則姓
苡氏商吞燕子而生則姓爲子氏周履大人綦則姬
氏其立名也以信以義以像以類以名生爲信若魯

公子友生文在其手曰友也以德名為義若文王為
昌武王為發也以類名為像若孔子名丘也取於物
為假若宋公名杵臼也取於父為類有似類於父也
其立字也展名取同義名賜字子貢名予字子我其
立姓則以本所生置名則以信義像假類字則展名
取同義不用口張歛外內調宮商之義為五音術何
據見而用古者有本姓有比姓陶氏田氏事之氏姓
也上官氏司馬氏吏之氏姓也孟氏仲氏王父字之
氏姓也氏姓有三事乎吏乎王父字乎以本姓則用
所生以氏姓則用事吏王父字用口張歛調性之義

何居匈奴之俗有名無姓字無與相調諧自以壽命
終禍福何在禮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不知者不知
本姓也夫妻必有父母家姓然而必卜之者父母姓
轉易失實禮重取同姓故必卜之姓徒用口調諧姓
族則禮買妾何故卜之

圖宅術曰商家門不宜南向徵家門不宜北向則商
金南方火也徵火北方水也水勝火火賊金五行之
氣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門有宜嚮嚮得其宜富貴吉
昌嚮失其宜貧賤衰耗夫門之與堂何以異五姓之
門各有五姓之堂所向無宜何門之掩地不如堂廡

朝夕所處於堂不於門圖吉凶者宜皆以堂如門人所出入則戶亦宜然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言戶不言門五祀之祭門與戶均如當以門正所嚮則戶何以不當與門相應乎且今府廷之內吏舍連屬門嚮有南北長吏舍傳問居有東西長吏之姓必有官商諸吏之舍必有徵羽安官遷徙未必角姓門南嚮也失位貶黜未必商姓門北嚮也或安官遷徙或失位貶黜何姓有五音人之質性亦有五行五音之家商家不宜南嚮門則人稟金之性者可復不宜南嚮坐南行步乎一曰五音之門有五行之人假令商姓口

食五人五人中各有五色木人青火人赤水人黑金人白土人黃五色之人俱出南嚮之門或凶或吉壽命或短或長凶而短者未必色白吉而長者未必色黃也五行之家何以爲決南嚮之門賊商姓家其實如何南方火也使火氣之禍若火延燔徑從南方來乎則雖爲北嚮門猶之凶也火氣之禍若夏日之熱四方洽浹乎則天地之間皆得其義南嚮門家何以獨凶南方火者火位南方一曰其氣布在四方非必南方獨有火四方無有也猶水位在北方四方猶有水也火滿天下水辨四方火或在人之南或在人之北

謂火常在南方是則東方可無金西方可無木乎

解除篇

世信祭祀謂祭祀必有福又然解除謂解除必去凶解除初禮先設祭祀此夫祭祀若生人相賓客矣先為賓客設膳食已驅以刃杖鬼神如有知必志止戰不肯徑去若懷恨反而為禍如無所知不能為凶解之無益不解無損且人謂鬼神何如狀哉如謂鬼有形象形象生人生人懷恨必將害人如無形象與煙雲同驅逐雲煙亦不能除形既不可知心亦不可圖鬼神集止人宅欲何求乎如勢欲殺人當驅逐之時

避人隱匿驅逐之止則復還立故處如不欲殺人寄託人家雖不驅逐亦不為害貴人之出也萬民並觀填街滿巷爭進在前士卒驅之則走而却士卒還去即復其處士卒立中終日不離僅能禁止何則欲在於觀不為壹驅還也使鬼神與生人同有欲於宅中猶萬民有欲於觀也士卒驅逐不久立守則觀者不知也然則驅逐鬼者不極一歲鬼神不去今驅逐之終食之間則舍之矣舍之鬼復還來何以禁之暴殺於庭雞鳥啄之主人驅彈則走縱之則來不終日立守雞雀不禁使鬼神乎不為驅逐去止使鬼不神乎

與雞雀等不常驅逐不能禁也虎狼入都弓弩湊之雖殺虎狼不能除虎狼所為來之患盜賊攻城官軍擊之雖盜賊却不能滅盜賊所為至之禍虎狼之來應政失也盜賊之至起世亂也然則鬼神之集為命絕也殺虎狼却盜賊不能使政得復也然則盛解除驅鬼神不能使凶去而命延病人困篤見鬼之至性猛剛者挺劍操杖與鬼戰鬥戰鬪壹再錯指受服知不如必不終也夫解除所驅逐鬼與病人所見鬼無以殊也其驅逐之與戰鬪無以異也病人戰鬪鬼猶不去宅主解除鬼神猶不離由此言之解除宅者何

益於事信其凶去不可用也且夫所除宅中客鬼也宅中主神有十二焉青龍白虎列十二位龍虎猛神天之正鬼也飛尸流凶安敢妄集猶主人猛勇姦客不敢闕也有十二神舍之宅主驅逐名為去十二神之客恨十二神之意安能得吉如無十二神則亦無飛尸流凶無神無凶解除何補驅逐何去解逐之法緣古逐疫之禮也昔顓頊氏有子三人生而皆亡一居江水為虐鬼一居若水為魍魎一居歐隅之間主疫病人故歲終事畢驅逐疫鬼因以送陳迎新內吉也世相倣效故有解除夫逐疫之法亦禮之失也行

堯舜之德天下太平百災消滅雖不逐疫疫鬼不往
行桀紂之行海內擾亂百禍並起雖日逐疫疫鬼猶
來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周之季世信鬼脩祀以
求福助意主心惑不顧自行功猶不立治猶不定故
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國期有遠近人命有長短
如祭祀可以得福解除可以去凶則王者可竭天下
之財以興延期之祀富家翁媪可求解除之福以取
踰世之壽案天下人民夭壽貴賤皆有祿命操行吉
凶皆有衰盛祭祀不爲福福不由祭祀世信鬼神故
好祭祀祭祀無鬼神故通人不務焉祭祀厚事鬼神

之道也猶無吉福之驗況盛力用威驅逐鬼神其何
利哉祭祀之禮解除之法衆多非一旦以一事效其
非也夫小祀足以況大祭一鬼足以卜百神世間繕
治宅舍鑿地掘土功成作畢解謝土神名曰解土爲
土偶人以像鬼形令巫祝延以解土神已祭之後心
快意喜謂鬼神解謝殃禍除去如討論之乃虛妄也
何以驗之夫土地猶人之體也普天之下皆爲一體
頭足相去以萬里數人民居土上猶蚤虱著人身也
蝮蠅食人賊人肌膚猶人鑿地賊地之體也蝮蠅內
知有欲解人之心相與聚會解謝於所食之肉旁人

能知之乎夫人不能知螭蚺之音猶地不能曉人民之言也胡越之人耳口相類心意相似對口交耳而談尚不相解況人不與地相似地之耳口與人相遠乎今所解者地乎則地之耳遠不能聞也所解一宅之土則一宅之土猶人一分之肉也安能曉之如所解宅神乎則此名曰解宅不名曰解土禮入宗廟無所主意斬尺二寸之木名之曰主主心事之不為人像今解土之祭為土偶人像鬼之形何能解乎神荒忽無形出入無門故謂之神今作形像與禮相違失神之實故知其非象似布藉不設鬼形解土之禮立土偶人如祭山可為石形祭門戶可作木人乎晉中行寅將亡召其太祝欲加罪焉曰子為我祀犧牲不肥澤也且齊戒不敬也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者吾先君中行密子有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義之薄也唯患車之不足也夫舩車飭則賦斂厚賦斂厚則民謗詛君苟以祀為有益於國乎詛亦將為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慙今世信祭祀中行子之類也不脩其行而豐其祝不敬其上而畏其鬼身死禍至歸之於崇

請崇未得得崇脩祀禍繁不止歸之於祭謂祭未敬
夫論解除解除無益論祭祀祭祀無補論巫祝巫祝
無力竟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明矣哉

祀義篇

世信祭祀以為祭祀者必有福不祭祀者必有禍是
以病作卜崇崇得脩祀祀畢意解意解病已執意以
為祭祀之助勉奉不絕謂死人有知鬼神飲食猶相
賓客賓客悅喜報主人恩矣其脩祭祀是也信其享
之非也賓者祭祀之意主人自盡思勤而已鬼神未
必歆享之也何以明之今所祭者報功則緣生人為

恩義耳何歆享之有今所祭死人死人無知不能歆
食何以審其不能歆享飲食也夫天者軀也與地異
天有列宿地有宅舍宅舍附地之軀列宿着天之形
形體具則有口乃能食使天地有口能食祭食祭宜
盡如無口則無軀無軀則氣也若雲霧耳亦無能食
如天地之精神老人之有精神矣以人之精神何宜
飲食中人之體七八尺身大四五圍食斗食歡斗羹
乃能飽足多者三四斗天地之廣大以萬里數圍丘
之上一蜚粟牛梁飴大羹不過數斛以此食天地天
地安能飽天地用心猶人用意也人食不飽足則怨

主人不報以德矣必謂天地審能飽食則夫古之郊者負天地山猶人之有骨節也水猶人之有血脉也故人食賜蒲即骨節與血脉因以盛矣今祭天地則山川隨天地而飽今別祭山川以為異神是人食已更食骨節與血脉也社稷報生穀物之功萬民生於天地猶毫毛生於軀也祭天地則社稷設其中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為有神是人之膚肉當復食也五祀初本在地門戶用木與土土木生於地井竈室中雷皆屬於地祭地五祀設其中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為有神是食已當復食形軀也風伯雨師

雷公是羣神也風猶人之有吹照也雨猶人之有精液也雷猶人之有腹鳴也三者附於天地祭天地三者矣人君重之故別祭必以為有神則人吹煦精液腹鳴當復食也日月猶人之有目星辰猶人之有髮三光附天祭天三光在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為有神則人之食已復食目與髮也宗廟已之先也生存之時謹敬供養死不敢不信故脩祭祀緣生事死示不忘先五帝三王郊宗黃帝帝嚳之屬報功重力不敢忘德未必有鬼神審能歆享之也夫不能歆享則不能神不能神則不能為福亦不能為禍

福之起由於喜怒喜怒之發由於腹腸有腹腸者輒能飲食不能飲食則無腹腸無腹腸則無用喜怒無用喜怒則無用為禍福矣或曰歆氣不能食也夫歆之與飲食一實也用口食之用口歆之無腹腸則無口無口無用食則亦無用歆矣何以驗其不能歆也以人祭祀有過不能即時犯也夫歆不用口則用鼻矣口鼻能歆之則目能見之目能見之則手能擊之今手不能擊則知口鼻不能歆之也或難曰宋公鮑之身有疾祝曰夜姑掌將事於厲者厲鬼杖楸而與之言曰何而粢盛之不膏也何而芻犧之不肥碩也

何而珪璧之不中度量也而罪歟其鮑之罪歟夜姑順色而對曰鮑身尚幼在繼祿不預知焉審是掌之厲鬼舉楸而楸之斃於壇此非不能言用手之驗乎曰夫夜姑之死未必厲鬼擊之也時命當死也祇象厲鬼象鬼之形則象鬼之言象鬼之言則象鬼而擊矣何以明之夫鬼者神也神也先知先知則冥目見粢盛之不膏珪璧之失度犧牲之臞小則因以責讓夜姑以楸擊之而已無為先問先問不知之效也不知不神之驗也不知不神則不能見躰出言以楸擊手人也夜姑義臣也引罪自予已故鬼擊之如無義自

歸之鮑身則厲鬼將復以楫楫鮑之身矣且祭祀不備神怒見躰以殺掌祀如禮備神喜肯見躰以食賜主祭乎人有喜怒鬼亦有喜怒人不為怒者身存不為喜者身亡厲鬼之怒見躰而罰宋國之祀必時中躰矣神何喜見躰以賞之乎夫怒喜不與人同則其賞罰不與人等賞罰不與人等則其楛夜姑不可信也且夫歆者內氣也言者出氣也能歆則能言猶能吸則能呼矣如鬼神能歆則宜言於祭祀之上今不能言知不能歆一也凡能歆者口鼻通也使鼻軌不通口鉗不開則不能歆矣人之死也口鼻腐朽安能

復歆二也禮曰人死也斯惡之矣與人異類故惡之也為尸不動朽敗滅亡其身不與生人同則知不與生人通矣身不同知不通其飲食不與人鈞矣胡越異類飲食殊味死之與生非直胡之與越也由此言之死人不歆三也當人之卧也置食物其旁不能知也竟乃知之知乃能食之夫死長卧不竟者也安能知食不能歆之四也或難曰祭則鬼享之何謂也曰言其脩且謹絜粢牲肥香人臨見之意飲食之推已意以況鬼神鬼神有知必享此祭故曰鬼享之祀難曰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夫言東鄰不若西

鄰言東鄰牲大福少西鄰祭少福多也今言鬼不享
何以知其福有多少也曰此亦謂脩具謹絜與不謹絜
也紂殺牛祭不致其禮文王初祭竭盡其敬夫禮不
至則人非之禮敬盡則人是之是之則舉事多助非
之則言行見畔見畔若祭不見享之禍多助若祭見
敬之福非鬼為祭祀之故有喜怒也何以明之苟鬼
神不當湏人而食湏人而食是不能神也信鬼神歆
祭祀祭祀為禍福謂鬼神居處何如狀哉自有儲侍
邪將以人食為饑飽也如自有儲侍儲侍必與人異
不當食人之物如無儲侍則人朝夕祭乃可耳壹祭

壹否則神壹饑壹飽壹饑壹飽則神壹怒壹喜矣且
病人見鬼及卧夢與死人相見如人之形故其祭祀
如人之食祿有飲食則宜有衣服故復以繒製衣以
象生儀其祭如生人之食人欲食之奠鬼饗之其製
衣也廣縱不過一尺若五六寸以所見長大之神貫
一尺之衣其肯喜而加福於人乎以所見之鬼為審
死人乎則其製衣宜若生人之服如以所製之衣審
鬼衣之乎則所見之鬼宜如偶人之狀夫如是也世
所見鬼非所衣之神非所衣之神非所見之鬼也鬼
神未定厚礼事之安得福而堅信之乎

祭意篇

樹王者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宗廟社稷之祀自天子達於庶人尚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備于羣臣禮曰有虞民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燔柴於大壇祭天也廕埋於大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大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禋祭星也雩禋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

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亡其地則不祭此皆法度之祀禮之常制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推人事父母之事故亦有祭天地之祀山川以下報功之義也緣生人有功得賞鬼神有功亦祀之山出雲雨潤萬物六宗居六合之間助天地變化王者尊而祭之故曰六宗社稷報生萬物之功社報萬物稷報五穀五祀報門戶井竈室中雷之功門戶人所出入井竈人所飲食中雷人所託處五者功鈞故俱祀之周棄曰少昊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大木及

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

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禮曰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傳或曰炎帝作火死而為竈禹勞力天下水死而為社禮曰王為羣姓

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為國立五祀曰

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國

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

立二祀曰門曰行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社稷五祀之祭未有所定皆為思其德不忘其功也中心愛之故飲食之愛鬼神者祭祀之自禹興脩社稷祀后稷其後絕廢高皇帝四年詔天下祭靈星七年使天下祭社稷靈星之祭祭水旱也於禮舊名曰雩雩之禮為民祈穀實也春求雨秋求實一歲再祀蓋重穀也春以二月秋以八月故論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月童子六七月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暮春四月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二月之時龍星始出故傳曰龍見而雩龍星見時歲已啓蟄而雩

春雩之禮廢秋雩之禮存故世常脩靈星之祀到今不絕名變於舊故世人不識禮廢不具故儒者不知世儒案禮不知靈星何祀其難曉亦不識說縣官名曰用星緣明星之名說曰歲星歲星東方也東方主春表主生物故祭歲星求春之福也四時皆有力於物獨求春者重本尊始也審如儒者之說求春之福反以秋祭此求春也月令祭戶以春祭門以秋各宜其時如或祭門以秋謂之祭戶論者肯然之乎不然則明星非歲星也乃龍星也龍星二月見則雩祈穀雨龍星八月將入則秋雩祈穀實儒者或見其義語不空生春雩廢秋雩興故秋雩之名自若為明星也實曰靈星靈星者神也神者謂龍星也羣神謂風伯雨師雷公之屬風以搖之雨以潤之雷以動之四時生成寒暑變化日月星辰人所瞻仰水旱人所忌惡四方氣所由來山林川谷民所取材用此鬼神之功也凡祭祀之義有二一曰報功二曰脩先報功以勉力脩先以崇恩力勉恩崇功立化通聖王之務也是故聖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

民事而野死鯀勤洪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黃帝
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契爲司徒而民
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
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災凡此功烈施布於民民
賴其力故祭報之宗廟先祖已之親也生時有養親
之道死亡義不可背故脩祭祀示如生存推人事鬼
神緣生事死人有賞功供養之道故有報恩祀祖之
義孔子之畜狗死使子贛埋之曰吾聞之也弊惟不
棄爲埋馬也弊蓋不棄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
封音發也亦與之席毋使其首陷焉延陵季子過徐

徐君好其劍季子以當使於上國未之許與季子使
還徐君以死季子解劍帶其冢樹御者曰徐君已死
尚誰爲乎季子曰前已心許之矣可以徐君死故負
吾心乎遂帶劍於冢樹而去祀爲報功者其用意猶
孔子之埋畜狗也祭爲不背先者其恩猶季之帶劍
於冢樹也聖人知其若此祭猶齋戒畏敬若有鬼神
脩興弗絕若有禍福重恩尊功慤懃厚恩未必有鬼
而享之者何以明之以飲食祭地也人將飲食謙退
示當有所先孔子曰雖䟽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禮
曰侍食於君君使之祭然後飲食之祭猶禮之諸祀

也飲食亦可毋祭禮之諸神亦可毋祀地祀地之實
一也用物之費同也知祭地無神猶謂諸祀有鬼不
知類也經傳所載賢者所紀尚無鬼神況不著篇籍
世間淫祀非鬼之祭信其有神謂禍福矣好道學仙
者絕穀不食與人異食欲為清絜也鬼神清絜於仙
人如何與人同食乎論之以為人死無知其精不能
為鬼假使有之與人異食異食則不肯食人之食不
肯食人之食鬻則無求於人無求於人則不能為人
禍福矣凡人之有喜怒也有求得與不得得則喜不
得則怒喜則施恩而為福怒則發怒而為禍鬼神無

喜怒一有其字則雖常祭而不絕久廢而不脩其何禍福於
人哉

論衡卷第二十五

論衡卷第二十六

王充

實知篇

知實篇

實知

儒者論聖人以為前知千歲後知萬世有獨見之明
獨聽之聰事來則名不學自知不問自曉故稱聖則
神矣若著龜之知吉凶著稱神龜稱靈矣賢者才
下不能及智劣不能料故謂之賢夫名異則實殊質
同則稱鈞以聖名論之知聖人卓絕與賢殊也孔子
將死遺讖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
堂踞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其後秦王兼

吞天下號始皇巡狩至魯觀孔子宅乃至沙丘道病而崩又曰董仲舒亂我書其後江都相董仲舒論思春秋造著傳記又書曰亡秦者胡也其後二世胡亥竟亡天下用三者論之聖人後知萬世之效也孔子生不知其父其母匿之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也不案圖書不聞人言吹律精思自知其世聖人前知千歲之驗也曰此皆虛也案神怪之言皆在讖記所表皆效圖書亡秦者胡河圖之文也孔子條暢增益以表神怪或後人詐記以明效驗高皇帝封吳王濞送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反者豈汝邪到

景帝時濞與上國通謀反漢建此言者或時觀氣見象處其有反不知主名高祖見濞之勇則謂之是原此以論孔子見始皇仲舒或時但言將有觀我之宅亂我之書者後人見始皇入其宅仲舒讀其書則增益其辭著其主名如孔子神而空見始皇仲舒則其自知殷後子氏之世亦當默而知之無為吹律以自定也孔子不吹律不能立其姓及其見始皇睹仲舒亦復以吹律之類矣案始皇本事始皇不至魯安得上孔子之堂踞孔子之牀顛倒孔子之衣裳乎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出游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浮

江下觀藉柯度梅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濤惡乃西百二十里從陝中度上會稽祭大禹立石刊頌望干南海還過從江乘旁海上北至琅邪自琅邪北至勞成山因至之杲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崩於沙丘平臺既不至魯讖記何見而云始皇至魯至魯未可知其言孔子曰不知何一男子之言亦未可用不知何一男子之言不可用則言董仲舒亂我書亦復不可信也行事文記譎常人之耳非天地之書則皆緣前因古有所據狀如無聞見則無所狀九聖人見禍福也亦揆端推類原始見終從問巷論朝堂由照

照察冥冥讖書祕文遠見未然空虛闇昧豫睹未有達聞暫見卓譎怪神若非庸口所能言放象事類以見禍推原往驗以處來事者亦能非獨聖也周公治魯太公知其後世當有削弱之患太公治齊周公睹其後世當有劫弑之禍見法術之極睹禍亂之前矣紂作象箸而箕子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緣象箸見龍于之患偶人睹殉葬之禍也太公周公俱見未然箕子孔子並睹未有所由見方來者賢聖同也魯侯老太子弱次室之女倚柱而嘯由老弱之徵見敗亂之兆也婦人之知尚能推類以見方來況聖人君

子才高智明者乎秦始皇十年嚴襄王母夏太后夢
孝文王后曰華陽后與文王葬壽陵夏太后嚴襄王
葬放范陵故夏太后別葬杜陵曰東望吾子西望吾
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其後皆如其言必以推類
見方來為聖次室夏太后聖也秦昭王十年樗里子
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年當有天子宫挾我
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值
其墓竟如其言先知之效見方來之驗也如以比效
聖樗里子聖人也如非聖人先知見方來不足以明
聖然則樗里子見天子宫挾其墓也亦猶辛有知伊

川之當戎昔辛有過伊川見被髮而祭者曰不及百
年此其戎乎其後百年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焉竟
如辛有之知當戎見被髮之兆也樗里子之見天子
挾其墓亦見博平之墓也韓信葬其母亦行營高敞
地令其旁可置萬家其後竟有萬家處其墓旁故樗
里子之見博平王有宮臺之兆猶韓信之睹高敞萬
家之臺也先知之見方來之事無達視洞聽之聰明
皆案北察跡推原事類春秋之時卿大夫相與會遇
見動作之變聽言談之詭善則明吉祥之福惡則處
凶妖之禍明福處禍遠圖未然無神怪之知皆由兆

類以今論之故夫知知之事者思慮所能見也不可
知之事不學不問不能知也不學自知不問自曉古
今行事未之有也夫可知之事推精思之雖大無難
不可知之事厲心學問雖小無易故智能之士不學
不成不問不知難曰夫項託年七歲教孔子案七歲
未入小學而教孔子性自知也孔子曰生而知之上
也學而知之其次也夫言生而知之不言學問謂若
項託之類也王莽之時勃海尹方年二十一無所師
友性智開敏明達六藝魏都牧淳于倉奏方不學得
文能讀誦論義引五經文文說議事厭合人之心帝

徵方使射蜚蟲策射無非知者天下謂之聖人夫無
所師友明達六藝本不學書得文能讀此聖人也不
學自能無師自達非神如何曰雖無師友亦已有所
問受矣不學書已弄筆墨矣兒始生產耳目始開雖
有聖性安能有知項託七歲其三四歲時而受納人
言矣尹方年二十一具十四五時多聞見矣性敏才
茂獨思無所據不睹兆象不見類驗却念百世之後
有馬生牛牛生驢桃生李李生梅聖人能知之乎臣
弑君子弑父仁如顏淵孝如曾參勇如賁育辯如賜
子聖人能見之乎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

也又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論損益言
可知稱後生言焉知後生難處損益易明也此尚
遠非所聽察也使一人立於墻東令之出聲使聖人
聽之墻西能知其黑白短長鄉里姓字所自從出乎
溝有流澗澤有枯骨髮首陋亡肌肉腐絕使人詢之
能知其農商老少 所犯而坐死乎非聖人無知其
知無以知也知無以知非問不能知也不能知則賢
聖所共病也難曰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
子曰是墨牛也而白蹄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其
蹄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蹄詹何賢者也尚
能聽聲而知其色以聖人之智反不能知乎曰能知
黑牛白其蹄能知此牛誰之牛乎白其蹄者以何事
乎夫術數直見一端不能盡其實雖審一事曲辯問
之輒不能盡知何則不目見口問不能盡知也魯僖
公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聞牛鳴曰
是牛生三犧皆已用矣或問何以知之曰其音云人
問牛主竟如其言此復用術數非知所能見也廣漢
楊翁仲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田間有放眇馬相
去鳴聲相聞翁仲謂其御曰彼放馬知此馬而目眇
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蹇此馬亦罵之眇

其御不信往視之目竟眇焉翁仲之知馬聲猶詹何
介葛盧之聽牛鳴也據術任數相合其意不達視聽
遙見流日以察之也未聽聲有術則察色有數矣推
用術數若光聞見眾人不知則謂神聖若孔子之見
獸名之曰狴狴太史公之見張良似婦人之形矣案
孔子未嘗見狴狴至輒能名之太史公與張良異世
而目見其形使眾人聞此言則謂神而先知然而孔
子名狴狴聞昭人之歌太史公之見張良觀宣室之
畫也陰見默識用思深祕眾人闕略寡所意識見賢
聖之名物則謂之神推此以論詹何見黑牛白蹄猶
此類也披不以術數則先時聞見於外矣方今占射
事之工據正術數術數不中集以人事人事於術數
而用之者與神無異詹何之徒方今占射事者之類
也如以詹何之徒性能知之不用術數是則巢居者
先知風穴處者先知雨智明早成項託尹方其是也
難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帝酷生而自言其名
未有聞見於外生輒能言稱其名非神靈之效生知
之驗乎曰黃帝生而言然而母懷之二十月生計其
月數亦已二歲在母身中矣帝酷能自言其名然不
能言他人之名雖有一能未能徧通所謂神而生知

者豈謂生而能言其名乎乃謂不受而能知之未得能見之也黃帝帝酷雖有神靈之驗亦皆早成之才也人才早成亦有晚就雖未就師家問空學人見其幼成早就稱之過度云項託七歲是必十歲云教孔子是必孔子問之云黃帝帝酷生而能言是亦數月云尹方年二十一是亦且三十云無所師友有不學書是亦遊學家習世俗褒稱過實毀敗踰惡世俗傳顏淵年十八歲升太山望見吳昌門外有繫白馬定考實顏淵年三十不升太山不望吳昌門項託之稱尹方之譽顏淵之類也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學學之

乃知不問不識子貢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乎學五帝三王皆有所師曰是欲為人法也曰精思亦可為人法何必以學者事難空知賢聖之才能立也所謂神者不學而知所謂聖者須學以聖以聖人學知其非聖天地之間含血之類無性知者狴狴知往鴉鵲知來稟天之性自然者也如以聖人為若狴狴乎則夫狴狴之類鳥獸也僮謠不學而知可謂神而先知矣如以聖人為若僮謠乎則夫僮謠者妖也世間聖神以為巫與鬼神用巫之口告人如以聖人為若巫乎則夫為巫者亦

妖也與妖同氣則與聖異類矣巫與聖異則聖不能神矣不能神則賢之黨也同黨則所知者無以異也及其有異以入道也聖人疾賢者遲賢者才多聖人智多所知同業多少異量所道一途步騶相過事有難知易曉賢聖所共關思也若夫文質之復三教之重正朔相緣損益相因賢聖所共知也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之聲色後世之聲色也魚獸草木人民好惡以今而見古以此而知來千歲之前萬世之後無以異也追觀上古探察來世文質之類水火之輩賢聖共之見兆聞象圖書禍福賢聖共之見怪名物

無所疑惑賢聖共之事可知者賢聖所共知也不可
知者聖人亦不能知也何以明之使聖空坐先知兩
也性能一事知遠道孔竅不普未足以論也所論先
知性達者盡知萬物之性畢睹千道之要也如知一
不通二達左不見右偏駁不純踦校不具非所謂聖
也如必謂之聖是明聖人無以竒也詹何之徒聖孔
子之黨亦稱聖是聖無以異於賢賢無以乏於聖也
賢聖皆能何以稱聖竒於賢乎如俱任用術數賢何
以不及聖實者聖賢不能知性須任耳目以定情實
其任耳目也可知之事思之輒決不可知之事待問

乃解天下之事世間之物可思而愚夫能闢精不可
思而知上聖不能省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
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天下事有不可知猶結有不
可解也見說善解結結無有不可解結有不可解見
說不能解也非見說不能解也結有不可解及其解
之用不能也聖人知事事無不可知事有不可知可知聖人不能知非
聖人不能知事有不可知及其知之用不知也故夫
難知之事學問所能及也不可知之事問之學之不
能曉也

知實篇

凡論事者違實不引效驗則雖日義繁說衆不見信
論聖人不能神而先知先知之間不能偶見非徒空
設虛言直以才智准況之工也事有證驗以效實然
何以明之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
不言不笑不取有謂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
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
不厭其取孔子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天下之人有
如伯夷之廉不取一芥於人未有不言不笑者也孔
子既不能如心揣度以決然否心怪不信又不能達
視遙見以審其實問公明賈乃知其情孔子不能先

知一也陳子禽問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問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溫良恭儉讓尊行也有尊行於人人親附之人親附之則人告語之矣然則孔子聞政以人言不神而自知之也齊景公問子貢曰夫子賢乎子貢對曰夫子乃聖豈徒賢哉景公不知孔子聖子貢正其名子禽亦不知所以聞政孔子子貢定其實對景公云夫子聖豈徒賢哉則其對子為亦當云神而自知之不聞人言以子貢對子禽言之聖人不能先知二也顏淵炊飯塵落甑中欲置之則不清投地則棄飯掇而

食之孔子望見以為竊食聖人不能先知三也塗有狂夫投刃而候澤有猛虎厲乎而望知見之者不敢前進如不知見則遭狂夫之刃犯猛虎之牙矣匡人之圍孔子孔子如審先知當早易道以違其害不知而觸之故遇其患以孔子圍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四也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為死矣如孔子先知當知顏淵必不觸害匡人必不加悖見顏淵之來乃知不死未來之時謂以為死聖人不能先知五也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饋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孔子不欲見既往候時其亡是

勢必不欲見也反過於踞以孔子遇陽虎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六也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遇之使子路問津焉如孔子知津不當更問論者曰欲觀隱者之操則孔子先知當自知之無為觀也如不知而問之是不能先知士也孔子母死不知其父墓殯於五甫之衢人見之者以為葬也蓋以無所合葬殯之謹汝人以為葬也鄰人鄒曼角之母告之然后得合葬於防有塋自在防殯於衢踞聖人不能先知八也既得合葬孔子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曰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泣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

墓如孔子先知當先知防墓崩比門人至宜流涕以俟之人至乃知之聖人不能先知九也子入太廟每事問不知故問為人法也孔子未嘗入廟廟中禮器衆多非一孔子雖聖何能知之以嘗見實已知而復問為人法孔子曰疑思問疑乃當問知實已知當復問為人法孔子知五經有門人從之學當復行問以為人法何故專問授弟子乎不以已知五經復問為人法獨以已知太廟復問為人法聖人用心何其不一也以孔子入太廟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也主人請賓飲食若呼賓頓若舍賓如聞其家有輕子洎孫

必教親徹饌退膳不得飲食閉館關舍不得頓賓之
執計則必不往何則知請呼無喜空行勞辱也如往
無喜勞辱復還不知其家不曉其實人實難知吉凶
難圖如孔子先知宜知諸侯惑於讒臣必不能用空
勞辱已聘召之到宜寢不往君子不為無益之事不
復辱身之行無為周流應聘以取削跡之辱空說非
主以犯絕糧之厄由此言之近不能知論者曰孔子
自知不用聖思閔道不行民在塗炭之中庶幾欲佐
諸侯行道濟民故應聘周流不避患恥為道不為已
故逢患而不惡為民不為名故蒙謗而不避曰此非
實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是謂孔子自知時也何以自知魯衛天下最賢之國
也魯衛不能用已則天下莫能用已也故退作春秋刪
定詩書以自衛反魯言之知行應聘時未自知也何
則無兆象效驗聖人無以定也魯衛不能用自知極
也魯人獲麟自知絕也道極命絕兆象著明心懷望
沮退而幽思夫周流不休猶病未死禱卜使痊也死
兆未見冀得活也然則應聘未見絕證冀得用也死
兆見舍卜還鑿絕攬筆定書以應聘周流言之聖人
不能先知十一也孔子曰游者可為綸者可為知

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雲風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聖人知物知事老子與龍人物也所從上下事也何故不知如老子神龍亦神聖人亦神神者同道精氣交連何故不知以孔子不知龍與老子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二也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虞舜大聖隱藏骨肉之過宜愈子騫瞽叟與象使舜治廩浚井意欲殺舜當見殺已之情早諫豫止既無如何宜避不行若病不為何故使父與弟得成殺已之惡使人聞非父弟萬世不滅以虞舜不豫見聖人不能先知十三也武王不豫周公請

命壇墠既設筮祝已畢不知天之許已與不乃卜三龜三龜皆吉如聖人先知周公當知天已許之無為頓復卜三龜知聖人不以獨見立法則更請命祕藏不見天意難知故卜而合兆兆決心定乃以從事聖人不能先知十四也晏子聘於魯堂上不趨晏子趨授玉不跪晏子跪門人怪而問於孔子孔子不知問於晏子晏子解之孔子乃曉聖人不能先知十五也陳賈問於孟子曰周公何人也曰聖人使管叔監殷管叔畔也二者有諸曰然周公知其畔而使不知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

叔兄也周公之過也不亦宜乎孟子實事之人也言
周公之聖處其下不能知管叔之畔聖人不能先知
十六也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罪子
貢善居積意貴賤之期數得其時故貨殖多富比陶
朱然則聖人先知也子貢億數中之類也聖人據象
兆原物類意而得之其見變名物博學而識之巧商
而善意廣見而多記由微見較若揆之今睹千載所
謂智如淵海孔子見竅睹微思慮洞達材智兼倍疆
力不倦超踰倫等耳目非有達視之明知人所不知
之狀也使聖人達視遠見洞聽潛聞與天地談與鬼
神言知天上地下之事乃可謂神而先知與人卓異
今耳目聞見與人無別遭事睹物與人無異差賢一
等爾何以謂神而卓絕夫聖猶賢也人之殊者謂之
聖則聖矣差小大之稱非絕殊之名也何以明之齊
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問
管仲曰與仲甫謀伐莒未發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
曰國必有聖人也必須當東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
已乃令賓延而上之分級而立管曰子邪言伐莒對
曰然管仲曰我不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
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

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驩然喜樂者鍾鼓之色愁然清淨者衰經之色怫然充滿手足者兵革之色君口垂不噉所言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又莒也臣竊虞國小諸侯不服者其唯莒乎臣故言之夫管仲上智之人也其別物審事矣云國必有聖人者至誠謂國必有也東郭牙至云此必是已謂東郭牙聖也如賢與聖絕輩管仲知時無十二聖之黨當云國必有賢者無為言聖也謀未發而聞於國管仲謂國必有聖人是謂聖人先知也及見東郭牙云此必是已謂賢者聖也東郭牙知之審是與聖人同也客

有見淳于髡於梁惠王者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生言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寡人未足為言邪客謂髡曰固也吾前見王志在遠後見王志在音吾是以默然客具報王大駭曰嗟乎淳于生誠聖人也前淳于生之來人有獻龍馬者寡人未及視會生至後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生至寡人雖屏左右私心在彼夫髡之見惠王在遠與音也雖湯禹之察不能過也志在臆之中藏匿不見髡能知之以髡等為聖則髡聖人也如以髡等非聖則聖人之知何以過髡之知惠王

也觀色以窺心皆有因緣以准的之楚靈王會諸侯
鄭子產曰魯邾朱衛不來及諸侯會四國果不至趙
堯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
之史趙堯且代君位其後堯果為御史大夫然則四
國不至子產原其理也趙堯之為御史大夫方與公
睹其狀也原理睹狀處著方來有以審之也魯人公
孫臣孝文皇帝時上書言漢土德其符黃龍當見後
黃龍見成紀然則公孫臣知黃龍將出案律歷以處
之也賢聖之知事宜驗矣賢聖之才皆能先知其先
知也任術用數或善商而巧意非聖人空知神怪與

聖賢殊道異路也聖賢知不踰故用思相出入遭事
無神怪故名號相貿易故夫賢聖者道德智能之號
神者眇茫恍惚無形之實實異質不得同實鉤效不
得殊聖神號不等故謂聖者不神神者不聖東郭牙
善意以知國情子貢善意以得貨利聖人之先知子
貢東郭牙之徒也與子貢東郭同則子貢東郭之徒
亦聖也夫如是聖賢之實同而名號殊未必才相懸
絕智相兼倍也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歟何其
多能也子貢曰故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將者且也不
言已聖言且聖者以為孔子聖未就也夫聖若為賢

矣治行屬操操行未立則謂且賢今言且聖聖可為之故也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從知天命至耳順學就知明成聖之驗也未五十六十之時未能知天命至耳順也則謂之且矣當子貢答太宰時殆三十四十之時也魏昭王問於田蚡曰寡人在東宮之時聞先生之議曰為聖易有之乎田蚡對曰臣之所學也昭王曰然則先生聖乎田蚡曰未有功而知其聖者堯之知舜也待其有功而後知其聖者市人之知舜也今蚡未有功而王問蚡曰若聖乎敢問王亦其堯乎夫聖可學為故田蚡謂之易如卓與人殊稟天性而自然焉可學而為之安能成田蚡之言為易聖未必能成田蚡之言為易未必能是言臣之所學蓋其實也賢可學為勞供殊故賢聖之號仁智共之子貢問於孔子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子貢曰學不厭者智也教不倦者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由此言之仁智之人可謂聖矣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張得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騫顏淵具體而微六子在其世皆有聖人之才或頗有而不具或備有而不明然皆稱聖人聖人可勉

成也孟子又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已則已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之聖人也又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之者莫不興起非聖而若是乎而況親為之乎夫伊尹伯夷柳下惠不及孔子而孟子皆曰聖人者賢聖同類可以共一稱也宰予曰以予觀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孔子聖宜言聖於堯舜而言賢者聖賢相出入故其名稱相貿易也

論衡卷第二十六

論衡卷第二十七

定賢篇

定賢

王充

聖人難知賢者比於聖人為易知世人且不能知賢
安能知聖乎世人雖言知賢此言妄也知賢何用知
之如何以仕宦得高官身富貴為賢乎則富貴者天
命也命富貴不為賢命貧賤不為不肖必以富貴效
賢不肖是則仕宦以才不以命也以事君調合寡過
為賢乎夫順阿之臣佞倖之徒是也准主而說適時
而行無廷逆之却則無斥退之患或骨體蘭麗面色

稱媚上不憎而善生恩澤洋溢過度未可謂賢以朝廷選舉皆歸善為賢乎則夫著見之人所知者舉多幽隱人所不識者薦少虞舜是也堯求則咨於鯀共工則獄已不得由此言之選舉多少未可以知實或德高而舉之少或才下而薦之多明君求善察惡於多少之間時得善惡之實矣且廣交多佞求索衆心者人愛而稱之清直不容鄉黨志絜不交非徒失衆心者人憎而毀之故名生多於知謝譽毀失於衆意齊威王以毀封即墨大夫以譽烹阿大夫即墨有功而無譽阿無效而有名也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

如孔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夫如是稱譽多而小大皆言善者非賢也善人稱之惡人毀之毀譽者半乃可有賢以善人所稱惡人所毀可以知賢乎夫如是孔子之言可以知賢不知譽此人也者賢毀此人者惡也或時稱者惡而毀者善也人眩惑無別也以人衆所歸附賓客雲合者為賢乎則夫人衆所附歸者也亦廣交多佞之人也衆愛而稱之則蟻附而歸之矣或尊貴而為利或好士下客折節俟賢信陵孟嘗平原春申食客數千稱為賢君大將軍衛青及

霍去病門無一客稱為名將故賓客之會在好下之若利害之賢或不好士不能為輕重則衆不歸而士不附也以居位治人得民心歌詠之為賢乎則夫得民心者與彼得士意者無以異也為虛恩拊循其民民之欲得即熹樂矣何以效之齊田成子越王句踐是也成子欲專齊政以大斗貸小斗收而民稅句踐欲雪會稽之恥拊循其民中死問病而民喜二者皆自有所欲為於他而偽誘厲其民誠心不加而民亦說孟嘗君夜出秦關雞未鳴而關不闔下坐賤客鼓臂為雞鳴而雞皆和之關即闔而孟嘗得出又雞可以茲聲感則人亦可以偽思動也人亦可以偽思動則天亦可巧詐應也動致天氣宜以精神而人用陽燧取火於天消鍊五石五月盛夏鑄以為器乃能得火今又但取刀劍恒銅鈎之屬切磨以嚮日亦得火焉夫陽燧刀劍鈎能取火於日恒非賢聖亦能動氣於天若董仲舒信土龍之能致雲雨蓋亦有以也夫如是應天之治尚未可謂賢況徒得人心民謂之賢如何以居職有成功見效為賢乎夫居職何以為功效以人民附之則人民可以偽思說也陰陽和百姓安者時也時和不肖遭其安不和雖聖逢其危如以陰

陽和而效賢不肖則堯以洪水得黜湯以大旱為殿
下矣如功效謂事也身為之者功著可見以道為計
者效沒不章鼓無當於五音五音非鼓不和師無當
於五服五服非師不親水無當於五采五采非水不
章道為功本功為道效據功謂之賢是則道人之不
肖也高祖得天下當羣臣之功蕭何為賞首何則高
祖論功比獵者之縱狗也狗身獲食功歸於人羣臣
乎戰其猶狗也蕭何持重其猶人也必據成功謂之
賢是則蕭何無功功賞不可以效賢一也夫聖賢之
治世也有術得其術則功成失其術則事廢譬猶醫
之治病也有方篤劑猶治無方竟微不愈天方猶術
病猶亂醫猶吏藥猶教也方施而藥行術設而教從
教從而亂止藥行而病愈治病之醫未必惠於不為
醫者然而治國之吏未必賢於不能治病者偶得其
方遭曉其術也治國須術以立功亦有時當自亂雖
用術功終不立者亦有時當自安雖無術功猶成者
故夫治國之人或得時而功成或失時而無效術人
能因時以立功不能逆時以致安良醫能治未當死
之人命如命窮壽盡方用無驗矣故時當亂也堯舜
用術不能立功命當死矣扁鵲行方不能愈病射御

巧技百工之人皆以法術然後功成事立效驗可見
觀治國百工之類也功立猶事成也謂有功者賢是
謂百工皆賢人也趙人吾丘壽王武帝時待詔上使
從董仲舒受春秋高才通明於事後與東郡都尉上
以壽王之賢不置太守時軍發民騷動歲惡盜賊不
息上賜壽王書曰子在朕前時輻湊並至以為天下
少雙海內寡二至達十餘城之勢任四千石之重而
盜賊浮舩行攻取於庫兵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
謝言難禁復召為光祿大夫常居左右論事說議無
不是者才高智深通明多見然其為東郡都尉歲惡
盜賊不息人民騷動不能禁止不知壽生不得治東
郡之術邪亡將東郡適當復亂而壽王之治偶逢其
時也夫以壽王之賢治東郡不能立功必以功觀賢
則壽王棄而不選也恐必世多如壽王之類而論者
以無功不察其賢燕有谷氣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
致氣既寒更為溫燕以種黍黍生豐熟到今名之曰黍
谷夫和陰陽當以道德至誠然而鄒衍吹律寒谷更
溫黍穀育生推此以況諸有成功之類有若鄒衍吹
律之法故得其術也不肖無不能失其數也賢有聖
不治此功不可以效賢二也人之舉事或意至而功

不成事不立而勢貫山荆軻醫夏無且是矣荆軻入秦之計本欲劫秦王生致於燕邂逅不偶為秦所擒當荆軻之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醫夏無且以藥囊提荆軻既而天下名軻為烈士秦王賜無且金二百鎰夫為秦所擒生致之功不立藥囊提刺客益於救主然猶稱賞者意至勢盛也天下之士不以荆軻功不成不稱其義秦王不以無且無見效不賞其志志善不效成功義至不謀就事義有餘效不足志巨大而功細小智者賞之愚者罰之必謀功不察志論陽效不存陰計是則豫讓拔劍斬襄子之衣不足識也伍子胥鞭笞平王尸不足載也張良椎始皇誤中副車不足記也三者道地不便計畫不得有其勢而無其功懷其計而不得為其事是功不可以效賢三也以孝於父弟於兄為賢乎則夫孝弟之人有父兄者也父兄不慈孝弟乃章舜有瞽瞍參有曾皙孝立名成眾人稱之如無父兄父兄慈良章顯之效孝弟之名無所見矣忠於君者亦與此同龍逢比干忠著夏殷桀紂惡也稷契澤鈞忠闇唐虞堯舜賢也故螢火之明掩於日月之光忠臣之聲蔽於賢君之名死君之難出命捐身與此同臣遭其時死其難故立其義

而獲其名大賢之涉世也翔而有集色斯而舉亂君之患不累其身危國之禍不及其家安得逢其禍而死其患乎齊詹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也若何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列地而予之踈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臣奚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奚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偽也故忠臣者能盡善於君不能與陷於難案晏子之對以求賢於世死君之難立忠節者不應科矣是故大賢寡可名之節小賢多可稱之行可得者小

也可得量者少也至大筭弗能數至多升斛弗能有小少異名之行又發於衰亂易見之世故節行顯而名聲聞也浮於海者迷於東西大也行於溝或識舟楫之跡小也小而易見衰亂亦易察故世不危亂奇行不見主不悖惑忠節不立鴻卓之義發於顛沛之朝清高之行顯於衰亂之世以全身免害不被刑戮若南容懼白圭者為賢乎則夫免於害者幸而命祿吉也非才智所能禁推行所能却也神虵能斷而復屬不能使人弗斷賢聖能困而復通不能使人弗害南容能自免於刑戮公冶以非罪在縲紲伯玉可

懷於無道之國文王拘羑里孔子厄陳蔡非行所至
之難掩已而至則有不得自免之患累已而滯矣夫
不能自免於患者猶不能延命於世也命窮賢不能
自續時厄聖不能自免以委國去位棄富貴就貧賤
為賢乎則夫委國者有所迫也若伯夷之徒昆弟相
讓以國恥有分爭之名及大王亶甫重戰其故民皆
委國及去位者道不行而志不得也如道行志得亦
不去位故委國去位皆有以也謂之為賢無以者可
謂不肖乎且有國位者故得委而去之無國位者何
委夫割財用及讓下受分與此同實無財何割口飢

何讓倉廩實民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
爭生於不足人或割財助用袁將軍再與兄子分財
財多有以為恩義崑山之下以玉為石彭蠡之濱以
魚食犬豕使推讓之人財若崑山之玉彭蠡之魚割
財再分不足為也韓信寄食於南昌亭長何財之割
顏淵簞食瓢飲何財之讓管仲分財取多無廉讓之
節貧乏不足志義廢也以避世離俗清身潔行為賢
乎是則委國去位之類也富貴人情所貪高官大位
人之所欲樂去之而隱生不遭遇志氣不得也長沮
桀溺避世隱居伯夷於陵去貴取賤非其志也恬憺

無欲志不在於仕苟欲全身養性為賢乎是則老聃
之徒也道人與賢殊科者憂世濟民於難是以孔子
棲棲墨子遑遑不進與孔墨合務而還與黃老同操
非賢也以舉義千里師將朋友無廢禮為賢乎則夫
家富資饒筋力勁疆者能堪之匱乏無以舉禮羸弱
不能奔遠不能任也是故百金之家境外無絕交千
乘之國同盟無廢贈財多故也使穀食如水火雖貪
恠之人越境而布施矣故財少則正禮不能舉一有
餘則妄施能加於千家貧無斗筲之儲者難責以交

檐千里之人材筴越疆之士手足跣跣面目

驪黑無傷感不任之疾筋力皮革必有與人異者矣
推此以況為君要證之吏身被疾痛而口無一辭者
亦肌肉骨節堅彊之故也堅彊則能隱事而立義軟
弱則誣時而毀節豫讓自賊妻不能識貫高被箠身
無完肉實躰有不與人同者則其節行有不與人鈞
者矣以經明帶徒聚眾為賢乎則夫經明儒者是也
儒者學之所為也儒者學學儒矣傳先師之業習口
說以教無冒中之造思定然否之論郵人之過書門
者之傳教也封完書不遺教審令不遺誤者則為善
矣傳者傳學不妄一言先師古語到今具存雖帶徒

百人以上位博士文學郎人門者之類也以通覽古今秘隱傳記無所不記為賢乎是則傳者之次也才高好事勤學不舍若專成之苗裔有世祖遺文得成其篇業觀覽諷誦若典官文書若太史公及劉子政之徒有主領書記之職則有博覽通達之名矣以權詐卓諸能將兵御衆為賢乎是韓信之徒也戰國獲其功稱為名將世平能無所施還入禍門矣高鳥死良弓藏狡兔得良大亨權詐之臣高鳥之弓狡兔之犬也安平身無宜則弓藏而大亨安平之主非棄臣而賤士世所用助上者非其宜也向令韓信用權變之才為若叔孫通之事安得謀反誅死之禍哉有功彊之權無守平之智曉將兵之計不見已定之義居平安之時為反逆之謀此其所以功滅國絕不得名為賢也辯於口言甘辭巧為賢乎則夫子貢之徒是也子貢之辯勝顏淵孔子序置於下實才不能高口辯機利人決能稱之夫自文帝尚多虎圈嗇夫少上林尉張釋之稱周勃張相如文帝乃悟夫辯於口虎圈嗇夫之徒也難以觀賢以敏於筆文墨兩集為賢乎夫筆之與口一實也口出以為言筆書以為文口辯才未必高然則筆敏知未必多也且筆用何為敏

以敏於官曹事事之難者莫過於獄獄疑則有請讞
蓋世優者莫過張湯張湯文深在漢之朝不稱為賢
太史公序累以湯為酷酷非賢者之行魯林中哭婦
虎食其夫又食其子不能去者善政不苛吏不暴也
夫酷苛暴之黨也難以為賢以敏於賦頌為弘麗之
文為賢乎則夫司馬長卿揚子雲是也文麗而務巨
眇而趨深然而不能處定是非辯然否之實雖文
如錦繡深如河漢民不覺知是非之分無益於彌為
崇實之化以清節自守不降志辱身為賢乎是則避
世離俗長沮桀溺之類也雖不離俗節與離世者鈞

清其身而不輔其主守其節而不勞其民大賢之在
世也時行則行時止則止銓可否之宜以制清濁之
行子貢讓而止善子路受而觀德夫讓廉也受則貪
也貪有益廉有損推行之節不得常清眇也伯夷無
可孔子謂之非操遠於聖難以為賢矣或問於孔子
曰顏淵何人也曰仁人也丘不如也子貢何人也曰
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
客曰三子者皆賢於夫子而為夫子服役何也孔子
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詘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之
道弗為也孔子知所設施之矣有高才潔行無知明

以設施之則與愚而無操者同一實也夫如是皆有非也無一非者可以為賢乎是則鄉原之人也孟子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於流俗合於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說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八堯舜之道故孔子曰鄉原德之賊也似之而非者孔子惡之夫如是何以知實賢知賢竟何用世人之檢苟見才高能茂有成功見效則謂之賢若此甚易知賢何難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據才高卓異者則謂之賢耳何難之有然而難之獨有難者之故也夫虞舜不易知人而世人自謂能知賢誤也然則賢

者竟不可知乎曰易知也而稱難者不見所以知之則難聖人不易知也及見所以知之中才而察之譬猶工匠之作器也曉之則無難不曉則無易賢者易知於作器世無別故真賢集於俗士之間俗士以辯惠之能據官爵之尊望顯盛之寵遂專為賢之名賢者還在閭巷之間貧賤終老被無驗之謗若此何時可知乎然而必欲知之觀善心也夫賢者才能未必高也而心明智力未必多而舉是何以觀心心以言有善心則有善言以言而察行有善言則有善行矣言行無非治家親戚有倫治國則尊卑有序無善心

者白黑不分善惡同倫政治錯亂法度失平故心善無不善也心不善無能善心善則能辯然否然否之義定心善之效明雖貧賤困窮功不成而效不立猶為賢矣故治不謀功要所用者是行不貴效期所為者正正是審明則言不須繁事不須多故曰言不務多務審所謂行不務遠務審所由言得道理之心口雖訥不辯辯在骨髓之內矣故人欲心辯不欲口辯心辯則言醜而不違口辯則辭好而無成孔子稱少正卯之惡曰言非而博順非而澤內非而外以才能飭之衆不能見則以為賢夫內非外飭是世以為賢

則夫內是外無以自表者衆亦以為不肖矣是非亂而不治聖人獨知之人言行多若少正卯之類賢者獨識之世有是非錯繆之言亦有審誤紛亂之事決錯繆之言定紛亂之事唯賢聖之人為能任之聖心明而不闇賢心理而不亂用明察非非無不見用理銓疑疑無不定與世誅指雖言正是衆不曉是何則沉溺俗言之日久不能自還以從實也是故正是之言為衆所非離俗之禮為世所譏管子曰君子言堂滿堂言室滿室怪此之言何以得滿如正是之言出堂之人皆有正是之知然后乃滿如非正是人之乖

利異安得為滿夫歌曲妙者和者則寡言得實者然者則鮮和歌與聽言同一實也曲妙人不能盡和言是人不能皆倍魯文公送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畔者五人貫於俗者則謂禮為非曉祀者寡則知是者希君子言之堂室安能滿夫人不謂之滿世則不得見口談之實語筆墨之餘跡陳在簡筴之上乃可得知故孔子不王作春秋以明意案春秋虛文業以知孔子能王之德孔子聖人也有若孔子之業者雖非孔子之才斯亦賢者之實驗也夫賢與聖同軌而殊名賢可得定則聖可得論也問周道不弊孔子不作春秋春秋之作起周道弊也如周道不弊孔子不作者未必無孔子之才無所起也夫如是孔子之作春秋未可以觀聖有若孔子之業者未可知賢也曰周道弊孔子起而作之文義褒貶是非得道理之實無非僻之誤以故見孔子之賢實也夫無言則察之以文無文則察之以言設孔子不作猶有遺言言必有起猶文之必有為也觀文之是非不顧作之所起世間為文者衆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論之可謂得實矣論文以察實則君山漢之賢人也陳平未仕割肉問里分均若一能為丞相之驗也夫割肉與

割文同一實也如君山得執漢平用心與為論不殊
指矣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秋然則桓君山素
丞相之跡存於新論者也

論衡卷第二十七



論衡卷第二十八

王充

正說篇

書解篇

正說篇

儒者說五經多失其實前儒不見本末空生虛說後
儒信前師之言隨舊述故滑習辭語苟名一師之學
趨為師教授及時蚤汙汲汲競進不暇留精用心者
實根核故虛說傳而不絕實事沒而不見五經並失
其實尚書春秋事較易略正題目麁粗之說以照篇
中微妙之文

說尚書者或以為本百兩篇後遭秦燔詩書遺在者

二十九篇夫言秦燔詩書是也言本百兩篇者妄也
蓋尚書本百篇孔子以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
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
尚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錯往從受尚書二十餘
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錯傳於倪寬至孝宣皇帝
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
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
十九篇始定矣至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
以為殿得百篇尚書於牆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
能讀者遂祕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徵為古

文尚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
之成帝帝出祕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
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
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者傳見之人則謂尚
書本有百兩篇矣

或言秦燔詩書者燔詩經之書也其經不燔焉夫詩
經獨燔其詩書五經之總名也傳曰男子不讀經則
有博戲之心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
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五經總名為書傳者不知秦燔書所起故不審燔書

之實秦始皇二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
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秦始皇齊人淳于越進諫以
為始皇不封子弟立有田常六卿之難無以救也譏
青臣之頌謂之面諛秦始皇下其議丞相府丞相斯
以為越言不可用因此謂諸生之言惑亂黔首乃令
史官盡燒五經有敢藏諸書百家語者刑唯博士官
乃得有之五經皆燔非獨諸家之書也傳者信之見
言詩書則獨謂經謂之書矣

傳者或知尚書為秦所燔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脫不
燒者也審若此言尚書二十九篇次之餘也七十一
篇為炭灰二十九篇獨遺邪夫伏生年老黽錯從之
學時適得二十餘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獨見七
十一篇遺脫遺脫者七十一篇反謂二十九篇遺脫
矣

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
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夫尚書滅絕於秦其見在
者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之時得佚尚書及易禮
各一篇禮易篇數亦始足焉得有法業百篇之序闕
遺者七十一篇獨為二十九篇立法如何或說曰孔
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蓋俗儒之說

也未必傳記之明也二十九篇殘而不足有傳之者
因不足之數立取法之說失聖人之意違古今之實
夫經之有篇也猶有章句有章句也猶有文字也文
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以連章章有體以成篇篇則
章句之大者也謂篇有所法是謂章句復有所法也
詩經舊時亦數千篇孔子刪去復重正而存三百篇
猶二十九篇也謂二十九篇有法是謂三百五篇復
有法也或說春秋十二月也春秋十二公猶尚書之
百篇百篇無所法十二公安得法說春秋者曰二百
四十二年人道決王道備善善惡惡撥亂世反諸正

莫近於春秋若此者人道王道適具足也三軍六師
萬二千人足以陵敵伐寇橫行天下令行禁止未必
有所法也孔子作春秋紀魯十二公猶三軍之有六
師也士衆萬二千猶年有二百四十二也六師萬二
千人足以成軍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足以立義說
事者好神道恢義不肯以遭禍是故經傳篇數皆有
所法考實根本論其文義與彼賢者作書詩無以異
也故聖人作經賢者作書義窮理竟文辭備足則為
篇矣其立篇也種類相從科條相附殊種異類論說
不同更別為篇意異則文殊事改則篇更據事意作

安得法象之義乎

或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壽九十中壽八十下壽七十孔子據中壽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又說為赤制之中數也又說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夫據三世則浹備之說非言浹備之說為是則據三世之論談二者相伐而立其義聖人之意何定哉凡紀事言年月日者詳悉重之也洪範五紀歲月日星紀事之文非法象之言也紀十二公享國之年凡有二百四十二凡此以立三世之說矣實孔子紀十二公者以為十二公事適足以見王

義邪據三世三世之數適得十二公而足也如據十二公則二百四十二年不為三世見也如據三世取三八之數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說者又曰欲合隱公之元也不取二年隱公元年不載於經夫春秋自據三世之數而作何用隱公元年之事為始須隱公元年之事為始是竟以備足為義據三世之說不復用矣說隱公享國五十年將盡紀元年以來邪中斷以備三八之數也如盡紀元年以來三八之數則中斷如中斷以備三世之數則隱公之元不合何如且年與月日小大異耳其所紀載同一實也二百

禮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由此言之夏殷周各自有禮方今周禮邪夏殷也謂之周禮周禮六典案今禮經不見六典或時殷禮未絕而六典之禮不傳世因謂此為周禮也案周官之法不與今禮相應然則周禮六典是也其不傳猶古文尚書春秋左氏不興矣

說論者皆知說文解語而已不知論語本幾何篇但周以八寸為尺不知論語所獨一尺之意夫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初記之時甚多數十百篇以八寸為尺紀之約省懷持之便也以其遺非經傳文

紀識恐忘故以但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漢興失亡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齊魯二河間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尚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後更隸寫以傳誦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讚或是或誤說論語者但知以剝解之問以纖微之難不知存問本根篇章章目温故知新可以為師今不知古稱師如何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
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若孟子之言春秋者魯
史記之名乘檮杌同孔子因舊故之名以號春秋之
經未必有奇說異意深美之據也今俗儒說之春者
歲之始秋者其終也春秋之經可以奉始養終故號
為春秋春秋之經何以異尚書尚書者以為上古帝
王之書或以為上所為下所書授事相實而為名不
依違作意以見奇說尚書者得經之實說春秋者失
聖之意矣春秋左氏傳桓公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
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言官失之言蓋其實也史

官記事若今時縣官之書矣其年月尚大難失日者
微小易忘也蓋紀以善惡為實不以日月為意若夫
公羊穀梁之傳日月不具輒為意使失平常之事有
怪異之說徑直之文有曲折之義非孔子之心夫春
秋貫及言夏不言者亦與不書日月同一實也

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堯以唐侯嗣位舜從虞地
得達禹由夏而起湯因殷而興武王階周而代皆本
所興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為號若人之有姓矣
說尚書謂之有天下之代號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
名盛隆之意也故唐之為言蕩蕩也虞者樂也夏者

大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堯則蕩蕩民無能名舜則天下虞樂禹承二帝之業使道尚蕩蕩民無能名殷則道得中周武則功德無不至其立義美也其褒五家大矣然而違其正實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猶秦之為秦漢之為漢秦起於秦漢興於漢中故曰猶秦漢猶王莽從新都侯起故曰亡新使秦漢在經傳之上說者將復為秦漢作道德之說矣

堯老求禪四獄舉舜堯曰我其試哉說尚書曰試者用也我其用之為天子也文為天子也文又曰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觀者觀爾虞舜於天下不謂堯自

服也空書為文實行為德著之於衣為服故曰德彌盛者文彌縟德彌彰者人彌明大人德擴其文炳小

服也空書為文

一筆

在「視」也若此者「華」為文積華而晬者

大夫之簪曾子寢疾命元起易由也言之衣服以品賢賢以文為差愚傑不別須文以立折非唯於人物亦咸然龍鱗有文於蛇為神鳳羽五色於鳥為君虎猛毛蚡螭龜知背負文四者體不質於物為聖賢且夫山無林則為土地無毛則為濕土人無文則為僕人土山無麋鹿濕土無五穀人無文德不為聖賢上天多文而后土多理二氣協和聖賢稟受法象本

大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堯則蕩蕩民無能名舜則天下虞樂禹承二帝之業使道尚蕩蕩民無能名殷則道得中周武則功德無不至其立義美也其褒五家大矣然而違其正實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猶秦之為秦漢之為漢秦起於秦漢興於漢中故曰猶秦漢猶王莽從新都侯起故曰亡新使秦漢在經傳之上說者將復為秦漢作道德之說矣

堯老求禪四獄舉舜堯曰我其試哉說尚書曰試者用也我其用之為天子也文為天子也文又曰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觀者觀爾虞舜於天下不謂堯自

服也空書為文實行為德著之於衣為服故曰德彌盛者文彌縟德彌彰者人彌明大人德擴其文炳小人德熾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積華而眩者大夫之簪曾子寢疾命元起易由此言之衣服以品賢賢以文為差愚傑不別須文以立折非唯於人物亦咸然龍鱗有文於蛇為神鳳羽五色於鳥為君虎猛毛蚡蚠龜知背負文四者體不質於物為聖賢且夫山無林則為土山地無毛則為濕土人無文則為僕人土山無麋鹿濕土無五穀人無文德不為聖賢上天多文而后土多理二氣協和聖賢稟受法象本

類故多文彩瑞應符命莫非文者晉唐杜虞魯曾成
季友惠公夫人號曰仲子生而怪竒文在其手張良當
貴出與神會老父授書卒封福侯河神故出圖洛靈
故出書竹帛所記怪竒之物不出潢潦物以文為表
人以文為基革子城欲彌文子貢譏之謂文不足
竒者子城之徒也

著作者為文儒說經者為世儒二儒存世未知何者為
優或曰文儒不若世儒世儒說聖人之經解賢者
之傳義理廣博無不實見政在官常位位最尊者
為博士無徒聚眾招會千里身雖死亡學傳於後文儒

被之也若此者

一葉之有 人相見已審不須
君言幸先未火也 且自才介 且曰 門穆穆入于大麓

烈風雷雨不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
總錄二公之事眾多並吉若疾風大雨夫聖人才高
未必相知也聖成事舜難知倭使臯陶陳知人之法
倭難知聖亦難別堯六才猶舜之知也舜知倭堯能
聖堯聞舜賢四嶽舉之心知其竒而未必知其能故
言我其試 試之於職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職
治脩而不廢夫道正而不僻復令人庶之野而觀其
聖逢烈風疾雨終不迷惑堯乃知其聖授以天下夫

類故多文彩瑞應符命莫非文者晉唐牀虞魯曾成
季友惠公夫人號曰仲子生而怪竒文在其手張良當
貴出與神會老父授書卒封福侯河神故出圖洛靈
故出書竹帛所記怪竒之物不出潢潦物以文為表
人以文為基革子城欲彌文子貢譏之謂文不足
竒者子城之徒也

著作者為文儒說經者為世儒二儒存世未知何者為
優或曰文儒不若世儒世儒說聖人之經解賢者
之傳義理廣博無不實見故在官常位位最尊者
為博士無徒聚眾招會千里身雖死亡學傳於後文儒

觀之也若此者高大堯舜以為聖人相見已審不須
觀試精耀相炤曠然相信又曰四門穆穆入于大麓
烈風雷雨不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
總錄二公之事眾多並吉若疾風大雨夫聖人才高
未必相知也聖成事舜難知倭使臯陶陳知人之法
倭難知聖亦難別堯六才猶舜之知也舜知倭堯能
聖堯聞舜賢四嶽舉之心知其竒而未必知其能故
言我其試 試之於職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職
治脩而不廢夫道正而不僻復令人庶之野而觀其
聖逢烈風疾雨終不迷惑堯乃知其聖授以天下夫

又言觀試觀試其才也說家以為譬喻增飾使事夫正是試而不存曲折失意使偽說傳而不絕造說之傳失之久矣後生精者苟欲明經不原實而原之者亦校古隨舊重是之文以為說證經之傳不可從五經皆多失實之說尚書春秋行事成文較著者可見故頗獨論

書解篇

或曰士之論高何必以文合曰夫人有質乃成物有華而不實有實而不華者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出口為言集札為文文辭施設實情敷烈夫文德世

為華淫之說於世無補故無常官弟子門徒不見一人身死之後莫有紹傳此其所以不如世儒者也荅曰不然夫世儒說聖情共起並驗俱追聖人事殊而務同言異而義鈞何以謂之文儒之說無補於世世儒業易為故世人學之多非事可析第故官廷設其位文儒之業卓絕不循人寡其書業雖不講門雖無人書文奇偉世人亦傳彼虛說此實篇折累二者孰者為賢案古俊又著作辭說自用其業自明於世世儒當時雖尊不遭文儒之書其跡不傳周公制禮樂名垂而不滅孔子作春秋問傳而不絕周公孔子難

以論言漢世文章之徒陸賈司馬遷劉子政楊子雲其材能若竒其稱不由人世傳詩家魯由公書家千乘歐陽公孫不遭太史公世人不聞夫以業自顯孰與須人乃顯夫能紀百人孰與廉能顯其名

或曰著作者思慮間也未必材知出異人也居不幽思不至使著作之人總衆事之凡典國境之職汲汲忙忙或暇著作試使庸人積閑暇之思亦能成篇八十數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捉髮何暇優游為麗美之文於筆札孔子作春秋不用於周也司馬長卿不預公卿之事故能作子虛之賦楊子雲存中

郎之官故能成太玄經就法言使孔子得王春秋不作長卿子雲為相賦玄不二籍荅白文王日昃不暇食此謂演易而益卦周公一沐三捉髮為周改法而制周道不弊孔子不作休思慮間也周法闊踈不可因也夫稟天地之文發於骨髓豈為間作不暇日哉感偽起妄源流氣丞管仲相桓公致於九合商鞅相孝公為秦開帝業然而二子之書篇章數十長卿子雲二子之倫也俱感故才並才同故業鈞皆士而各著不以思慮間也問事彌多而見彌博官彌劇而識彌泥居不幽則思不至思不至則筆不利器頑之人

有幽室之思雖無憂不能著一字蓋人材有能無有不暇有無材而不能思無有知而不能著有鴻材欲作而無起細知以問而能記蓋竒有無所因無有不能言兩有無所睹無不暇造作

或曰凡作者精思已極居位不能領職蓋人思有所倚著則精有所盡索著作之人書言通竒其材已極知其已罷案古作書者多位布散槃解輔傾寧色非著作之人所能為也夫有所偏有所泥則有所自篇章數百呂不韋作春秋舉家徙蜀淮南王作道書禍至滅族韓非著治術身下秦獄身且不全安能輔國

夫有長於彼安能不短於此深於作著安能下淺於政治答曰人有所優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非劣也志意不為也非拙也精誠不加也志有所存顧不見泰山思有所至有身不暇徇也稱干將之利刺則不能擊擊則不能刺非刃不利不能一旦二也蟻彈雀則失鷄射鵠則失鴈方負畫不俱成左右視不並見人材有兩為不能成一使干將寡刺而更擊蟬捨鵠而射鴈則下射無失矣人委其篇章專為攻治則子產子賤之跡不足侔也古作書者多立功不用他管仲晏嬰功書並作商鞅虞卿篇治俱為高祖

既得天下馬上之計未改陸賈造新語高祖粗納采
呂氏橫逆劉氏將傾非陸賈之策帝室不寧蓋材知
無不能在所遭遇遇亂則知立功有起則以其材著
書者也出口為言著文為篇古以言為功考多以文
為敗者希呂不韋淮南王以他為過不以書有非使
客作書不身自為如不作書猶蒙此章章之禍人古
今違屬未屬皆著作材知極也鄒陽舉疏免罪於梁
徐樂上書身拜郎中材能以其文為功於人何嫌不
能營衛其身韓蚤信公子非國不傾危及非之死李
斯如竒非以著作材極不能復有為也春物之傷或
殘之也殘物不傷秋亦大長嚮令非不死秦

故才人能令其行可尊不能使人必法已能令其言
可行不能使人必采取之矣

或曰古今作書者非一各穿鑿失經之實傳違聖人
質故謂之蕞殘比之玉屑故曰蕞殘滿車不成為道
玉屑滿篋不成為寶前人近聖猶為蕞殘况遠聖從
後復重為者乎其作必為妄其言必不明安可采用
而施行荅曰聖人作其經賢者造其傳述作者之意
採聖人之志故經須傳也俱賢所為何以獨謂經傳
是他書記非彼見經傳傳經之文經須而解故謂之

是他書與書相違更造端緒故謂之非若此者躋是於五經雖言非五經雖是不見聽使五經從孔門出到今常令人不缺咸謂之純壹信之可也今五經遭亡秦之奢侈觸李斯之橫議燔燒禁防伏生之休抱經深藏漢興收五經經書缺滅而不明篇章棄散而不具晁錯之輩各以私意分拆文字師徒相因相授不知何者爲是亡秦無道敗亂之也秦雖無道不燔諸子諸子尺書文篇具在可觀讀以正說可采擬以示後人後人復作猶前人之造也夫俱鴻而知皆傳說所稱文義與經相薄何以獨謂文書失經之實由

此言之經缺而不完書無佚本經有遺篇折累二者孰與最殘易據事象詩采民以爲篇樂須不驩禮待民平四經有據篇章乃成尚書春秋采擬史記史記與無異書以民事一意六經之作皆有據由此言之書亦爲本經亦爲末末失事實本得道質折累二者孰爲玉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諸子尺書文明實是說章句者終不昧解何明師師相傳初爲章句者非通覽之人也

論衡卷第二十九

案書篇

案書篇

王充

對作篇

儒家之宗孔子也墨家之祖墨翟也儒家傳而墨法廢者儒之道義可為而墨之法議難從也何以驗之墨家薄葬右鬼道乖相反違其實宜以難從也乖違如何使鬼非死人之精也右之未可知今墨客謂鬼審人之精也厚其精而薄其屍此於其神厚而於其體薄也薄厚不相勝華實不相副則怒而降禍雖有其鬼終以死恨人情欲厚惡薄神心猶然用墨

子之法事鬼求福福罕至而禍常來也以一說百而墨家為法皆若此類也廢而不傳蓋有以也

春秋左氏傳者蓋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宮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公羊高穀梁真胡毋氏皆傳春秋各門異戶讀左氏傳為近得實何以驗之禮記造於孔子之堂太史公漢之通人也左氏之言與二書合公羊高穀梁真胡毋氏不相合又諸家去孔子遠遠不如近聞不如見劉子政玩弄左氏童僕妻子皆呻吟之光武皇帝之時陳元范叔上書連屬條事是非左氏遂立范叔尋

因罪罷元叔天下極才講論是非有餘力矣陳元言訥范叔章詘左氏得實明矣言多怪頗與孔子不語怪力相違迤也呂氏春秋亦如此焉國語左氏之外傳也左氏傳經辭語尚略故復選錄國語以辭以實然則左氏國語世儒之實書也

公孫龍著堅白之論析言剖辭務析曲之言無道理之較無益於治齊有三鄙衍之書廣洋無涯其文少驗多驚耳之言案大才之人率多侈縱無實是之驗華虛誇誕無審察之實商鞅相秦作耕戰之術管仲相齊造輕重之篇富民豐國疆主弱威一作威敵一作敵功賞罰

與鄒衍之書並言而太史公兩紀世人疑惑不知所
從案張儀與蘇秦同時蘇秦之死儀固知之儀知各
審宜從儀言以定其實而說不明兩傳其文東海張
商亦作列傳豈蘇秦商之所為邪何文相違甚也三
代世表言五帝三王皆黃帝子孫自黃帝轉相生不
更稟氣於天作殷本紀言契母簡狄浴於川遇玄鳥
墜卵吞之遂生契焉及周本紀言后稷之母姜嫄野
出見大人跡履之則妊身生后稷焉夫觀世表則靜
與后稷黃帝之子孫也讀殷周本紀則玄鳥大人之
精氣也二者不可兩傳而太史公兼紀不別案帝

之妃不宜野出浴於川水今言浴於川吞玄鳥之卵
出於野履大人之跡違尊貴之節誤是非之言也
新語陸賈所造蓋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
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觀鴻知所言參貳經傳雖古
聖之言不能過增陸賈之言未見遺闕而仲舒之言
雩祭可以應天土龍可以致雨頗難曉也天致旱者
以雩祭不夏郊之祀豈晉侯之過邪以政失道陰陽
不和也晉廢夏郊之祀晉侯寢疾用鄭子產之言祀
夏郊而疾愈如雷雩不修龍不治與晉同禍為之再
也以政致旱宜復以政政虧而後修雩治龍其何益

哉春秋公羊氏之說亢陽之節足以復政陰陽相渾
旱湛相報天道然也何乃修雩設龍乎雩祀神喜哉
成雨至亢陽不改旱禍不除變復之義安所施哉且
夫寒溫與旱湛同俱政所致其咎在人獨為亢旱之
福不為寒溫求祐未曉其故如當復報寒溫宜為雩
龍之事鴻材巨識第兩疑焉

董仲舒著書不稱子者其心殆自謂過諸子也漢作書
者多司馬子長楊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然而子
長少臆中之說子雲無世俗之論仲舒說道術竒矣
北方三家尚矣識書云重仲舒亂我書蓋孔子言也

讀之者或為亂我書者煩亂孔子之書也或以為亂者
理也理孔子之書也共一亂字理之與亂相去甚遠
然而讀者用心不同不省本實故說誤也夫言煩亂
孔子之書才高之語也其言理孔子之書亦知竒之
言也出入聖人之門亂理孔子之書子長子雲無此
言焉世俗用心不實省亨失情二語不定轉側不安
案仲舒之書不違儒家不及孔子其言煩亂孔子之
書者非也孔子之書不亂其言理孔子之書者亦非
也孔子曰師執之始闢睢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亂者
於孔子言也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漢終其末班

也皮續太史公書蓋其義也賦頌篇下其有亂曰章
蓋其類也孔子終論定於仲舒之言其修雩始龍必
將有義未可怪也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五帝三王顏淵獨慕舜
者知己步騶有同也知德所慕默識所追同一實也
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質定世事論說世疑
桓君山莫上也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論難追
也驥與衆馬絕跡或蹈驥哉有馬於此足行千里終
不名驥者與驥毛色異也有人於此文偶仲舒論次
君山終不同於二子者姓名殊也故馬效千里不必驥

無人期賢知不必孔墨何以驗之君山之論難追
也兩刃相割利鈍乃知二論相訂是非乃見是故韓
非之四難相寬之鹽鐵君山新論之類也世人或疑言
非是僞論者實之故難爲也卿決疑訟獄定嫌罪是
不決曲直不立世人必謂卿獄之吏才不任職至
論不務全疑兩傳并紀不宜明處孰與剖破渾沌
決亂絲言無不可知文無不可曉哉案孔子作春
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可褒則義以明其行善
貶則明其惡以譏其操新論之義與春秋會
夫俗好珍古不貴今謂今之文不如古書夫士

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論善惡而徒貴古是謂
人賢今人也案東蕃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今
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知能之囊
橐文雅之英雄也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童句文術之咸
銘君高之越紐錄長生之洞歷劉子政揚子雲不能過也善
才有淺深無有古今文有偽真無有故新廣陵陳子迴顏方今
尚書郎班固蘭臺令楊終傳毅之徒雖無篇章賅
記奏文辭斐炳賦象屈原賈生奏象唐林谷永並
以觀好其美一也當今未顯使在百世之後則
子雲之黨也韓非著書李斯采以言事揚子雲

玄侯鋪子隨而宣之非斯同門雲鋪共朝觀奇見益
不為古今變心易意實事貪善不遠為術併肩以迹
相輕好奇無已故奇名無窮揚子雲反離騷之經非
能盡及一篇文往往見非反而奪之六略之錄萬一
千篇雖不盡見指趣可知略借不合義者案而論之

對作篇

或問曰賢聖不空生必有以用其心上自孔墨之當
下至荀孟之後教訓必作垂文何也對曰聖人作經
藝者傳記匡濟薄俗驅民使之歸實誠也案六略之
書萬三千篇增善消惡割截橫拓驅役遊慢期便道

歸正道焉。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故采求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撥亂世，反諸正人，道決王道，備所以抑靡薄之俗者，悉具密致，夫防決不備，有水溢之害，網解不結，有獸失之患，是故周道不弊，則民不文，民不文，薄春秋不作，楊墨之學不亂，傳義則孟子傳不造，韓國不小，弱法度不壞，廢則韓非之書不，高祖不辨得天下，馬上之計未轉，則陸賈之語不，衆事不失實，凡論不壞，亂則桓譚之論不起，故夫聖之興文也，起事不空，爲因可不妄，作作有益於化，有補於正，故漢立蘭臺之官，校審其書，以考其

言。董仲舒作道術之書，頗言災異，政治所失，書成具表在漢室主父偃嫉之，誣奏其書。天子下仲舒於吏，當謂之下愚，仲舒當死。天子赦之，夫仲舒言災異之事，孝武猶不罪，而尊其身，况所論無觸忌之言，核道實之事，收故實之語乎？故夫賢人之在世也，進則盡忠宣化，以明朝廷；退則稱論貶說，以覺失俗。俗也，不知還則立道，輕爲非論者，不追救則迷亂，不覺語是故論衡之造也，起衆書並失實，虛妄之言勝真美也，故虛妄之語不黜，則華文不見，息華文放流，則實事不見，用故論衡者，所以銓輕重之言，立真偽之

非苟調文飾辭為奇偉之觀也其本皆起人間有非故盡思極心以譏世俗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語說虛妄之文何則實事不能快意而華虛驚耳動心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談論者增益實事為美盛一作盛之語用筆墨者造生空文為虛妄之傳聽者以為真然說而不舍覽者以為實事傳而不絕不絕則文載竹帛之上不舍則誤入賢者之耳至或南面稱師賦姦偽之說典城佩紫讀虛妄之書明辨然否疾心傷之安能不論孟子傷楊墨之議大奪儒家之論引平直之說褒是抑非世人以為好辯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

不得已今吾不得已也虛妄顯於真實誠亂於為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雜廁瓦玉糅以情言之豈吾心所能忍哉衛駢乘者越職而吁車惻怛發心恐主之危也夫論說者閔世憂俗與衛駢乘者同一心矣愁精神而幽魂魄動胷中之靜氣賊年損壽無益於性禍重於顏回違負耆老之教非人所貪不得已故為論衡文露而旨直辭姦而情實其政務言治民之道論衡諸篇實俗間之凡人所能見與彼作者無以異也若夫九虛三增論死訂鬼世俗所久惑人所不能覺也人君遭弊改教於上人臣愚惑作論於下

下實得則上教從矣。異悟迷惑之心，使知實虛之分。實虛之分定而一有華僞之文滅，華僞之文滅則純誠之化日以孳矣。純誠一作純厚

或曰：聖人作賢者述，以賢而作者非也。論衡政務可謂作者，非曰作也，亦非述也。論者述之次也。五經之興，可謂作矣。太史公書、劉子政、序、班叔皮傳，可謂述矣。桓山君新論、鄒伯奇論，可謂論矣。今觀論衡政務、桓鄒之二論也，非所謂作也。造端更為前始，未有若倉頡作書、奚仲作車是也。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圖八卦自演

為六十四，故曰衍。謂論衡之成，猶六十四卦而又非也。六十四卦以狀衍，增益其卦，溢其數，多今論衡就世俗之書，訂其真偽，辯其實虛，非造始更為無本於前也。儒生就先師之說，詰而難之，文吏就獄卿之事，覆而考之，謂論衡為作。儒生文吏謂作乎？上書奏記陳列便，且皆欲輔政。今作書者，猶書奏記說發骨髓，文成乎？中其實一也。夫上書謂之奏，奏記轉易其名，謂之書。建初孟年中，州頗歉，潁川汝南民流四散，聖主憂懷，詔書數至，論衡之人奏記，郡守宜禁奢侈，以備困乏，言不納用，退題記草名曰備乏酒糜五穀生

起盜賊沉湎飲酒盜賊不絕奏記郡守禁民酒退題
記草名曰禁酒由此言之夫作書者上書奏記之文
也記謂之造作上書上書奏記是作也晉之乘而楚
之檇杵魯之春秋人事各不同也易之乾坤春秋之
元揚氏之玄卜氣號不均也由此言之唐林之奏谷
永之章論衡政務同一趨也漢家極筆墨之林書論
之造漢家尤多陽成子張作樂揚子雲造玄二經發
於臺下讀於闕掖卓譎驚耳不述而作材疑聖人而
漢朝不譏况論衡細說微論解釋世俗之疑辯照是
非之理使後進曉見然否之分恐其廢失著之簡牘

禮經章句之說先師奇說之類也其言伸繩彈割俗
傳俗傳蔽惑偽書放流賢通之人疾之無已孔子曰
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論也玉亂於
石人不能別或若楚之王尹以玉為石卒使卞和受
刑足之誅是反為非虛轉為實安能不言俗傳既過
俗書又偽若夫鄒衍謂今天下為一州四海之外有
若天下者九州淮南書言共工與顓頊爭為天子不
勝怒而觸不周之山攸天柱折地維絕堯時十日並
出堯上射九日魯陽戰而日暮援戈麾日日為卻還
世間書傳多若等類浮妄虛瀉沒奪正是心瀆涌筆

手擾安能不論論則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虛之事
輒立證驗若太史公之書據許由不隱燕太子丹不
使日再中讀見之者莫不稱善政務為郡國守相縣
邑今長陳通政事所當尚務欲令全民立化奉稱國
恩論衡九虛三增所以使俗務實誠也論死訂鬼所
以使俗薄喪葬也孔子徑庭麗級被棺斂者不省劉
子政上薄葬奉送藏者不約光武皇帝草車茅馬為
盟器者不姦何世書俗言不載信死之語汶濁之也
今著論死及死偽之篇明死無知不能為鬼異觀覽
者將一曉解約葬更為節儉期蓋論衡有益之驗也

言苟有益雖作何害倉頡之書世以紀事奚仲之車
世以自戴伯余之衣以盛寒暑桀之瓦屋以避風雨
夫不論其利害而徒譏其造作是則倉頡之徒有非
世本十五家皆受貴也故夫有益也雖作無害也雖
無害何補古有命使采爵欲觀風俗知下情也詩作
民間聖王可云汝民也何發作囚罪其身殒滅其詩
乎今已不然故詩傳亞今論衡政務其猶詩也冀望
見采而云有過斯善論衡之書所以興也且凡造作
之過意其言妄而謗誹也論衡實事疾妄齊世宣漢
恢國驗符盛褒頌頌之言無誹謗之辭造作如此可

以免於罪矣

論衡卷第二十九



論衡卷第三十

王充

自紀篇

自紀篇

王充者會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一
姓孫一幾世嘗從軍有功封會稽陽亭一歲倉卒國
絕因家焉以農桑為業世祖勇任氣卒咸不揆於人
歲凶橫道傷殺怨讎衆多會世擾亂恐為怨讎所擒
祖父汎舉家擔載就安會稽留錢唐縣以賈販為事
生子二人長曰蒙少曰誦誦即充父祖世任氣至蒙
誦滋甚故蒙誦在錢唐勇勢凌人未復與豪家丁伯

等結怨舉家徙處上虞建武三年充生為小兒與儕
倫遊戲不好狎侮儕倫好掩雀捕蟬戲錢林熙充獨
不肯誦竒之六歲教書恭愿仁順禮敬具備矜莊寂
寥有臣人之志父未嘗笞母未嘗非問里未嘗讓八
歲出於書官書官小僮百人以上皆以過失袒蹠或
以書醜得鞭充書日進又無過失手書既成辭師受
論語尚書日諷千字經明德就謝師而專門援筆而
衆竒所讀文書亦日博多才高而不尚苟作口辯而
不好談對非其人終日不言其論說始若詭於衆極
聽其終衆乃是以筆著文亦如此焉操行事上亦

如此焉在縣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
太守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為從事不好微名
於世不為利害見將常言人長希言人短專薦未達
解已進者過及所不善亦弗譽有過不解亦弗復陷
能釋人之大過亦悲忘人之細非好自周不肯自彰
勉以行操為基耻以材能為名衆會乎坐不問不言
賜見君將不及不對在鄉里慕遠伯玉之節在朝廷
貪史子魚之行見汙傷不肯自明位不進亦不懷恨
貧無一畝庇身忘佚於王公賤無斗石之秩意若食
萬鍾行官不欣失位不恨處逸樂而欲不放居貧苦

而志不倦。涵讀古文，甘聞異言。世書俗說，多所不安。幽處獨居，考論實虛。

充為人清重，遊必擇友，不好苟交。所友位雖微，卑年雖幼，稚行苟離俗，必與之友。好傑友，雅徒不比。結俗材俗材，因其微過，蜚佻陷之。然終不自明，亦不非怨其人。或曰：有良材，竒文無罪，見陷胡不自陳。羊勝之徒，摩口膏舌，鄒陽自明入獄，復出。苟有全完之行，不宜為人所歎。既耐，勉自伸，不為人所屈。荅曰：不清不見塵，不高不見危，不廣不見削，不盈不見虧。士茲多口，為人所陷，蓋亦其宜。好進故自明，憎退故自陳。吾無好憎，故默無言。羊勝為讒，或使之也。鄒陽得免，或拔之也。孔子稱命，孟子言天。吉凶安危，不在於人。昔人見之，故歸之於命。委之於時，浩然恬忽，無所怨尤。福至不謂己所得，禍到不謂己所為。故時進意不為豐，時退志不為虧。不嫌虧以求盈，不違險以趨平。不鬪智以干祿，不辭爵以弔名。不貪進以自明，不惡退以怨人。同安危而齊死生，鈞吉凶而一敗成。遭十羊勝，謂之無傷。動歸於天，故不自明。充性恬澹，不貪富貴。為上所知，拔擢越次，不慕高官。不為上所知，貶黜抑屈，不志位下。比為縣吏，無所擇。

避或曰心難而行易好友同志仕不擇地濁操傷行
世何效放谷曰可效放者莫過孔子孔子之仕無所避
矣為乘田委吏無於邑之心為司空相國無說豫之
色舜耕歷山若終不免及受堯禪若卒自得憂德之
不豈豈不患爵之不尊恥名之不白不惡位之不遷垂
棘與瓦同積明月與礫同囊苟有二寶之質不善為
世所同世能知善雖賤由顯不能別白雖尊猶辱處
卑與尊齊操位賤與貴比德斯可矣

俗性貪進忽退收成棄敗充升擢在位之時眾人蟻
附廢退窮居舊故叛去志俗人之寡恩故閑居作譏

俗節義十二篇異俗八觀書而自覺故直露其文集
以俗言或譴謂之淺谷曰以聖典而示小雅以雅言
而說丘野不得所曉無不逆者故蘇秦精說於趙而
李兌不說商鞅以王說秦而孝公不暇夫不得心意
所欲雖盡堯舜之言猶飲牛以酒啖馬以脯也故鴻麗
深懿之言關於大而不通於小不得已而強聽八胃
者少孔子失馬於野野人閉不與子貢妙稱而怒馬
圍諧說而懿俗曉露之言免以深鴻之文猶和神仙
之藥以治甌欵制貂狐之裘以取薪菜也且禮有所
不待事有所不須斷決知事不必臯陶調和葵韭不

俟狄牙閭巷之樂不用韶武里母之祀不待大牢既有不頌而又不宜牛刀割雞舒戟采葵鉄鉞裁箸盈盜酌卮大小失宜善之者希何以爲辯喻深以淺何以爲智喻難以易賢聖銓材之所宜故文能爲深淺之差

充既疾俗情作譏俗之書又閔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曉其務愁精苦思不睹所趨故作政務之書又傷偽書俗文多不實誠故爲論衡之書夫賢聖歿而大義分蹉跎殊趨谷自開門通人觀覽不能訂銓遙聞傳授筆寫耳取在百歲之前歷日彌久以

爲昔古之事所言近是信之入骨不可自解故作實論其文盛其辯爭浮華偽之語莫不澄定沒華虛之文存敷麗之朴撥流失之風反必戲之俗

充書形露易觀或曰口辯者其言深筆敏者其文沉案經藝之文賢聖之言鴻重優雅難卒曉睹世讀之者訓古乃下蓋賢聖之材鴻故其文語與俗不通玉隱石間珠匿魚腹非玉工珠師莫能采得寶物以隱閉不見寶語亦宜深沉難測譏俗之書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爲分別之文論衡之書何爲復然豈材有淺極不能爲復何文之察與彼經藝殊軌轍也荅曰

玉隱石間珠匿魚腹故為深複及玉色剖於石心珠
光出於魚腹其隱乎猶吾文未集於簡札之上藏於
骨髓之中猶玉隱珠匿也及出扶露猶玉剖珠出乎
爛若天文之照順若地理之曉嫌疑隱微盡可名處
且名白事自定也論衡考論之平也口則務在明言
筆則務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無不可曉指無不可
睹觀讀之者曉然若盲之開目聆然若龍耳之通耳三
年盲子卒見父母不察察相識安肯說喜道畔巨樹
野邊長溝所居照察人莫不知使樹不巨而隱溝不
長而匿以斯示人堯舜猶惑人面色部七十有餘類

明潔五色分別隱微憂喜皆可得察占射之者十不
失一使面黝而黑醜垢重篋而覆部占射之者十而
失九夫文由語也或淺露分別或深透優雅孰為辯
者改口言以明志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文字與
言同趨何為猶當隱閉指意獄當嫌辜卿決疑率渾
沌難曉與彼分明可知孰為良吏夫口論以分明為
公筆辯以扶露為通吏文以昭察為良深複典雅措
意難覩唯賦頌耳經傳之文賢聖之語古今言殊四
方談異也當言事時非務難知使指閉隱也後人不
曉世相離遠此名曰語異不名曰材鴻淺文讀之難

曉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秦始皇讀韓非之書嘆曰
猶獨不得此人同時其文可曉故兵事可思如深鴻優
雅須師乃學役之於地何嘆之有大筆著者欲其易
曉而難為不貴難知而易造口論務解分而可聽不
務深透而難睹孟子相賢以眸子明瞭者察文以義
可曉

充書違詭於俗或難曰文貴夫順合衆心不違人意
百人讀之莫謫千人聞之莫怪故管子曰言室滿室
言堂滿堂今殆說不與世同故文刺於俗不合於衆
谷曰論貴是而不務華事尚然而不高合論說辯其

否安得不譎常心逆俗耳衆心非而不從故喪黜其偽
而存定其真如嘗從衆順人心者循舊守雅諷習而
已何辯之有孔子侍坐於魯哀公公賜桃與黍孔子
先食黍而啖桃可謂得食序矣然左右皆掩口而笑
貫俗之日久也今吾實猶孔子之序食也俗人違之
猶左右之掩口也善雅歌於鄭為人悲禮舞於趙為
不好堯舜之典伍伯不肯觀孔墨之籍季孟不肯讀
寧危之計黜於閭巷撥世之言些言於品俗有美味於
斯俗人不嗜狄牙甘食有寶玉於是俗人投之卞和
佩服孰是孰非可信者誰禮浴相背何世不然魯文

逆祀畔者五人蓋猶是之語高士不合俗夫不好惑
衆之書賢者欣頌愚者逃頓

充書不能純美或曰口無擇言筆無擇文文必麗以
好言必辯以巧言瞭於耳則事味於心文察於目則
篇留於手故辨言無不聽麗文無不寫今新書既在論
譬說俗爲戾又不美好於觀不快蓋師曠調音曲無
不悲狄牙和膳肴無澹味然則通人造書文無瑕穢
呂氏淮南懸於市門觀讀之者無訾一言今無二書
之美文雖衆盛猶多譴毀答曰夫養實者不育華調
行者不飾辭豐草多華英茂林多枯枝爲文欲顯白

其爲安能令文而無譴毀救火拯溺義不得好辯論
是非言不得巧入澤隨龜不暇調足深淵捕蛟不暇
定手言姦辭簡指趨妙遠語甘文峭務意淺小稻穀
千鍾糠皮太半閱錢滿億穿決出萬大羹必有澹味
至寶必有瑕穢大簡必有大好良工必有不巧然則
辯言必有所屈通文猶有所黜言金由貴家起文糞
自賤室出淮南呂氏之無累害所由出者家富官貴
也夫貴故得懸於市富故有千金副觀讀之者惶恐
畏忌雖見乖不合焉敢譴一字
充書既成或稽合於古不類前人或曰謂之飾文偶

辭或徑或迂或屈或舒謂之論道實事委瑣文給甘
酸諧於經不驗集於傳不合稽之子長不當內之子
雲不入文不與前相似安得名位好稱工巧荅曰飾
貌以彊類者失形調辭以終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
同父母殊類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稟自為佳好文
必有與合然後稱善是則代匠斲不傷手然後稱工
巧也文士之務各有所從或調辭以巧文或辨偽以
實事必謀慮有合文辭相襲是則五帝不異事三王
不殊業也美色不同面皆佳於目悲音不共聲皆快
於耳酒醴異氣飲之皆醉百穀殊味食之皆飽謂文

當與前合是謂舜眉當復八采禹目當復重瞳

充善文重或曰文貴約而指通言尚省而趨明辯士
之言要而達文人之辭寡而章今所作新書出萬言
繁不省則讀者不能盡篇非一則傳者不能領被蹂
人之名以多為不善語約易言文重難得璠石多者
不為珍龍少魚衆少者固為神荅曰有是言也蓋寡
言無多而華文無寡為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為用者
一章無補如皆為用刻多者為上少者為暴積千金
比於一百孰為富者蓋文多勝言亦財寡愈貧世無一
卷吾有百篇人無一字吾有萬言孰者為賢今不曰

所言非而云泰多不曰世不好善而云不能領斯蓋
吾書所以不得省也夫宅舍多土地不得小戶口衆
簿籍不得少今失實之事多華虛之語衆指實定宜
辯爭之言安得約徑韓非之書一條無異篇以十第
文以萬數夫形大衣不得編事衆文不得編事衆文
饒水大魚多帝都穀多王市有靡書雖文重所論百
種按古太公望近董仲舒傳作書篇百有餘吾書亦
財出百而云泰多溥斯蓋謂所以出者微觀讀之書
者不能不譴呵也河水沛沛比夫衆川孰者為大蟲
璽重厚稱其出絲孰為多者

充仕數不耦而徒著書自紀或虧曰所貴鴻材者仕
官耦合身容說納事得功立故為高也今吾子涉世
落魄仕數黜斥材未練於事力未盡於職故徒幽思
屬文著記美言何補於身衆多欲以河趨乎荅曰材
鴻莫過孔子孔子才不容斥遂伐樹浣浙見園削迹
田餓陳蔡門徒菜色今吾材不逮孔子不偶之厄未
與之等偏可輕乎且達者未必知窮者未必愚遇者
則得不遇失之故夫命厚祿善庸人尊顯命薄祿惡
竒俊落魄必以偶命薄材量德則夫專城食土者材
賢孔墨身貴而名賤則居絮而行墨食千鍾之祿無

常一之德乃可戲也若夫德高而名白官平而祿泊
非才能之過未足以為累也士碩與憲共廬不慕與
賜同衡樂與夷俱旅不貪與蹠比迹高士所貴不與
俗均故其名稱不與世同身與草木俱朽聲與日月
並彰行與孔子比窮文與揚雄為雙吾榮之身通而
知困官大而德細於彼為榮於我為累偶合容說身
尊體佚百載之後與物俱歿名不流於一嗣文不遺
於一札官雖傾倉文德不豐非吾所臧德汪濊而淵
懿知滂沛而盈溢筆瀧瀧而雨集言溶溶有而泉出
富材美知貴行尊志體列於一世名傳於千載乃吾

所謂異也

充細笑孤門或喟之曰家祖無淑懿之基文墨無篇
藉之遺雖著鴻麗之論無所稟階終不為高夫氣無
漸而卒至曰變物無類而妄生曰異不常有而忽見
曰妖詭於衆而突出曰怪吾子何祖其先不載況未
嘗履墨涂出儒門吐論數十萬言宜為妖變安得寶
斯文而多賢荅曰鳥無世鳳皇獸無種麒麟人無祖
聖賢物無常嘉珍高尤屈遭時而然士故孤興物貴
故產節文孰常在有以放賢是則禮息有故源而嘉
未有舊曰根也屈奇之士見個儻之辭生度不與俗協

庸角不能程是故罕發之迹託於牒籍希出之物勒於鼎銘上帝不一世而起伊望不同家而出千里殊跡百載異發士貴雅材而慎興不因高據以顯達毋驪犢駢無害犧牲祖濁齋潔不勝奇人勝讀為坊鯨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回回桀超倫孔墨祖愚丘翟聖賢楊家不通卓有子雲柏氏稽可謫出君山更稟於元故能著文

充以元和三年徙家辟諡揚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後八為治中材小任大職在剝割筆札之思歷年寢廢章和二午罷州家居年漸七十時可懸輿仕路隔絕

志亦窮無如年有不然身有利害髮白齒落日月踰邁疇倫彌宗解所恃賴貧無供養志不娛快曆數冉冉庚辛域際雖懼終徂愚猶沛沛乃作養性之書凡十六篇養氣自守適食則酒閉明塞聰之精自保遠輔服藥引導庶異性命可延斯須不老既晚無還垂書示後惟人性命長豈可期人亦蟲物生死一時年歷但記孰使留之猶入黃泉清為二灰上自黃唐下臻秦漢而來折衷以聖道稽理於通材如衡之平如鑑之開幼者生死古今罔不詳該人以不廷吁嘆悲哉

此書藏三十年餘未曾細覽於道光元年披讀一過宵襟之潤眼境之寬真吾人枕中秘書也

持志堂主人誌

同治四年九月初十日以兩日之力展讀一過脫誤甚多刻本異同無怪是正安得忠篤奉教西王亦學勤

